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册目錄

面數

(五)元代

元代世界大通

蒙古人在歐洲之武功

（六）明代

明初中歐交通之斷絕

明中中歐交通之恢復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二册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五) 元代

元代世界大通。

第七十八節。元代中西交通總序。 席摩喀塔以後，班哲明士代拉一人以外，泰西著作家言中國者，無他人矣。迄於元代，混一歐亞。東起太平洋，西至多腦河波羅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皆隸版圖。幅員之廣，古今未有。征服民族之衆，難以數計。通蒙古語，即可由歐洲至中國，毫無阻障。驛站遍於全國，故交通尤爲便捷。藉蒙古人之勢力，中國人之軍隊。得從征叙利亞。東方之商賈星卜，麕集於伊兒汗之國都。西歐之欽察阿蘭斡羅思等軍隊，得駐紮太平洋濱。東羅馬西羅馬及日耳曼之遊歷家，商賈，教士，工程師等，皆得東來，貿易內地，自由傳教，掛名仕版。東西兩大文明，支那系（中國高麗日本安南皆屬此系。）與希臘羅馬系，（今歐美各國皆

屬此系。）以前皆獨立發生，不相聞問，彼此無關者，至此乃實行接觸。由元至今，演而成今日之文明狀況。法國前世紀之東方學者萊麥撒（Abel Remusat）論元代世界大通，東西文明接觸，所發生影響，最爲洞澈。吾可節錄之如下：「蒙古人西征，將以前閉塞之路途，完全洞開。將各民族集聚一處。西征最大結果，即將全體民族，使之互換遷徙。不獨堂皇命使，東西往來如織。其不知名之商賈敎士，以及隨從軍隊者，尙不知凡幾也。王公大人，往亞洲之中心者，有仙拍德，（Sempad）小亞美尼亞王海敦（Haithon），卓支亞國兩大闢（David）王，俄國大公爵雅羅斯拉甫（Yaroslav）等。意大利人，法蘭西人，福雷銘人，（Flemings）（法國西北部）皆有充大使往蒙古大汗都城者。蒙古貴人有至羅馬，巴賽羅那（Barcelona），瓦倫西亞（Valencia）（以上二城，皆在西班牙國東境。）里昂，（Lyons）倫敦，及腦桑姆敦（Northampton）（在英國中部者）。那坡利港（Naples）（意大利南方商港）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有充北京總主敎者。其人死後，有法國巴黎

大學宗教學教授繼其任。以上皆有名人物，見於記載者也。其他不知名之人，爲謀利，或好奇而往東方者，其數豈可勝計乎？歷史上偶爾留數名尚可舉出也。英國人某，在本國犯罪，流至亞洲，執役於蒙古軍中，嘗充韃靼大使，往匈牙利王廷矣。福雷銘地方之方濟各僧人(指盧白魯克)在蒙古和林都城，見梅次(Metz)(德國西南羅倫 Lorraine 省城。)地方婦人拍開脫，(Paquette)匈牙利戰役之捕擄也。又見有巴黎之金匠某。其兄在巴黎大橋側，有店鋪。又見有盧汪(Rouen)(法國巴黎西北大城)少年一人，拜爾格拉德城(Belgrade)陷時之捕擄也。此外該僧又見有俄羅斯人，匈牙利人，福雷銘人於和林。有善歌者，羅伯脫，(Robert)漫遊東亞後，歸而卒於查兒(Chartres)(巴黎附近)地方大教堂內。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記貴由大汗(Kuyuk Khan)廷中，有俄國人一名亦繙譯。往時，途間有伯萊斯勞(Breslau)(德國東方大城)波蘭及奧地利之商人伴行。由俄國歸回時，復有基奴亞(Genoese)，皮撒，(Pisans)及威尼斯(Venetians)商人相伴。

威尼斯市有二商人，偶因事逗留布哈拉城（Bukhara），遇波斯旭烈兀大王遣往中國忽必烈大汗朝廷之大使。隨之往東方，朝見忽必烈。受命持國書，通聘羅馬教皇。東歸時，携其幼子同往。卽馳名世界之馬哥孛羅（Marco Polo）也。其遊記爲研究東方史地不可缺之書。父子叔侄，皆得生歸威尼斯。次世紀，往東方者，更不乏人。讀曼德維，（Sir John Mandeville）鄂多力克（Odoric），裴哥羅梯，（Pegolotti）威廉包德賽爾（William de Bouldeselle）諸人之書，卽可知矣。甚多冒險家，久留東方，死於東方，可無疑也。更有多人，往東方時，無聲名於世。歸後，亦不求聞達於人。然在教堂內，及各地侯王宮廷中，受人歡迎，演講極多東方之奇事異聞也。此等遊歷家歸回時，皆携帶東方各種技術及珍品。自羅馬衰後，往東道塞，中國印度之絲及磁器，久已不見。至是乃又成爲西歐之常見品矣。好奇探險之心，於斯大動。好奇探險者，進化之母也。巴黎大學嘗建議設教授韃靼語言，文字，事情，一席矣。其結果如何重大，觀於科倫布爲欲至馬哥孛羅所言之大汗國，

不期而得美洲新世界者，即可知矣。不寧惟是。回回曆法，由蒙古人而傳入中國。印度數目字，或亦於此時輸入中國。耶穌教聖經新約及聖歌，由汗八里之拉丁總主教譯成蒙古文矣。（吾意以爲漢文而非蒙古文。參觀下文。）西藏喇嘛教之教主，實創自蒙古人。其教乃合佛教規訓及聶思脫里派基督教之儀禮而成。中國人發明之航海羅盤針，亦由蒙古人而輸入歐洲。印度人及中國人用火藥，（一）由來已久。而歐洲人則於蒙古西征後，始得知之。其爲蒙古人輸入，毫無疑義。鈔幣亦爲中國人之發明。由蒙古人而輸入波斯。一千四百五十年時，（明景泰帝元年）意大利遊歷家巴巴羅（Josaphat Barbaro）在阿索甫（Azof）得遇韃靼人某。其人嘗奉使中國，告巴巴羅，中國每年印刷鈔幣甚多也。戲賭紙牌，中國人於一千一百二十年（宋徽宗宣和二年）時，已發明之。最初皆以木版印成。歐洲人最初所玩之紙牌，（Jeu de tarots）其形狀，圖式，大小，及數目，皆與中國人所用者相同。或亦爲蒙古人輸入歐洲者也。（今代麻雀牌大興於美國。事亦類此。）活字版印刷術，同時亦由遠東而

輸入歐洲。中國人之算盤，亦由蒙古人輸入歐洲東部。至今俄國及波蘭兩地不識字之婦女，尚用以計算錢財賬目也。東西兩文明策源地之思想製造，由韃靼人互相交換，至爲有益。中世紀滿天黑雲，使人不得望見天日。至是乃因蒙古遠征，而重現光明。當時戰爭殺人，盈野盈城，似爲人類慘禍。而不知實如天空霹靂，將數百年之酣睡懶病，自夢中驚醒。二十帝國之滅亾，乃上帝自歐洲所取之代價，爲今世人享受燦爛文明之福也。」(見 Memoirs French Academy, Vii 409—419.) 至於今日，則青出於藍，而深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中國反遣人至歐洲學習印刷術，製造火藥矣。欲知當時交通之詳情，不可不先知蒙古人在歐洲之武功。言蒙古人在歐洲之歷史者，有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之蒙兀兒史，柯劭忞之新元史等書。皆經多年之研究而始成，可供考史者之參證。吾今所述，僅其略情而已。至於詳細，則非本書範圍之所宜及。東方軍隊，與埃及人角戰疆場者，以蒙古人爲始。迄於今尚未重見也。摩洛哥國人依賓拔都他由大西洋濱展轉而來中國，觀光泉州

杭州，歸留記載，亦於是時焉。

（一）一千三百四十六年，即元順帝至正六年，英法兩國，戰於克萊細 Crécy 地方。英軍用火藥炮進攻。以致法軍大敗，精銳喪盡。此爲歐人用火藥之始。

蒙古人在歐洲之武功

第七十節。欽察國之征服。　蒙古人至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歲）速不台統諸軍征高架索諸部時，始遇欽察人。然至十二年後，始爲拔都征服。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宋理宗淳和二年）拔都歸自匈牙利，建牙於窩爾加河（Volga）下流戴肯脫乞卜察（Desht Kipchak.）之地。築撒雷城。耶律楚材西遊錄稱其國爲可弗义。（Kifchak.）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寶玉傳載辛巳，可弗义國唯算端罕破乃蠻國，引兵據塔什干。聞帝至，棄城而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元朝秘史作乞卜察。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傳記欽察。謂其先本武平北，哲林川，按答罕山部族。自庫春徙居北玉黎北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

極短，日暫沒即出。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庫春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答曰，『逃鸇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將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受命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從征蔑怯思有功。率欽察百人，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强勇稱。嘗侍左右，掌尚方馬畜。歲時挏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赤。

元史記征服欽察事蹟，甚爲簡略。太宗本紀九年，丁酉歲，蒙哥征欽察部破之。生擒其酋八赤蠻(Bachman.) 憲宗本紀載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寬甸吉思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駞，何以跪人爲。』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

曰，『我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波斯拉施特（Raschid-uddin.）史記，關於征服欽察亦有記載。其言曰，『蒙古諸王會議後，决遣大軍前進。蒙哥（Mangu.）將左翼軍，沿裏海傍行，擒八赤蠻（Bachman.）。八赤蠻爲俄樓烈克（Olerlik.）族人。欽察國諸首領中，最才能者也。阿速國酋長喀察俄哥拉（Kachar Ogola.）亦被擒。八赤蠻軍先敗逃。蒙古軍追之，久不能得。嘯聚逃亡軍士及盜賊，漸復成軍。屢攻蒙古人，擄掠其財物。出沒無常，使之疲於奔命。匿於窩爾加河（Volga.）畔深林中，不易擒獲。蒙哥令備船舶二百艘，每艘載軍士一百人。自將一隊，沿窩爾加河畔，抄掠其森林。其弟撥綽（Budjek.）將別隊，抄掠河之他岸。至一地，有軍營遺蹟，爲新近遺棄者。一老婦告蒙古人曰，『八赤蠻退藏島內近處。』蒙古人無船可渡，以追八赤蠻。天忽起大風，刮去海水。蒙古兵涉河，生擒八赤蠻。其從人或被溺，或被殺。蒙古軍盡獲其所有。不傷一卒而還。八赤蠻乞蒙哥親殺之，蒙

哥不從。命其弟撥綽腰斬之。阿速酋長喀察俄哥拉亦同時被殺。蒙古諸王在附近度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元太宗窩闊台皇帝即位之九年丁酉歲）之夏。夏後，拔都，斡兒達，別兒哥，(Barkai) 闊端，不里，科兒康 (Kulkan.) 攻伐博克夏國，(Bokshas.) 不兒塔斯國。(Burtasses.)』(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p. 310.)

元朝秘史關於征服欽察，俄羅斯等國之記載，亦甚簡略，且年代甚不可恃。元朝秘史卷十三載「兎兒年，(十四年己卯即宋寧宗嘉定十二年) 再命速別額台 (Subtai) 勇士，征迤北康鄰 (Kankaly.) 等十一部落。渡亦得勒 (Etilia)，札牙黑 (Jayac.) 二水，直至乞瓦兒綿客兒綿等城。……」卷十四，再有康鄰，乞卜察，(Kipchak.) 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Batu) 不里・(Buri.) 古余克 (Kuyuk.)，蒙格，(Mangu.) 等做後援，征去。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

也都教長子出征。這叫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兒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兒察阿歹謹愼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種，破其斡魯思種城，悉殺虜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着魯合臣，探馬赤官，鎭守而回。

漢文元朝秘史譯本，康鄰等十一部落，僅見康鄰，乞卜察，斡魯思，阿速惕四種。其餘馬札兒，(Madjar.)兀巴只吉(Ubadjighi)，薛速，(Siesu.)薛兒格速，(Sierkesu.)客失米兒，(Keshimir)不合兒，(Bular.)客列勒等八種，蒙古原文元朝秘史本內則全有之。漢文譯本，皆缺略也。康鄰，元史作康里，乞卜察作欽察，斡魯斯作斡羅斯。馬札兒名見元史速不台傳；又卷一百三十四，闊里吉思傳，今匈牙利國也。兀巴只吉(Ubadjighi)今阿伯斯(Abazi = Obezy = Abkbazi.)地也。其種人自昔未遷移，今仍居於高加索山系之西，黑海之東岸一帶地。俄國古史稱之爲俄拜奇。(Obezy.)阿拉伯地理家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稱之爲阿伯克斯。(Abkhazes) 其城在黑海旁云。薛兒格速，(Sierkesu.)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耳柯思，今之乞耳開斯人也。(Cherkesses.) 高僧勃拉奴喀劈尼 (Plano Carpini) 紀行書稱之爲撒耳柯西。(Circasi.) 盧白魯克 (Rubruck.) 紀行書稱之爲乞兒開斯。(Cherkis.) 俄國古代史載蒙古人越高加索山後，征服諸國，喀索起國 (Kassogi.) 在其列焉。法國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謂乞兒開斯族古名爲喀薩喀。(Kassak.) 至今俄粟特人 (Ossets.) 與明萊里人 (Mingrelians.) 仍稱乞兒開斯人爲喀薩喀。客失米兒卽克什米爾，元朝秘史誤列於此也。不合兒，(Bular.) 元朝秘史他卷又稱舖拉兒，(Pular.) 又稱舖拉爾蠻，(Fularman.)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不里阿耳，布爾加利族 (Bulgars.) 人也。薛速 (Siesu.) 卽窩爾加河下流之薩格新族 (Saksins) 人也。西曆十二世紀時，回教著作家已有言之者。俄國古史有薩格新族之名。窩爾加河下流，有城亦名薩格新，爲其族之根據地。勃拉奴喀劈尼紀行書中稱之爲薩格西。(Saxi) 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三年 (元太

祖十八年癸未歲）之末，蒙古人在俄羅斯境內，撤兵東歸，侵掠喀廝河（Ka-ma.）及窩爾加河中流之布爾加利族克之。蒙古兵取道薩格新（Saccasin）境，與成吉斯汗大兵合。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元太宗元年己丑歲）薩格新人最先通告布爾加利人，與俄羅斯人以蒙古大軍，復來侵也。客列（Kelie.）乃匈牙利國王之號，史家誤以爲國名也。他處又作剌剌種。亦的勒河爲今之窩爾加河，札牙黑河爲今之烏拉爾河（Ural.）。乞瓦兒縣客兒綿城（Kiva Mienkerman.）爲今俄國南部幾富城，（Kief.）俄國之古都也。西曆一千二百四十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歲）其城爲蒙古人攻陷。綿客兒綿即 Manker-Man, 之譯音，突厥語大城也。俄國鄂台沙（Odessa.）大學教授白龍（Prof. Ph. Brunn.）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時，攷證幾富古名，中世紀時，確嘗稱曼客爾曼。（Mankerman.）蒙古人之得聞此名，蓋亦有由矣。波斯拉施特（Rashid-uddin.）史記載一千二百四十年，拔都大王征俄國南部時，嘗攻圍綿可兒干（Mingercan.）大城。攻之九日乃陷落。拉施特所記，其指幾富亦極明瞭，

蓋亦曼客爾曼之訛音也。白龍引一千四百七十五年（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威尼斯市遣出波斯大使孔達利尼（Contarini.）之紀行稱幾俄（Chio=Kief）城亦名痲格羅曼（Magroman.）云云。（參觀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300—308.）洪鈞將此一名分作二名。謂乞瓦綿城即烏拉嶺東之求綿，異域錄作圖敏。客兒綿即今俄克雷木省會星飛洛普爾城。施世杰又謂乞瓦綿即莫斯哥未亞，客兒綿即爲惹里，蓋皆失之遠矣。俄國史家鄂斯克萊聖斯克（Woskressensk）記當時幾富城陷落狀況云，「拔都先遣蒙哥率輕騎探之，歸報富庶之況。拔都遣使招降。城中人殺之。蒙古兵至，邁克爾（Michael.）大公爵奔匈牙利國。府尹狄迷脫里（Dmitry.）被推爲主，發令守城。拔都大軍如密雲，飛奔而來，圍城數匝。車聲轔轔，駝牛高鳴，戰馬遠嘶。兵人呼聲震天地，城中人對面耳語，不能相聞。韃靼人達甫路爾（Tavrul.）爲城中人所擒，告衆曰「拔都親督大軍攻城，其諸弟斡兒達，（Urdiu=Orda.）拜答兒，（Baidar.）不里，（Biriu=Buri.）闊端，（Kadan）撥綽，（Bechak=Butjek）

蒙古，(Mengu) 貴由，(Kinyuk=Kuyuk.)等，皆一時勇將，悉隸麾下。」城中人聞之益懼。然皆決心，奮勇抗抵，冀免於難。死守多日，幾富大城卒被攻陷。狄迷脫里被擒，拔都惜其勇赦之，使隨左右。縱其城，屠其民。狄迷脫里說拔都以匈牙利富饒可征，俄國貧苦，不足以留。衷心欲使去之他故也。拔都征匈牙利之前，復掠窩爾希尼亞省(Volhynia.)之烏拉的迷爾城，(Vladimir.) 及格里楄城，(Galich.) 拉的金城，(Ladyjin.) 喀梅乃賚(Kamenets.)等城，方再西行。」云云。(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1. p. 318—9)

第八十節。欽察人在中國之情況。 欽察軍隊在元廷佔要職。世祖時有欽察衞之設。至文宗天曆時，分爲右欽察衞，左欽察衞。皆屬大都府。此外復有隆鎮衞，亦有欽察軍隸焉。欽察名將，在元史上有專傳者，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後追謚句容武毅王。元文類卷二十六，虞集有碑文頌其功焉。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三，亦列之專傳。土土哈之子，牀兀兒後仕至驃騎衞上

將軍，樞密院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牀兀兒之子，燕鐵木兒於卷一百三十八有專傳。以擁立文宗有功，授太師太平王，達爾罕，中書右丞相。順帝立其女爲皇后。元文類卷二十六馬祖常有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苫徹拔都兒，卷一百三十一，完者都，伯帖木兒，卷一百三十三，完者拔都兒，昔都兒，皆欽察人也。

第八十一節。俄羅斯之征服。　元朝以前，中國人士不知有俄羅斯也。元史上，俄羅斯之名，至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即元太祖鐵木眞即位之第十八年，癸未歲，速不台侵掠俄羅斯南部時，始見之。其名作斡羅思部，又作阿羅斯，又作兀魯思，又作烏魯斯。元朝秘史又作斡魯斯。蓋皆譯蒙古語 Orus. 者。蒙古語中，無西字母 R 音。凡各字之第一字母有 R 者，蒙古人皆加一有音字母於其前，例如 Rus 變作 Orus 是也。漢人語言文字，亦無 R 字母之音。故今人譯 Russia. 爲俄羅斯。與蒙古人之斡羅思相類也。古代玄奘法師譯印度王舍城之原音 Rajahgriha (City of Royal Residence.) 爲曷羅闍姞利呬城，

見大唐西域記卷第九摩伽陀國下亦此故也。元太祖時，侵伐俄羅斯事蹟，見於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又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曷思麥里傳載『帝遣使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Kurd），失兒灣沙（Shirvan Shah.）等城悉降。至谷兒只部（Kurdj.）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而降。又招降黑林城，進擊斡羅斯於鐵兒山克之。獲其國主密只思臘。（Mstislav.）哲伯命曷思麥里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罕戰，又敗其軍，遂平欽察。』速不台傳載『癸未，（西曆一二二三年）速不台上奏，請討欽察許之。遂引兵繞寬甸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奮擊，其衆潰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於林間，其奴來告而執之。餘衆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俄羅斯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寬甸吉思海即今裏海，太和嶺即今高加索山。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年時，速不台與哲伯率蒙古軍一隊，追花剌

子模國王摩哈美德，抄掠波斯北境，直抵塔伯里資城。(Tabriz.) 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初，進軍至卓支亞境內梯富里斯城。(Tiflis.) 擊敗卓支亞之兵，復回塔伯里資。波斯南境哈瑪丹城(Hamadan) 人殺蒙古官吏。因往平之，燬其城。又回至塔伯里資，集大軍，攻卓支亞，戮其軍三萬人。移軍攻失兒灣國，(Shirvan.) 陷其都城沙買喀。(Shamakha.) 其國王稱號曰沙，(Shah.) 名拉施特。(Rashid.) 王走至打耳班，(Derbend.) 固守寨岩。蒙古人陷其城，終未得獲其沙。移軍北向，欲涉高加索山，而山路崎嶇不易行，乃強迫拉施特之使者爲引導，遂得過山。山之北，有阿蘭人，又名阿速人，雷斯其人，(Lezghis.) 撒耳柯思人；(Circassians.) 欽察人，(Kipchaks.) 皆聯合以拒蒙古人。兩軍激戰，無勝負。蒙古人用計離間欽察人，使棄其舊同盟。蒙古人復攻諸部，悉克之。既陷脫爾奇城，(Terki.) 再進軍侵欽察國。欽察部衆不戰而潰。其人多奔至俄羅斯國。蒙古人盡得其土地。進軍至克里米亞半島東南海濱蘇塔克城。(Sudak.) 城極富庶。中世紀時代黑海沿岸重要商埠也。當時亦爲

欽察國土。一千二百二十三年，蒙古軍征俄羅斯。俄國人與欽察人，合軍前進以拒之。蒙古人設計，先退軍十二日。俄羅斯與欽察之聯軍，尾隨追之。蒙古伏軍四起，圍擊之。血戰數日，俄羅斯與欽察之聯軍大敗。蒙古軍既獲大勝，侵入俄國諸部，屠殺極慘。此卽世界史上有名之喀爾喀河（Kalka）畔大戰也。俄國史載蒙古人侵伐俄國事蹟，較之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更爲詳細。俄國當時分爲數部。最要者爲蘇斯大爾部，（Suzdal.）一名烏拉的迷爾。（Vladimir.）其國王爲大公爵，諸部皆認之爲盟主。烏拉的迷爾大公爵初居幾富城。（Kiev.）至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宋孝宗乾道五年）後，遷居烏拉的迷爾城。欽察逃亡諸酋長中，有柯梯案（Kotian.）者，（匈牙利史作科坦Kutan）其壻爲俄國格里楅（Galich.）城之王。柯梯案勸之設法抗拒蒙古人。格里楅王檄召南部俄羅斯諸王至幾富城。（Kief.）相約與欽察人，聯合以抗蒙古人。幾富，乞爾尼柯夫，（Chernigov.）格里楅三王，皆名密赤思老。（Mstislav.）（元史速不台傳有大小密赤思老之語，必此故也。）三王集軍於尼爾白河（Dnieper.）畔。蒙古遣使

者十人至，皆被殺。俄國諸軍出發，初遇蒙古人於柯爾梯槎河（Khortitsa.）（尼爾白河之支流，南距愛喀脫利諾斯拉夫城 Ekaterinoslav. 五十英里。）附近，勝之。俄國軍渡尼爾白河，追蒙古人九日，至喀爾喀河。（Kalka）格里樞王密赤思老率欽察人渡河，擊蒙古大隊。為其所敗。蒙古軍進擊俄國餘軍，悉殲之。俄國史稱為喀爾喀河之大戰，時為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夏時也。蒙古軍既勝，追俄國人至尼爾白河。俄國諸王被擒者，蒙古人縛置兩板間。坐於其上，飲酒高會。（參觀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294—297）據回教世界征略家傳記，（*Tarikh Djihan. Kushai.*）窩闊台皇帝在位時，召集第二次庫里爾泰（Kuril'tai.）大會，決議派遣大軍征服拔都封地鄰境如阿速（Asi.）不里阿耳，（Bulgar.）欽察，（Kipchak.）俄羅斯（Russian）等國。窩闊台皇帝命皇子貴由，（Kuyuk）闊端，（Kadan.）拖雷（Tulei.）之子蒙哥，（Mangu.）撥綽，（Budjek.）察合台之子不里，（Buri）拜答兒，（Baidar.）拔都之弟斡兒達，（Orda）唐古脫，（Tangut.）昔班（Shiban.）

，各率大軍，助拔都。速不台亦與其列。全軍於西曆一千二百三十六年二月，向西移動。時爲元太宗窩闊台皇帝卽位之第八年，丙申歲也。元史記蒙古第二次用兵征服俄羅斯，甚爲簡略。卷三，憲宗本紀謂『嘗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斯部，至烈也贊城，（Riazan）躬自搏戰，破之』。烈也贊原作也烈贊，與原音不相合，諒爲誤刊，故今改從正音。關於征服南部俄羅斯，僅於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略言之。謂『辛丑，太宗命諸王拔都等討兀魯斯部主也烈班，爲其所敗。圍禿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遣速不台督戰。速不台選哈必赤軍，怯憐口等五十人，一戰獲也烈班。進攻禿里思哥城，三日克之，盡取兀魯斯所部而還。』俄國史記一千二百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時，（蒙古太宗九年至十年）蒙古人侵代俄羅斯北部事甚詳。俄國東界布爾加利國。（Bulgaria）非今布爾加利國，乃窩爾加河畔舊壤也。蒙古人攻滅布爾加利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不里阿耳後，至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之末，進軍至俄羅斯邊境，陷撥倫斯克，（Pronsk）秘爾哥落德，（Bielgorod）亦吉思拉未資（Tjeslavets）諸城。抵烈也贊城，

(Riazan) 其王玉里（Yury.）據城固守。蒙古兵攻之。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城陷。蒙古軍屠其民。玉里王與其家族悉死之。玉里之弟羅曼（Roman）守哥羅那城（Koloman）亦被陷，與烈也贊受同樣之命運。烏拉的迷爾大公爵玉里（Grand-Duke Yury of Vladimir）之子，名烏拉的迷爾者，受命守莫斯科（Moscow）城。兵敗被擒。大公爵玉里聞之大驚，乃去烏拉的迷爾城而至錫梯河（Siti）（莫羅加河 Mologa 之支流）屯督軍，以待其弟幾富城王耶羅斯拉夫（Yaroslav of Kiev）及斯維耶陀斯拉夫（Sviatoslav）之援軍。其子烏薩烏落脫（Vsevolod）及密赤思老（Mstislav）二人，留守國都烏拉的迷爾城。一千二百三十八年，二月，二日，蒙古軍圍烏拉的迷爾城命之降。蒙古軍別隊至蘇斯大爾（Suzdal）者，獲勝，掠其地。還與烏拉的迷爾城下大軍合。二月八日，城內人開門降，蒙古軍屠之。大公爵全家死難。以後蒙古軍分為數隊，遊行四方，抄掠城邑。佛爾吉思奇，(Voljsky)郭羅特費，(Gorodets)闊思脫羅姆思闊愛格里樞（Kostroms-

koi Galich)，伯萊斯拉夫，(Pereslavl) 羅斯拖夫，(Rostov) 耶羅斯拉夫，(Yaroslav) 于利夫，(Yurief) 德密禿羅夫，(Dmitrov) 諸城，悉被刦掠，或焚燬。大公爵玉里仍在錫梯河畔，待諸弟之救。三月四日，蒙古軍擊殺之，其軍士亦多被戮。蒙古軍別隊進向諾夫哥羅特城，(Novgorod) 又攻陷佛落克蘭斯奇 (Volok Lamsky) 及塔維爾 (Twer) 二城。闍脫爾脚克城 (Torjok) 兩星期，至三月五日亦下之。拔都進至距諾夫哥羅特城約一百俄里，(Versts) 無故忽旋旆，回攻喀魯加省 (Kaluga) 科蔡爾斯克城。(Kozelsk) 城雖小，居民奮勇守之。攻之七星期乃陷。蒙古軍屠之。拔都屠城後，名其地曰惡城。(The bad city) 蒙古軍還欽察。玉里大公爵之弟，幾富王耶羅斯拉夫至烏拉的迷爾城，代其兄爲大公爵。回教史世界征略家傳記 (*Tarikh Djihan Kushai*) 記蒙古人征服俄羅斯諸部云。『布爾加利城既下，蒙古軍侵俄羅斯。所至皆勝。抵莫科斯 (Mocoss) 城，其地富庶無比，肩背相摩。人民之衆，幾如蟻蝗。蒙古軍經深林中，樹木叢生，全無道徑，雖蛇亦難通行也。蒙古諸王命士卒

斬木鑿道，寬廣可三車並行。既過，抵莫科斯城下，架砲攻之。壞其城堞。圍之數日，城中人乃開門降。蒙古人縱兵大掠，屠其民。拔都命割死屍右耳數之，總計被殺者凡二十七萬人。』」多森（D' Ohsson）謂回教史之莫科斯即莫斯科城也。然白萊脫胥乃德（E. Bretschneider）攷謂莫斯科城一千一百四十七年（宋高宗紹興十七年）時，爲大公爵玉里多耳果魯起（Grand-Duke Yury Dolgoruky）所建築。一千一百七十六年，（宋孝宗淳熙三年）烈也贊（Riazan）王燬之。蒙古人侵伐俄羅斯時，莫斯科城不大，人口亦不衆也。（參觀 Bretschneider, *Mediæval Researches* I. p 312—314）

關於征服南部俄羅斯，俄國史載烏拉的迷爾大公爵玉里與其諸子，皆爲蒙古人所殺。蒙古人退兵後，玉里之弟，幾富王耶羅斯拉夫（Yaroslav of Kiev）代其兄爲烏拉的迷爾之大公爵，而讓幾富王位於乞爾尼柯夫王邁克爾（Michael of Chernigov）拔都既平欽察諸部，舉兵復伐俄羅斯。掠毛答文部，（Mordvins）及莫羅姆（Murom）哥羅科未沓（Gorokhovets）二城。烏拉的迷爾大公國，復

陷於危險之狀。拔都忽旋兵南向，征伐俄國南方諸部，燬拍萊斯拉夫城。(Pereslavl) 蒙古軍一隊，進向乞爾尼柯夫城。幾富王之從弟密赤思老格萊波未畡 (Mstislav Glebovich) 守之，然卒不敵，城陷被燬。密赤思老子身奔匈牙利。蒙古軍先遣蒙哥率輕騎探幾富城。蒙哥至尼爾白河(Dnieper)畔披鎖乞尼城，(Piessochny) 得望幾富大城。蒙古軍遣使招降。城中人殺之。拔都進軍至城下圍之。幾富王邁克爾(Michael)奔匈牙利。府尹狄迷脫里(Dmitry)爲衆所推，下令守城。蒙古軍攻之多日，城陷被燬。居民多爲屠戮。狄迷脫里被執，拔都惜其勇赦之，使隨左右。狄迷脫里說拔都攻匈牙利。此爲一千二百四十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庚子歲**)時也。後六年，高僧勃拉奴喀劈尼(Plano Carpini) 奉使往韃靼，過幾富城附近，見枯骨髑髏，遍野皆是。傷心慘目。幾富城當初煙火萬家，至此所餘不滿二百戶。困苦萬狀，皆爲韃靼人執役也。(**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317—319** The *Voyages of Johannes de Plano Carpini*, *Chapter* XV)

第八十二節。俄羅斯人在中國之情況。　欽察與俄羅斯今雖在同境，而關於俄人之記載，在中國史上，則甚遲且極鮮也。元史上僅有下方之記載而已。

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紀。至順元年，（西曆一三三〇年）二月，辛未，置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秩正三品，總斡羅思軍士，隸樞密院。冬，十月，立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營於大都北。市民田四百三十餘頃，賜之。十二月，宣忠扈衞斡羅思屯田官給牛種農具。癸酉，詔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二年，夏，四月，甲寅，改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爲宣武斡羅思扈衞親軍都指揮使司。（又見卷九十九兵志）賜銀印。壬申，散遣宣忠扈衞新籍軍士六百人還鄉里。期以七月一日還營。　九月，阿蘇及斡羅思新戍邊者，命遼陽行省給其牛具糧食。　十二月，癸丑，左欽察衞撒敦獻斡羅思十六戶，酬以銀百七錠，鈔五千錠。以河間路清池南皮縣牧地賜斡羅思駐冬。仍以呼哩所牧官羊給之。　三年，正月，諸王章吉獻斡羅思百七十

人。酬以銀七十二錠，鈔五千錠。己亥，給斡羅思千人衣糧。七月，甲申，燕帖木兒獻斡羅思二千五百人。八月，辛丑，諸王阿兒加失里獻斡羅思三十八，瀕丁百三人。卷三十八，順帝本紀，至元元年，夏四月，丙寅，詔以鈔五十萬錠，命徽政院散給達達兀魯思怯薛丹，各愛馬。（二）

（二）怯薛丹，各愛馬，皆元之禁衛軍。此處言達達及兀魯思人充此二軍者。

俄羅斯鄰近諸國，欽察，康里，阿蘭等，元史上皆有名臣專傳，足以代表當時諸國。俄羅斯人當時在中國者甚多，然列傳中竟無一人也。據元史之記載，俄羅斯人所組之軍隊，亦爲元廷所倚畀。然其人則似乎不爲當時人所敬視，而以俘虜奴隸相待，故諸王可以獻呈，視若有功者。俄羅斯人在元史上無代表人物之故，亦可以知矣。

第八十三節。波蘭與德意志境內之戰爭。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傳載『兀良合台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幼，以兀良合台世爲功臣家，使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掌宿衛。歲癸巳，領兵從定宗征大貝國，破萬嘉

努於遼東(一)。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及兀魯思，孛烈兒諸部。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及捏迷斯(二)諸部，平之。一(原文作乃捏迷斯。余意乃字必爲及字之誤刋。屠寄讀作孛烈兒乃，謂卽波蘭也。孛烈兒乃音與拉丁文 Polonia 相近。屠說或不誤。)

(一)元史太祖紀十年，冬，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眞。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鮮萬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太宗癸巳，萬奴就擒。屠寄蒙兀兒史兀良合台傳大眞作女眞誤。

(二)元史兀良合台傳所言，從拔都討孛烈兒及捏迷斯兩部，乃指征伐波蘭及德意志兩國事也。孛烈兒卽波蘭之轉音。捏迷斯卽德意志國也。俄國白萊脫胥乃賓謂「俄國史書皆稱德國人爲捏姆齊。(Nientsy) 單數爲捏迷斯。(Niemets) 十二世紀初葉，俄國史家鼻祖納斯脫爾 (Nestor) 之書中，皆用此名。納斯脫爾生於十一世紀之後半，卒於一千一百十六年。(宋徽宗政和六年) 納斯脫爾書中，記俄國四鄰諸國之名。其記載半取之於東羅馬著作家。波希迷亞 (Bohemia) 人用捏迷斯 (Nemci) 之名以稱日耳曼人，爲時更早。第九世紀，或第十世紀時，格羅內白格 (Gruneberg.) 地方之寫本書中，已屢見之。夏法來克

(Schafarek) 之斯拉夫考古書 (Slavische Altertümer.) 謂斯拉夫種諸國，皆稱日耳曼人爲揑迷斯。考其來由，俄國言語學家，謂起於俄字之乃木爾，(Memoi) 瘖啞之義也。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交際時，不能斯拉夫語，因之斯拉夫人加之以此名也。東羅馬史家亦稱日耳曼人以此名。東羅馬速復克利斯希臘文羅馬及東羅馬耶蘇降生前一百四十六年至降生後一千一百年時間大典 (Sophocles, *Greek Lexicon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 from* B. C. 146 to A. D. 1100.) 中，載揑迷斯(Nemitze) 之字義云奧地利人及日耳曼人也。回敎著作家亦嘗用此名，例如十四世紀初半之回敎史 Masalak al absar 載欽察國境西至揑迷斯國 (Nemedi) 其地介於法蘭克人 (Franks) 與俄羅斯人之間。土耳其人至今尚稱德國人爲揑迷斯 (Niemesi.) 。匈牙利人稱之爲揑迷脫。(Nemet)』(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322. Note 763.)

蒙古人征伐波蘭及德意志時，兀良合台之名，不見於西史者，蓋非主將也。

波蘭及歐洲他國史書。記當時之戰爭如下：『一千一百三十九年，(宋高宗紹興九年) 波蘭王博雷斯老斯第三世 (Boleslaus III) 卒後，其國爲四子所分。蒙古人由俄羅斯向西進兵時，波蘭境內有四國。博雷斯老斯第四世治克拉

靠（Krakow）與散多迷爾（Sandomir）二城。孔拉德（Conrad）治馬差維亞（Mazovia）與科耶維亞（Kuyavia）二地，建都於撥落資克城。（Plotsk）亨利第二世（Henry II）治下西雷希亞（Lower Silesia）格內生省，（Gnesen）波斯那尼亞省，（Posnania）及喀烈背省，（Kalish）都於扶拉提斯拉夫城，（Vratislaw）或駐白雷斯老城。（Breslau）迷西斯拉夫（Miecislav）治俄彭恩（Oppeln）與拉梯博爾（Ratibor）兩公爵所轄之地。韃靼人於一千二百四十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庚子歲。）初至波蘭，掠羅白林省，（Lubliu）後退軍至格利西亞。（Galicia）次冬，一千二百四十年至四十一年之間，蒙古兵履冰，渡維斯拖拉河，（Vistula）掠散多迷爾，進軍至克拉靠。距城尚七英里，忽退而歸格利西亞。克拉靠府尹烏拉的迷爾（Vladimir）追之，救回捕擄甚衆，奪回所掠之物無算。稍後，蒙古兵再至，毀散多迷爾及倫錫斯克，（Lencise）與科耶維亞三城。波蘭之軍拒之。一千二百四十一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歲）三月十八日，兩軍戰於錫德路。（Szydlow）波蘭軍敗績。博雷斯老斯與諸貴族，

皆奔至摩雷維亞，(Moravia)匈牙利，日耳曼三國。蒙古軍抵克拉靠時，所見者空城而已。蒙古人進兵至西雷希亞。(Silesia)俄德河(Oder)橋梁已為士人所燬。蒙古人於拉梯博爾地方，或泳水，或由臨時浮橋渡河。迷西斯拉夫退至離格尼資城。(Liegnitz.)其從兄亨利於其處集軍，作拒敵之計。蒙古人先進至白雷斯老城。(Breslau)居民焚城市，聚於河洲衛城中，閉門堅守。蒙古軍去而至離格尼資。西雷希亞王亨利已集有波蘭日耳曼之軍三萬餘人。條東勇士，(Teutonic Knights)最號勇悍善戰，皆投麾下，推博頗俄斯頭腦(Poppo von Osterman)為其首領。韃靼軍主將名拜達。(Peta)(即拜答兒之轉音。)蒙古軍人數，多於其敵。一千二百四十一年，(三)(宋理宗淳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辛丑歲。)四月，九日，兩軍戰於離格尼資附近華爾斯達脫(Wahlstatt)大平原上。德意志波蘭聯軍大敗。亨利王中矛墜馬，被殺。蒙古人梟其首。以徇諸地。縱兵屠殺，伏屍盈野。割敵屍之耳數之，凡九巨捆。世界史上，有名戰爭，此為其一。德波聯軍，全師覆沒，四境之人，恐慌達

於極點，難以筆述。蒙古人駐兵戰場不久，卽進向摩雷維亞。(Moravia) 其地隸博希迷亞王文儋斯拉夫。(Venceslav of Bohemia.)王遣耶羅斯拉夫斯敦白格(Yaroslav von Sternberg.) 率軍五千人，守俄爾迷資城。(Olmütz) 蒙古人圍之，不能下。耶羅斯拉夫突圍攻蒙古人。殺傷甚衆。稍後，蒙古人退兵至匈牙利與拔都大軍合。」(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320—322)

(三)離格尼資城(Liegnitz.)在今柏林京城東南，火車行三小時卽可到。余昔在德國時，屢欲訪其地古戰場，而終未果，甚爲憾焉。亨利王死後，葬白雷斯老城。其墓至今尙存。墓前有亨利王石像，立於韃靼人背上。蓋後世人所作也。(參觀孛羅遊記卷四第二十四章附圖)蒙古人於離格尼資戰後，進兵西南，至摩雷維亞者，蓋當時柏林僅一漁村，而國都則在今維也納(Vienna.)也。歐洲當時情況，教皇與日耳曼皇帝佛烈大力二世(Frederick II.)有隙，而日耳曼各邦，又互相猜忌，屢圖抵拒蒙古方法，而議屢梗。海得堡(Heidelberg.)牛恩堡(Nürnberg) 各地會議，皆無結果。蒙古之兵，日有捷聞。維也納都城郊外，皆爲蒙古鐵騎蹂躪。使窩闊台帝遲死三四年，則全歐洲皆爲蕩平。白皙人種，將悉爲蒙古人之皂隸矣。

今歐洲人士著歷史者，皆以為亞洲史無關於世界史。真可謂自大自貴之極。世界史上最要之關鍵，皆東方人種所演成。蒙古人之征歐洲，尤為要鍵中之最要者也。設無蒙古大帝國之建設，豈能有中世紀歐洲遊歷家東方漫遊之事蹟。無此等遊歷家之誇載，豈能引起後代科倫布等探險家，冒死涉洋，以期得至契丹蠻子乎？英雄造時勢，轉移歷史者，世界史上，當以成吉斯汗為第一人。帝以天賦才智，用兵如神，兵戈所向，無不克捷。自古以來，征服疆域之廣，未有如帝者也。亞歷山德，該撒，沙立曼，拿破侖輩比之於帝，豈足道哉。帝者，非僅征略家，其政治經濟之才，亦跨前古而邁後世。亞歷山德等創造之大帝國，皆不過沙山雪堆而已。身死之後，旋崩離析，無復存者。成吉斯所創之大帝國，大異於是。帝死後，乃更興盛。其子孫世世相傳，綿延以迄於今。中央亞細亞之基華布哈拉以及內外蒙古諸王，皆其苗裔也。帝在位之日，獎勵工藝文學。行政寬大持平，紀綱嚴明。儒釋道回耶諸教，皆任民自由信仰。絕非單面腦經之帝王，所可望塵。今代國家最新之理想政治，成吉斯汗之朝廷中，無不敎而行之。他征略家，皆受先代賢聖哲王遺訓之薰育，成吉斯生於沙漠中，全無此等利便。事無大小，言無巨細，皆須自創。史家輒怪其生平殺人過多，而西史則號為『上帝之鞭笞』(Scourge of God.)，與古代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及帖木兒(Timur.)並稱，誠為不公之論矣。

第八十四節。阿牙利與奧地利境內之戰爭。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一)載「經哈咂里山，(Carpathian mountain.)攻馬札兒部(Madjars.)主怯連。速不台爲先鋒。與諸王拔都(Batu.)吁里兀，昔班(Shiban.)闊端，(Kadan.)五道分進。衆曰，「怯連軍勢盛，未可輕進」。速不台出奇兵誘之，至漷寧河。諸王軍於上流。水淺馬可涉。中復有橋，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結栰潛渡，繞出敵後。未渡，諸王先涉河與戰。拔都軍爭橋，反爲所乘。沒甲士三十人，並亡其麾下將八哈禿。(Bahadur.)既渡，諸王以敵尚衆，欲要速不台還，徐圖之。速不台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二)馬茶城(三)，不還也」。乃馳至馬茶。諸王亦至，遂拔城而還。諸王來會。拔都曰，「漷寧河戰時，速不台救遲，殺我八哈禿」。速不台曰，「諸王惟知上流水淺，且有橋，遂渡而與戰。不知我於下流結栰未成，今但言我遲，當思其故」。於是拔都亦悟。後大會，飲以馬乳及葡萄酒，言征怯連時事曰，「當時所獲，速不台之功也。」是歲，太宗崩。癸卯，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

屬爲兄，安得不往。」

(一)怯連爲 Kiraly 譯音。匈牙利國王之稱號。

(二)匈牙利人稱禿納 (Duna) 日耳曼人曰多腦河，(Donau) 英文稱達牛伯河 (Danube)。

(三)馬茶城即馬札兒譯音。指匈牙利京城 Buda-Pesth。

元史速不台傳此節，乃記征匈牙利時事也。据西史，拔都於西曆一千二百四十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歲) 既征服俄國南部，屠幾富 (Kiev) 大城後，重組軍隊。分三軍西征。闊端將南軍，取道今羅馬尼亞國之莫爾達維省。(Moldavia.) 拜答兒 (Baidar) 將北軍，取道波蘭。拔都自將中軍，直衝匈牙利國都。三軍翼行而進，勢將一舉而蕩平全歐洲矣。是時君臨匈牙利者爲拜拉第四世。(Bela IV.) 其國北界喀拍呑山，(Carpathian mountain.) (卽元史之哈咂里山) 南至阿德利亞帖克海。(Adriatic Sea.) 西曆一千二百三十九年，(宋理宗嘉熙三年元太宗十一年己亥歲) 欽察國汗庫丹 (Kutan.) 率其國人四萬家，奔難至匈牙利。匈王優待之。俄羅斯波蘭等部國王，得免蒙古人刀鋒殺戮者，皆逃至匈牙利。庫丹汗改信基督敎。其部下天性好

抄掠，所過騷擾。匈牙利人惡之，且疑其與韃靼人暗通。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匈牙利暴民聚衆擊殺庫丹汗。由是欽察人與匈牙利人構怨，退至達牛伯河南岸布爾加利國。(Bulgaria) 沿途騷擾。蒙古北軍，經波蘭，西雷希亞 (Silesia.) 磨雷維亞，(Moravia.) 所過克捷。拔都自將大軍，於西曆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元太宗十一年辛丑歲) 進向匈牙利。先遣英國亡命某氏招降拜拉王。某氏是時亦在蒙古軍中效力也。一千二百四十一年三月，拔都軍由喀拍吞山俄國關 (Russian Gate.) 入匈牙利國境。拜答兒北軍稍後由磨雷維亞經匈牙利關 (Hungarian gate.) 入匈牙利境。闊端與速不台率兵經莫爾達維入匈牙利境。拜拉王遣其妻子至奧國邊境，自留守國都。拔都軍所過皆捷，直抵派斯德 (Pesth.) 都城。既至，而匈牙利人尚未預備戰鬥也。闊羅察 (Kolocha.) 地方總主教率衆由派斯德都城，突圍犯蒙古軍。兵敗，隻身而走。瓦拉丁 (Varadin.) 地方總主教救兵至，亦決意攻蒙古軍。蒙古人設計，由來道退兵。匈牙利人傾城而出，逐之至薩約河。(Sayo.) (元史之漷寧河) 拜拉王駐營

於河之西岸。其進處有橋，地多沮洳。以爲蒙古人僅能由此橋過河，故遣軍一千人守之。蒙古人駐營於距離五里之地。其一隊，夜間泳水而過，別隊以弩砲攻橋。黎明，匈牙利人腹背受敵，大敗，死傷過半。拜拉王逃至喀拍吞山中拖錄賚（Thurocz）寨堡。數日後，蒙古軍陷派斯德都城，屠之。當拔都大軍激戰於匈牙利腹地時，闊端南軍經脫蘭西維尼亞（Transylvania）森林中，行三日而至羅丹城，（Rudan）攻陷之。阿利斯喀代（Ariscalde.）伯爵與日耳曼守兵六百人，皆被擒。闊端進向瓦拉丁，（Varadin.）取而毀之，兵不勞力。然當攻衞城時，殺傷頗衆。再進至聖拖買斯，（St. Thomas.）繼至配爾格（Perg.）大城，圍之七日乃降。蒙古人强迫俄羅斯，匈牙利，欽察諸國捕擄，從事戰陣。越數日，闊端取愛格拉書（Egresh.）大寺。乃與拔都大軍合。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夏秋二季，蒙古人駐兵匈牙利，無軍事動作。冬季，多腦河結冰，蒙古人履冰渡河，攻陷格蘭城。（Gran.）西門伯爵（Count Simeon）守衞城。蒙古人攻之不下，冰溶乃退師。繼當攻聖馬丁（St. Martin.）要塞之際

，驛騎由蒙古至，宣告窩闊台皇帝崩殂消息，並令諸軍歸回蒙古。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六皇后乃馬真稱制元年壬寅歲）蒙古人由匈牙利班師，留闊端一軍，追拜拉王。拜拉王離拖雷資寨堡，奔奧地利與其妻子合。至察格拉白(Zagab-Agram.)城度夏。聞闊端軍至，奔大爾麥梯亞。(Dalmatia.)先至斯白拉脫羅城，(Spalatro.) 繼至脫老城 (Trau) 終匿於近旁海島中。闊端軍經史克拉維尼亞，(Sclavonia.) 克羅梯亞，(Croatia.) 至斯白拉脫羅城圍克利沙(Clissa.)要塞，坐守拜拉王所逃海島對岸，三全月乃退師。掠喀他羅城，(Cattaro.) 蘇阿鈎城，(Suagio.) 德利瓦斯拖都。(Drivasto.) 闊端取道塞爾維亞(Servia.)與拔都大軍合。(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323-326.)

回教史世界征略家傳記 (*Turikh Djihan Kushai.*) 載蒙古人征伐匈牙利事如下：『俄羅斯阿蘭欽察諸部，悉被殲除後，拔都引大軍伐北禘九特部。(Bashghirds.) 北禘九特信基督教大國也。與法蘭克人(Franks.)居地接壤。一千二百

四十一年，（元太宗十三年辛丑歲）春，戰爭起始。四十萬敵軍，前進抵拒蒙古人。拔都遣其弟昔班（Shiban.）率一萬人探敵勢。閱七日，昔班歸告敵勢浩大，遠過蒙古之衆。兩軍既遇，拔都不晤他人，下令退軍一晝夜。至一小山，拔都登高，禱天相助。又令部下木速蠻（Mussulman.）（回教徒）軍士皆禱天。次日諸軍皆備戰，與敵人有大河相隔。（匈牙利史所言之薩約河 Sayo）其夜拔都命昔班率軍一部，渡河攻敵。以衆寡相懸，不勝。拔都帥大隊，衝北禘九特之中堅，進至開拉衞（四）（Kelar.）之大本營，斫斷其帳幕之繩。幕倒，北禘九特軍士望見之，乃大奔。然僅少數得逃，餘則悉爲蒙古人所殺。全國委棄於侵略軍。此戰也，爲蒙古用兵以來，最有榮譽之大勝。」

（四）匈牙利國王之稱號，即元史之怯連也。匈牙利語正音宜作 Kiraly

第八十五節。匈牙利舊壤。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闊里吉思傳載闊里吉思蒙古阿齊台氏。曾祖巴斯不花從攻乃蠻，欽察，斡羅思（一）馬扎兒，回回諸國，常爲先鋒。太祖嘉之，賜虎符。

(一)元史此節之馬扎兒，非今匈牙利。乃匈牙利人舊壤馬扎兒城(Madjar)也。其城在高加索山系(Caucasus.)北麓，苦馬河(Kuma.)畔。西曆第十三與十四世紀時，其城尚在。十四世紀時，依賓拔都他(Ibn Batuta.)與瓦丁(Wadding.)二人，皆嘗見之。馬哥孛羅遊記卷四，第二十四章之馬扎兒(Menjar)或即指此。俄羅斯史亦載有馬扎利城。(Modjary)馬扎利即馬扎兒。俄國人喜將地方之名變為複數，故改其尾音也。俄國大公爵邁克爾(Grand Duke michael.)於西曆一千三百十九年，(元仁宗延祐六年)在打耳班城(Derbend)(名見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為月祖白汗(Uzbeg Khan.)所殺，葬於馬扎利城。馬扎兒城，乃馬扎兒民族居住高加索山系北麓時所建築者。後此族為裴奇內格族(Pecheneg)所迫，西遷至多腦河畔，今之匈牙利也。古代高加索山北，馬扎兒故城遺蹟，今尚存在。梅林(Gmelin)與克拉勃羅德(Klaproth)二人嘗至其地訪古。有記載流傳於世。(參觀Bretschneider, *Med-Researches.* I. 328.)

第八十六節。蒙古人與在敘利亞十字軍之交涉。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載：『戊午(即耶穌紀元一二五八年，蒙古憲宗八年，宋理宗寶祐六年)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曰；「吾昨所夢神乃

將軍也。」即米降。」又西使記云，「國西（密昔兒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一] 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好潔。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

（一）郭侃傳此節乃記在敘利亞之歐洲十字軍與蒙古人之交涉也。波斯人稱歐洲為 Farang。富浪即其譯音。欲詳旭烈兀西征大軍與十字軍之關係，不可不先知旭烈兀與基督教之關係也。旭烈兀者，拖雷第五子。其母曰唆魯忽帖尼。（Siurkukteni）（名見元史卷一百六，后妃表）與蒙哥（元憲宗）忽必烈（元世祖）及阿里不哥（Arikbuka）為同胞兄弟。唆魯忽帖尼者，克烈部（Keraite）酋長王汗（Wang Khan）之姪女，王汗弟札合敢不（Jakembo）之幼女也。札合敢不有三女。長曰亦巴哈，（Abika）成吉思汗自娶之，後嫁烏魯特部長。次女別土出迷失（Bektutmish）（名見元史卷七十四，宗廟上。至元三年，定為八室。第二室，皇伯朮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嫁朮赤。（Djuchi）（欽察汗之始祖。）三女唆魯忽帖尼嫁拖雷。（H.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II p. 35）（此事亦見元秘史。惟秘史未言其次女。至元二年，追謚曰莊聖皇后。至大三年，加謚曰顯懿莊聖皇后。）克烈部在北宋初，迄入統治外蒙古時，即崇奉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見下方第九十三[illegible]

前，中央亞細亞及蒙古等地基督教情況。）王汗奉基督教，因名約翰王，(Malik Yuhanna) 阿伯爾法拉哲斯（Gregory Abulfaragius）有明瞭記載。部長奉基督教，因而全部皆爲基督信徒。唆魯忽帖尼奉基督教，西史亦有明瞭記載。旭烈兀與瓦兒丹（Vartan）私談，自謂其母奉基督教云。且據中國史書，亦確有證也。（見下文。併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III. P. 206） 旭烈兀之元妃託古思可敦（Dokuz Khatun=Tokuz Khatun）者，王汗第二子益梯柯（Ittiko）又名益庫（Iku）之女，唆魯忽帖尼之姪女也。託古思原議配與拖雷。未成禮而拖雷卒。依蒙古人之風俗，父死，姬妾悉歸其子。託古思乃嫁於旭烈兀，其得寵幸。託古思爲基督信徒，見於拉施特史記。蒙古大軍西征，屠殺甚慘，而對於基督教徒，多所愛護者。託古思可敦之功也。（見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t III, p, 212）

聶思脫里派以及他派之基督教徒，在大食哈里發境內者，初時多以醫術文學侍歷代哈里發，頗得信任。故待遇亦優。常有被任爲一方之長官者。埃及及敘利亞之基督教徒，生計富裕，頗遭回教徒之嫉視。常有慘殺之事。旭烈兀之西征大軍西進時，基督教徒聞託古思可敦爲基督信徒，而旭烈兀部下大將乞都不花（Kitubuka）（名見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攻沒來吉兒都怯寨。秋，七月，命乞都不花征沒里奚。七年，怯的不花等討

末來吉兒都怯案平之。怯的不花即乞都不花也。）亦克烈部人，且篤信基督，故皆視蒙古人爲救星，陰通欵焉。（見 H. H. Howorth, *History*, pt. III, p. 154, F. 170）多森（D'Ohsson）蒙古史引回教世界征略家傳記（*Tarikh Djihan Kushai*）云，旭烈兀破報達城後，屠殺居民。房宇燒燬殆盡，所餘唯阿爾開溫（即基督教徒）及外國人數家而已。（見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六十九節）。旭烈兀平叙利亞後，東歸，留乞都不花守之。大馬色克城復叛，乞都不花討平之。駐軍古塔（Ghuta）平原時，法蘭克人（Franks）（即十字軍人）遣代表數人來謁。故蒙古人對西頓（Sidon）及波福式（Beaufort）兩城之十字軍人，感情甚佳。不幸而十字軍人無故刦掠蒙古人。乞都不花遣其侄往，命還所掠之物。而十字軍人又殺之。故乞都不花爲報復故，大掠西頓城，毀其城牆之一部。以前託古思可敦及小亞美尼亞王海敦二人所竭力搆通於蒙古人及基督教徒間之感情，至此大傷。蒙古人在叙利亞之成功，使十字軍人，輾讀不安矣。旭烈兀復下令，將叙利亞境內之法蘭克人悉行逐出。阿扣城（Acre）之十字軍人將城外園圃，悉除去備戰。又急遣人往西歐各國之朝廷求救。使者抵英國，散播謠言，謂安都城（Antioch）及的里頗里城（Tripolis）皆已爲蒙古人攻陷。英國國王爲之召集廷議，並在教堂祈禱齋戒，求天相助。法蘭西國王聖路易（St. Louis）在巴黎，亦有同樣動作。能畎獵。次年，（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元世祖中統二年。）教皇遣使各國，鼓吹重興十字軍

，抵抗在匈牙利及波斯之蒙古人。然終無所成。（見 H.H. Howorth, *History*, pt.III. p. 163, 164, 165, E. Bretschneider, *Med. Researches*, I.P. 143)

除上右所述一節不幸事外，伊兒汗國對基督教徒素持懷柔。旭烈兀與埃及王畢拔斯(Bibars)爭叙利亞時，旭烈兀則極意連絡十字軍人，小亞細亞諸王，及西歐各國，而埃及王則北連欽察汗。（欽察國伯忽汗 Bereke 與旭烈兀雖屬同宗，而因邊界爭端，不惜利用異族，操同室之戈也。）小亞美尼亞王海敦則爲旭烈兀之死黨也。旭烈兀卒於回教紀元六百六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即耶穌紀元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二月八日，元世祖至元二年。享壽四十有八歲。翌年，託古忽可敦亦卒。可敦無子。基督教著作家把海伯栁斯(Bar Hebraeus)（即阿伯爾法拉哲斯）當時爲文頌之曰，『復活節初，旭烈兀大王薨。王聰明大度。功烈之盛，從古未有。次年，王妃託古忽亦薨。妃篤信正教。全世界基督教徒，無不深致哀悼。痛惜基督教中大明星，及保護人之云亡也。』亞美尼亞著作家斯德芬澳配亮(Stephen Orpelian)同時亦有頌詞曰，『旭烈兀大王卒於一千二百六十四年。王爲世界偉人。誠篤不欺。世界主人，基督教徒之希望與柱樑也。王卒後不久，其愛妻託古忽可敦亦隨歸仙境。二人皆爲薩累伯火者(Sahib Khoja)所毒。誠堪痛恨。上帝宜知王及妃有功於基督教，不下於君士旦丁大帝（第一代羅馬皇帝崇奉基督教者。）及其母海雷那(Helena)也。』小亞美尼亞王海敦亦有贊託

古思可敦之詞。謂妃竭誠愛護基督教徒，而盡力毀壞回教寺，不喜回教徒，故回教徒亦幾於不敢見妃之面也。基督教師瓦兒丹（Vartan）在旭烈兀幕中，深得王及妃之信任。王卒後，妃引與議葬禮，並議阿八哈（Abaka）嗣位事。瓦勸散財施捨，蠲免租稅，不必舉行彌撒祭，并遵遺命立阿八哈。（見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t. III. pp. 208, 209, 210, 218.)

藩國交通。

第八十七節。元時欽察汗國與北京中央政府通使。元時，欽察及俄羅斯既列藩屬，其通使中國必繁。惜記載不全。茲據元史所載者，摘錄如下焉。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三年，（西一千二百五十三年）遣必齊克伯爾克括俄羅斯戶口。（一）

（一）俄國史亦記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有蒙古軍官抵蘇斯大爾（Suzdal）列野贊（Riazan）及墨洛姆（Murom）三城，計民戶口，設官收稅。教士以外，無能免者。一千二百五十九年，有蒙古軍官伯爾克（Berkai）及喀薩乞克（Kassachik）二人，率眷屬部下多人，至瓦爾闊甫河（Volkhov）上，計民戶口。人民不悅。諾夫哥羅德城（Novgorod）因起叛亂。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紀，元貞元年，(西曆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夏，四月，丙戌，諸王也只里以兵五千人，戍兀魯思(即俄羅斯)界，遣使來求馬。帝不允。

卷二十五，延祐元年，夏，四月，壬辰，諸王脫脫薨，以月思別襲位。(一)

(一)據西史脫脫(Toktai)即位於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卒於一千三百十二年，即元仁宗皇慶元年。元史所記較遲二年。必因行程需半月也。月思別亦即以皇慶元年即位也。

卷二十七，延祐七年，(西一千三百二十年)三月，丙申，斡羅思等內附，賜鈔萬四千貫，遣還其部。

卷三十，泰定三年，九月，戊辰，命懽赤等使于諸王怯別，月思別，不賽因(二)三部。

(二)月思別元史他卷，又作月祖伯，或月即別(Uzbeg)即位於一千三百十二年，即元仁宗皇慶元年，卒於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即元順帝至正二年。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月即別。在位三十年，國勢強盛。不賽因波斯國伊兒汗也。西史作阿布賽德。(Abu Said－Bussay)即位於

一千三百十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於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即元順帝後至元元年。其名不見宗室世系表。泰定帝及文宗時，頻頻遣使中央。怯別不可攷。似爲察合台後裔。

卷三十四，至順元年，（西一千三百三十年）八月，丁巳，北邊諸王月即別遣使來京師。

至順三年，秋，七月，甲午，北邊諸王月卽別遣南忽里等來朝貢。

元史卷一百十七，朮赤傳。至元二年，（順帝後至元）月卽別遣使來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府治三年。中書請置總管府，給正三品印。至正（原作至大據西史改正。）元年，（應作二年。）月卽別薨，(四)子札尼別嗣。其位下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二千四百錠。自至元五年已卯歲，始給之。

（四）此至元亦順帝之後至元。後至元五年，適爲已卯歲。世祖至元五年，則爲戊辰歲也。札尼別（Djanibeg）爲月卽別之子，卽位於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卽順帝至正二年，卒於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卽至正十六年。名見元史宗室世系表。

元史卷四十三，順帝本紀，至正十三年，秋，九月，辛卯，札你別之地，獻大撒哈刺，察亦兒，米西兒(五)刀弓鎖子甲，及青白西馬各二匹，賜鈔二萬錠。

(五)撒哈喇爲非洲北部沙漠之名。察亦兒不可攷。米西兒爲 Misr 之譯音，即埃及也。

歐洲人東來請願

第八十八節。高僧勃拉奴克劈尼(姓)之奉使蒙古。勃拉奴克劈尼以一千二百四十五年，(宋理宗淳和五年，蒙古六皇后攝政五年。)四月，十六日，離法國里昂城。(Lyons)奉敎皇使命，請蒙古人在歐洲境內，止事殺戮。敎皇國書云，「天主僕役之僕役，主敎英奴森德(Innocent)謹致書於韃靼國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創造人類動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機物質。以明神爲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親相愛，安居樂業，永不相擾。余聞王等侵入基督敎諸國，以及他境，所過殺戮。千里爲虛，血流盈壑。直至於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氣，破壞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縛，不論男女老幼，無有幸脫王之劍鋩者　余代天主行敎，聞王所爲如此，不勝詫異，余本天主好

生之德，欲合人類於一家。據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勸告，併警戒請求王及部下，止息此類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惡，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譴，可毋庸疑。王須急宜識悔。使天主滿意。以前諸國所以爲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後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須知天主可畏也。驕橫跋扈之人，固有時幸逃天主法網。然若怙惡不悛，始終不知遷善謙讓，天主未有不嚴刑懲罰者也。余今遣所愛兄弟約翰（即克劈尼之名。）及同伴數人，携國書聘禮，往王之廷。諸人皆謹厚守禮，篤信宗教，通曉聖經。余希望王溫顏接受。善待諸人。則不啻身受王之惠矣。諸人代余所說者，願王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採納。更願通告諸人，王究因何而掃滅他國。王以後意志如何，亦請示知。諸人往來，長途跋涉，願王派使護送爲使。歸回時，亦請供給沿途所需，俾得來達余處也。約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聖經。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爲人謙遜。故余遣之。若僅能爲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於王者，則余將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

、或有權勢之人矣。」（見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 415-416.）與勃拉奴克劈尼同行者，有博希米亞（Bohemia）（今屬捷克國）人斯德芬，（Stephen）亦僧人也。行不久，斯德芬病，乃獨行至白雷斯老。（Breslau）（今德國境）有波蘭僧人班尼狄克脫（Benedict）充其舌人。偕之同行。以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定宗元年，）二月，抵窩爾加河畔，拔都大王之廷幕。稍留，卽被遣至蒙古哈喇和琳。覲見大汗。途中行三月半，疲困萬分。以七月二十二日，抵和琳。親臨貴由大汗（Kuyuk Khan）登極之禮。至十一月十三日，離和琳西歸。以一千二百四十七年，（蒙古定宗二年，）秋，抵教皇之廷，覆命。蒙古大汗覆教皇之書，辭至傲慢。書云，「長生天氣力裏，貴由大汗，全人類之君主聖旨。咨爾大教皇。爾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遣使携國書，遠來與朕講和。朕召見使者，聽其言，閱其書，知爾等之意，確欲講和。然既欲講和，爾教皇，皇帝，國王，及各城市之有權勢者，皆須火速來此議和，聽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爾之來書，謂朕及臣民皆須

受洗，改奉基督教。朕可簡略告爾，朕實不解，爲何必須如此也。爾之來書，又謂爾等見國兵殺人，尤以基督教信徒匈牙利人，波蘭人，及摩拉維亞人(Moravians)（今屬捷克國）等，甚爲詫異。（書有數通，上方所譯，未舉匈牙利人等名。似爲他書所載者）。云云。朕可簡略告爾。爾所云者，朕實亦不解也。然朕若不言，爾或不明其故。茲特答爾如下。彼等不守上帝及成吉斯汗之教訓。相聚爲不善。殺戮我國使。故上帝震怒，命滅彼國，而將彼人交入朕手也。若非上帝所使，人對於人，何能如是乎？爾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爲獨奉基督教，而輕視他人。然爾知上帝究將加恩於誰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賴上帝之力，將自東徂西，征服全世界也。（定宗之母，六皇后，亦奉基督教，故有此語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見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p. 417）答書附有貴由大汗璽文云，『上帝在天，貴由汗在地，上帝威稜，衆生之主之印。』(God in heaven and Cuyne can upon earth, the power of God; the seal of the emperor of all man,)

勃拉奴克劈尼遊記第九章，記契丹(Kythay.)之事曰，「蒙古人歸國後，(征哈喇契丹後)預備征伐契丹人。契丹皇帝聞之，先率軍征蒙古。兩軍相遇，激戰後，蒙古人大敗。軍中貴人皆死，其得免者，僅七人而已。蒙古人至今遠征異域，軍敗之後，輒自慰云，「古代吾之祖先，嘗全軍覆沒，僅餘七人。其後休養生息，仍能繁盛。故軍敗不足爲慮也。」成吉斯汗及所餘殘衆，逃歸國後，少事休息，整備軍隊，征伐回紇國。(Huyri.)(元史又作畏吾兒或高昌)回紇人奉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蒙古人克服後，自其人學習文字。以前蒙古人無文字。今有字，即稱蒙古字云。不久。又進征撒里畏吾兒，(Saruyur)(即黃頭回紇。見元史速不台傳)哈喇尼忒，(Karanites.)(不可攷)胡第臘忒，(Hudirat.)(不可攷)皆勝之。次歸國休養。集軍征契丹。軍心齊一，經久苦鬥，乃得征服其國之大部。圍其帝於國都甚久，致軍糧缺乏。成吉斯汗命於每十人中，取其一殺而食之。城中之人，防守甚勇。機砲飛石，弩弓强箭，無不畢俱。弓折矢盡以後，復取銀熔之，飛擲蒙古軍陣。蓋其城

內，至爲富裕也。蒙古人圍攻既久，不能克，乃自軍中掘地道，通至城之中央。由地下出與城中人戰，圍城之軍，同時自外攻之，經久始破其城門。進執其帝，殺之。復縱兵屠城，死者甚衆。蒙古人掠其金銀財寶。置官治之，旋軍回國。此爲成吉斯汗初次征服契丹國，戮其皇帝之情形。契丹國之一部（二），以在海中，負險自守，故至今尙未得征服也。（似指南宋而言）契丹人崇信異端，自有文字。據云，亦有耶穌教新舊約。（案參觀第五十九節）其國歷史記其祖先之傳記。國中有隱士，遁居山林之中。有專舍，類於吾國之教堂，備祈禱之用。自有聖人甚多。深信世間僅有一天主而已。亦禮拜崇敬吾教中之聖人耶穌基督也。又信靈魂不死之說。皆與吾人相同，唯無洗禮而已。吾教聖經，其人亦敬信之　禮愛基督教徒。好施捨，以濟貧乏。禮俗謙讓，爲人溫恭。無鬍鬚，（案非無鬍鬚，特較西人爲少而已。）面貌與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寬。自爲言語。精於工藝，其巧世界無比也。地極富饒，豐產五穀，酒，金，銀，絲，及各種養生之物。」（*The Voyage of Johannes*

De Plano Carpini, *Chapt*. *IX*; *trans*. *by* A. W. Pollard; H. Yule *Cathay*, I. pp. 156-158.)

(一)古代匈奴强盛，侵掠中國。趙將李牧大破之，幾盡殺其衆，所餘僅一女。後與牛交，生子孫，遂繁盛。至今蒙古人尙多能言之。山西五台山有蒙古喇嘛所鑄鐵牛。牛下臥一女，以記其事，蓋追記祖先之所由來也。勃拉奴克劈尼此節記事，即誤會古代匈奴之事，以爲成吉斯汗之事也。

(二)此節史事甚爲紛亂。然亦確有根據。所記圍城之事，乃指速不台圍汴梁也。事在成吉斯汗死後，窩闊台大汗之時。萬里以外之人，初至蒙古，言語不通，掌故不熟。僅據傳聞而記，固難以精確也。

第八十九節。高僧盧白魯克之奉使蒙古。

盧白魯克(William of Rubruck.)法國北部佛蘭德斯省(Flanders.)人也。受法蘭西國王聖魯易之命，出使韃靼諸王之廷。其目的爲何，書中秘不宣布，托言傳敎東行也。其紀行書最有興味，表示著者爲人聰慧多識，眼光過人。書之文章，亦極有條理。盧白魯克以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宋理宗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五月七日，進入黑海

。(記載起始於此)六月十二日，抵索爾對亞。(Soldaie.) 八月二日抵撒里答(Sartack.)(拔都之子，名見元史)之帳幕。次至窩爾加河畔，見拔都大王。九月十六日，離拔都之廷，東行至和琳，見蒙哥大汗。一千二百五十四年秋，西歸，繞道裏海西岸南行。以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六月，抵叙利亞安都港。(Antioch.) 盧白魯克紀行書亦有一章載中國之事。其言曰，『過此有大契丹國，(Great Cathay.) 余意即古代賽里斯國 (Land of the Seres.) 也。蓋其地今代仍產絲，品質之佳，世界無匹。其人稱絲爲賽里克。(一)(Seric.) 其地有城市，名賽里斯。因而國亦名賽里斯。有人告余，其國有一市，城牆爲銀所建築，城堞爲金所建成。(二)國境分劃多省。有數省至今尚未爲蒙古人所征服。契丹印度之間，有海介之。契丹人身軀短小，言語中，鼻音甚多。兩眼上下甚狹。東方之人，大概如是。精於各種工藝。醫士深知本草性質。(三)余親見治病以按脈診斷，妙不可言。從不檢驗病人之尿，亦絕不知有其事。喀喇和琳城(Karakorum.) 中，契丹人甚衆。其人風俗，子必承繼父之職業。契丹人賦

稅甚重，計每日須付蒙古人一千五百雅斯闊忒，(Iascot.)或名科斯米。(Cosmi.)(不可攷)雅斯闊忒爲銀幣，每塊重十馬克(Marks)故每日之數，已達一萬五千馬克矣。此外更須貢絲，貢食，及各種徭役也。……有僧人來自契丹國。余得遇之。訪問後，得悉由和琳城往契丹國，須東南行二十日即可至……一日有契丹僧人某，衣深紅色之袍，光彩鮮明，與余同座 余問其衣上紅色顏料，何自而得。某僧答云，契丹國東方有高山。山中有動物，極類人，唯不能屈膝，僅跳躍而行。其高僅一骨尺。(Cubit.)(尺度之名。自肘至中指之端末，爲一骨尺)。全身皆毛，居巖穴中，人跡罕至之地。獵人攜烈酒至山邊，鑿洞石中，洞形似酒杯。傾酒洞內，獵人藏匿其旁守伺之。獸由穴出，飲酒而叫號曰，『請請』。(Chin Chin.)因而人名之爲「請請獸」(Chin-chin.)也。他獸聞聲，皆來，共相飲之。飲畢大醉，群獸倒臥。獵人出而捕縛其手足。以小刀剖其頸上血管，取血三四滴，即縱之去。此血即其衣上之顏料也。寶貴非凡云。

(一)蒙古人稱絲爲錫爾克喀 (Sirkek.) 其首與絲相近。古代羅馬人之賽里斯首音，亦類絲字。以出產品而稱地方也。

(二)中國古代諺語，皆稱長安王居，有金城湯池之固。遠方人必爲此語誤會，而以爲城眞金銀所建成。古代希臘地理家拖雷美，已斥其非矣。

(三)檢查尿，今仍爲西醫重要診斷方法。

(四)非今德人所用之馬克。古代馬克每枚値今英金磅三分之二。英磅又合華幣十元左右，故每馬克合六元六角餘。一萬五千馬克，總合九萬九千餘元。盧白魯克此節所記，不知僅指和琳，抑指契丹全國而言。余意和琳一城，斷不能納此重賦，蓋其地全人口，恐尚不及數萬，何能每人每月付以二三元之稅乎。故必指契丹全國也。

(五)此即猩猩。所稱請請獸，亦猩猩之轉音也。

(六)此節記事，見於文獻通攷卷二十四四裔六，哀牢夷條附註中。又見於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六。

契丹國無酒，其飲料皆製自米。現今其人雖亦種植葡萄，然不以製酒也。(七)其人又告余一事，言之似確鑿有證，然余絕不信有其事也。其言云，過契丹國

有一地，人入其境，不論年紀若干，皆不致老也。契丹國瀕大洋海。……契丹國通用之錢幣，皆爲棉紙製成。寬長皆約一掌。其上蓋印紋，印類蒙哥大汗之玉璽(八)。其人寫字用毛刷，猶之吾國畫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數字而成全字(九)。」(見 Yule, *Cathay*, Irpp. 108—161.)

(七)製自米者亦酒也。據此節記載，當時中國人似尚無葡萄酒也。此酒何時發明，余惜未能致。

(八)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祖前蒙古人亦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致。

(九)此節記中國之字及寫字方法，最爲奇特。馬哥孛羅及他中世紀遊歷家，無一人言及之者。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抵中國後，始詳記中國文字及寫字方法。此一事，亦足表示盧白魯克人之銳敏也。

第九十節。小亞美尼亞王海敦入朝蒙古　與盧白魯克同時至蒙古和琳者，有小亞美尼亞親王仙拍德(Sempad.)及國王海敦(Hoyton.)。仙拍德有一信，致錫勃羅斯島王后者，今尚存留。海敦有紀行書。後四十餘年，其族人海敦

居法國時，有契丹國記之作，皆見於亞美尼亞與中國交通之章。

歐洲人入仕中國。

第九十一節。孛羅氏。海敦稍後，來東方者，則爲威尼斯市孛羅氏三人，最爲顯赫。比之其他古代遊歷家，猶之麗天皓月之於各星宿也。一千二百六十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尼哥羅孛羅及馬飛孛羅兄弟二人至黑海北岸之克里米亞營商。後向北行，至窩爾加河畔伯忽汗之廷。次由該處至布哈拉。由布哈拉而至遠東忽必烈大汗之廷。大汗見二人大喜，乃遣之西歸，通聘羅馬教皇。第二次東來時，尼哥羅偕其幼子馬哥與俱。三人經阿扣港，（Acre）阿雅斯港，（Ayas）錫瓦斯港（Sivas），馬丁，（Mardin）毛夕里，（Mosul）八吉打，（Bagdad）而至忽里模子。（Hormuz）欲由此航海往中國。唯船舶不堪航海之用，因棄前計，轉向北，經起兒曼，（Kerman）呼羅珊，（Khorasan）巴里黑，（Balkh）巴達克山，（Badakshan）而登帕米爾高原。更東下至喀什噶爾，由是復經葉爾羌，和闐，羅布泊，而入西夏境。繞中國北

鄙而至開平府朝見世祖。

年幼之馬哥，在中國甚得元世祖之寵用。初奉命出使緬國，後又奉使至印度諸國。嘗充揚州長官三年，樞密副使數年。參預戎機，助元人平定江南，征討日本。又嘗摘發姦臣阿合馬之罪，不失爲正人君子。後由海道西歸。

馬哥孛羅遊記載中國事甚詳。鄙人已譯成漢文。讀者可取專書觀之，故今不贅述也。孛羅遊記影響於後代中歐交通史甚鉅。明中科倫布實即受馬哥孛羅之誘引，立志東遊，不期而抵美洲者也。

與孛羅氏同時至中國之歐人，尙不可勝數。例如馬哥孛羅書中所記之日耳曼工程師，攻陷襄陽府時，亦與有功。然皆無記載以留後世也。

第九十二節。愛薛。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厤醫藥。初事定宗，直言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統四年，命掌西域星厤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致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

，甚無謂也。帝嘉納之。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月久，乃從容于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爲罷獵。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姦臣以飛語譏之。愛薛叩頭諫得解。尋奉詔使西北宗王阿魯渾所。既還，拜平章政事，固辭。擢秘書監，領崇福使，遷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八年，京師地震，上弗豫。中宮召問，災異殆下民所致耶？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成宗崩，內旨索星麻秘文。愛薛厲色拒之。仁宗時，封秦國公。卒，追封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拂林忠獻王。子五人。也里牙秦國公，(一)崇福使。腆合翰林學士承旨。黑廝光祿卿。闊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魯合廣惠司提舉。（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一)元時，歐洲人入仕中國者甚衆。而在元史上留芳名者，僅一愛薛而已。愛薛似已略領中國文化風味，故得官翰林學士，兼修國史也。愛薛之名，其原音似即 Joseph (Jose) 今人譯作約瑟者也。愛薛爲基督教徒；可於其五子名見之也。也里牙即 Elias 之譯音，腆合即 Te-koah 黑廝即 Hosea 闊里吉思即 Gorigos 英文音讀作佐治 (George) 魯和即 Luke 之譯音

。五名皆基督教徒常用之名。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崇福司秩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爲院，省併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爲司。阿魯渾即 Arghun，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作阿魯大王。

元時基督教在中國之狀況。

第九十二節。成吉思汗未興前中央亞細亞及蒙古等地基督教狀況。　據隋時東羅馬史家席摩喀塔 (Theophylactus Simocata) (名見第四十二節。) 及梯俄方內斯 (Theophanes) 二人之記載，當第六世紀末葉，(隋文帝時) 東羅馬皇帝莫利斯 (Maurice) 遣兵助波斯王柯斯魯第二世 (Chosroes II) 攻突厥可汗巴拉姆 (Bahram) 時，波斯將軍那賽斯 (Narses) 將捕擄之突厥人數名，送至君士日丁堡。俘擄額上，皆黥有十字架形。莫利斯皇帝見而異之，因問其故。俘擄云，幼時突厥諸部遭瘟疫，死者甚衆。適有基督教徒至其地，勸幼童之母

，將童子額上，點十字文以避疫。諸母從其言，故至壯仍有之也。梯俄方內斯則竟謂俘擄中，有基督徒也。景教教務大總管提摩太(Timothy)在位時，(西曆七百七十八年至八百二十年即唐代宗大曆十三年至唐憲宗元和十五年)景教盛行於裏海附近各部。有突厥可汗及部下酋長多人，皆崇奉景教。(參觀 H. Yule, *Cathay*, I, p. 115)

唐武宗以後，景教在中國本部者，勢力大衰。然沿邊各地，固仍盛行也。由唐武宗以至元之初興，凡三百五十餘年。於此時間，景教在亞洲進行歷史，極不明瞭。各種文字中，皆無可稽攷。至一千一百四十五年時，(宋高宗紹興十五年)敘利亞格白拉(Gabala)地方主教，奉亞美尼亞王之命，出使教皇猶進三世(Eugene III)之廷。在歐洲宣傳遠東有約翰王(John)者，虔信聶思脫里派基督教。王為古者三賢王(Three Wise Kings)(參觀孛羅遊記卷一第十四章)之後裔。嘗征討波斯，米底(Medes)在亞洲西部即後世波斯其立國較波斯尤早諸國。王昭愛克巴塔那城(Ecbatana)即後代之哈馬丹城後，欲至耶路撒冷。至梯格利斯河，(Tigris)

不能渡而歸。十二世紀初半，（南宋初）歐洲各國，傳布殆遍，謂中央亞細亞有信基督教某王，兵力甚盛。干戈所向，無不克捷。聶思脫里派徒傳之，以增己派之光榮。加特力派（Catholics）（即天主教）聞之而色爲之喜，以爲無意中，遠方竟有基督教强王，摧敗回教徒，代爲雪恥也。成吉斯汗兵馬西進時，歐人初聞之，亦竟有以爲即柏萊斯脫約翰王（Prester John）也。元代歐洲東來人士，如盧白魯克，（Rubruck）馬哥孛羅，（Marco Polo）約翰孟德高維奴（John of Montecorvico）等遊記書扎，皆有柏萊斯脫約翰之名。欲知悉蒙古初興時，蒙古各部基督教狀況，不可不攷證此柏萊斯脫約翰，一名約翰王之究爲何人也。約翰王既得，則蒙古諸部基督教情況，亦可以思過半矣。

盧白魯克遊記關於柏萊斯脫約翰有下方之記載。

「當法蘭克人陷安都城（Antioch），西曆一千零九十八年即宋哲宗元符元年亞洲北部之君長爲菊兒汗。（Coir-Khan）汗者，其稱號。有代天行道之義。菊兒者，其名字也。

據安都城史記，突厥人嘗求菊兒汗助攻法蘭克人。蓋突厥人亦發源於其地也。菊兒汗爲哈喇契丹王。哈喇者，黑也。契丹者，國名也。哈喇契丹猶言黑契丹。蓋以別於契丹本部也。契丹本部在極東。余以後有專章述之也。黑契丹人居於山谷平原間。余嘗過其境。境內有某牧羊者，强於腕力，崇奉聶思脫里派。爲乃蠻部(Naiman)長。其部人皆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敎。菊兒汗卒，聶派牧羊者，自立爲王。其同派人皆稱之爲約翰王。約翰王有奇事甚多。而皆言過其實，誇一爲十。蓋該處聶派敎徒，悉皆如此，善於造謠，無中生有也。其人傳布撒里答王(Sartach)（按都大王之子名見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朮赤位下）蒙哥(Mangu Cham)貴由(Keu Cham)二大汗，皆爲基督敎徒。而實則皆子虛烏有之事。二汗僅待遇基督敎徒，較之他人略爲寬厚而已。其心中固無絲毫信仰基督之意在也。約翰王各種奇事之播布，亦正如是。余嘗過該王昔時牧地，訪問詳情。除極少聶派敎徒外，竟無人知之者。其牧地今爲貴由大汗所有。當余歸國時，亦過其境。僧安德魯(Andrew)與余同時至貴由之

廷者也。約翰王有一弟名溫克，(Unc) 居黑契丹高山之他面。兄弟相距，約三星期路程。溫克居喀拉和琳 (Caracorum) 小邑，王克烈 (Crit = Keraite) 及蔑里乞 (Merkit) 兩部。其人亦皆以遊牧爲業。崇奉聶派之基督教，唯其王已背棄基督而崇奉偶像敎矣。王之左右僧侶，盡皆偶像敎徒。(卽佛敎僧) 終日以求神禱妖爲事。過溫克王之境，爲蒙古部。(Moal) 人民貧苦，無酋長。占卜巫蠱以外，別無宗敎。東方諸地，盡皆如此。再過蒙古部，卽爲韃靼部。人民亦貧苦。約翰王卒，無子。乃召其弟溫克立爲可汗。所部牛羊，大爲繁衍。常至蒙古部邊境。蒙古部有鐵匠名成吉斯 (Ching hiz) 者，常盜其牛羊，啟爭端。牧者乃訴之溫克王。溫克王起兵侵入蒙古部，討成吉斯。成吉斯逃匿韃靼部。溫克王大掠蒙古及韃靼二部而還。成吉斯乃謂韃靼及蒙古二部人曰，『吾二部因無王以統衆，故鄰人得凌虐吾輩也。』韃靼人及蒙古人乃舉成吉斯爲王。成吉斯陰部勒軍隊，襲溫克王，勝之。溫克奔契丹。溫克有女，爲成吉斯所獲，以妻其子。懷孕，生蒙哥

大汗。成吉斯出戰，輒以韃靼人爲先鋒。故四方之人，無不知韃靼之名也。連年戰爭，死亡殆盡。今則蒙古人設盡方法，謀取消韃靼之名，而代以己名，俾將自部威名傳布四方也。其部落初在之地，及成吉斯廷幕駐所，今皆稱曰蒙古利亞(Manch erule)。韃靼部爲發祥之地，故國人重視之。王都在焉。歷代大汗選舉，皆在其地。」(*Tehe Journal of Friar William De Rubruquis Chaptlr* XIX ;H. Yule, *Cathay*, III. p. 18—20)

此節記事，混雜錯亂，似若無稽。然閑熟遼金元三史者，固不難爲之剖解說明也。盧白魯克東來，全憑舌人翻譯。錯誤之處，自不能免。此章記事，可分三節剖解之。其誤會之處，自亦易明也。

(甲)遼史卷三十，天祚本紀。耶律大石者，世號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

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湻。』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湻，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駞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達刺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衆。……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卽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駞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

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一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

耶律大石征服中央亞細亞，回教著作家亦有言之者。拉施特史記稱大石爲屠石大夫。(Tushi Taifu) 又世界征略家傳記 (*Tarikh Djihan Kushai*) 亦詳言大石事蹟。遂史此節雖短，而讀之幾如讀冒險談者。十二世紀初年，歐洲各國所傳之中央亞細亞某征略家，卽大石也。大石深染漢人文化，必爲佛教徒，而非基督教徒，可以斷然無疑。至誤爲基督教徒者，必聶派之好事者爲之也

。盧白魯克遊記亦曾言之矣。盧之菊兒汗，即遼史之葛兒罕。菊葛二字，古音相近。回教著作家作古兒汗。(Gurkhan)大石卒，其後嗣皆仍稱葛兒罕。其義猶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至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臘，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屈出律(回教著作家作Güchluk)者，乃蠻部長太陽罕之子。成吉斯汗未登大位先，嘗與克烈部長王汗(元史又作汪罕)甚親密。及王汗敗死，太陽罕忌成吉斯勢力日益澎漲，乃聯合蔑里乞部，克烈部，猥剌部，暨禿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以抗成吉斯，戰於沆海山，敗績。成吉斯即位之三年，乃蠻部被滅。屈出律奔契丹。(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契丹主直魯古善遇之，妻以其女。後竟篡位。聽其妻之言，棄基督教而從佛教。一千二百十八年，(宋甯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斯汗率師伐之，屈出律兵敗，奔巴達克山，被殺。(見多森蒙古史第一册第一百六十三頁又四百四十一頁)屈出律初時，及其所部乃蠻人，皆信基督教。盧白魯克及回教著作家，皆言之確

鑿也。

(乙)盧白魯克此章第二段之溫克王，亦見於馬哥孛羅遊記。孛羅謂溫克即歐洲喧傳之拍萊斯脫約翰王 (Prester John) 也。溫克乃中國「王」字之訛音。克烈部酋長王汗，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為王汗。王汗之名，中國人曰托里，見元史卷一 波斯史家謂為托格魯耳。(Togrul) 王汗嗣位，多殺戮昆仲。其叔父菊兒 元史太祖本紀僅作菊兒，元聖武親征錄作菊兒可汗。 帥兵與王汗戰，敗之。王汗僅以百餘騎脫走，來奔於烈祖。即成吉斯汗之父也速該 烈祖親為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部眾，歸於王汗。王汗之弟，怨王汗多殺之故，復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為發兵伐王汗。王汗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見元史卷一 王汗之叔，亦名菊兒汗。故盧白魯克誤以為此菊兒汗，與西遼菊兒汗為兄弟也。克烈部初在阿穆爾河 即黑龍江 上流，鄂爾坤河及圖喇河兩流域。成吉斯時，喀拉和琳附近，確為克烈部所轄也。拉施特 (Rashid-uddin) 史記亦謂克烈全部皆信基督教。敍利亞之基督教著作家阿伯爾法拉哲斯 (Gregory Abulfaragius) 又名把海白留斯 Bar Hebraeus 生於

一二．六年卒於一二八六年記一千零一年宋眞宗咸平四年至一千零十二年大中祥符五年間，八吉打城（Bagdad）即報達城教務大總管（Patriarch）接呼羅珊麻而城（Merv）主教書，謂遠在東北突厥內地，有克烈部王受洗禮，信基督教。王遣使至麻甫城，請一基督教僧，往其國，俾施洗禮。彼之部下臣民，二十萬衆，將悉永奉基督教也。大總管應其請，派僧侶教師多人往其國。故克烈部之奉基督教，在北宋初，遂入統治蒙古時已然矣。阿伯爾法拉哲斯大書特書，瑪力克岳忽難（Malik Yuhanna）約翰王之義者，托里王汗（Tuli-Wang-Khan）之稱號也。（參觀H. Yule, *Cathay*, III. pp.15—27）馬哥孛羅遊記亦明載溫克汗（Unc Cham）者，即柏萊斯脫約翰（Prester John）也。成吉斯未興前，王汗及其部下，皆虔奉基督教，已無可疑。貴由大汗（即元定宗）登位時，小亞美尼亞王海敦（Haithon）遣其胞弟仙拍德（Sempad）赴蒙古和琳賀之。仙拍德在撒馬兒罕城（Samarkand）時，致書於錫拍羅斯島（Cyprus）王及后。其書今仍存在。書中有「當今大汗之祖未生時，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一語。（見本書古代中國與

亞美尼亞之交通。）據各種記載觀之，聶派基督教之傳入蒙古，爲期實甚早。北宋時必已大興矣。盧白克魯謂王汗初信基督教，後則背之，而改奉佛教。余未能查得他種記載，以證明其說也，綜觀所有西人記載，約翰王之名，蓋已三變其人矣。第一爲十二世紀初半，格白拉地方主教在歐洲所傳之中央亞細亞征略家，其幕後眞人爲耶律大石。大石未必爲教基督徒，吾前已言之矣。大石或對於其國內聶派教徒，待遇極厚，而聶派人遂傳以爲信基督教，亦如盧白魯克書中所言蒙哥貴由二汗情形也。西遼建國，幾九十年。典章文獻，皆已湮沒，無可徵信。第二爲盧白魯克書中之乃蠻部牧羊者，其眞人爲乃蠻部長屈出律。屈出律及其部下崇奉基督教，吾人幸尙有回教著作家可以證明也。第三爲基督教著作家阿伯爾法拉哲斯書明瑪力克岳忽難爲托里王汗之稱號也。最初所傳之約翰王，與王汗相距百有餘年。其非一人，可以斷然無疑。然事之西傳，絕非無因。余意耶律大石及屈出律，當時聶派教徒，或確曾加以約翰王之徽號也。西方人姓氏種類無量數，且可隨意更改

。至若名字，則取諸新舊約經典，有限數也。中國及受中國文明薰浴諸國，則正相反。名字無量數，且可任意更改。至若姓氏，則世世相傳，不輕更易。且極有限數。西方人同名者，十人中必有二三。國王同名，更不足奇。晚近二百年，普魯士之王，則皆以威廉（William）與佛烈大力（Frederick）爲名。俄國皇帝則悉以尼古拉斯（Neholas）及亞歷山德（Alexander）爲名。英國國王以愛德華（Edward）爲名者，至今凡七人，以佐治（George）爲名者，凡五人。其他尙不計也。

（丙）盧白魯克書中所記王汗與成吉斯之爭，亦皆見於元史。成吉斯在蒙古諸部中之得取威定覇，稱尊號者，以能一勝克烈部王汗，再勝乃蠻部太陽汗也。余查元史卷一百十五，睿宗本紀，及卷一百十六后妃列傳，睿宗之后，蒙哥大汗之母，唆魯忽帖尼確爲怯烈氏，（卽克烈）據拉施特史記乃王汗之姪女也。（見上方第八十六節注）

由盧白魯克之記載，吾人得悉蒙古境內，有克烈，蔑里乞　乃蠻三大部落，

皆奉基督教也。其人物有后妃，(一)有貴戚，有將相。其在元朝歷史上居若何地位，亦可以臆想矣。元朝人名，如岳忽難(Yuhanna)，闊里吉斯(Georgius)，昔里吉斯，(Sergius)雅古(Jocob)等，多至難以勝數者，其故亦可以推測矣。

(一)定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託古思可敦(Dokuz Khatun)皆克烈部人且奉基督教。回教著作家有確實記載。朮赤太子，及睿宗二人之妃。亦皆克烈部人，且爲基督信徒也。

以上外蒙三部落外，尚有在內蒙之汪古部，又作雍古部，在元史上亦佔重要地位。汪古部(Onguts = Wang Ku)之名，亦見於拉施特史記。據云，爲突厥族，與蒙古不同種也。王汗(Wang Khan)之名，若拼成西字，其讀音與汪古甚相近。極易混亂。故元代歐人在中國者，如馬哥孛羅，(Marco Polo)約翰孟德高維奴，(John of Montecorvino)鄂多力克(Odoric)等，皆以汪古爲即溫克。溫克又爲王汗。王汗即柏萊斯脫約翰王(Prester John)也。馬哥孛羅遊記謂約翰王之子孫世與大汗聯姻。據元史卷一百十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

其子孫，皆世尙公主。阿剌兀思之孫，闊里吉思卽孛羅等三人所言之佐治王（King George）也。據孟德高維奴之書扎，佐治王先奉聶派基督敎，後則改崇羅馬加特力敎。汪古部誕生漢文文學家，馬祖常及趙世延二人。在元世皆負天下重望也。元史上汪古部人有專傳者，余就其名觀之，皆基督敎徒也。（參觀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九章及附註。）汪古部在今山西大同以西，至包頭一帶。馬哥孛羅遊記謂其地有聶派基督敎徒甚衆。盧白魯克遊記亦謂西京（Segin）（卽大同）有總主敎駐節矣。（參觀下節）其地基督敎徒之衆，可以知矣。

畏吾兒國（Uighurs）唐時稱爲回紇或回鶻。在唐時摩尼敎（Manichaeism）甚行其地。幾成國敎。十三世紀，蒙古隆盛時，摩尼敎日漸澌滅。代興者，則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敎也。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Hayton）著亞洲諸國記，謂畏吾兒國（Yogurs）亦名達爾賽國。（Tarse）瑪黎奴薩奴拖（Marino Sanudo the Elder）謂韃靼人文字宗敎，皆學自達爾賽國。勃拉奴克勞尼（Plano Carpini

）遊記蒙古征服諸國表中，列有達爾西國。(Tarci) 佛拉毛羅 (Fra Mauro) 之地圖中，有達爾賽國。(Tharze) 加塔蘭地圖 (Catalan map) 亞洲中部有塔兒西亞國，(Tarssia) 下註三賢王之國也。(參觀本書第四冊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 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二書，有「爲便利教授生徒新舊約之故，余特繪製圖像六幅。像後說明書，則用拉丁，達爾西，(Tarssic) 及波斯三國文，俾可由任何一種文，得知其義也。」法國研究東方學者，萊麥撒 (Rémusat) 云「達爾西文即畏吾兒文。達爾西 (Tarsia) 者，韃靼字異信端者之謂也。韃靼人初用此字，以稱波斯祆教徒，亦名索羅河斯德 (Zoroaster) 教徒。後又用之以稱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也。」(見 Noav. *Mélanges Asiat.* ii, 198.) 萊麥撒謂達爾西原爲蒙古字。歐洲之學者皆不贊同。英國人愛利雅斯 (Ney Elias) 譯喀什噶爾拉施特王史記 (*Tarikhi-Rashidi*) 第二百九十面，謂乃蠻部人，大半皆奉基督教也。」而此句中「基督教」之原文，則「塔爾薩」(Tarsa) 也。愛利雅斯注謂「畏吾兒國又稱塔爾薩國，或因其國多基督教徒之

故也。」「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上載『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迭屑二字之解釋，據吾所知，中國著作家尙無一人也。杭縣丁謙長春眞人西遊記地理攷證直謂『迭屑宜作答失蠻，爲回教別派之稱。見洪氏元代教名攷。』」余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九，元世各教名攷謂「至元辨僞錄云，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原注，元人稱道士爲先生。）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洪鈞案，謂『彌失訶見景教碑。失作施。詳西遊記迭屑頭目注。」洪氏之迭屑注，余於其書中遍查，不能得也。或者其稿已失耶？無論如何，洪氏並未言迭屑卽答失蠻。不知丁氏之讀書，何以錯亂如是也。迭屑之解釋，以俄人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之說爲是。拍雷狄斯著古代中國基督教攷（*Ancient Trace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Russian Orient. Record*, i·25-63）謂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譯音。自薩珊王朝（Sassanides）時，（由三國魏文帝黃初七年，至唐高宗永徽三年）波斯人卽稱基督教徒爲迭爾沙。（tersa）

有時波斯人亦稱拜火教者及邁實教徒，(Magi) 古代波斯之道士 爲迭爾沙也。(見 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67, note.) 洪氏之迭屑注，亦必取拍氏之說也。明末，西國在中國教士金尼閣 (N. Trigautius) 謂彼在中國時，尙得聞中國之回教徒稱基督教徒爲迭爾賽 (Terzai) 也。其字之來源，彼不能知。唯亞美尼亞人某君言波斯人稱亞美尼亞之基督教徒爲迭爾賽云。(見 De Christiana Exped. apud Sinas, 1617, p. 137.) 梅甯斯吉 (Meninski) 氏注塔爾薩，(Tarsa) 謂卽基督教徒，或拜火教者。畏吾兒國及其文字被稱爲達爾賽，亦可見聶派基督教之盛行也。(參觀 H. Yule, *Cathay*, III. p. 53-54, note.)

元世祖時，有北京之畏吾兒人拉班把掃馬 (Rabban Bar Çauma) 及山西霍山之畏吾兒人麻可斯，(Marcos) 皆聶派基督教徒也。二人往西方瞻謁聖地後，在波斯大顯其名。(見下文) 此二人可代表畏吾兒之基督教。元史上畏吾兒人必多奉基督教者。

蒙古初興無文字，借用畏吾兒文，發號施令。而畏吾兒文則倣之敘利亞文。蓋爲第八或第九世紀時，景教先輩牧師所傳至東土耳其斯坦者也。元世祖時，蒙古又倣畏吾兒文自製國文。清太宗時，滿洲人又倣蒙古文製造滿洲文。其遞嬗變化之迹，至爲明瞭。聶派在東方文化史上之影響，亦可謂巨矣。（參觀孛羅遊記序言第十五章附注。）

第九十四節。聶思脫里派在亞洲大陸上之廣布。　耶穌紀元四百三十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愛佛速斯（Ephesus）會議破裂後，聶派脫離羅馬教皇而獨立。既不得志於西，乃專意於東。其興旺之狀況，讀該派以前在中國及印度之歷史，可以窺見一班也。耶穌紀元八百九十三年（唐昭宗景福二年）大馬色克城（Damascus）主教，愛利雅斯（Elias）有景教各主教駐節表之作。吾人觀之，可以知該教行教區域若干也。其表如下：

一教務大總管區域，駐報達城。（Bagdad）（名見元史郭侃傳及劉郁西使記。）

二區，駐强的薩波兒城。（Jandisapur）（在波斯庫及斯坦省。Khuzistan）

三區，駐尼錫必斯城。(Nisibis)(在梯格利斯河畔。)

四區，駐毛夕里城。(Mosul)(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五區，駐拜脫格馬城。(Bethgarma)

六區，駐大馬色克城。(Damascus)(在敘利亞境內。)

七區，駐萊夷城。(Rai)(在今波斯京城德海蘭南。)

八區，駐哈烈城。(Herat)(名見明史西域傳。)

九區，駐亞美尼亞(Armenia)。

十區，駐康特。(Kand)(即撒馬兒罕，中國古史謂之康居。)

十一區，駐法兒斯城。(Fars)(在波斯境內。)

十二區，駐巴爾達阿城。(Barda'a)(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十三區，駐哈爾汪城。(Halwan)(在今乞力茫沙省Kirmanshah 佐哈伯城Zohab南，八英里。)

此表成於唐末。最東至撒馬兒罕而止。中國回紇不與其列。可見唐昭宗時，

中國已無景教徒。故無設立主教之必要也。

十三世紀中葉，(宋理宗時代)有新表發現。讀其表知此時景教流行更有進步。蓋西自亞美尼亞與波斯灣，東至唐兀(Tangut)(即西夏)汗八里，(Cambalec)(汗城即今北京)皆在行教區域內矣。各主教駐節地如下：

一區，強的薩波兒。(見上)

二區，尼錫必斯。(Nisibis)(見上)

三區，巴斯拉。(Basrah)(在波斯灣頭。)

四區，毛夕里(見上)及阿爾拜拉。(Arbela)

五區，拜脫賽流西亞 (Beth Seleucia) 及喀爾綮。(Carcha)(在阿述利亞。)

六區，哈爾汪。(見上)

七區，波斯及萬。(Van)(萬在波斯西北。)

八區，呼羅珊(Khorásan)亦名麻甫。(Merv)

九區，哈烈。(見上)

十區，阿拉白（Arabia）及闊脫羅拔。（Cotroba）（今索科脫拉島 Socotra）

十一區，秦尼。（Sinae）（卽中國）。

十二區，印度。

十三區，亞美尼亞。

十四區，敍利亞或大馬色克城。

十五區，阿錯貝奬省。（Azerbijan）

十六區，萊夷（見上。故址在今波斯京城德海蘭附近。）及陀拔斯單（Tabaristan）（名見唐書波斯傳。）

十七區，低廉。（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在裏海南岸。）

十八區，撒馬兒罕。（Samarkand）（見上）

十九區，可失哈耳。（Cashgar）（今喀什噶爾。）

二十區，巴里黑城。（Balkh）（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

二十一區，賽笈斯坦（Segestan—Sejistan）（今波斯東境。）

二十二區，哈馬丹城。(Hamadan)(在波斯境內。)
二十三區，汗八里(Khanbaleg)(即今北京)。
二十四區，唐兀(Tanchet—Tangut)(即西夏今陝甘西北。)
二十五區，察賽姆格拉及腦克忒。(Chasemgarah and Nuachet)(似為印度名辭。地方無攷。)

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元順帝至正九年)阿姆路(Amru)又有新表，亦分二十五區。地名多半與宋末之表相同。所異者，第四區毛夕里與尼尼微(Nineveh)合區。第五區阿爾拜拉及哈柴(Hazah)合區。法兒斯巴爾達阿二城恢復，仍為主教駐節地。新增入撒馬兒汗以東之塔爾克(Tark)區，及耶魯撒冷(Jerusalem)區。汗八里與阿爾法力克(Al Faliq)合區。阿爾法力克何在，不可攷。可失哈耳區被刪。僅有喀新姆格爾(Kashinghar)及腦克忒合區。亨利玉爾謂此或即指今噶什噶爾。腦克忒名見於阿拉伯人愛德利奚(Edrisi)地理書中。玉爾謂或即英吉沙爾(Yanghi Hissar)也。(見H. Yule, *Cathay*, III, pp, 22-24, Notes.)

據盧白魯克遊記，聶派在西京（Segin）（卽今山西大同。見下節）有總主教駐節，而表內不載，未悉何故。

讀馬哥孛羅遊記由喀什噶爾以東，直至北京，沿路一帶，幾無一處無聶派基督教徒也。對於漢人，該派或仍沿用唐時舊名「景敎」也。成吉斯汗子孫對於宗教信仰，至爲淡漠，不加干涉。以王公信者之衆，故基督敎之傳播，乃更爲繁衍。中西記載，可互證也。茲特將元史上關於基督敎當時在中國之情形，摘錄於後，備參證焉。

第九十五節　元史上關於基督敎之記載。　元史卷五，世祖本紀中統三年，三月，己未，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荅失蠻等戶丁爲兵。　中統四年，十二月，甲戌，敕也里可溫，荅失蠻，僧，道，種田入租，貿易輸稅。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命儒，釋，道，也里可溫，荅失蠻等戶，舊免租稅，今並徵之，　七年，九月，庚子，敕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卷九，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僧，道，

也里可溫，荅失蠻等，有室家者，與民一體輸賦。　卷十二，至元十九年，九月，招討使楊庭璧招撫海外南番，皆遣使來貢。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又管領木速蠻，馬合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闕。　十九年，夏，四月，丙午，敕也里可溫依僧例給糧。　同年，冬，十月，己丑，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卷十七，至元二十九年，秋，七月，癸亥，也里嵬里，沙沙嘗簽僧，道，儒，也里可溫，荅失蠻爲軍。詔令止隸軍籍。　卷二十四，仁宗本紀，至大四年，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　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紀，泰定元年，二月，癸未，諭也里可溫各如教具戒。　同年，十一月，己酉，詔免也里可溫，荅失蠻差。　卷三十二，文宗本紀，天曆元年，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卷三十三，天曆二年，三月，丁丑，僧，道，也里可溫，朮忽，荅失蠻爲商者，仍舊制納稅。　卷四十三，至正十四年，五月，募寧夏善射者

，及各處回回，朮忽殷富者，赴京師從軍。　元史卷二百十，馬八兒等國傳，噶扎爾哈雅，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一）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

（一）此節與上方卷十二同一事，唯作兀咱兒撒里馬，不知孰是。

第九十六節。也里可溫，木速蠻，荅失蠻　朮忽等名辭之解釋。　也里可溫之名，始見於元史。前代史則未之見也。此爲蒙古人稱基督教徒之謂也。斯德芬澳配亮（一）（Stephen Orpelian）著亞美尼亞史，基督教徒皆作阿爾開伊溫，（Arkaiun.）或阿爾開溫。（Arkaun.）多森（D'Ohsson.）蒙古史引回教世界征略家傳記（*Tarikh Djihan Kuashai*）云，蒙古稱基督教徒爲阿爾開溫。（Arkaun）旭烈兀（Hulaku）圍八吉打城（Bagdad）時，遣書於城內之判官，貴族，醫士，及阿爾開溫，允許城破之時，諸色人等，安靜不擾，無反抗官軍情

況，將爲保留。城既破，屠殺居民。房宇燒燬殆盡，所餘唯阿爾開溫及外國人數家而已。波斯拉施特（Rashiduddin.）史記載北京中書省，有平章四人。取材於大食（Tajiks.），契丹，畏吾兒及阿爾開溫四國。一千二百八十六年，（至元二十五年）波斯阿魯大王（Argkun Khan.）遣使教皇。使者之名爲薩巴丁阿爾開溫（Sabadin Arkaun.）。法國維斯德勞（Visdelou.）嘗譯元朝法令一條，論至元二十六年，忽必烈大汗立專司，設官十九人，管理十字敎，馬兒哈敎，（Marha.）昔列班敎，（Siliepan.）也里可溫敎（Yelikhawen.）事務。仁宗延祐二年，(二)專司升階一級。當時有分司七十二處，管理也里可溫教。維斯德勞僅將原文繙譯，並無注解。英國亨利玉爾先生，慧眼深識。於五十年前，馬哥孛羅遊記第一次出版時，（一千八百七十年時清同治九年）已認定也里可溫卽阿爾開溫之轉音。玉爾氏又謂馬兒哈卽亞美尼亞敎，昔列班卽敍利亞敎也。（見玉爾氏第三版(三)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百九十頁 Foot-Note）其後，經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Arehimandrite Paalldius.）之研究，匹

爾氏之說，確實無疑。吾故於元史各卷，關於也里可溫之記載，略爲摘錄，以示當時基督教在中國情形。元時基督教之勢力，遠過於今代。太祖初興時，克烈部（Keraites.）長王汗，（參觀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六章之附註）世祖時，宗王乃顏（見孛羅遊記卷二第五章）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斯皆基督教徒也。又如諸阿速各將，亦皆爲基督教徒。其勢力之盛，已略可概見矣。

（一）澳配亮族之由來，見亞美尼亞與中國交通之章。

（二）維斯德勞所譯者，似即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崇福司，秩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刺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爲院。省併天下也里可溫掌敎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爲司。

（三）卒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卽清光緒四年。

中統三年，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荅失蠻等戶丁爲兵。此節之木速蠻卽回教徒也。阿拉伯人初興時，自稱爲木斯來銘，（Moslemin）猶云奉正教者。後訛作 Mussulman.。至今西歐英文作 Mussulman 德文作 Muselman.。法

文作 Musulman.，元史之木速蠻卽其譯音也。

荅失蠻爲波斯語 Danishmend. 之譯音，有學者之義也。長春眞人西遊記載「其長封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其月則設六齋。又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搆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下。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布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㲲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大石馬卽荅失蠻，乃回敎中之僧侶也。今西人多稱之爲摩拉。(Mollah)

「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等，有室家者，與民一體輸賦。」西京今山西北部大同府也。遼爲西京大同府。金改總管府。元初置警巡院。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爲大同路。大同地方有基督敎徒，亦見於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九章。高僧盧白魯克(Rubruck.)紀行

書中言，『往契丹途中，皆有聶思脫里派敎徒及薩拉森人。雖爲異族，然與土人雜居。契丹國內有十五城，皆有聶思脫里派敎徒。其人於西京城(Segin.)有總主敎駐焉。其他人民，皆崇拜偶像。(見 Rockhill's Rubruck. P. 157.)美國羅志意(Rockhill)註謂西京爲今陝西西安府。然此實誤。金元之際，僅大同府稱西京也。吾人於此，得元史，馬哥孛羅遊記，盧白魯克紀行三種書，皆言大同有基督敎徒。可見其不誣也。

『天曆二年，三月，丁丑，僧，道，也里可溫，朮忽，荅失蠻爲商者，仍舊制納稅。』此節所言之朮忽，據俄國總主敎拍雷狄斯註爲今之猶太人。朮忽卽 Djuhud. 之譯音。(參觀孛羅遊記卷二第五章附註)『天曆元年。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此節所言之佛事，乃指祈禱而言，非眞佛事也。高僧鄂多立克遊記言『小級僧人在大汗廷中，時須入宮爲其祈禱祝福。』(見Yule, *Cathay*, II. p. 225.)元史所記，與鄂多立克之言，亦相符也。査鄂多立克居北京三年，約當西曆一千三

百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之間。正值泰定帝與文宗時。若其於天曆元年，尙未離北京，則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之作佛事，亦必身參其列也。

第九十七節。元時在中國之基督教分兩派。元代基督教徒在中國者，有二派。一爲聶思脫里派，(Nestorians.) 卽唐時之景教徒。一爲聖方濟各派，(Franciscans.) 卽明代天主教之先河。元史之也里可溫，(一) 乃其總名也。二派互相攻擊。聶思脫里派勢力較盛。時加害於新來之聖方濟各派。吾人讀約翰孟德高維奴(John of Montecorvino.) 第一遺書 (見下文) 可以知其情形矣。

(一)也里可溫之音，究由何來，其義究作何解，依余所查，西人尙無正當說法。陳圓菴先生引前清欽定遼金元史語解之伊嚕勒昆，謂爲有福分之人也。因謂指福音而言云。烺案，遼金元史語解一書，全爲武斷妄說。伊嚕勒昆之音，與也里可溫 (Erkeun.) 全不相近。其爲妄說必也。武進屠寄所著之蒙兀兒史記乃顏傳也里可溫註云，即唐景教流行中國碑上阿羅訶之轉音。烺案，景教碑之阿羅訶，西人考證爲敍利亞文 Eloh.，希伯萊文 Elohim 之譯音。其義即上帝也。景教碑文借用佛教經典名辭頗多。阿羅訶三字亦見於佛說觀無量壽經。(Ami-tayur dhyana Sutra) 佛經此節之阿羅訶，他經多譯作阿羅漢，簡稱曰羅漢。梵語 Arhat

=Arhan之譯音也。其義猶云佛菓(The fruit of Buddha.)也。景教徒借用佛經名辭，以譯敘利亞文上帝也，今人稱羅馬加特力教爲天主教。若也里可溫果由阿羅訶轉音而來，則其譯義亦當云上帝教或天主教也。屠氏之說，似頗有理。然余亦不敢保證其爲確鑿不易之說。特較福音之說爲優耳。

第九十八節。元時在中國景教僧侶之生活狀況。　關於景教僧在東方之生活情況，漢文及他亞洲諸國文，皆無記載。吾人僅能於元初西歐東來人士之筆記中，藉悉略情。然猶須除去若干折扣也。蓋元時西歐人東來者，如盧白魯克，(Rubruck)仙拍德，(Sempad)海敦，(Hayton)馬哥孛羅(Marco Polo)約翰孟德高維奴(John of Monte Corvino)等，無不攻擊聶派。黨同伐異之見，究不能免也。

盧白魯克遊記記遠東聶派如下。

「其處聶派教徒，皆愚而無知。其聖經皆爲敘利亞文。祈禱時亦能頌之，惟皆不解其義。猶之吾國僧侶之不知文法也。其人皆腐敗不堪。好放債收

重利。沉湎酒色。與韃靼人雜處者，沾染韃靼風俗，甚至亦有一夫而娶數妻者。入教堂亦效法回教徒之所爲，洗滌下身。星期五日，舉行祝祭，茹葷食肉。一切皆效倣回教徒。其主教極罕往該處祭視。甚至五十年中，不見主教之足跡。偶一涖臨，則預先將所有男童，以及尚在襁褓中者，悉行落髮。全戸口中男丁皆爲僧人。主教去，則又還俗娶妻。凡此種種，皆違背教規，不合先聖之訓言。其派僧侶，不獨娶妻；且行重婚。妻死，可再娶。僧官皆買賣而成。無報酬不爲他人舉行聖禮。其人皆戀愛妻子。貪財好貨之心，熾於宗教信仰。蒙古貴族子弟，多就學於彼。以福音信條教授。然己身旣罪惡盈滿，貪婪無厭，尚何能教人耶？不但未使其人得窺見聖道，實使之愈走愈遠也。聶派教士之罪，實浮於蒙古人及拜偶像者。」（見Rockhill's Rubruck, pp.158-9）

盧白魯克之記載如是，果可信乎？東方人古代最重師道。人品旣如是卑鄙，豈堪爲天潢貴冑之表率。盧白魯克雖爲元代歐洲東遊諸家中，頭腦最清明者

，而其言吾實未敢全信也。大秦景敎流行中國碑文中，有數語可與賚白魯克之記載相反照。其言曰，

「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敎，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敎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城。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羣照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飰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

而安之。淸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

據碑文，景敎僧之自讚，又復如彼。果可信乎？余意以爲可信也。蓋不如是，不足以使人信仰也。景敎在東方流行如是之廣，必有使人心悅而誠服之之道在也。

吾人就兩方記載觀之，更證以元史諸條法令，聶派敎士在東方傳敎，放棄敎規，而遷就東方人之風俗者，必甚多也。東方人一夫多妻之制，聶派敎士必屈從其俗。拜帝王，拜祖先，聶派敎士，必不能肆言禁止。蓋東方人對於祖先心理，有非西方人所能明者。至於帝王，則生命賴其贍老。一切唯命是從，更不敢言不拜。大汗令基督敎僧在浮圖寺內祈禱，猶不得不爲之。況其他乎。（見下方孫丹尼牙總主敎大汗國記。）明末，利瑪竇亦主不易中土風俗，僅求中國人奉耶穌如奉孔子者卽足矣。

廬書謂放債收重利，事亦誠有之。元史中統四年，十二月，甲戌，敕也里可

溫種田入租，貿易輸稅。既種田貿易，即不能不放債收利矣。至元七年，九月，庚子，敕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敕西京也里可溫有室家者，與民一體輸賦。敎徒而有室家，西方各國又何無之。信敎卽禁有室家，斥爲違背敎規，貴人亦未免太苛矣。據元史諸條文義觀之，也里可溫不娶室家者，亦未始無之也。聶派敎士，茹葷食肉，以屈從土人風俗，亦必有之事。故元史泰定元年，有諭也里可溫各如敎具戒之文。至元七年，敕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也。至謂沉湎酒色，以及各種貶辭，皆無謂之攻擊也。

第九十九節。元初中國景敎徒中之玄奘法顯。元初，有汗八里(Khanbalig)(即北京)之畏吾兒人，拉班把掃馬(Rabban Bar Çauma.)者，嘗自汗八里聶思脫里派總主敎馬貴哇桂斯(Mar Guiwarguis.)受洗禮。又裴尼爾(Bainiel.)之子麻可斯(Marcos.)生於西曆一千二百四十五年，(六皇后乃馬眞攝政第四年乙巳歲。)山西霍山人(在今霍州)也。與把掃馬(Çauma.)爲友，因

自總主教馬聶思脫里（Mar Nestorios.）受洗禮，爲基督敎徒。馬聶思脫里乃繼馬賁哇桂斯之任者也。二友於世祖至元十五年．（西曆一二七八年）決意西遊，往耶路撒冷城（Jerusalem.）瞻仰聖地。經霍山，唐古忒，和闐，喀什噶爾，呼羅珊（Khorassan.）途思（Tus）阿錯貝奘（Azerbaidjan.）等地，往巴吉打城。（Bagdad.）至馬拉加城（Maragha.）時，遇大總管馬屯哈。（Mar Denha.）屯哈給以介紹書，俾往拍萊斯丁（Palestine.）聖地。二人先至八吉打城，再至阿裴拉，（Arbela.）毛夕里，（Mosul.）尼錫必斯，（Nisibis）麻丁（Mardin.）個篨塔。（Gozart.）後居阿裴拉城附近塔萊爾（Tarel.）地方，聖馬邁克爾（Saint Mar Micael.）敎堂，初，至元五年時，屯哈被迫離八吉打，退居阿裴拉，又退居至阿錯貝奘省吳胥納基城。（Ushnej.）至此時，欲求波斯國王阿八哈（Abaka.）（名見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旭烈兀大王位下）允許其歸回八吉打。故畏吾兒二遊客，居聖馬邁克爾敎堂不久，即被屯哈招回。使之赴阿八哈之廷請願。一千二百七十九年，（至元十六年）屯哈嘗命呼羅珊途思

城主敎把喀力克(Bar Kaliq)爲中國總主敎。把喀力克爲人傲慢不遜，屯哈下之獄中，死焉。一千二百八十年，至元十七年屯哈命畏吾兒人麻可斯爲契丹總主敎，改其名爲雅八拉哈。(Jabalaha)麻可斯時年三十五。屯哈又命其友把掃馬爲巡察總監。(Visiteur General)一千二百八十一年。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屯哈卒於八吉打城。雅八拉哈是時尚未起行回中國。派徒以雅八拉哈深通蒙古語，故公舉之爲大總管以繼屯哈。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十一月，行就職禮。阿八哈頗贊成之。是爲雅八拉哈三世。(二)駐八吉打城，兼管理賽流西亞(Seleucia)及克泰錫彭(Ktesiphon)二城敎務。阿八哈大王卒於一千二百八十二年至元十九年四月一日。其弟阿合馬(Ahmed)篡位，與雅八拉哈三世頗不洽。然至一千二百八十四年，至元二十一年八月，十日，阿合馬被殺。阿八哈長子阿魯(Arghun)大王卽位於八月十一日。優待雅八拉哈，禮貌有加。阿魯巧慧多才，是時方圖征服拍萊斯丁，敍利亞二地。欲結歡基督敎諸王。以把掃馬能通歐語，故於一千二百八十七年，至元二十四年派充歐洲諸國大使。把掃馬至

君士坦丁堡及東羅馬皇帝安特羅尼庫斯二世（Andronicus II）之優遇，次至意大利國那頗利港。未至羅馬而教皇和奴流斯四世（Honorius IV）已於一千二百八十七年四月三日崩殂。既抵羅馬，與紅衣主教哲羅姆（Cardinal Jerome）等行教義上之討論。哲羅姆嘗充阿斯柯利（Ascoli）地方主教，拍萊斯秃利那（Palestrina）地方主教，小級僧人（Minor Friars）總監督。一千二百八十八年（至元二十五年）被舉爲教皇，繼和奴流斯之任。把掃馬次經秃斯坑尼，（Tuscany）非奴亞城，（Genoa）而至法國巴黎城。法國國王斐律（Philip the Fair）優遇之。次由巴黎往格斯柯尼（Gascony）見英國國王。後回羅馬，謁見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世。（Nicholas IV）復由故道回阿魯大王之廷。一千二百九十四年（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十日，（二）把掃馬卒於八吉打城。雅八拉哈以一千三百十七年（元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馬拉加城，（Maragha）享壽七十二歲，時當阿布賽德（Abu Zaid）大王（元史作不賽因）君臨波斯也。（參觀Yule, *Cathay*, 1, p. 119-121; E. A. W. Budge,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p. 124-306.)

(一)西國教會制度，教皇 Pope 之下，爲大總管，(Patriarch)及紅衣主教 (Cardinal)又下爲總主教(archbishop)又下爲主教，(bishop) 又下方爲神父教士等。聶思脫里派教徒自西曆四百三十一年 (宋文帝元嘉八年) 愛佛速斯(Ephesus)地方會議後，與羅馬天主教分裂。不屬教皇。在東方自有大總管，執行教皇事權，管轄所有聶思脫里派教徒。各處之總主教及主教，皆由之委任也。

(二)把掃馬與麻可斯二人，可謂爲景教中之玄奘法顯。唯其不同漢士，宏布其教，故其功業不如玄奘法顯之盛，而知之者亦少也。元代景教之盛，藉此可覘一斑。

元代西歐之人來至遠東者，若是之衆，故歐人之地理知識，大爲廣拓。有各種遊記之宣揚，故以後乃有科倫布之探險。反觀中國，利用時機，遠遊西土者，竟不得一人。綜有元一代，僅有耶律楚材西遊錄，長春西遊記，劉郁常德西使記(三人皆奉詔西行。)汪大淵島夷誌略數書。而所記又皆無歐洲。何其少也。當時中國星卜之士，在波斯討來思城者，所見皆是。漢人軍隊，執役於敘利亞者，亦實甚衆。然本國竟無記載足傳。元史地理志謂西北所至，雖以里限，何其陋也。當時中國基督教徒甚衆，然竟無古代佛教徒之熱情，跋涉艱險，一往西方瞻謁聖地教皇者，蓋人懷畏葸，萬事皆無誠心使然也。當今時代，中西比較，情見勢絀，元時已見其端矣。然借使元時中國亦有馬哥孛羅遊記之作，詳言歐洲情況，而後代之人，皆惴

怯畏葸，如今日狀況，亦必以山海經中怪誕不經之說視之。安能產出造新世界新歷史如科倫布或鄂本篤等偉人乎？

第一百節。研究元代基督教之書籍。　新會陳圓菴先生有元也里可溫考一書，至有興味。所搜材料，遠過於吾所摘錄區區數條。世有專考元也里可溫教者，不可不讀陳先生之書也。發明也里可溫教爲基督教，西人雖已於五十年前言之，然陳先生之書，仍不失爲近代中國最有價值之歷史學上研究也。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清咸豐六年）德國孔斯曼教授（Prof. F. Kunstmann）著有十四世紀印度支那傳教史（*Die Missionen in Indien und China im vierzehnten Jahrhnndert*）一書。其第三卷，乃專言支那傳教史。（*Die Mission in China.*）第四卷，爲鄂多立克遊記。（*Der Missionsbericht des Odoricus von Pordenone.*）第五卷爲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Der Reise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nolla*）孔斯曼之書，專限於西人之記載，陳先生之書可補孔氏之所乏也。法國巴黎大學教授伯希和（Prof. Pelliot）將有中世紀支那基督教徒情況書之作，（見Yule,

Cathay, III. p. 15, Foot-note）唯至今仍未出版也。伯希和教授精通漢文，已譯中國書多種爲法文。其書將來出版，舉世之人，將歡迎之也。

第一百零一節。羅馬教皇遣使忽必烈大汗。 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時，（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教皇尼古拉斯第三世（Nicholas III）聞忽必烈已受洗禮，崇奉基督教，（此案實謠言）乃於該年四月，遣高僧哲拉爾德（Gerald of Prato）安通尼，（Antony of Parma）約翰（John of St. Agatha），安德魯，（Andrew fo Florence）馬竇（Mathew of Arezzo）等五人，持拉丁文長書，往遠東賀之。書中元世祖之徽號，爲『至尊至顯，全世界韃靼人之大汗，皇帝，議長．忽必烈汗。』（Quobiley, Magnus Cham, Imperator et Moderator Omnium Tartarorum illustris.）哲拉爾德等五人，皆小級僧人（Minorites）也。此五人者，似皆於途中死亡，未達中國目的地，蓋以後總主教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一遣扎未言及之也。（見Yule, *Cathay*, III. p. 5.）

第一百零二節。北京最初總主教約翰孟德高維奴。 約翰意大利人，生於一

千二百四十七年。（宋理宗淳和七年蒙古定宗二年）一千二百七十二年，（宋度宗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東羅馬皇帝邁克耳（Michael Palaeologus）爲欲連合希臘與羅馬兩教派事，遣約翰孟德高維奴使羅馬教皇格利高雷第十世（Gregory X.）之廷。約翰是時已充聖方濟各會（Franciscan）僧矣。事未成，約翰受命復往東方。至一千二百八十九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復歸羅馬，報告基督教在亞洲西部盛況。其地君主及人民，皆願崇奉基督教，樂聞聖道。旭烈兀（Hulaku）之孫阿魯大王（Arghun Khan）待教徒之寬厚，尤侈言之。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世（Nicholas IV）聞之，乃派約翰往東方宣教，給介紹書與阿魯大王，小亞美尼亞王后，雅各會（Jacobites）之教務大總管，討來思城（Tauris）主教，忽必烈大汗及海都大王（Kaidu）等。皆請善遇約翰。

約翰東行至塔伯利資城。（即討來思）至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始由該處起身往遠東，投遞國書於忽必烈大汗。據其第一遺札，約翰乃由海道東來。在印度馬八兒國（Maabar）逗留甚久。第一遺札，書成日期，爲一千三百

零五年正月八日。（元成宗大德八年冬或九年春）。書有『余居此布教，無人輔助，幾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龍城僧人阿爾奴特來此相助。』由此推之，約翰居中國已十三年。其抵中國日期，當在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至元二十九年）也。書中又謂彼於一千二百九十一年離討來思往印度。在印度勾留十三月。即使彼於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底離討來思，閱十三月，當在一千二百九十三年正月或二月。（至元三十年）仍當元世祖未崩前。故約翰必得見世祖也。

約翰來遠東後，嘗三致書於西方友人，報告情形。三書今仍存在。最早者為一千二百九十二年，在印度馬八兒國所發。報告印度情形。（下文編列第三）抵燕京後，於一千三百零五年正月八日，（大德八年）有書致可薩利亞（Gazaria）（今克里米亞半島古代突厥可薩部）省牧師及僧侶。書托波斯合贊汗之使者轉交。一千三百零六年二月，復活祭前五十日，星期日，又有書由拖倫梯奴（Tolentino）人拖瑪斯（Thomas）大僧，攜歸羅馬。拖瑪斯在韃靼充牧師多年。教皇聞約翰在東方勳績卓著，乃於一千三百零七年春，（大德十一年）特設汗八里（Cambalec）（即北京）總主教（Ar-

chbishop.）一席，以約翰充之。復遣送副主敎（Bishop）七人，襄理約翰。敎皇給約翰權力甚隆，比於敎務大總管，（Patriarch）統轄各處副主敎及高僧。瑣事不須問敎皇。僅袈裟傳授，須得敎皇允許，承認敎皇爲宗師而已。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元文宗天曆元年約翰卒。春秋八十有一。基督敎徒以及信他敎者，皆深致哀悼，隨送葬地，以表敬愛。（見H. Yule, *Cathay*, III; pp. 3—11.）

第一百零三節。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一遺札。小級僧約翰孟德高維奴謹言，余於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十八年離波斯國討來思城，（Tauris）泛洋往印度。居留印度聖多默（St-Thomas）敎堂十三閱月。來受余洗禮者約百餘人。與余同伴者，爲皮斯托亞城（Pistoia）僧人尼古拉斯。尼後卒，卽葬於聖多默敎堂內焉。

余則子身孤行，往契丹國。契丹爲韃靼皇帝所轄境域。皇帝之稱號曰大汗。余謁見，遞呈敎皇之國書，請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難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敎徒頗寬厚。二年以來，余皆與之同居。

聶思脫里派徒，名爲宗奉基督，而實則遠離聖道。其人在東方有權有勢，不與同道者，則雖至小敎堂，不許建設，稍與異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東方諸國，自昔聖徒絕跡。余初來此境，受聶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來欺侮余。種種情形，備極慘酷。其人造作誹語，謂余乃偵探匪徒，而非由敎皇派遣。稍後，其人又僞造證據，謂敎皇實有大使派來東方，贈禮物甚夥。至印度時，余暗殺大使，而竊其物也。陰謀誹謗，不止者凡五年。余嘗受法庭傳審，幾受死刑。最後乃得天主憐助。有某君作證，啟發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實寃枉無罪，告者誣妄。大汗將誣告者，及其妻妾兒女，悉放逐之。

余居此布敎，無人補助，幾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龍城(Cologne)僧人阿爾奴特，(Arnold)來此襄助傳道。

余於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築敎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設鐘樓一所，置三鐘焉。自抵此以來，共計受洗者達六千餘人。若無上方所敘讒言妨害，則至今受洗者，當有三萬餘人。來受洗者，至今尙陸續不絕也。

余嘗收養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異端。幼童年齡，自七歲至十一歲不等。皆毫無敎育，亦無信仰。余皆加洗禮，敎之以希臘及拉丁文。一百五十念珠。(Psalters) 及聖歌 (Hymnaries) 三十首，祈禱經 (Breviaries) 二篇，余皆已譯成其地方言。因此收養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聖樂曲。余爲之組織唱歌隊。每逢星期日，則在寺中輪流服務。余涖堂或他往，諸童皆能不懈其職。一百五十念珠，及各種文件，亦皆由諸童繕寫。唱歌時，皇帝陛下，亦嘗聞而樂之。祭聖時，余與諸童共同行禮。鐘磬之聲清亮，至禮畢乃止。歌曲皆由自編，僅以悅耳爲限，因余無樂譜，及音符書故也。

此間有佐治(George)王者，印度拍萊斯脫約翰 (Prester John) 大王之苗裔。門閥顯赫，昔信聶思脫里派敎說。余抵此之第一年，即深與余結納。從余之言，改奉正宗，(Catholic)(即天主敎) 列名僧級。每奧祭時，王亦盛裝來至余處，參預典禮。聶思脫里派徒因謗王爲棄敎。王率其臣民大部來歸正宗，捐資建敎堂一所，雄壯宏麗，無異王侯之居。堂內供奉吾人所信仰之天主，三一妙

身，(Holy Trinity) 譯名見景教碑，及吾主教皇。王賜題額爲『羅馬教堂（Roman Church）

六年前，佐治王卒，（二）僅留一子，尙在襁褓之中，今則已九齡矣。佐治王卒後，諸弟誤信聶思脫里之邪說，復將王生時引歸正宗人衆，返之歧途。余因僅一人在此，不能遠離大汗。王生前所建之大教堂，距此尙有二十日之程，故終未得往視祭也。

（二）佐治王之名，亦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九章，卷四第二章。即汪古部長高唐王闊里吉思也。汪古部在今河套五原縣包頭鎮諸地。皆爲蒙古吳喇特旗所轄之境。此方所言之大教堂，亦必在五原縣境內。距京師路程，正約二十日。元史卷一百十八，有高唐王專傳。高唐王卒之年代，正與此方所記相合。成宗大德二年，征海都，死於難也。據元史，其子曰朮安。亦基督教徒之名，即約翰（John）之轉音。朮安即自約翰孟德高維奴受洗禮，故得是名也。

余若有佐助在此，則上方所言不幸之事，當不致發現，蓋佐治王生時賞賜余之錢財，仍保存也。再者若無聶派之誹語排擠，則余所作之事，功效宏大，

嘗不借此！

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則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同志諸君，欲來此傳教，余則無任歡迎。來此者須具有犧牲個人利益，而以作人儀表爲職志者，方可也。

來此道途，以經峨特（Goths）國境，今克里米亞 Crimea 爲最便捷。沿驛道，隨郵差而行，五六閱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則道途遼遠，且危險萬狀。其第一程，約與阿扣港（Acre）至渤洛文斯省（Provence）古代法國省名 相等。第二程，約與阿扣港至英格蘭相等。苟無信風，至有須二年餘，始得抵此者。然陸道梗絕，不通已久，韃靼諸王自相攻伐故也。

余來此後不聞教皇與本級僧侶，及西方音耗，已十二年矣。二年前，有蘭巴特（Lombard）義大利北部 外科醫師抵此，造作謠言，誹謗教皇，及本級僧侶；又播布西方事情，多出人意表。余因此心甚焦慮，急欲探悉眞狀。故謹祈同志僧侶，無論何人，有接得此函者，請急送之羅馬教皇，各大主教，及駐羅馬

本級僧侶代表也。

敬祈本級僧人主任，寄給余唱歌樂譜，及諸先聖逸事各一冊。因余現僅有袖本祈禱經一冊，附日課數篇，又奠祭經一小冊而已。所需諸書，若能各有一冊，即可令諸童抄錄而讀也。今余正建築第二教堂，以備將諸童分置二處。余今年不逾五十八，然事煩慮多，勞苦過甚，故鬚髮皆已蒼白。韃靼人最普用之語言文字，余已通曉。新約及一百五十念珠，皆已譯成其文。使人以最佳書法，繕寫完畢矣。(一) 基督聖法，余用書寫，頌讀，口演，三種方法同時並舉，廣事宣傳。佐治王生時，嘗約余將拉丁禮節全文，譯成方言，俾可在其境內行用。王生時，余嘗在其教堂內，用拉丁儀節，舉行奠祭；用地方語文頌讀聖經及創世記。

(一)此方所言之文，似爲漢文。因漢人最研究書法也。

佐治王之子，名約翰，（元史稱爲朮安　參觀上方案語）蓋取余名以爲名也。余望天主，能使之步其父之後塵也。

據余所聞，世界王公地之廣，人口之庶，財賦之富，無有能與大汗陛下比擬者矣。書不盡言，至此而止。

一千三百零五年，（元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八日，書自契丹國汗八里城。（Cambalec）（見H. Yule, *Cathay*, III. p. 43-51）

第一百零四節。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二遺札。羅馬教皇專使。基督聖教宣道師，基督傭奴，小級僧，約翰孟德高維奴謹致書於小級僧總牧師兼大神父，小級僧副牧師，宣道師總董駐波斯國小級及宣道兩等僧侶諸君曰，欲禱天主，加福君等，愛護君等，使君等永遠健康。竊維兄弟相愛，當離居時，猶須互通書札，以慰遠情。况我基督教宣道師等，遠隔萬里，永無見面時期，而情逾於骨肉者乎。

余知君等久未接余書札，必已疑慮不知何故矣。余在此間，亦久未接君等片紙隻字。心中至爲惶惑，幾似余已全爲君等所忘矣。直至今年，始略悉君等起居。余得聞謠言，謂君等以吾已死，故心中尤爲憂慮也。

今有多事，須告君等。去年正月初，余有友人，仕於合贊汗(一)(Kathan Khan)之廷。其人奉合贊汗之命，來大汗之廷。余因請其爲余携一書與可薩利亞(Gazaria)之牧師僧侶等。書中略述余之情况。余更請牧師，將余書札，抄錄一份，轉寄君等。今余又自合贊汗新來大使(二)之從人，得悉余書已達君處。送信者在薩雷城(Sarai)略勾留，即往討來思(Tauris)云。前書所言者，余今不復述之。惟聶思脫里派徒虐待余之情况，及余所建成之教堂，於此皆不得不再告君等也。

(一)輔仁大學校長奧圖爾 O'Toole 在某拉丁文原本中，查出Kathan Khan 爲欽察國汗。並非波斯王。余今姑依其音譯之爲合贊汗耳。欽察世系表中又無人名音與合贊相近。此其難也。

(二)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紀大德八年，秋，七月，癸亥，諸王合贊自西域遣使來貢珍物。約翰此處所記合贊汗第一次使節，必即元史所記者。其第二次使節，不見元史。波斯合贊汗卒於大德八年，而元史則謂其卒於仁宗延祐六年夏四月庚子也。元史記載有差誤。約翰於一千三百零六年即大德十年，尚言有合贊之使者，蓋由波斯至北京消息達到甚遲之故。惟斷不能

遲至仁宗延祐六年也。

為便利教授生徒新舊約之故，余特繪製圖像六幅。像後說明書，則用拉丁達爾西，(Tarsic)(見第九十四節)及波斯三國文。俾可由任何一種文，得知其義也。

第三事余欲述者，卽前所購童男多人，皆受洗禮。迄今已有數人歸天。第四事，前函已言之，卽余自至韃靼(Tartary)以來，已有五千人，受余洗禮矣。

一千三百零五年，(大德九年)余在大汗宮門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與大汗宮。僅一街之隔。兩處相去不過一箭耳。魯喀龍哥(Lucalongo)人彼得(Peter)者，篤信基督聖教。善營商。當余由討來思起程時，彼卽件余東來。新教堂地基，卽彼購置，捐助與余。以禮敬天主。大汗國全境。適合建築教堂之地址，據余所觀，未有過於此者矣。八月初旬，地卽購妥。嗣得各方善士友朋，慨然解囊相助，乃於聖方濟各(三)(St. Francis)祭日竣工。廨舍，房屋，廳庭，及

會堂，無不完備。會堂可坐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圍牆環之。(四)因冬日已近，教堂全部未能完工。所有木料，余皆貯之室內。余希望天主，能使余於次夏完成之也。城內居民，以及他處之人，從未聞有教堂者，來見教堂屋宇奐新，紅十字架高立房頂。又聞余在室內唱歌，皆訝異萬分，不明何謂。當余等唱歌時，大汗陛下在宮內，亦得聞之。異教徒見此奇事，皆四方傳告。若上天有知，不使吾人失望，當使此事深印異教徒之腦際也。

(三)讀此段第一句文，似於一千三百零五年八月購妥地基。然方濟各祭日，(十月四日)距八月爲期太促。如此工程，恐不能建成。故此處之八月，或指一千三百零四年之八月也。

(四)元之大內，在今總統府內。約翰新教堂在宮門前一箭之地。當即在今新華門附近。元之南城基，即今長安街。

第一教堂與第二教堂，皆在城內。兩處相距，有二邁耳半。(五)蓋汗八里城之大，莫與比擬也。余將所收幼童，分爲兩隊。一隊在第一教堂，他隊則在第二教堂。各自舉行祭務。余爲兩堂住持。每星期輪流至一堂，指導奠祭。蓋諸

童皆非僧人，不知禮儀也。

（五）邁耳 mile 古代羅馬量距離之名。中世紀歐洲大陸皆用之。後代英國亦襲用之。吾國人今多譯作英里，惟長短已與古代不同矣。

東方諸邦，尤以大汗所轄國境，龐大無比。全世界各國，莫與比京。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職位。依規定時間，可入宮內。宮內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專使視余。其待余禮貌之崇，在所有諸教官長之上。大汗陛下雖已深知羅馬教廷及拉丁諸國情形，然仍渴望諸國有使者來至也。

此間拜偶像者，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禮節習慣，亦各不同。其人砥行節慾，較之吾拉丁僧人，更爲嚴刻。

印度諸部，大半爲余所親覩。其餘雖未目見，而亦嘗詳加詢訪。同派兄弟欲至其處宣教，實至爲有益。惟來者皆須品節貞亮方可。蓋其處惹動心目之事太多，易引人入歧途也。印度產各種調味香料，以及各種寶石。唯吾地水菓，彼處產者甚少。天氣和煖，故人皆裸體。僅腰部略施布條掩蓋。吾地裁縫

師，及靴匠之技巧，在彼處皆無人需要。其地永久皆夏而無冬季。余在其處，加洗禮於土人者，約百(六)餘人。

(六)據瓦丁(Wadding)所錄之書，原函至此忽斷。著書人於下方復附加數語，謂為約翰另函所言。而攷其文義，則為今函之下斷，蓋偶爾與上文脫離者也。其附加語如下：

『前一年(一三零五年)之函外，約翰孟德高維奴於今年又書一函。函中言依梯俄皮亞(Ethiopia)(古代希臘人非洲之稱名)某國遣使約翰，請往該處傳敎，或另派良敎師代往。蓋自聖馬竇(St. Matthew)(耶穌大弟子)及其弟子以後，即無宣道師，敎彼等基督眞理。其人心中則極欲得純正基督敎眞理也。

『僧約翰又謂彼於衆聖奠日(Feast of All Saints)後，加洗禮於四百人。約翰得聞有小級(Minor)及他級僧侶多人，已抵波斯及可薩利亞兩地，因請彼等竭力宣揚耶穌基督聖道，俾可救護衆多靈魂也。此函乃一千三百零六年(大德十年)二月，復活祭前五十日之星期日，寄自契丹國汗八里城者也。』(見 H. Yule, *Cathay*, III. pp. 51-58.)

第一百零五節。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三遺札。約翰由波斯起程東行，在印度馬八兒國（今名柯羅曼德爾 Coromandel）逗留若干時。在該國時，亦曾致書於意大利友人。不知何故該書落僧人梅能梯祿斯（Menentillus）之手。梅氏見而奇之，因轉錄一份，寄於其友山拖康高梯（Santo Concordio）之多密尼根會（Dominican）僧巴拖羅僕。（Bartolomeo）巴爲十四世紀初期有名拉丁文學家。邃於聖經及民法諸學。著作甚富。卒於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元順帝至正七年）梅致巴書，謂該函爲聖方濟各會（Franciscan）某僧所書。該僧嘗與梅等之友人多密尼根會僧皮斯托亞人尼古拉斯往東方全印度大汗之廷。（中世紀歐人亦有稱中國爲上印度者）至印度聖多默，（St. Thomas）（今稱馬達拉斯市 Madras）而尼古拉斯病卒。吾人由約翰第一遺札，得悉約翰隸聖方濟各會。同行者有皮斯托亞人尼古拉斯。則梅所轉錄之書，正約翰之書也。與梅同時又有阿巴奴（Abano）地方醫士彼得（Pietro of Abano）者，在當時亦享有盛名，尤精於幻術。彼得亦嘗引用此函，誤謂爲聖方濟各會僧人約翰攷代里爾（Friar John the Cordelier）之函。此函爲約翰孟德高維奴遺筆，

可無疑義。因存留日久，書之末尾，有羅馬數目字母二，已不清楚。故書爲何年所成，實難攷證。英國亨利玉爾謂末尾羅馬二字母，必爲 CII 或 CIII，年代全號碼，應作 MCCX (CII or CIII)，卽一千二百九十二年或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或三十年）其書成時期，尙較前二函，早十餘年。理應列爲第一遺扎，惟此乃自他人函中轉錄而出。亨利玉爾列之第三，故余亦從焉。(見 Yule, *Cathay*, III. pp. 5-6) 梅函如左：

斯頗雷拖(Spoleto) 人梅能梯祿斯謹致書於吾兄山拖康高梯 (Santo Concordio) 人，僧巴拖羅樸曰，敬禱基督給君聰明，使君康健。

余素知足下喜聞各種科學上之奇事，尤以新發現者爲最。足下爲博學之人，對於各事，皆欲聞而知之。余故抄錄一函，以示足下。此函新自印度寄來。作函者爲小級僧人某君。其人曾往印度國王廷。隨伴者有吾同級兄弟僧人尼古拉斯，尼爲皮斯拖亞人，卒於上印度。(Upper India) 携函之人，余曾親見之，詢訪一切。尼古拉斯臨死時，彼尙在側侍候也。函中內容如左：

「印度諸部天氣情形如下：」

「印度天氣常熱，永無冬季。惟熱度則不過高，蓋四季皆有風吹來，可以調和空氣中之高熱。其處無冬季之理由，蓋以對於黃道所處地位使然也。据余所親見，當八月二十四日，日入室女宮（Virgo）時，其光線乃向下直射。人立地上，兩邊皆無影。當三月杪，日入白羊宮（Aries）時，情形亦同。過白羊宮，日向北行，人影在南，迄夏至日爲止。以後日乃向室女宮。旣過室女宮，影乃在北。日之離角不大，故從無冷時。季候亦無變化，人民不知冬季若何。」

「余嘗就余所能，測量日夜之長短。當日兩次入室女宮，光線直垂，人立無影時，晝間長十五小時，夜間則九小時。日至巨蟹宮（Cancer）時，（即夏至時）晝間十四小時略弱，夜間則十小時更增一刻耳。十二月，日入磨羯宮，（Capricon）（即冬至日）晝間十一小時，夜間十三小時。蓋日在磨羯宮時，日之離角，較在巨蟹宮時爲大也。」

「北極星在印度望之極低，幾不可見。余嘗自思，若登高山南望，或可見南極星。因之嘗數次窺望，見有星宿數座環繞之。就余窺望所得，諸宿距之極近。其地溽暑多風，故天邊多雲，清朗時少。諸星又皆甚低。雖窺望多次，而心中終未能滿足。印度面積極廣。或有數處視之甚高，又有數處則視之極低。余則竭余力以窺測也。上印度亦曰馬八兒，(Maebar)（名見元史）為古代聖多默傳教之處。其地天氣情況，皆如上方所述。」

「上印度風土情況如下，其地人民殷庶，大城邑甚多。屋宇皆用泥土建成，掩以樹葉。湫隘不堪入目。山陵甚少。川河則有數處甚多，有數處甚少。泉源甚鮮，幾至於無。井則各處皆有。蓋掘地數仞，即見水矣。井水軟而易使腸蝕，不堪飲用。故居民皆備大桶，或掘地為池，以貯雨水飲用。其人不多畜獸。國王貴族以外，無人養馬。蠅甚少，蚤則全無。有水菓樹，可終年繼續產水菓。在同一樹上，同時可得由初生以至成熟各級之菓。全年四季，皆可耕種收穫。蓋天氣永煖，絕無冷期故也。各種調味香料，出產極豐，而價

皆甚廉。惟價之多少，不能一致。其地樹木，種類甚繁。有產糖者，有產蜜者，有產酒者。樹體流出之酒，土人用之爲飲料。糖，蜜，酒，三者，在其處價極廉。胡椒樹亦有之。樹體纖細多節。狀類葡萄，惟較葡萄更爲纖細，且可移植。」

「生薑亦植物，狀類蘆葦。其根似籐，可掘出移植。其地之籐，狀幾類樹，周圍可十八英寸有餘。細而多刺之枝四出，葉甚小。」

「蘇方木，細高多刺。全體皆紅色。葉與鳳尾草相類。印度胡桃，碩大如瓜，色青如葫蘆，枝葉與棗樹無異。」

「肉桂樹不甚高大，樹體及皮葉，皆與桂花樹相似。外表觀之，兩樹幾無分別。運至馬八兒附近島上者(一)，數量極多。」

(一)即錫蘭島。亨利玉爾謂此爲歐洲人最先記錫蘭島肉桂貿易。元順帝時，摩洛哥人依賓拔都他 (Ibn Batuta)遊記。亦記載此事。

「其地人之形狀，確異於吾輩。獸則相同。至如相傳有地上天堂(Terrestrial

Paradise）、，余詢訪多人，究不能知其何在。」

「其人視牛爲聖獸，禮拜之不敢食其肉。惟亦飲牛乳，效法他民族人用牛耕種，及各種使役。」

「雨有定期。」

「印度人民情況如下：人民皆崇拜偶像。無道德，法律，文字，書籍。其人亦有字母以記賬目，以寫祭文符咒，祀禱偶像。惟無紙，字皆書於樹葉上。葉類櫻榈之葉。人皆絕不知罪惡爲何物。亦有廟宇，內置偶像。日間無論何時，皆可入內祈禱。非如吾地，入廟結隊而拜神有定時也。在彼地則何時樂意，何時拜神。故拜神時間，晝夜皆可。廟內無論何處，皆可拜也。時常舉行齋戒祝祭，惟無一定循環日期可守，如吾地人之按星期日，或每月也。其人婚嫁，每年中有定時期。丈夫死，女子不得再嫁。其人不知有姦淫等肉體罪惡，亦不知有此等羞惡也。」

「傍海各地薩拉森人（即回教徒）甚多，[二]且極佔勢力。惟印度內地回教徒人數極微

。基督教徒及猶太人皆甚稀罕，且勢力薄弱。待遇基督教徒至爲苛虐　卽僅有基督教名姓者，亦不能幸免。』

(二)據哈施特史記彙編當約翰書此信時，馬八兒王國首相，卽爲薩拉森人，兼治拍塘Pattan馬利拍塘 Malipattan 及加異勒 Kail 三港口。

『死者不埋葬。移屍體至柴堆，以音樂唱歌送之。至則舉火焚屍。除此一節奇俗外，死者親友，亦極表哀悼，與他民族無以異也。』

『印度國四境甚大。域中分劃多國。言語亦各不同。人民皆雅而有禮，待人和睦。惟沉默寡言，類於吾國鄉村中人。面色非眞暗黑，僅現橄欖色而已。男女儀容，皆甚美姸。出門跣足裸體，惟腰間以布圍之。男女幼孩八歲以下者，併圍布亦且無之。裸赤情形，與初自母腹出世時無異。不剃鬚髯。每日洗滌身體多次。無麵包，無酒醴。吾地所用水菓，彼處皆稀有之。每日所食，僅米與少許牛乳。食時不用七匙，而以手指抓取，無異猪豖。當食時，其人狀貌，實亦似猪而不類人！』

「國中人民皆得安居樂業。盜匪屏跡，惟賦稅甚重。工匠稀罕。手藝雖精而報酬至微，故百工皆無容身之地。普通刀劍亦如吾國。戰爭時甚爲簡單。刀劍以外無他武器。全軍出陣，身皆裸體。薩拉森傭兵，則帶弓矢。」

「印度洋情況如下：(三) 洋中多魚，有數處可撈取珍珠寶石。港口甚少，且皆不佳。此處之海卽中洋海 (Middle Sea) 也。向南航行，併無大陸，惟島嶼無數。總共計之，超過一萬二千餘。有有人者，有無人者。」

(三)此據古代地理家托雷美之謬說，謂印度洋爲內海也。

由此諸島可航至鶴秣(四)。(Ormes) 由鶴秣向南東南航行二千邁耳，抵密尼巴。(Minibar) 由密尼巴向東東南航行三百邁耳，抵馬八兒。(Maabar) 惟進港時，船首向北。由密尼巴(五) (Menabar) 向東北北，航行三百里，抵修錫門柯塔 (Siu Simmoncota) 在今馬特拉斯市附近。其餘諸地，余未得見，故不贅言。」

(四)名見大唐西域記卷十一，波剌斯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忽里模子。瀛環志略作歷末嶼

(五)西字原文，拼寫與上行不同。然音極近，故漢字名仍舊。順文氣讀之，應作由馬八兒。故英文原本 Menabar 後，復寫 Maabar 以示懷疑。

「此處海岸，有數處升出海中，而爲暗灘者百有餘里。故船隻最易觸礁。每年中僅可航行一次。蓋自四月初旬，以至十月杪，風自西來，故無人敢向西航行。由十月以至次年三月，風轉從東來，與前正相反。由五月中旬，至十月杪，風勢甚猛。船在洋中，尚未達目的地者，遇之皆甚危險。逃出災阨，卽爲幸運。去歲船艦沉沒者，有六十餘艘。今歲在吾居處附近沉沒者卽有七艘。在他處者尚不計也。其地船舶皆拙笨，窳陋不堪。船身無釘鐵油灰等物，僅用細繩連絡，如縫衣服者然。繩有破壞，船卽滲漏。欲航行海中，則船每年必須修補。船舵極脆薄，形似棹項。寬約十八英寸。置於船尾中部。舵轉方向時，極爲費力。風勢若猛，則全不能動。船上僅有一桅一帆。帆用席，或破布製成。繩用棕皮爲之。」

「水手甚少，且皆不良。航行海上，實危險萬分。苟得平安越渡，則人必指

爲天主護導之力，而非人巧所能爲功也。」

「耶穌降生一千二百九十(二或三)年(六)原寫本末尾二字不淸。亨利玉爾謂宜作九十二年或九十三年。余今從之。十二月，二十二日，書自上印度錫梯亞 (Sitia) 省，馬八兒城。」(見 Yule, *Cathay*, III. pp. 58-70)

(六)今拉密賽拉姆半島 Ramisseram 又作 Sethu.

第一百零六節。羅馬教皇遣主教至中國襄助約翰。 一千三百零七年春，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羅馬教皇得悉約翰在東方勞苦功高，乃特設汗八里即北京總主教一席，即以約翰充之。給約翰權力比於教務大總管。統轄契丹蠻子中國南部各處主教，(Bishop)高僧 (Prelate) 等。直隸教皇。小事不報，僅須承認教皇爲宗師，及自教皇承領袈裟，與袈裟傳襲須得教皇允許而已。同時復派主教哲拉德(Gerard)，裴萊格林 Peregrine of Castello) 安德魯，(Andrew of Perugia) 尼古拉斯 (Nicholas of Bantra or of Apulia)，安德魯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 賽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 及威廉 (William of Villeneuve) 等七人，携

教皇詔書往契丹，傳教皇命，兼駐該地襄助約翰。七人中僅安德魯有一遺扎，至今存留。據其遺扎，則七人中，僅哲拉德裴萊格林及安德魯三人得達目的地，傳教皇命旨，授約翰總主教之職。三人以後相繼爲刺桐港(Zayton)(一)之主教。尼古拉斯等三人，行至印度，因不慣天氣，皆病死。威廉則未曾起程。相傳吐斯干省(Tuscan)有女聖徒某善觀相。嘗於七人未起程時，皆爲相之中有一人，謂起程必死。威廉或卽爲此言所阻，故不東行也。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十九日，威廉被任爲攷錫喀島(Corsica)薩貢(Sagone)教區之主教。一千三百二十七年(元泰定帝四年)轉調特里愛斯脫(Trieste)主教。一千三百三十一年(元文宗至順二年)卒於任。其墓至十七世紀時，(明末清初)尙可見。

(一)即福建泉州。以昔時城下都植刺桐樹，故又名刺桐城。

一千三百十一年，(元武宗至大四年)教皇克萊孟第五世(Clement V)復派拖瑪斯(Thomas)哲羅姆，(Jerome)及佛羅倫斯市(Florence)人彼得(Peter)爲主教。往遠東佐助約翰。據大可汗國記，(見下文)彼得後亦充泉州主教。與四年前所派之

安德魯同居泉州，惟各主一寺也。(見H. Yule, *Cathay*, III, pp. 9-11.)

第一百零七節。主教安德魯。安德魯義大利國排路幾亞城(Perugia)人也。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泰定帝三年嘗自泉州致書於其故鄉瓦爾敦大僧。(Friar Warden)敘述東方情形。其書與約翰前二札，今皆存於巴黎國立圖書館。讀其書，吾人乃悉安德魯或與總主教約翰不甚相得，故以後往中國南方泉州也。安德魯似不能專心傳教。不慣中國生活。年邁思歸故鄉，故一千三百三十六年，元順帝至元二年復隨元朝大使由陸道西歸故里也。見下文元順帝給羅馬教皇諭旨。綜計其行程，由羅馬東行，經印度洋，抵泉州，入燕京。由燕京回泉州。復由泉州至燕京，扈從蒙古大使，由陸道歸義大利。其道里數目，亦不下馬哥孛羅。惜無詳細記載，僅留數百字書札一篇而已。安德魯回至歐洲後，似未隨蒙古大使東歸。蓋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記未言之也。安德魯離中國後，其泉州主教之繼任人，據(二)瓦丁之記載，僅有佛羅倫斯市人哲姆斯(Friar James of Florence)一名，遺留後世。瓦丁記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刺桐港總主教佛羅倫斯市人哲姆

斯與甘勃尼(Campania)人威廉皆為小級僧，(Minorites)在中央帝國(二)(Empire of the Medes)為基督教信守而死義焉。」考其死義之年，中國南方已大亂。元人失馭，張士誠，陳友諒，朱元璋，方國珍，陳友定，明玉珍等，羣雄紛起。哲姆斯在泉州已無大汗之贊助，不能再事傳教，故西走中央亞細亞之察合台汗國，以便回歐洲也。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拂菻傳謂元末，其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參觀下節)哲姆斯較之捏古倫，似有先見之明也。(參觀 H. Yule, *Cathay*, III. pp 9, 10, 11, 28.)

(一)以上諸遺札皆見於瓦丁之聖方濟各會史 History of the Francican Order 故瓦丁為保存此等遺札之功人。

(二)中世紀歐洲遊歷家皆稱察合台汗國為中央帝國 Middle Empire 或 Empire of the Medes蓋以在欽察汗國及東方大汗國之中途也。

第一百零八節。蠻子國刺桐城(見上文)主教安德魯遺札。　主教小級僧，排魯幾亞人安德魯，謹致書於排魯幾亞教堂僧瓦爾敦(Friar Warden)神父曰，敬祈

天主，永使君平安康健。

吾二人相處之遠，海陸路程計之，不知其幾萬里也。吾今所書，其能達足下之希望．實亦甚少。……足下既聞余昔與同伴主教斐萊格林大僧 (Friar Peregrine)二人，經歷艱苦饑困，海陸危險，衣褲爲盜匪刧掠殆盡，九死一生之中，始得仰賴天主之靈，於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抵大可汗皇帝陛下之都城汗八里。(Cambaliech) 既抵汗八里，傳敎皇諭旨，拜總主教後，居其處幾五年之久。於此時間，嘗自皇帝取得阿拉發 (Alafa)（阿拉伯語也）一份，俾可供給吾等衣食之用。阿拉發者，皇帝所賜外國使臣，說客，戰士，百工，伶人，術士，貧民，以及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費用也。所有俸金之總數，過於拉丁數國王之賦稅。

此國大皇帝之財富尊榮，國土之廣，臣民之衆，城邑之多而且大，國家組織，兵馬强盛，國中太平，無人敢執刀以犯其鄰，種種情形，余將不復贅言。蓋若一一書之，不免太長，耗費光陰。且聞者亦絕不信其能如此。即余親身

在此，聞之亦幾於不能自信也。…………

濱大洋海有大城，波斯語稱之曰刺桐港(一)。(Zayton)有亞美尼亞(Armenia)某婦人，富於資財。在此城建教堂一所，雄壯華麗，爲一方冠。總主教(指約翰孟德高維奴)使爲領袖教堂。建築之外，該婦復捐巨資以維持之。併以遺命文規定之，俾不致於其死後有不測變更。又指定教堂先給主教哲拉德及其所率僧侶。故哲拉德爲中央教堂最初之居住人也。

(一)參觀上文。刺桐乃泉州別名。中國人舊有之名而非波斯語也。阿拉伯文稱橄欖爲才通(zaitun)才通與刺桐音相近，故阿拉伯波斯之中古遊歷家，多誤以刺桐城，爲波斯語也。

哲拉德既卒，葬於該堂內。總主教欲使余往繼其任。余未承諾，乃給與上方所述之主教裴萊格林。裴得便，乃往其處管理該教堂數載。至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七月七日，即聖彼得與聖保羅祭節次週後一日，離塵世。

哲拉德卒前四年，余因他種原因，自覺不便久居汗八里。乃得允許，將給

余之阿拉發，即欽賜薪俸，移往刺桐。俾余得在該處居住。刺桐距汗八里有三星期路程。（泉州距北京三星期未必能至，恐爲三月之誤寫也。）薪俸既得，皇帝復准余使用馬兵八人隨從。途間各處皆極受歡迎。抵該處時，裴萊格林尚生存。余乃於附近小林中建美麗教堂一所。堂距城僅四分之一邁耳而已。堂中有辦公室，足敷二十二僧之用。另有四室，皆可爲教務上高官之行臺。余繼續在此居住，依皇帝所賜俸金爲生。據此間基奴亞商人之計算，照本年匯價，皇帝每年給余之俸金，可值一百金(二)佛羅林(florins)左右云。俸金大半，余皆用之於建築教堂。在吾所居全省內，教堂寺廟、華麗合適，無有過於吾所建者矣。

(二)約有今英金五十鎊，華幣五百元。然照彼時之生活物價計之，或較今之五千元爲尤多。元朝之優待遠人，可見一斑。

大僧裴萊格林既卒，不久總主教（即約翰）任命余爲裴所轄之大教堂主教。余於此時已有充分理由，可以承諾總主教之任命。故余於今有時在城內大教堂居住，有時移居余自所建城外之教堂。皆隨余之便。余之身體尚甚康健。或仍可

任宣教事業數年。惟年已高邁，兼時有不豫，故髮已斑白矣。

在此大帝國境內，天下各國人民，各種宗敎，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蓋彼等以爲凡爲宗敎，皆可救護人民。然此觀念，實爲誤謬。(三)吾等可自由傳道，雖無特別允許，亦無妨礙。猶太人及薩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無一人。然偶像敎徒來受洗禮者，前後甚衆。旣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復不鮮。

(三)此正中國宗敎信仰自由，爲中國歷史特色，而非西國所能及。

同事兄弟有四人在印度爲薩拉森人所獲，皆死義焉。有一人兩次被投火中，而皆走出無恙。(四)天主保佑之奇，可謂極矣。然薩拉森人至今仍無一人，棄其謬敎，而改信正宗者。

(四)安德魯此說乃聞之鄂多立克。Odoric 鄂於一二年前，自印度携來死義者之靈櫬，至泉州埋葬。

凡上方所述之事，余皆略爲筆記，以函告足下。俾足下更可轉告他人。同敎兄弟及私友諸人，余今不能一一致書問候，蓋余不知誰尚生存，誰已歸天。

尙望諸人皆能赦余。望足下皆爲吾代候，併介紹吾於排魯幾亞之牧師，令狀保管人，及其餘諸兄弟。致皇克萊孟遣至汗八里及他處之副主敎，皆已歸天，。惟余一人尙存而已。班太拉（Bantera）之僧人尼古拉斯，阿息西（Assisi）之僧人安德魯梯斯及另一主敎，(五)初抵下印度（Lower India）卽死。葬於其處。蓋印度天氣不適吾人。最易致病，故客死者甚多也。

（五）安德魯必已忘其名。細考之，此人必同行者賽福斯托德 Ulrich Sayfustordt 也。

祝天主永使足下平安。吾與足下亦永別矣。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泰定帝三年正月寄自剌桐(六)（見 H. Yule, *Cathay*, III, pp. 71-75.）

（六）郭棟臣之眞福和德理傳，有泉州古十字架石搨影三具。其第一具按語云，『此古石聖架碑式，乃閩之泉州南邑西山下，於明季之萬曆巳未年出地。崇禎戊寅年摹勒。』其第二具按語云，『閩泉州城水陸寺中，有古十字架石，爲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之太封翁所得。於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敎友見之。於耶穌受難瞻禮之前日，奉入聖堂。水陸寺乃唐明皇六年所建。今已廢滅。』其第三具按語云，『閩泉郡城，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離寺百步許，有古十字石。在田側泥濘中，雨淋日炙，苔蘚層封。過者不問，見者不識。忽於崇禎

十一年二月，耶穌復活之四日，有教友因掃墓見之。遂於三月望日，邀集信衆，恭奉入堂。泉州府志載唐乾符中，郡人構菴，居僧齊固。廣明元年，乃取名東禪寺。今俱廢沒。以上三十字架碑式，皆出自閩之泉州。」明末所發現之十字架碑式數目，正符元代西歐人之記載。據安德魯遺札，當時泉州城內，有教堂一所，爲亞美尼亞某富婦所捐建。總主教約翰孟德高維奴命之爲領袖教堂。泉城內水陸寺建於唐明皇六年。元時必廢滅，而地基爲亞美尼亞之富婦所購，以建耶穌教堂者也。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東禪寺旁百步許，十字架石所在之地，必即安德魯所建之教堂舊址。元順帝至正六年，馬黎諾里過泉州，記其地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較之安德魯時代已增一所。泉州南邑西山下之十字架碑，必安德魯以後所增之第三教堂遺址也。民國十五年秋末，余至泉州訪古。問之其處天主堂西班牙國任道遠神父。(Father Seraphin Moya) 彼亦聞有此事而不知此三十字架刻石何往。至今天主堂建設僅三十年耳。泉城耶穌教堂設立六十年。亦不知此事。明末或另有天主堂。清雍正帝驅逐教士。泉州教堂亦毀。十字刻石即於此時遺失。今泉城寬仁鋪府學街奏魁宮亦有小石像，在殿之西壁上。像頭頂及胸皆有十字架。其爲古代基督教徒遺物無疑。

第一百九節。高僧鄂多立克之東遊。

鄂多立克 (Odoric) 義大利福柳利 (Friuli) 州頗代儂城 (Pordenone) 人也。生於一千二百八十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元

族，義大利北部屬日耳曼。其人民亦皆屬古日耳曼蘭巴特族。(Lombards)民心盡向日耳曼。而今代則屬義大利。鄂多立克卽日耳曼戍卒之苗裔也。在義大利者稱鄂多立克，(Odoric)在日耳曼者稱烏爾立克。(Ulric)實同一族。鄂多立克少時，卽入聖方濟各會，在烏丁(Udine)寺內修道。以能節慾苦行著名。一千三百十六年，元仁宗延祐三年卽起始旅行。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居留印度西部。後來中國，居北京三年。攷其時間，當在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至治二年至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元文宗天曆元年之間。一千三百三十一年元文宗至順二年卒於烏第。

鄂多立克之紀程，起始於君士旦丁堡。由是而至脫萊必松德，(Trebizond)愛爾羅姆，(Erzerum)塔伯利賓，(Tabriz)孫丹尼牙，(Soltania)柯傷，(Kashan)八吉打，(Bagdad)忽里模子。(Hormuz)更由忽里模子乘船泛洋，至印度西岸塔納，(Tana)更至俱藍，(Kulam)錫蘭島，及聖多默墓地。[illegible]由此南行再東至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占婆。卽真臘終乃於廣州登

陸，再至泉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經仙霞嶺，下錢塘江至杭州，金陵，更渡江，由揚州沿運河北上而達汗八里。（即北京）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是時約翰孟德高維奴尚生存，惟年已幾八十矣。後離北京西行，經天德軍，（今河套）陝西，甘肅，而至西藏首府拉薩。過拉薩以西，鄂多立克之行踪，不能明瞭。然由各種情形推測之，必經阿富汗迦布邏城，（Kabul）呼羅珊，（Khorassan）裏海南岸，而更抵塔伯利資城。由該處取十三四年前東行舊道，歸威尼斯市。（頗代農城近威尼斯市）

鄂多立克為中世紀西方四大遊歷家之一。四大家者，馬哥孛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依賓拔都地，（Ibn Batuta）尼哥羅康梯，（Nicolo de Conti（明時人）也。四家皆親至中國，而旅行記則皆歸故鄉後，求人代書者也。鄂多立克之記載，篇頁甚多。不能錄之於此。清光緒十五年，聖家會士郭棟臣嘗將此書譯成漢文，題曰眞福和德理傳。鄂省崇正書院有刊本，惜已絕版。余幸獲一本。郭氏譯述，頗為精審，不同於今代新人物之率爾操觚。余願以後有

暇，與原文校正，另爲譯本。今僅可將其記載中國特異之點，爲他書所無者，略述於下。

鄂多立克在錢塘江上流，見漁人用鸕鷀捕魚。在杭州見婦人纏小足，富貴之家，喜留長指甲，大汗國全境，劃分十二省，每省有瓦細兒（Wazir）（首相之義）四人管轄。皆爲中國確情。中世紀歐洲東來旅行家，無有言之者。即馬哥孛羅遊記，號稱最詳，亦無此等記載也。

隨鄂多立克同行者，有愛爾蘭人大僧哲姆斯。（Friar James）哲姆斯隨伴路程，究有若干，不可得知。烏丁有書，記鄂多立克卒年之四月五日，（鄂卒於一千三百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有遺命贈同旅行者哲姆斯二馬克。哲姆斯之名，不見於遊記書中，必疏略之故也。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光緒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教士維拉（Father Jose Maria Vila）通信，謂在山東臨清州附近二十餘里，（two-leagues）發現十四世紀聖方濟各會古塚二處。其一塚有墓石，字蹟尚可辨識爲貝納德（Barnard）云。貝隨鄂多立克東來，至臨清時，適該處有基督教堂，無人管理。因

留貝於此。其第二塚，則爲聖方濟各會某主教之塚也。葬於一千三百八十七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名姓已不可辨識。塚中有封口瓶一只，瓶內藏抄本書一冊。取置手中，轉瞬即化爲灰。又有青銅小箱一只，內藏主教使用之戒指一只，掛胸十字架一付。架上鐫聖方濟各會之印。維拉通信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佛羅倫斯市刊印之 Missioni Francescano，又翌年法國巴黎地學雜誌第三十九面。(Cte. rendu Soc. Géog. Paris, 1893, p. 39) 惟各種寫本之鄂多立克遊記中，併無貝納德其人。而他方又未查得確鑿記載，此處恐有誤會。法國亨利攷狄教授謂恐爲一千六百八十年時（清康熙十九年）派出之貝納德。(Bernardino della Chiesa) 當時同行者，有教士四人，皆小級僧。貝先充雲南副牧師，後升北京主教，卒於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康熙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以上所言者外，又有英國人鬚約翰 (John the Beard) 托名曼德維，亦詭稱嘗從鄂多立克東遊，自著曼德維遊記。(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卷帙甚多，而其實則竊取鄂多立克之記載，及古代希臘地理家拖雷美諸說，

混合而盧搆一書。昔時歐洲人以爲中世紀確有英國奈脫爵約翰曼德維遊歷至中國。直至晚近，攷據家詳細攷察，始斷定爲僞書。魚目珍珠始有分辨。（見 H. Yule, *Cathay*, II.）

第一百十節。北京第二任總主教尼古拉斯。約翰孟德高維奴卒於一千三百二十八年。（文宗天曆元年）一千三百三十三年，（順帝元統元年）約翰死信，得達阿維南（Avignon）教皇之廷。教皇乃於是年九月十八日，新任法國巴黎大學宗教學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爲汗八里總主教。同行者有僧人二十名，平人六名。東行至阿力麻里，受察合台國汗之優遇。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嘗有國書申謝之。後此，尼古拉斯及其同行者，皆不知所往。或皆未抵北京。蓋一千三百六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年）教皇有旨，調汗八里主教科斯麻士（Cosmas）充駐欽察國撒雷城主教，而以僧威廉栢拉拖（William of Prato）代之。旨中不見尼古拉斯之名。一千三百三十八年，（順帝至元四年）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至北京時，其紀行書明言北京無主教。俄國白萊脫胥乃德博士，（Bretschneider）

謂馬黎諾里抵北京時，總主教尼古拉斯或仍逗留途間，尚未至北京。明史卷三百二十六拂菻傳，謂元末，其國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於洪武四年八月（一千三百七十一年）召見，命齎書詔，還諭其王。明史之揑古倫或卽失踪之總主教尼古拉斯。德國夏德博士及其他學人，皆然其說。尼古拉斯或嘗實經商，或有不得不冒商人之理也。明太祖給揑古倫之詔書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東渡江左，練兵養士，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邦，皆遣官告諭。惟爾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齎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俾萬方懷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告。」明太祖詔書，顯然未達教皇。揑古倫以後

亦失踪，不知所往。(參觀 Yule, *Cathay*, III. p. 11-13)

第二百十一節。元順帝給羅馬教皇諭旨。 約翰孟德高維奴既卒，而新總主教尼古拉斯久不至北京。西曆一千三百三十六年，(順帝至元二年)在中國之阿蘭人，皆爲基督信徒，乃上書於羅馬教皇請主教。元順帝同時亦頒給教皇諭旨一道。使者共十六人，以法蘭克人安德魯 (Andrew the Frank) 及日耳曼那梭人威廉 (Willian of Nassio or Nassau) 契丹國阿蘭人拖該 (Thogay, an Alan of Cathay) 爲領袖。由陸道西行，於一千三百三十八年，(順帝至元四年)抵義大利阿維南城。(Avignon) 安德魯嘗在中國南方泉州 (Zayton) 充主教者也。元順帝之諭旨云，『長生天氣力裏，皇帝之皇帝，(Emperor of Emperors) 聖旨。咨爾西方日沒處，七海之外，法蘭克國 (Frankland) 基督教徒主人，羅馬教皇。朕遣法蘭克 (Frank) 人安德魯及從者十五人於爾教皇之廷。設法修好，俾以後時得通聘。仰爾教皇賜福於朕，每日祈禱時，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蘭人，皆基督之孝子順孫。朕今介紹之於爾教皇。朕使人歸時，仰爾教皇，爲朕購

求西方良馬，及日沒處之珍寶，不可空回也。准此。鼠兒年（即順帝至元二年）六月三日，書自汗八里城。(Cambalec)』(見 Yule, *Cathay*, III. 177-183.)

第一百十二節。阿蘭人上羅馬教皇書。阿蘭人上羅馬教皇書曰，『敬禱上帝，賜福吾主皇帝大汗，萬壽無疆。福定瓊斯，(Futim Joens) 香山董琪，(Chyansam Tungii) 者燕不花愛文奇，(Gemboga Evenzi) 嘉琿兪乔 (Joannes Yuchoy) 魯比士平則奴斯 (Rubeus Pinzanus) 等謹泥首上書於聖父教皇法座曰，……「下走福定等自昔受法座使者約翰孟德高維奴之教誨，養育，崇奉天主教。於是舉止有方，心神藉慰。約翰大師才學高超，德行踰俗。出言爲重於當世，行措爲則於後人。不幸八年前，竟離下走等而仙逝。下走等生者居世無教師，死者魂魄無撫慰。下走等久聞法座已遣主教東來，然至今尙未抵此也。下走等敬請法座早日任命聰明才能，道學高超使人，來東以慰下走等之望也，並請催使人速即東裝就道。蓋下走等居此，猶之羣羊而無牧人，無教誨無撫慰也。……法座使者來至皇帝大汗之廷，蓋不下三四次矣。

皆蒙待遇優渥，賞賚有加。使者皆交口應承，回西之後，携來法座國書。然至今杳如黃鶴，未聞有尊使者至也。今此之役，敬乞法座注意。報聘之書，不可不答，通好之使，不可不遣也。此間基督信徒，屢告他人，法座之使不久即至。若終無專使，豈不遺羞他人，使之譏基督教徒播布謊言耶。故下走福定等待法座使者之來，不勝其翹首西望也。鼠兒年六月三日，謹上自汗八里城。」(見 Yule, *Cathay*, III. p. 177-183)

第一百十三節。阿蘭人上教皇書之考證　多森 (D' Ohsson) 蒙古史謂此使節必為商人冒充，歐洲各國朝廷見之屢矣。(見 Histo. des Mongols II, 608) 多森蓋未得讀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錄也。阿蘭人上羅馬教皇書中諸人名，亨利玉爾略為注釋。玉爾謂 Futim 為中國人撫台二字之變音。Chyansam 為丞相二字之變音。Pinzanus 為平章二字之變音。玉爾氏之注，蓋亦非也。余嘗詳考之元史中諸阿速即阿蘭名將列傳，乃知以上諸名字，並非撫台，丞相，平章之變音，乃為當時確實人名之拼音也。Futim 即福定。名見元史卷一百三

十二，杭忽思傳。爲杭忽思（Hans）之孫，伯答兒之次子。成宗大德四年，兼西曆一千三百年伯答兒卒，福定襲職。官懷遠大將軍，尋改右阿速衛達魯花赤，兼管後衛軍。武宗至大四年，西曆一千三百十一年福定升樞密同簽，命領軍一千，守遷民鎮。尋授定遠大將軍，簽樞密院事，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右衛阿速達魯花赤。二年，進資善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間，進知樞密院事。

Chyansam 即香山。名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口兒吉傳。爲口兒吉（George）之子。事武宗仁宗直宿衛。天曆元年，西曆一千三百二十八年九月，兵興，從戰宜興，擊殺敵兵七人。自旦至暮，卻敵兵凡一十三處。以功賜金帶一，授左阿速衛都指揮使。Gemboga 即者燕不花。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三，捏古剌傳，爲捏古剌（Nicholas）之孫，阿塔赤之子。英宗時，爲進酒寶兒赤。天曆元年，西曆一千三百二十八年迎文宗於河南，授兵部郎中，招阿速軍四百餘人，進兵部尚書，雙珠虎符，後遷大司農丞。後至元初，充同知樞密院事。二年，西曆一千三百三十年即發信敎皇之年冬，十一月，壬戌，命兼宮相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領隆鎮衛左阿速衛諸

軍。Joannes 即嘉揮。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三，揑古刺傳。者燕不花之兄，亦揑古刺（Nicholas）之孫也。仁宗時，父阿塔赤卒，繼襲父職，充左阿速衞千戶。天曆元年，從丞相燕帖木兒戰居庸北，有功，進拱衞直都指揮使，尋遷章佩卿。Rubeus 名字，在阿速諸傳中，不可查得，然其爲眞確，可無疑也。

第一百十四節。教皇之回報元朝國書。　關于一千三百六十八年（元順帝後至元四年）之使節，吾人復有下方之紀載。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接待諸使，極爲優渥。下令授蒙古使者一人，爲警保吏，（Sergeant-at Arms）隨從左右。不久，即回答蒙古大汗國書。任命專使，東往汗八里朝廷。教皇回答大汗及阿蘭諸人之函，竟未道及以前使節，至爲可異。其書無甚興味，可不必錄也。同時，復有致欽察汗，察合台汗之函。又察合台國兩大臣，皆信基督教者，亦有書給之，言教皇不久亦將有專使至二國也。又威尼斯市長（Doge）及議會，匈牙利，西錫利（Sicily）諸國王，亦有介紹書，請招待諸使。各使

悵此諸函，于一千三百三十八年七月，元順帝後至元四年離阿維南起行。閱數月，敎皇任命專使尼古拉斯字內（Nicholas Bonet S. T. P.）尼古拉斯麻蘭諾（Nicholas of Molano）佛羅倫斯市約翰，（John of Florence）匈牙利人格利哥雷（Gregory of Hungary）等，携國書東行。時爲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即敎皇班尼狄德即位之第四年，舊曆十一月十一日也。同行者若干人，無詳細記載。推想之，同行之傳敎僧人，必甚衆也。當時日耳曼歷史家某氏，謂有小級僧人五十名同行。然不知何據也。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載在汗八里（Cambalec）都城時，同僚者共有三十二人。使者中以何人爲領袖，似無明文。敎皇國書中，馬黎諾里之名，列在第三。然讀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全書，則著者似即其領袖也。瓦丁史記關於此次使節，僅有馬黎諾里一人之名。敎皇四專使之一，尼古拉斯字內不久即折回。一千三百四十二年順帝至正二年五月，敎皇克萊孟第六世（Clement VI）有命令，任之爲麻爾塔島（Malta）主敎。

第一百十五節。馬黎諾里遊記之發明。　馬黎諾里（Marignolli）箇人歷史所可知者，僅于其著作中，略得一二而已。馬黎諾里之族，爲中世紀意大利佛羅倫斯市（Florence）望族。馬黎諾里約生于一千二百九十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之前。嘗充小級僧人。（Minorites）奉使東方之記載，在波希米亞史（Chronicle of Bohemia）中，全無次序，不能稱之爲遊記。吾人之得查出之，猶之地質學家自地層之零碎觀察，及研究散處之有機物遺蛻，而創立一地質新學說也。

一千三百五十三年，（順帝至正十三年）馬黎諾里歸自東方，抵阿維南，遞呈大汗國書于教皇英奴森德第六世。（Innocent VI）國書中敘述大汗崇仰基督教規，愛敬其徒，承認其基督教臣民可以服從教皇訓令，並請增派傳教師至遠東云。

一千三百五十四年，（至正十四年）十日耳曼皇帝察理第四世（Charles IV）至羅馬城，行加冕禮時，得遇馬黎諾里。察理人品卑鄙，然聰明好學。在位時獎勵學術。至是聞馬嘗奉使遠東，故招之。遂隨歸日耳曼。命著波希米亞史。其書古代士人見之者甚鮮。東藏孛拉格市（Prague）教堂塵土內四百餘年，無人顧問

。一千七百六十八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宣教師多不內（Reverend Gelasius Dobner）著波希米亞通史始將馬黎諾里之作取出，列之于其書內。世界學者方得讀其書。然多不內之功，不過將抄寫本，變作刻印本而已。一千八百二十年。（清嘉慶二十五年）德國人梅諾脫（J. G. Meinert）始將多不內通史中，馬黎諾里遊記提出，依其原文，重行清理，加以注解，列之于波希米亞科學會報告中，題爲教皇專使小級僧約翰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Abhandlungen der K. Böhm.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vol. VII. "Johannes von Marignolla minderen Bruders und Päbstlichen Legaten Reise in das Morgenland v. J. 1339–1353.—aus dem Latein übersetzt; geordnet und erläutert von J. G. Meinert." 於是世人始得知有馬黎諾里之書，並當時中國朝廷與羅馬教皇通聘之事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清咸豐六年）德國孔斯曼教授（Prof. F. Kunstmann）著第十四世紀印度中國基督教傳布狀況（*Die missionen in Indien und China in vierzehnten Jahrhundert*）一書。其第五卷，爲馬黎諾里遊記，（*Der Reise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nolla*）並有註

釋。英國亨利玉爾據此二書，譯成英文，另加注解，列之于其所著古代中國聞見錄（*Cathay*）第三册中。余今之譯，則又據玉爾氏英文譯本而成者也。

第一百十六節。馬黎諾里行程及西歸以後事蹟。　馬黎諾里書非遊記體裁。凌亂無序。欲知其行程，非讀竟全書，留心鈎稽，不得悉也。茲爲便讀之故，於未窺全豹之先，特將其行程提錄如下。使節全體於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十二月，離阿維南城。在那坡利港（Naples）稍事稽留，以待韃靼大使。蓋大使等遊歷義大利各市，尚未歸也。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元順帝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抵君士但丁城。留至中夏。乃渡黑海至喀法港。（Caffa）繼至撒雷市（Sarai）欽察汗月祖伯（Uzbek）之廷。一千三百三十九年之末，在撒雷度冬。至次年（至元六年）五月啟身。由普通商道而行，經玉龍傑赤。（Urghanj）以九月抵察合台汗國都城阿力麻里。（Armalec, Almaliq）在該城勾留甚久。直至一千三百四十一年之末，（至正元年）始再起程東行。在柯模里（Kamul）（即哈密）又留多日。至一千三百四十二年，（至正二年）七八月間，始達北京。瓦丁及中國史書皆

記於此年抵北京也。在汗八里（卽北京）居留三四年之久，始南至剌桐港。（Zaytun）卽泉州港中有小級僧教堂。於一千三百四十六年，至正六年或翌年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剌桐航向印度。途中無多記載。僅道及於復活祭星期日，抵𠸄囉拔（Malabar）科倫伯姆城（Columbum）卽俱藍國而已。與該城基督教徒同居一年之久。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至正八年或次年，至正九年乘西南孟素風，航至印度半島東岸科羅曼德爾濱海省，（Coromandel Coast）參謁先聖多默（Thomas）之墓祠。在該處留僅四日，更往訪撒巴國。（Saba）馬黎諾里以爲卽聖經所云之設巴國。（Sheba）當彼至時，仍爲女王治國。撒巴國何在，不可考。有以爲卽爪哇島者，又有以爲卽馬爾底甫羣島（Maldives）者。馬黎諾里抵印度稍前一二年，摩洛哥國人依賓拔都他（Ibn Batuta）亦嘗至馬爾底甫，記該島亦爲女主當國，女王名喀底霈。（Kadija）父死，兄被廢，乃爲人民所擁立。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及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辛丑，來貢之女人國，亦似卽馬爾底甫羣島也。離撒巴後，馬黎諾里乘船擬往𠸄

囉拔而回歐洲。不期海中遇風，吹至錫蘭島。爲回教海盜所擒，拘留四月。自東方携帶珍寶，悉爲所刦。盜之黨羽甚衆。錫蘭大部爲所讋服。離錫蘭後，乘船至忽里模子。（Hormuz）經巴比倫故墟，而至八吉打，（Baghdad）毛夕里，（Mosul）愛代沙，（Edessa）阿雷坡，（Aleppo）大馬色克，（Damascus）格力里，（Galilee）及耶露撒冷城。（Jerusalem）再經錫勃洛斯島（Cyprus）而歸義大利。据瓦丁史記，馬黎諾里以一千三百五十三年，至正十三年還抵阿維南城，獻呈大可汗致教皇之國書。書中言大汗尊敬基督教，承認其奉基督教之臣民服從教皇，併請再增遣宣教師往東方也。

一千三百五十四年，至正十四年教皇任命馬黎諾里爲喀拉白利亞（Calabria）義大利南部必失邢奴（Bisignano）地方主教。馬黎諾里或以曾往東方契丹國，辛苦萬分。所餘殘年，不欲再居於喀拉白利亞之偏僻孤陋小邑，故對於教皇任命，似未就職。卽以同年隨日耳曼皇帝北遊，至孛拉格城。（Prague）博希米亞通史亦必以此年著成者也。居孛拉格市幾年，不可得知。惟一千三百五十六年

，至正十六年馬黎諾里充佛羅倫斯共和市大使，至阿維南城謁教皇。一千三百五十七年，至正十七年又在波洛格那城（Bologna）頒給赦罪特權於某教堂。斯時年已高矣。何年卒，不可考知。

第一百十七節。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馬黎諾里分其書爲三卷。第一卷爲世界史。（Thearchos）由上帝創造世界起，至建築巴伯爾塔（Babel）止。第二卷爲國王史（Monarchos）。由尼姆羅特（Nimrod）起，至法蘭克，日耳曼，波希米亞止。第三卷爲宗教史（Ierarchos）。由梅爾其崔塔克（Melchizedek）摩西，（Moses）阿龍。（Aaron）起，至基督教創始，以及羅馬各教皇，波希米亞各主教而止。著者專述上帝創造世界，繼及于天堂。謂在印度東方愛敦（Eden）地方。因之著者憶及其前奉使東方之事，而述之如下。

至此，余欲增加數節，述余個人之見聞。余名約翰 小級僧人，佛羅倫斯市籍。今忝任必失那奴（Bisignano）地方之主教。愚陋無才，時虞差跌。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命余與數人，携國書與禮物，贈

送韃靼大汗　其國在東方。威權所達，幾有東方世界之半。兵馬强盛，國庫充實。。城邑相連。管轄衆國，難于勝數。各民族之在其境內者，不知凡幾。皆各自有語言文字。若一一言之，將駭人聽聞也。

十二月，吾等離阿維南城。四旬大齋(Lent)之初，抵那波利城。(Naples)居留至三月底復活祭日，以待韃靼大使某公。其人奉大汗之命，來自汗八里大都，持國書，通好于教皇。請教皇派遣專使至其廷，俾兩國以後，常相和好，與基督教徒訂信守之聯盟。蓋亦欲愛基督之教訓也。國內諸大酋長，號阿蘭人者，有三萬之衆，管理東方全部。其人皆崇奉基督教，或出于誠心，或由于名義。亦上書教皇，自稱教皇之奴隸，並言願爲法蘭克人效死，蓋其人稱吾輩爲法蘭克人，非自法蘭西(France)乃原于佛蘭克國(Frank-land)也。(non a Francia sed a Franquia)有小級僧人約翰孟德高維奴者，明哲好學，先充兵士，後爲判官，既又以歧黃之術事佛烈大力皇帝。(Emperor Frederick)

(二)七十二年前隻身往東方宣教，頗受其人之欽愛，爲其處第一宣教師。某公奉

使西來，觀光意大利諸城。今在基奴亞城遊覽，不久卽乘船來此，偕吾輩同行。

(一)佛烈大力第二世 (Frederick II) 皇帝，卒於一千二百五十年。(宋理宗淳和十年，蒙古憲宗即位之前一年。) 此時約翰孟德高維奴僅三歲而已。斷無充兵，作判官等事。馬黎諾里似有誤會。多不內及梅諾脫二人謂馬黎諾里指約翰勃拉奴克劈尼 (John de Plano Carpini) 而言。克劈尼于一千二百四十六年，奉教皇英奴森德第四世 (Innocent IV) 之命，奉使韃靼也。

五月一日，由海道抵君士旦丁城，艤舟倍拉。(Pera) 居留至約翰巴不鐵斯忒 (St. John Baptist) 祭日，卽一千三百三十九年，(順帝後至元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也。在君士旦丁城時與希臘人教務大總管，及聖蘇菲耶 (St. Sophia) 宮廷議會全體，行教義上之大辯論，吾人幸得天主之助，賦吾人以鋒利之口舌，戰勝邪說，使其自認叛教之罪，以前之譴責，無可逃也。其人無他訴說，惟恨羅馬教師，傲慢無禮，無可忍耳。吾人于此，亦可謂不枉費光陰矣。

過約翰巴不鐵斯忒祭日，乃復解纜。渡黑海，八日而至喀法。(Caffa) 其處

基督教徒甚多，宗派各異。由喀法前行，至第一韃靼皇帝(二)月祖伯（Usbec）之廷，遞呈國書(三)，錦衣，戰馬，美酒，與教皇之贈物。月祖伯汗待吾等頗優，賜給衣食。在其廷過冬乃行。行時，復賞賜甚厚。並給驛馬，及旅費，俾得至中央帝國（Middle Emperor＝察合台國）都城阿力麻里。（Armalec）在阿力麻里停留良久。又購地建築教堂一所，掘井數處。教練唱歌，加洗禮于數人。自由宣教於露天中。其前一年，主教與小級僧六人，在阿力麻里因宣教之故，爲基督犧牲而死。吾人雖蹈險，亦不顧也。死義諸人，爲主教禮加德，（Richard）伯爾根對省（Burgundy）人也，僧人法蘭賜斯（Francis），亞烈山德港（Alessandria）人也，僧人巴斯喀爾，（Paschal）西班牙人也。巴斯喀爾乃神人，未死之先，見天門忽開。預知其本身及同人，將有死義之事。又預言撒雷（Sarai）之韃靼人，將遭洪水滅亡。天主震怒，毀滅阿力麻里城，爲報復其死義之事。死後第三，阿力麻里皇帝被弑。又其他甚多光輝之事，皆爲彼所預料。又安科那（Ancona）僧人老倫斯，（Laurence）吾人印度僧彼德

(Peter)商人基落脫 (Gillott) 等，亦皆同時遭難死義焉。

(二)第一韃靼皇帝者，言由西來第一次所見之韃靼皇帝也。

(三)據瓦丁史記教皇致月祖伯書外，尚有致月祖伯長子札尼別(Tanibek)及聖方濟各會僧匈牙利人愛利雅斯 (Elias) 之書。愛利雅斯與札尼別甚友善也。巴斯喀爾事見下方第一百二十一節。

離教皇宮廷第三年之末，吾等乃離阿力麻里而抵錫羅斯喀貢。(Cyollos Kagon) 其義猶言沙山也。沙爲風吹，聚積而成。韃靼人未興以前，人皆以爲過沙山，卽無人居住，更無人信其別有國也。韃靼人得天主之助，與體力強健之故，竟敢涉之，得抵窮荒之境。其地卽古代哲人所稱熱地，無人涉之域也。韃靼人涉之，余亦二次涉之。(四)大闕 (David) 聖詩中，所稱之荒漠 (Posuit Desertum) 卽此也。過沙山，乃至東方帝國都城汗八里。(Cambalec) 其城之大，戶口之衆，軍威之盛，吾將不復贅言矣。大汗見驥馬碩大，致皇禮物國書，羅伯塔王 (King Robert) 書札及其金印，大喜。見吾等後，更爲歡悅。

恩遇極爲優渥。覲見時，皆衣禮服。余之前，有精緻之十字架先行，香燭輝煌。至宮殿內，賦天主惟一之章。(Credo in Unum Deum) 賦詩畢，余爲大汗祈禱，加福于彼。大汗亦低首受之。

(四)馬黎諾里之沙山，究何在，頗爲難言。或在哈密附近，古所謂龍堆也。馬黎諾里謂曾二次涉之，梅諾脫謂第一次爲中國之戈壁。第二次爲敘利亞境內沙漠，　蓋爲馬黎諾里歸還歐洲時所經過者也。古代哲人如希臘亞理斯多德等，皆言熱帶不可居。馬黎諾里之名，雖不見於元史，然其事蹟固有記載也。元史卷四十，順帝本紀，載「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佛郎國(Farang=Franks)即歐洲，蓋波斯等處所用之名辭也。法國巴黎伯希和教授(Prof. Pelliot)據儒略曆 (Julian Calendar)推算謂在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退朝至館舍。舍裝飾美麗。大汗命親王二人，侍從吾輩。所需皆如願而償。不獨飲食諸物，供給吾輩，即燈籠所需之紙，皆由公家供給。侍候下人，皆由宮廷派出。其寬待遠人之惠，感人深矣。居留汗八里大都，幾達四年之久，恩眷無少衰。吾等衣服，館舍，器具，皆贈給上品。來此同事，共有三十

二人。總計大汗供給費用，達四千餘馬克。留汗八里時，常與猶太人，及他派教人，討論宗教上之正義，皆能辯勝之。又感化彼邦人士，使之崇奉基督教正宗。因之拯救靈魂于地獄苦境者不少也。

汗八里都城內，小級僧人有教堂一所，接近皇宮。堂內有總主教之厲所，頗爲壯麗。城內他處，尙有教堂數所，各有警鐘。敎士衣食費用，皆由大汗供給，至爲豐足。

大汗見吾輩家鄉念切，無意流連，乃許歸還教皇，携其贈物，並三年費用。臨行，設宴歡送。宣言請教皇復派余或他人有紅衣主教之品格者來至汗八里充主教。蓋東方人士，基督教徒，或異端人士，皆崇仰主教也。大汗並言，來者須爲小級僧人。蓋彼方人士，僅知有此級僧人而已。前教皇基羅拉摩(Pope Girolamo)初亦小級僧人。教皇派遣約翰孟德高維奴至東方，宣教多年。阿蘭人及韃靼人仰之如神明，依之如父母，而孟亦小級僧人。因之小級僧人留美名於彼邦也。

居留汗八里約三年(五)，乃復起行。攜大汗贈給之路費，並良馬二百匹，經蠻子國(Manzi)而歸。途間所見城邑村莊，難以數計。粲爛光榮之世界，非筆所能書，口所能言，而余得飽眼福，豈非人生之大幸事乎，

(五)馬黎諾里前曹居北京幾將四年，後又言約三年，文字相隔僅二節，而有若是之差異。二者不知孰是，

聖斯德芬(St. Stephen)祭日(六)，十二月二十六日渡印度洋，往印度。復活祭前之星期日，抵科倫伯姆城(七)。(Columbum)其地產胡椒，可供全世界之需用。胡椒產於樹上。樹類蒲萄，植於園內。胡椒成叢。初則青色，狀類野蒲萄。長成後，內有紅汁如酒。余食時，常在盤上將其汁壓出以調味。成熟後，留掛樹上，以待曬乾。其地日光最烈。乾後，胡椒萎縮。人乃持竿擊落之，盛以麻布。每年胡椒俱如是收穫。

(六)馬黎諾里離泉州不得早于一千三百四十六年，(至正六年)或須在其後也。梅諾脫(Meinert)謂聖斯德芬祭日，爲陽曆八月二日。然孔斯曼(Kunstmann)則謂此時節，非放洋航

海之時，故定爲一千三百四十七年，(至正七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此日期較爲準確，因一千三百四十八年之復活祭日甚遲也。

(七)馬黎諾里之科倫伯姆城非今錫蘭島科倫波港，(Colombo) 因馬黎諾里後文，明言其在印度大陸也。細攷之，實即俱藍國。

以上皆余在其地十四閱月，(八)所目覩身爲者也。以前著作家(九)誤謂胡椒須煎炒。又有謂植於森林內者，亦非也。胡椒乃植於普通花園內。撒拉森人(回教徒)亦非其地主。主人乃聖多默之基督教徒也。基督教徒亦爲公立鑄鋼廠之主人。余在該處時，以教皇專使資格，每月自廠支領薪金一百金番。(十)(fan)(錢幣名)離該地時，月支一千番。

(八)此節言在其地十四閱月。下文又言一年零四月。不知孰是。

(九)鄂多力克遊記言胡椒產林中。馬黎諾里此處言以前著作家。蓋駁鄂多力克也。

(十)番印度錢幣名。他書多作番那姆。(Fanam) 價值至爲不一。十八世紀初，在俱藍(Quilon) 值十五便士，在加里克忒 (Calicut) 值六便士，在柯枝(Cochin)值一便士半。拔都他遊記言一百番那姆值六底那兒。依此計算，一番那姆當值八便士。

其地有聖佐治(St. George)教堂一所，隸拉丁教會。余卽寄寓堂內。暇則飾以美畫，教以聖道。地近天涯地角。昔亞歷山德大王遠征印度，至此樹石柱以紀功。余得來此，不可謂不幸。因亦立大理石柱。以留永遠紀念。柱上鐫十字架，教皇及余之徽號，併銘以印度文及拉丁文。傅之以油，俾不爲風雨侵蝕。立柱處，對峙天堂。樹立之日，四方之人，來臨禮者，不可以數計。余親舉祈禱。禮畢，各首領皆親來爲余舁肩輿，亦如往日鎖羅門(Solomon)王之受歡迎者。余之此舉，榮幸過於亞歷山德大王矣。(十二)

(十一)亞歷山德大王逸話，可參視麥樓氏(Müller)發刊之假加立斯太尼(Pseudo-Callisthenes)小說。據云，亞歷山德曾至賽里斯國。(Serice)(古代羅馬人中國之稱號)其國產絲。亞歷山德在該國樹立石柱。刻文曰，『馬期頓亞歷山德王曾至此地。』又有謂西印度穴中廟宇，爲歷山王所造者。波斯人有謂亞歷山德曾訪錫蘭島中亞當峯(Adam's Peak)者。佛拉毛羅(Fra Mauro)之地圖，謂亞當峯之鐵鍊，用以助遊客登峯者，實爲亞歷山德所造。凡此皆後代好事者所假託者也。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淸康熙元年)荷蘭國牧師巴爾狄斯(Baldaeus)在庫浪(Coulang)海岸岩石上見有石柱。居民云爲昔時聖徒多默所樹。亨利玉

爾謂此柱或即馬黎諾里所樹者也。戴氏 (Mr. Day) 謂此柱今尙存在。何瓦德 (Broadley Howard) 引巴爾狄斯，謂基隆市 (Quilon)(印度西岸港口) 達爾拜的兒(D'Albedhyll)嘗見此柱。數年前竟爲水冲去，不可見矣。

留科倫伯姆城一年又四閱月。所作事業，難以盡舉。乃辭別諸友，而往訪撒巴女王。(Queen of Saba) 女王自昔著名史乘。女王待余，至爲殷懃。其地奉基督教者甚少。余留其國時，嘗加洗禮於若干人。次由撒巴航海而至錫蘭山。(Seyllan) 山與天堂對峙。其地土人世世相傳，(十二) 由錫蘭山至天堂，約合義大利四十里。故天堂泉水下流之聲，錫蘭人可以聞之也。

(十二)基奴亞圖書館有寫本書。格雷白格 (Gräberg de Hemso) 嘗摘錄下方數語，謂有四水由天堂下流　其聲至大，以致附近居民，皆生而爲聾云。勃拉奴克劈尼謂極東居民，每當日出，輒聞洪聲。趙汝适諸蕃志記茶弼沙國。謂『其國光明，係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於雷霆。每於城門，用千人吹角，鳴鑼擊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孕婦及小兒，聞日聲驚死。』

天堂記。

天堂確在地上。四周有大洋海環繞之。在東方印度科倫白姆之對岸，與錫蘭山相峙。(十三)天堂爲地面上最高之點。約翰斯葛突斯(Johannes Scotus)嘗證明其直達於月球矣。天堂間，人無爭端。天氣清朗。人享安樂。天堂中央有泉，自地中湧出。四季不息。其水旁溢，灌溉全堂及堂中樹木。樹皆生菓。香芳而味美。可以充食。望之景緻優佳，猶之花園。山上泉水，流入湖中。古先哲人謂此湖曰，油付萊梯斯。(Euphirattes)入湖後，水皆變濁。復自對岸流出，分而爲四。(十四)皆經錫蘭。其名如下。

(十三)歐洲古代哲人言天堂者何啻數十家。天堂何在，紛紛聚訟，莫衷一是。東方人自昔傳說，謂在錫蘭島。然西方人則謂在更東也。海賽約翰(John of Hese)嘗見之云。科斯麻士(Cosmas)謂人類可居之地，外有大瀛海環之。天堂尚在極東，大瀛海之外也。費立坡神父(Father Filippo the Carmelite)謂在阿拉臘忒腹地。(Ararat)阿利俄斯拖(Ariosto)謂即克尼(Kenia)或克力曼嘉羅(Kilimanjaro)云。威尼斯人邊洋眷(Andrea Bianchi)之地圖所記同於馬黎諾里。將地上天堂(Paradiso Terrestre)置與印度極南柯模林角(Cape Comorin)相鄰。天堂四河，皆流入印度中央。一河流入甲斯使(Caspian)之北，近阿格

力甘。(Agrican)(即阿斯脫拉甘 Astra can 又曰窩爾加 Volga。)第二河在岐蘭(Jilan)地方。流入甲斯便海之南端。(阿拉格塞司河 Araxes 歟?)第三河流入斯干得龍海灣(Gulf of Scanderoon)(俄龍太斯河 Orontes 歟?)第四河曰油付萊梯斯。(Euphrates)古代著作家如海賽約翰謂地獄(Purgatory)亦在地面上。詩人但退(Dante)謂地獄與天堂兩相鄰接。皆在地面上。天堂在山頂。風景悅目。其邊陡絕。四周環繞者，即各層地獄也。阿甫郎謝(Avranches)主教胡愛忒(Huet)嘗攷天堂究何在。乃下判語曰，『有謂地面天堂在北極者，有謂在韃靼境，今裏海附近者，有謂在極南火地(Terra del Fuego)(南美洲之南)者，有謂在東方恆河畔者，在錫蘭島者，在中國者，在日出處之東，無人居之地者，又有謂在美洲者，在非洲者，在東方赤道下者，在月球中山頂者。多數皆謂在亞洲。然亦無確定地點。有謂在大亞美尼亞者，或在美梭博塔米亞者，或在阿述利亞者，或在波斯者，或在巴比倫者，或在阿拉伯者，或在叙利亞者，或在拍雷斯丁者。甚至有謂在吾歐洲者。更可笑者，有謂阿爾託省(Artois)之海斯丁(Hesdin)地名音與愛敦(Eden)相近。故古天堂必即在海斯丁云。種種舊言，不值識者一顧也。(見 Yule, *Cathay*, III, 198-9)

(十四)古代迷信數河同源者，基督教，回教，及佛教之信徒，皆同一心理也　玄奘西域記載阿那婆答多池(舊曰阿耨達池又曰大龍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舊曰恆河)繞池

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繞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一千三百七十五年（明太祖洪武八年）之喀塔蘭地圖繪所有中國之河皆發源一處。

吉昂河(Gyon)環繞依梯俄皮亞洲。(Ethiopia)(卽非洲)洲中居民，俱爲黑種。拍萊斯脫約翰(Prester John)國卽在此境。埃及國之尼羅河，相傳與此相通。中隔阿拔斯梯(十五)(Abasty)一帶地耳。耶蘇弟子聖瑪竇(十六)(St. Matthew)派之基督敎徒據有此地。算端因欲取水，故納金於基督敎徒。否則敎徒閉閘，阻水下流，而埃及皆將受害矣。

(十五)阿拉伯人稱阿比西尼亞國(Abyssinia)曰哈伯霄。(Habsh)此處之阿拔斯梯及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五章之阿拔霄，皆源於此。十四世紀時，士人多以拍萊斯脫約翰國在非洲。馬黎諾里及喀塔蘭地圖皆主此說者也。

(十六)埃及算端納金於阿比西尼亞王。高僧覺達奴斯(Jordanus)亦嘗記之。併言其數爲五十萬的由克忒。(Ducats)惟未記納金之故耳。

第二河曰肥孫河（Phison）流經印度。環繞愛威拉克（Evilach）全境。及抵契丹境，河乃名曰喀羅摩蘭，（Caromoran）義猶黑河也。（馬哥孛羅遊記作喀喇摩蘭 Caramoran 即黃河也）河中有琥珀及縞瑪瑙。世界淡水河，以此為巨擘。余嘗渡之。河之兩岸，有繁盛城市無數。皆蘊藏黃金。富莫與京。河上有工匠，居木屋內。藝匠中尤以紡絲織緞者最佔多數。據余親目所覩者，而估計之，即義大利全土亦無此數也。河之兩岸產絲之多，雖聚全世界所產者於一處，亦莫能比也。其人舉家，皆居於浮屋內。來往船上，與岸上無異。此皆余所親見而非得自傳聞者也。河流至喀發（Caffa）對岸，沒於沙中。後乃再出，過塔納（Thana）而瀦成巴庫海。（Sea of Baouc）（十七）

（十七）塔納市在黑海北岸，阿索富海（Azov）濱。馬黎諾里此節，將肥孫河，殑伽河，（恆河）印度斯河，窩爾加河，阿母河，黃河，及揚子江等河，誤合為一，故有此混亂不清之記載也。喀喇摩蘭韃靼人曰黑河，中國人曰黃河。黃河沿岸，城市不繁，人口不衆。水上亦無人居船上之事。馬黎諾里似將在揚子江上所見者，混為黃河也。河流入沙中，似指阿母河而

言。馬黎諾里由撒雷（Sarai）至阿力麻里時，或嘗經過之。當彼在撒雷時，又必嘗見窩爾加河，故謂瀦成巴庫海也。巴庫海爲裏海之別名。至馬氏如何將黃河誤與裏海相連，則誠百思而不得其解矣。中國人自昔卽有以黃河發源於葱嶺，流經喀什噶爾，成塔里木河，入羅布淖爾，再地下潛行，復出於青海而成黃河之說。新疆之人，亦有謂喀喇沙爾附近諸水來自西海（卽裏海）者。馬黎諾里經過諸地時，或得聞此異說，故有此誤會也。對於此節混亂，多不以（Dobner）曰，「此節表明馬黎諾里毫無地理知識。然當彼時，地理學不能如今代之臻於開明境域，故吾人不可過責之也。」

第三河曰梯格里斯（Tygris）流經阿述利亞國及尼尼微城。（Nyneve）此城甚大，有三日程。昔約拿斯（Jonas）來此傳教。卒於此。墓今尚存。余在附近就地，勾留兩星期。今城建築，多有以古城遺物爲之者。其地產水菓，馳名四方。尤以石榴爲最，其大駭人。味極甜美。此外則義大利國所產水菓，該地亦皆有之。河之對岸爲蒙速耳城，（Monsol）建築材料多取自尼尼微城遺物。（十八）

（十八）蒙速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毛夕里。今代毛夕里對岸之古蹟曰那比榕奴斯（Nabi Yunus）與庫雲笈克（Kc yunjik）拉耶德（Layard）在該處掘現古物甚多。有極有興味

之記載。約拿斯墓有詳圖，可參觀拉氏所著之尼尼微及其遺蹟。(Nineveh and its Remains) 李科德(Ricold of Montecroce)亦嘗記尼尼微城遺蹟及約拿泉。(Fount of Jonah)

此河與第四河之間有曠野，曰美梭博塔米亞，(Mesopotamia) 猶云兩水之間地也。曰阿述利亞。(Assyria) 亞伯拉罕 (Abraham) 及覺伯 (Job) 之故鄉也。阿拔格魯斯王(King Abagarus)所居之城，亦在此邦。耶蘇基督在世時，嘗親致書於王以修好。昔時王城虔奉基督教，而今則爲薩拉森人所佔領。余在該城，履危冒險，留居四日卽去。

最後余將述第四河。此河名曰油付萊梯斯。(Euphrates) 介於聖地 (Holy Land) 及敘利亞，阿述利亞，美梭博塔米亞之間。余渡此河後，卽入聖地。聖地頗有大城市，尤以阿雷坡城 (Alep) 爲最。城內基督教徒甚衆。皆衣拉丁服制。言語最近法文，尤與錫勃洛斯島(Cyprus)人之法語相同。由是而至大馬色克城，(Damascus) 雷巴儂山，(Mount Lebanon) 格力李城 (Galilee)，撒馬利亞城，(Samaria) 那柴萊脫城，(Nazareth) 耶露撒冷城 (Jerusalem)

及敎主耶穌基督之陵墓。

馬黎諾里書中亦有天堂樹木記一章。可摘錄數行如下。

據班條史，(十九)(Pantheon) 天堂中樹木，今仍生存。觀於上方所記諸大川流下之菓實及樹葉，即可知矣。天堂樹木，皆有醫藥性質。且至芳香。(二十)聞者或不之信，然寔亦不足異也。印度鄰近諸省有樹。每月生異菓，與此相類。

(十九)班條史爲維泰波(Viterbo)人郭德甫雷(Godfrey)所作，世界通史也。郭氏爲宗敎著作家。卒於一千一百八十六年。(朱孝宗淳熙十三年)

(二十)阿拉伯人麻素提(Mas'udi)之黄金牧地(Prairie d'or I.61.)載亞當初造成時，身被天堂樹葉。爲風所吹。葉落印度。因產諸香。亞當又自天堂携帶小麥及各種樹枝三十條，植之地上。吾輩今日所食佳美水菓，皆自此出。聖阿塔那修斯(St. Athanasius)亦謂印度所以多香料者，因接近天堂，時有香風吹來故也。

自蛇誘吾人祖先犯法之章，摘錄如下。

亞當夏娃既取無花菓樹葉結成衣帶以蔽體(二十一)。……天主得聞其罪後，乃宣布懲罰。先罰蛇以自此之後，須在地面以腹爬行。(然余馬氏自稱嘗見甚多大蛇，其

行也，半身挺直。如婦女之行街市。狀極端莊。惟不能持之長久耳。）……

（二十一）亞當夏娃取無花菓樹葉結成衣帶以被體，乃回教徒相傳之說也。

天主爲亞當夏娃製皮裘，狀如吾人之所有者。惟細攷之，乃椰棕樹芽間纖絲織成。於其謂爲皮裘，毋寧謂爲紡織品也。余嘗購一襲而衣之。至歸抵佛羅倫斯市始解去。今此衣仍留彼處也。天主又禁亞當食生命樹（Tree of Life）菓。並謂天使須留心察視，不可使亞當夏娃取食生命樹，致永遠生存也。天使於是執亞當之臂，而置之於錫蘭山上，湖之他面。亞當適立足於某石上。會有神助，其足印深刻石上，至今尚在。余在該處，嘗稽留四閱月。暇時，嘗往量之，得長二掌半，或約孛拉格尺半愛耳。（ell）尺度名。長短不等。英格蘭最長，蘇格蘭最短。余之外，尚有西班牙之薩拉森人某君亦往量之。某君專來此朝參亞當遺蹟者也。每年來此參拜者至夥。天使又置夏娃於他山。距亞當所居約四日短程。據諸國史記所載，二人離居凡四十日。憂思哀愁，亞當思慕夏娃，幾於欲狂。天使乃携夏娃歸亞當而兩慰之。（二十二）此與聖經所言，尚無矛盾。

(二十二)回教徒常相傳，人類始祖，及蠱惑彼等之蛇，自被懲罰，逐出天堂外後，亞當降於錫蘭島賽倫的白山。(Serendib)夏娃降於麥加附近熱達市。(Jidda)愛白理斯(Eblis)降於巴斯拉市。(Basrah)蛇則降於亦思法杭城。(Ispahan)亞當獨居悔過後多時，格白里耳(Gabriel)(天使名)乃攜之至麥加，次至阿拉發山(Arafat)夏娃處所。夫婦離別二百年，始再團圓。

錫蘭山記。(Mountain Seyllan)

余今將略述錫蘭山情形於此，一以求吾書之完備，再則讀者或亦覺有興味，能得益也。皇帝陛下讀之，或亦可以悅意，否則略去之可也。先則必須述吾如何得抵該處。次乃述余在該處所見之情形也。初，離別大可汗時，得其頒賜諸物及旅費甚多。陸路因有戰爭，閉塞不通，行旅裹足。故擬取道印度西歸。大可汗乃令吾等經蠻子國。(Manzi)蠻子國昔時名曰大印度。(India Maxima)

蠻子國疆土甚廣。統轄城邑郡國無數。若與未親見者言之，皆必搖首不信。物產豐富。所產水菓，有爲拉丁諸國所未知。國中共有大城市三萬。此外尚

有村堡，幾不勝數。康勃綏（Campsay）城最著名。面積最廣。市街華麗。人民殷富。窮奢豪侈。建築物雄壯偉大。尤以佛寺爲最。有可容僧侶一千以至二千人者。實爲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卽古代恐亦罕有其匹。昔時著作家謂其城有美麗石橋一萬座。皆飾以彫刻，及持戟貴人之塑像。未親履其地者，讀之皆以爲不經之談。然其所言者，皆確實事情也。（二十三）

（二十三）康勃綏卽馬哥孛羅遊記之京師，（Kinsay）鄂多立克遊記作康綏，（Cansay）麻哥羅梯之通商指南作喀綏，（Cassai）依貞拔都他遊記作漢沙，（Hansa）拉施特史記契丹國記作興綏。（Khingsai）皆由中國京師二字轉音，南宋之都城，今之杭州也。所謂昔時著作家，馬黎諾里或指馬哥孛羅及鄂多立克二人而言。多不內註謂康勃綏爲印度胡茶臘之首府甘琶逸，（Cambay）繁華富庶，印度人稱之曰開羅，（Cairo）全謬誤矣。

又有刺桐城（Zaytun）爲大商港。亦面積廣大。人口衆庶。吾小級僧人（Minor Friars）在此城有華麗敎堂三所。（二十四）財產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棧房（fondaco）一所，以儲存商人來往貨物。又有數鐘，皆爲上品。有二鐘，爲余在

該城所命鑄者。鑄成，舉禮懸掛於薩拉森人居留地之中央。其一余命名曰約翰尼那，(Johannina)他則命名曰安拖尼那(Antonina)。

(二十四)剌桐即泉州之古名也。回教徒最忌惡鐘。有則必禁之。依賓拔都他記在喀發市(Caffa)時，聞四面鐘聲，幾於驚惶失措。馬黎諾里此處記置鐘於回教徒居留地之中心。言之似欣欣然有喜色也。

吾等於聖斯德芬祭日，十二月二十六日離剌桐港。於聖星期(Holy Week)之禮拜三日，(二十五)抵科倫伯姆城。(見前。)欲先往麥拜聖多默(St. Thomas)之祠墓。次向聖地(Holy Land)航行。故在下印度(Lower India)登舟。下印度又名密奴巴。(二十六)(Minubar)自聖佐治日之夕，(St. George's Eve)海中迭起風濤。險惡情狀，難以言諭。余所乘船，爲風所吹，不知去向。沒入深海之中，六十餘次。幸有天助，得免於難。海中所見，尤爲奇異。海水起伏，猶如火燄。飛龍口中吐火，常自船邊掠過。挾此船之人，而投之他船。(二十七)余所乘者，幸得天主恩顧，及所携基督聖體之神力，又室女瑪利與聖克拉拉(二十八)(St. Clara)救護之

功，終得無恙。船中基督信徒，皆舉行懺悔，潛默祈禱。雖於風伯逞威之際，猶然鼓勇前航。托生命於神助，求靈魂之安全而已。蜿軀如何，非所顧矣。托天主之慈顧，得於聖十字架建造日之清晨（五月三日）駛入錫蘭拍維力斯(二十九)(Pervilis)港口。港正對天堂。有火者(三十)賈安(Coya Jaan)者，昔爲閹官，崇奉回教，富於資財，故得割据此島之大部，抗拒王命，橫行一方。虐政不亞於暴君也。

(二十五)基督教徒聖地即拍萊斯丁。(Palestine)

(二十六)密奴巴爲阿拉伯人嘛囉拔(Malabar)之稱號。愛德利奚及阿伯爾肥達書中，皆作阿爾嘛尼巴。(al-Manibar)拔都他及喀賫維尼(Kazwini)作阿爾嘛里巴。(Al-Malibar)

(二十七)印度洋風濤，乘來洶湧。法顯佛國記載離錫蘭後，値大風舶漏。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與馬黎諾里所遭遇者相同也。

(二十八)聖克拉拉爲基督教中女聖徒，爲聖佛蘭錫斯(St. Francis)之同邑人及弟子也。

(二十九)亨利玉爾謂拍維力斯距今科倫波港(Columbo)不遠。喀魯甘茶河(Kalugangs)口

，班拖忒(Bentotte)附近之巴拜林（Barberyn)又名拜魯瓦拉（Beruwala)者，即其地也。今代居民多為漁戶。港灣小，可泊船。沿海通商頗盛。馬黎諾里未抵錫蘭前一二年，依賓拔都他亦嘗在該處。

（三十）拔都他記馬八兒國新算端那錫烏丁(Nasir-uddin)妄自尊大。命其相兼水師提督賈拉斯梯（Jalasti）僭號曰火者賈汗。（Khwaja Jahan）此號在印度僅德黎皇帝之首相可以有之。賈拉斯梯後率水師佔領科倫波。馬黎諾里之火者賈安必即拔都他之火者賈汗也。

利則巧言令色，待吾輩以上賓之禮。繼乃謙恭屈己，聲言借欵。取去金，銀，絲物，錦衣，寶石，珍珠，樟腦，麝香，沒藥，香料，大可汗及他貴人賞賜余輩之物。又大可汗等給教皇之禮物，亦為騙去。總計所值，不下六萬馬克。名則謂余輩為賓客，禮貌有加，然實則無異拘囚。留其地凡四閱月。其地高山，（即錫蘭山）上方已有述及。天堂之外，地面諸山，無有高於此者矣。亦有謂天堂即在此山之上者。然詳考其名。實為不然。土人稱此山為青丹爸爸。（Zindan Baba)世界各種語言，皆謂父為爸爸，母為媽媽。（mama）青丹，

地獄之義也。故青丹爸爸，猶云吾父之地獄也。吾人第一代始祖，自被擯出天堂後，安置此山。與下地獄無異也。(三十一)

(三十一)青丹，波斯語牢獄也。亨利玉爾謂遍查關於錫蘭島之書籍。不見有地名青丹爸爸者。即相近之音，亦無之也。馬黎諾里下方所記陵墓形狀之建築物，波斯人或稱之爲青丹依爸爸。(Zindan-i-Baba) 爸爸爲亞當之稱號。依賓拔都他記往亞當峰有兩路。一曰，塔力克爸爸，(Tarik Baba) 亞當路也。二曰，塔力克媽媽，(Tarik Mama) 夏娃路也。

錫蘭山有孤峯，高不可測。幾於終年在雲霧之中，不可見也。天主爲吾輩涕淚所動，大發慈悲之心。一日清晨，日尙未昇，滿山明亮。自下望之，火光熊熊。山下有平台一片，距地面尙高。亞當足印，坐像一座，左手置膝上，右手高舉向西，及亞當親手所建之屋，皆歷歷可見。亞當屋狀如陵墓，爲斜四方形。中央有門。以大方石塊搆成。不用灰堊，僅以石疊成而已。(三十二)

(三十二)由此記載觀之，馬黎諾里未嘗登亞當峰。僅得自下方瞭望之而已。所望見之足印，併非千百年來羣欲謁見之亞當足印也。馬黎諾里所望見之足印，据彼上文所言，長僅二掌半，或孛拉格尺半愛耳。此與他家所記亞當峰之足印，長短不符。依賓拔都他記長十一指尺

。馬歇爾(Marshall)量得英尺五尺六寸。田能得 (Tennent) 量得五尺。三家所記，大略相同。馬黎諾里所記者，或爲佛敎徒所作之模型。此類模型，錫蘭島中如闊塔 (Cotta) 區之阿魯維哈拉(Alu Wihara) 及孔內格耳 (Kornegalle) 等處，皆有之也。法顯佛國記載師子國云，『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九由延。』在山頂者，似亦指亞當峯足印。馬歡瀛涯勝覽錫蘭記云，『王都大山侵雲石，有巨跡。深二尺，長餘八尺。傳云，祖阿聃，生人足跡，即盤古也。』依馬黎諾里登陸港口攷之，彼所見之足跡，似爲拍拉拔都拉(Palabadulla)地方之足印模型。由拉忒納普拉 (Ratnapura) 地方登峯者，皆在拍拉拔都拉休息。其處仍有古代建築遺址。或即馬氏所云之亞當獄也。近代諾克司 (Knox) 量其跡，長約二尺。尤與馬氏所云相近。一千八百十九年時，(淸嘉慶二十四年) 始有英國人馬歇爾 (Henry Marshall) 及邵歐斯 (S. Sawers) 登亞當峯。

其地土人相傳，聖經所記洪水，未曾波及錫蘭。故亞當所建之屋，不遭水災(三十三)。持此說者，尤以山麓僧侶爲最力。諸僧雖信仰無誠心，然持躬律己，則甚嚴也。其所傳說，與聖經及聖賢遺傳，悉皆相反。然彼所持者，亦未可盡非

後人自云，開恩（Cain）及賽式（Seth）非其祖先。亞當尚有其他子女，而彼輩乃亞當他子之苗裔也。此與聖經不合，故余亦不願述之也。

（三十三）博德來圖書館（Bodleian）有阿拉伯文舊約前五章。記奴亞（Noah）大舟，寄碇於錫蘭島之賽倫的白山。（Serendib）印度人亦相傳，奴亞時代，洪水未殃及其國也。

當亞及其子孫，迄於洪水時代，未嘗食肉。故其地僧侶，遵守祖訓，亦不食肉。出門則自腰以上，裸無遮掩。舉止莊嚴。房屋以櫻樹葉構成。手指可點破之。林中各處可見此類房舍。僧侶皆富有貲財。不知盜賊之患。偶一有之，亦自外國而來之遊民也。

錫蘭山頂，向天堂處，有大泉一所。雖自十義大利里以外，其水猶可望見。泉水雖在此處湧出，然其人則皆謂發源於天堂泉。（Fountain of Paradise）泉底時有不知名之樹葉爲水力翻起。又時撈獲伽羅木，紅藍寶石，及各種水菓，可以療疾。（三十四）謂此俱可爲水來自天堂之證據也。其人又謂水中寶石，皆亞當之淚構成。無稽之談，全不足信。他事多種，今暫不述。

（三十四）鄂多力克遊記，亦載「錫蘭島有大山。亞當嘗立其頂，以哭其子一百年。山中有平台。風景優雅。其處有湖，面積不廣。積水甚深。土人相傳，其水即亞當夏娃之淚。然余不信其說，蓋余親見水自土中湧出也。」拔都他亦記山下有水池，可以撈玉。今代錫蘭島產玉最旺之處，仍在距亞當峯山脚不遙之處。回教徒相傳，亞當哀痛之際，兩目淚流如泉。右目流出者，注為油付萊梯斯河，(Euhrates) 左目流出者，注為梯格理斯河。(Tigris)

亞當園及園中菓記。

錫蘭島上亞當園中，最著名之樹，為車前樹。土人謂之曰無花菓。（三十五）車前實為園中植物，非眞樹也。其幹之厚，與樹無異，尤與橡樹粗細相同。幹至軟。有力者以手指壓之，即得孔穴。水由穴中流出。車前樹葉，至長且寬。色如綠玉。明亮透光。美不可言。土人用以為棹布。惟每葉僅能用一次而已。新生嬰孩，洗粉以後，用蘆薈玫瑰，包裹葉中。不需綳帶。置於沙上。葉有長至十愛耳左右者。余不知有何物，形狀與此相類者。土木香或稍似耳。僅樹頂生菓。一枝有至三百者。初不可食。貯藏窖中，若干時後，乃自成熟。味至佳美。芳馥撲鼻。菓長可比人之中指。以刀削成細片。片片面上，皆有人

釘死十字架之圖形。精微似針鋒彫刻。此爲余親目所覩之情形。(三十六)亞當夏娃即用此葉遮掩其裸體者也。

(三十五)亞當園神話，至今尙流傳於錫蘭島土人口中。細忒拉貢喀(Seetlagunga)瀑布在往亞當峯途間。時有各種水菓順流而下。回教徒則謂菓皆來自亞當園。佛教徒則謂釋迦牟尼有菓園在此。園中產各種菓實，充滿東方。惟此園今代已不可尋踪。往探奇者，皆不能返。

(三十六)車前樹菓中有人釘死十字架形像。曼德維爾(Mandeville)遊記亦載之。曼氏稱車前菓曰天堂頻菓。(apple of Paradise)一千三百八十四年，(明洪武十七年)福萊斯科巴爾的(Frescobaldi)及西門錫戈里(Simon Sigoli)二人謁聖紀行，亦有同樣記載。比其菓於土木香。與馬黎諾里不約而同。馬利亞神父(Padre F. Vincenzo Maria)謂在印度僅見十字架。而在腓尼基國則耶蘇釘死十字架之全形，皆得淸楚表現。故其地基督教徒不以刀劃菓，僅以手破之而已。

園中他種奇樹異菓甚多。皆爲吾輩在此方所未見者。納笈爾樹(Nargil)即其一也。此爲印度堅果。樹有嫩皮。葉甚美麗，類於棗樹。其枝可編籃斗，其

木可作棟桷。其皮可作繩索。其殼可作杯碗。亦可作匙勺，以備解毒。殼內有漿，厚約二指。味如杏仁，頗可口。亦能燃燒，可以取油製糖。其汁多沫，類新牛乳。漸變爲酒，味極芳冽。(三十七)

(三十七)馬黎諾里此節將椰子漿，與椶櫚酒相混。椰子漿乃樹身流出之汁所釀成者也。

又有樹名安布蘭(三十八)，(Amburan) 果極芳香，味如仙桃。

(三十八)安布蘭樹卽檬果 (Mango) 也。

又有察克巴魯亥(三十九) (Chakebaruhe) 異樹，大如橡樹。果大如羊或三歲嬰孩，誠奇觀也。果皮堅如松子。須用刀斧始能斫開。其內有汁，味至佳美。有如甜蜜，或義大利最佳之瓜。果之中心，有栗五百枚。味亦如之。炒熟食之，最爲佳品。

(三十九)察克巴魯亥乃僧伽羅人 (Singalese) (卽錫蘭人) 語波羅蜜也。其原字爲 (Ciake-Baruhe)。依賓拔都他遊記作 Shaki Barki。馬利亞神父謂最佳之波羅蜜，名甲哈巴爾喀。(Giacha Barca) 今英文稱波羅蜜曰甲克。(Jack) 似亦由察克轉音。中國人之『波羅』則似

由巴魯支轉音。馬黎諾里此處所敘亞當詳明。

其他如梨，蘋果，無花菓，葡萄樹等，已皆不能迴憶，究曾見之否也。葡萄樹似僅生葉，而不能結菓。全境如是，惟聖多默教堂內則不然。昔日多默充主教時，嘗駐此堂。余見堂內所植葡萄，皆能產菓，用以釀成少許醴酒也。父老相傳，當彼初來此時，嘗攜酒少許以飲衆人。（有兩年間，余亦嘗爲此。）酒飲畢，多默昇天堂。得天使之助，竟入其奧。歸回時，攜帶少許葡萄。植其核於院中而生。即余在彼所親見者也。若需酒時，則取以釀之。其他諸地，雖有葡萄樹，然不生菓。甜瓜，黃瓜，亦皆如是。可食之鍋菜，亦不得見。羅勒叢林，所至皆是。

亞當園中樹木，皆已述之矣。亞當所食之菓，採自何樹，余不得知。余意度之，或爲檸檬也。聖經有

"Ipse lignum tunc notavit
Dampna ligni ut solveret."

之句，可以爲證。尤可注意者，十字架皆以櫻櫚，橄欖，松栢，及檸檬樹木製成。四者之中，僅檸檬產菓，其味可口，其色悅目。察理皇帝陛下所有之十字架，似亦以此四木製成。車前樹（亦曰無花菓）。菓內有耶蘇釘死十字架形像，故有謂十字架或以車前木製成。惟余實無考，不能阿附。然余亦非膠執己見者也。至亞當所食之菓，則有希伯來文愛塞開爾(Ezekiel)寓言"Patres comederunt uvam acerbam, et dentes filiorum obstupuerunt."之解釋，可以注意。此句應言譯義，猶云其父食生葡萄則其子牙將鈍。吾國譯文 Patres 希伯來原文皆作亞當(Adam)。此字寫法，時有不同。當亞當作父母解釋時，其字有特別書法。例如創世記"Vocavit nomen eorum Adam."句中，亞當作複數，是也。當作一人解釋時，則又以他法書之。正猶吾輩言 hic et hoec homo，而又可言 hic vir 也。（吾非言吾輩亦用分別符標，及附著有音字，如希伯來文者。）又如賽姆(Sem)（人名）之書法，有時有一 Zade，而有時又有一 Samech。又阿伯拉姆(Abram)有時有一 Aleph，而有時又有一 He。其義亦隨之而變也。故如在"Adam

comederunt uvam acerbam".句中，亞當即吾輩第一代父之義。然吾國宗教家皆不贊成此解說。蓋十字架上無葡萄木也。亞當子孫在錫蘭所植之無花菓樹，及車前樹，亦皆可以同樣解說觀察之。（吾人祖先之裙，既甚寬闊，極似以車前葉製成者也。）橄欖及棗，雖亦可食，然無人謂之爲禁菓也。十字架上有椶櫚木。以余意觀之，毫無疑義。蓋可於祭理皇帝陛下所藏之十字架遺物見之也。然若維泰波人郭德甫雷(Godfrey of Viterbo)之班條史(Pantheon)所言皆確，則吾言恐謬誤矣。班條史云，亞當年耄，身軀衰弱。遣其子賽忒(Seth)往天堂求慈油。天堂守門使云，「此非時也。可取橄欖，檸檬，松柏之枝。歸而植之。長成後，取其油。則汝父安康矣。」賽忒歸，而父已卒於海白龍(Hebron)。乃將携歸之三種樹枝，編成一條。植之亞當墓上。不久即成一樹。樹長大後，先移至雷巴農山，(mount Lebanon)後又移至耶露撒冷城。樹後被斫。耶露撒冷城至今尙有希臘人敎堂建於樹基之上。其穴即在壇下。希伯來人稱此寺曰「十字架母」(The Mother of the Cross)者，蓋

以此也。瑣羅門王自撒巴女王而得知有此樹。乃命人將樹埋於塔下。基督誕生時，地震劇烈。塔基破裂。樹始重現。拍羅拔的喀（Probatica）池水，有醫人性質者，亦此樹之力也。

人類始祖之衣裳。

天主既爲亞當及其妻夏娃製成皮裘，使衣之矣。或問其皮裘何自來。普通皆答以天主特別製成。語不近理。故有答以殺一獸而專爲衣裳者。然此亦不能使人滿足。蓋天主初造禽獸時，皆雌雄成雙。時期短促，未能繁衍。若殺其一，恐將絕種。此又非天主造物之意也。故余謂經文中皮裘（fur）應讀作纖維衣（fibre）。惟余亦非有意於武斷者也。納笳爾樹，（Nargil）已見上方。其葉中有纖維組織，狀如粗絲綢然。其地土人，及印度人，至今尙取此粗絲，以織蓑笠。鄉村轎夫皆衣之。土人呼轎夫，爲喀馬爾。（Camalls）專負重物，及舁男女於轎中。聖經雅歌，"Ferculum fecit sibi Salomon de lignis Libani."句云，轎乃可移動之擔床也。余在刺桐港即泉州及印度時，常用之。轎夫蓑笠

，余嘗購得一襲衣之，携歸佛羅倫斯市。今仍留於其地小級僧人之教堂內。約翰巴不鐵斯忒（John Baptist）之衣裳，亦如此製成，可無庸疑。喀馬爾音近喀買爾。（Camel）喀買爾卽駱駝也。絲之外，駱駝毛爲世界最柔軟之物。以製衣服，必非其物。駱駝甚多。當由巴比倫（在東方）經大馬色克城而往埃及時，在沙漠中，余嘗與無數駱駝及初生駱駝隊同行。阿拉伯國駱駝之多，亦難以數計。錫蘭島無駱駝而多象。象雖兇猛，然未聞傷及生人。當余在撒巴國時，嘗騎女王之象。象頗知理性。言之似甚不經，而確情則如此也。

人類始祖之食物。

吾前已言亞當夏娃居錫蘭島，以水菓爲食，以獸乳爲飮。洪水以前，未嘗食肉。卽在今代，有一派徒自稱爲亞當子孫者，亦不食肉。亞當夏娃安置錫蘭山頂後，乃取大理石塊，建築一屋，暫作棲止。其地有篤信宗教者，性至淸潔。客入其屋吐唾，則棄屋勿居。已則絕少吐唾。有之則須遠去居室。他種

不潔之事，亦必須遠避。

其人每日一餐。絕不多食。所飲者獸乳與水以外，別無他物。祈禱時，頗合禮儀。初教幼童習書，則以手指書於沙上。以後始以鐵針書於紙上，或樹葉上。

其寺中有樹多種。葉皆異於他樹。樹之四周，皆為金寶冠冕所環繞。樹之前有燈燭。其人拜樹。(四十) 自昔相傳，亞當生時，嘗希望樹可赦免其罪惡。故其人皆拜樹。其情偽不言而喻。大闢 (David) 之詩云 "Dicite in gentibus, quia Dominus regnabit in ligno." (此句譯義猶云，布告諸國，耶穌將自十字架上君臨世界也。) 似與此事相合。然其眞確譯文，似以curabit a ligno (自十字架上醫治人類也) 為優。

(四十) 此節所言之樹，為皮勃爾樹 (Peepul) 無疑。有名之布德格耶 (Buddh-Gaya) 樹，亦即此也。阿奴拉甲普拉 (Anurajapura) 地方，有此樹一株，已二千年。錫蘭島各廟院中，皆植此樹，以備受人禮拜。拜樹為佛教徒之事，而馬黎諾里記之，豈不異乎。亨利玉爾以為馬氏必聞自回教徒，而回教徒將佛教故事，變為己教之事也。錫蘭僧人相傳之佛足，回教

徒謂爲亞當足。推此類推，佛陀即亞當。凡佛跡皆可以亞當代之也。

此類僧人，家不儲食。今日食盡，明晨始再求之。無床席，臥地上。出門跣足以行。攜帶手杖，衣廣袖服。狀類吾小級僧人，惟無冠耳。其外有大衣，裹蔽兩肩。望之若天使然。每晨排隊，出行求米，作當日之食。王公以下，皆出迎，禮而敬之。視其人數多寡，施以米糧。歸而浸於水中，和以椰子漿及車前子。然後食之。以上皆爲余在錫蘭時所親見（四十二）。彼人視余爲其同教，待余以上賓之禮。

（四十一）亨利玉爾謂此節描寫今代緬甸錫蘭之佛教僧侶，可謂曲盡。馬黎諾里所見者，皆能記載確實。至所聞者，則吾人應負其責也。

馬黎諾里書中，以後有人類繁衍記，及開恩（Cain）與阿伯爾（Abel）之獻貢物品記等章。迄於其書第一卷，世界史之末。凡此諸章，俱無關東西交通事蹟。故不贅錄。其間有此類證記，散處諸章中者，特摘錄如下。開恩之事蹟云，阿伯爾被害後，開恩始築其城。此與聖經相合。惟謂開恩終身遊食四

方無定居，則似與經文不合。開恩所築之城，似卽今錫蘭之闊塔城。(Kota)余嘗勾留其地，(四十二)遊覽城市。開恩在錫蘭產生多子以後，逃至大馬色克城。(Damascus)爲其第七代孫拉買克(Lamech)之流矢所中，殞命。葬於城邊。其墓至今可見。(四十三)

(四十二)闊塔城亦名甲雅瓦兒達那普拉(Jayawardanapura)近今科倫波港。(Columbo)一千三百十四年時，(元仁宗延祐元年，)嘗爲王都。自一千四百十年時，(明成祖永樂八年)爲全島之首府，凡一百五十餘年。

(四十三)希伯來人相傳拉買克一日出獵，有童子指林中開恩爲野獸以紿拉買克，放矢射而殺之。及審視，乃老耄之開恩也。拉買克大怒，殺童子。

下節記海白龍。(Hebron)馬黎諾里似亦由於親見也。

亞當之子阿伯爾卒，亞當哭之一百年，悲慟之餘，不欲再有子。乃別夏娃而獨居於穴中。後有天使，命復與夏娃同居而生賽忒。(Seth)後乃遠離惡子孫，而往大馬色克城。卒於愛白龍。(Ebron)即海白龍葬於其處。墓距耶露撒冷城

約二十里。城名阿兒巴。(Arba) 猶云四人城也。亞當爲首，依次而阿伯拉罕姆，(Abraham) 依薩克，(Isaac) 雅各 (Jacob) 四人，皆葬於愛白龍之雙穴中。教務大總管及神父等，瘞於此者，更不一其人。約瑟 (Joseph) 出埃及後，死亦葬此。

賽武既卒，子依諾克 (Enoch) 嗣。始呼天主以名。祈禱時，高聲呼天主者，依諾克第一人也。始立教規，併修身法則。其法頗奇。大類今代婆羅門人 (Bragmans) 及錫蘭僧人所遵守之制度。然婆羅門人及錫蘭僧人今竟歸附偶像教及崇拜樹木矣。其事吾前已述之。…………

亞當子孫在錫蘭者，援引證據多種，僉謂洪水未嘗波及其國。最要證據，即爲其國東方有遊民甚衆。自稱爲開恩之苗裔。余在其地時，嘗得見其人，面部廣闊，猙獰可憎。望之使人生畏。居留某地，不過二日。過之則(四十四)發惡臭，人不能忍。羞見他人。然皆經商。其妻子亦俱醜陋如鬼，不下男子。出門遊行，則負載其妻子於驢背。然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及宗教學家多人

，皆謂若不居大舟中，而能免於洪水之難者，皆蠻語也。……

（四十四）麻素提（Mas'udi）云，庫瑪兒國（Kumâr）有印度種人。爲開恩之後裔。其國盧伽羅木。（見Prairies d'Or,i,72.）馬黎諾里此節所記錫蘭島開恩之子孫，實乃指該島土著維陀人。（Veddahs）今代田能德（Tennent）記其人云，『人極醜陋。精神活潑，而膽甚小。好體育運動，而身多畸形。頭大肢殘。頭髮鬈卷，皆黑而長。垂至胸腹，不加梳理。立時面垂向地。雙目鬆鍱，向天瞻仰。狠顧驚視，時示驚惶之狀。……幼童亦皆奇醜。裸體無衣。肢節不端。頭大腹突。婦女皆不喜出門，醜陋不堪言狀。見之使人作三日嘔。余足跡遍天下，所見各色人種甚多，無有醜於此者也。』

……大舟於第七月間，在亞美尼亞某山頂登陸。山近月剌伯帝國（Empire of Uzbek）即欽察國之鐵門關。小亞美尼亞國人稱此山曰阿拉臘忒（Ararat）。

以下入第二期。馬黎諾里之博希米亞通史第二卷，所謂國王史（Monarchos）也。

此卷第一章，記奴亞（Noah）子孫分配世界情形。其重要有興味者，摘錄如下。

奴亞受天主明命，敎導諸子，敬祠唯一之天主，以及繁衍子孫，分配土地，俾爲各人養生之資。於己死後，諸子須和衷共濟。囑咐諸事外，更留賽梯姆島(Isle of Cethym=Chitim)頤養自身所餘殘年，俾得遂安靜生活。賽梯姆島今名錫勃洛斯島。(Cyprus)奴亞長子夏姆(Shem)繼其父爲王兼管理僧事。得天下之半，盡有大亞細亞(Asia the Great)之地。自匈牙利以東，今瓦拉(四十五)啟亞(Wallachia)附近白海(White Sea)起始，劃一直線，經月祖伯帝國，契丹，(Katay)印度，(India)依梯俄皮亞，(Ethiopia)以迄世界之盡端，皆是也。

(四十五)瓦拉啟亞今爲羅馬尼亞國之一省。惟瓦拉啟亞附近之白海，究爲何海乎？裏海，馬模拉海，(Sea of Marmora)地中海，波羅的海，皆可有白海之稱。然皆不在匈牙利以東，瓦拉啟亞附近也。今代地圖上之白海，(在歐洲俄國之北，入北氷洋。)距匈牙利及瓦拉啟亞不免太遠。烏拉山(Ural)附近，昔時亦有大匈牙利，(Great Hungary)大瓦拉啟亞(Great Wallachia)諸地名。佛拉毛羅(Fra Mauro)地圖，烏拉山附近有大湖曰馬兒比洋柯，(Mar Biancho)白海之義也。古代地圖不準，多捕風捉影之談。馬兒比洋柯究爲拉多喀湖

(Ladoga Lake)(在烈儜城北○)或爲今之白海，抑爲貝加爾湖，(Baikal)實不可知○一



佛拉毛羅世界圖

觀佛拉毛羅地圖，北方各地，緊縮情形，即易明了馬黎諾里此節所言大地分配方法矣○佛拉毛羅之白海，似與馬黎諾里之白海，同一地方○皆即俄國比羅俄賽羅湖○(Bielo Osero)放大之而已○窩爾加河枝河賽斯那(Szesna)自此湖流出○比羅俄賽羅，俄語白湖也○馬黎諾里對於非洲南部(依梯俄皮亞)之觀念，無異於古代拖雷美，(Ptolemy)拉維那(Ravenna)(地名)之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以及其他阿拉伯諸著作家也○自古相傳，依梯俄皮亞向東伸出，達於印度洋之南○據此地圖，東半球之西一半，爲歐羅巴洲及亞非利加洲○東一半爲亞細亞洲○由白海向南，劃一直線，經過月祖伯帝國，契丹，印度，依梯俄皮亞而達世界之盡端○

天下他半，則分與餘二子○哈姆(Cham)得亞非利加洲(包聖地在內)○直線向西，經迦太基，(Carthage)叶尼斯，(Tunis)等地，而達世界之極端○

幼子甲肥忒(Japhet)得歐羅巴洲。吾人今所棲止者也。自匈牙利羅馬以西，迄於世界盡端。所有日耳曼，法蘭西，博希米亞，波蘭及英吉利等國，皆屬之。

下章記洪水後，祭祀之禮。其大部皆可摘譯。

夏姆熱心維持崇奉眞天主。其歷史吾將述之。洪水後第二年，夏姆生阿爾法薩。(Arfaxat)阿爾法薩生愛拉姆。(Elam)愛拉姆者，東方阿蘭貴種之始祖也。今代阿蘭實爲世界最强最偉之國。人皆有勇，面貌姣美。韃靼人得其助，而征服東方之天下。無阿蘭人相從，則韃靼人未嘗得一次勝利也。成吉斯汗(Chinghiz Caam)者，韃靼始王也。當其受天主明命，鞭笞世界時，已有阿蘭王公貴族七十二人，左右輔翼，故能所至克捷。(四十六)……夏姆之子阿爾法薩年三十五，而生賽拉。(Sela=Sale)賽拉封於印度。印度人卽其苗裔也。印度分爲三國。一爲蠻子國。在世界上疆宇最廣。人口富庶。風景優美。人情和悅。世莫與匹。康勃綏大城隸此國境。此外尙有剌桐港，(Zaytun)即泉州

秦克蘭城，(Cynkalan)即廣州 揚溪(Janci)即揚州 以及其他城邑甚多，難於枚舉。蠻子國昔名秦國。(Cyn)今代仍有大城曰秦克蘭，又曰大印度。(大支那)蓋克蘭之義大也。第二印度 (Second India) 亦曰密尼巴(Mynibar)。其境內有秦克里 (Cynkali) 城。克里之義小也。猶云小印度 (小支那)(四十七)也。

(四十六)阿蘭民族，甚早已見於中西古史。詳第一冊第四十節。晉時，阿迷亞奴斯馬賽里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關於阿蘭人有同樣記載。馬黎諾里謂成吉斯汗時阿蘭人已編入蒙古軍隊，誤。窩闊台汗時，阿蘭國被征服後，始降附於蒙古。白萊脫胥乃寶謂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歲，)蒙古人過高架索山，北進時，阿蘭人居於山之北麓。抵抗甚烈。十五年後，始降拔都汗。(Batu Khan)回教著作家稱阿蘭人又曰阿思人。(Asi)元時，阿蘭人在中國始大顯名。見於元史者有二十餘人。參觀第二冊第一百十三節。馬黎諾里使節東來，即為阿蘭人所請求。故此處大書特書之也。

(四十七)秦克蘭即廣州府。全義猶云，大秦港也。波斯人謂大曰克蘭，阿拉伯人謂小曰克里爾。(Kalil)阿拉伯人稱廣府曰秦克蘭，拔都他遊記可作證也。蒙古時代，波斯史家如拉施特，瓦薩甫亦皆稱廣府曰秦克蘭。鄂多力克遊記作仙斯克蘭(Censkalan)。阿爾比魯尼(Al

Biruny）及拉施特又皆有摩訶秦城（Mahachin）之名，亦廣府也。印度人稱廣州似與波斯人及阿拉伯人不同。高僧傳三集卷二，極量傳云，印度俗呼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支那也。秦克里，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三年，作僧急里。鄂多力克遊記作秦吉林。（Cyngilin）此城又名克蘭格奴耳。（Cranganore）爲麻囉拔（Malabar）古都。自昔猶太人及基督教徒，盛稱此城。聖多默往印度傳教，最初即至此城。回教徒亦甚早即有遷徙來此者，在此建設清眞寺一所。十六世紀初，葡人拔波沙（Barbosa）記克蘭古羅兒城（Crangulor）有摩耳人（Moors）（即阿拉伯人，回教徒也。）印度人，猶太人，及聖多默派基督教徒。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紀，至元三十年，冬，十月，己丑，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闍藍可見，納答，信合納帖音三國。闍藍可兒即克蘭古羅兒之轉音。今代已荒蕪無人。惟古代王族後裔，仍存在也。波斯史家阿伯實拉柴克（Abdurrazzak）記鄰城古里（Calicut）之居民，有秦尼拔察干（Chini-Bachagán）之稱號，猶云「支那人之苗裔」(Sons of the Chinese）也。必其地華僑子孫甚衆，故有是名也。馬黎諾里謂秦克里猶云小支那，其故不難明矣。中世紀時，歐洲人稱中國亦曰印度。馬黎諾里謂秦克蘭爲大印度，秦克里爲小印度。其寔猶云大秦港小秦港也。

印度第二國曰密尼巴。（Mynibar）昔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書中，嘗

記此邦有狗形哲學家。(Canine Philosophers) 狗形哲學者，謂人當依人性天然狀態而行。不應有羞惡之心。盡可以如狗，在人叢市街之中，行交合之事也。此派哲學家，在此邦未見成功。其說不行。即至致兒女在父母面前，裸體洗濯，或使士人裸體，俾得望見眞形，亦不見信於人也。(四十八)

(四十八)馬黎諾里此節指印度人嚴守禮教。今代人有謂印度人如非洲黑奴者，當自知謬誤也。人情不喜裸體，不獨開化民族爲然。古代希臘史家海羅都多斯(Herodotus)記『里底亞人(Lydians) 以及一切蠻族婦女，甚至男子，皆以裸體被人窺見爲一大辱。』烺案，今代歐人之主共產公妻，自由戀愛等說者，亦皆此狗形哲學家之餘孽。昔在印度猶不見信於人，不能逞其說，而今中國人徒以其創自綠睛暂面者，遂以爲即新哲學。津津樂道。歐美文明之國，尙不能行。而我則人民程度，君主立憲尙慊不足。好事者即欲以之而破壞數千年傳統之道德。宜乎天下洶洶，一決而不可收拾。國已不國，而人亦幾淪於禽獸境域矣。

科倫白姆城 (Columbum) 卽在此邦。甚產胡椒。前已言之。

印度第三國曰馬八兒。(Maabar) 聖多默手建之敎堂，即在此邦。第二堂爲多默傭人所建。亦在此。當時傭金以大石塊計之。余在此處嘗親見之。又

以錫蘭亞當山（Adam's Mount）斬下之木，付給之。木鋸成段，植屑地上。皆能成樹。亞當山上之木，其大如椿。傭奴二人，始得鋸下。束以衣帶，曳至海邊。既抵海邊，多默指木而言曰，「速渡海往密拉波力斯（Mirapolis）（四十九）港內以待我」。木既抵港，其國土起全國之軍一萬人，曳之上岸而不能也。聖多默乘驢尾後而至。衣汗衫袈裟，及孔雀羽外套。有奴僕二人及大獅兩頭隨行。正如畫中所見者。多默高呼曰，「余之木，請勿動」。王曰，「此木爲何屬爾。」多默乃解衣帶，命奴縛木，曳之上岸，易如拾芥。王大驚服。乃命多默乘驢周行。驢力所能及者，悉以賜之。既得地，乃從事建築教堂。日間在城內監工，夜則退至城外三義大利里之某地。其地有孔雀，多不可以數計（五十）。……（有闕文）被箭傷腰。（傷如基督之腰。多默伸手傷口內。）晚禱時至。臥於壇前。終夜說教不輟。腰間血流不止。次晨，魂乃昇天。僧人取其血浸之土，並其屍合葬之。余在其處，嘗取其土。著靈異者二次。將於他處述之。

(四十九)密拉波力斯乃希臘式名辭。印度人作梅拉普兒。(Mailapur, Meliapur)喀塔蘭地圖，作米拉波爾。(Mirapor) 以後此地改名聖多默 (San Thomé) 在今馬達拉斯港 (Madras) 附近。梅拉普兒，印度語孔雀市 (Peacock-Town) 。今馬達拉斯附郭，仍有小市曰梅拉普兒。在聖佐治砲台 (Fort St. George) 南三英里半。位於錫德拉排塔 (Sydrapetta)河口。

(五十)被箭傷腰句前，顯然有闕文 而各寫本中，皆未表出。馬黎諾里之意 或亦如馬哥孛、羅所記，聖多默在孔雀叢中祈禱時，有土人引弓射孔雀，不期而誤中多默也。(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十八章) 馬黎諾里言多默墓土多著靈異，將於他處述之，然不見此書也。

聖多默在其境海上，及孔雀叢中，至今猶常顯靈異。(五十一) 墓土尤奇。今日剷去，明日復生。其土和水飲之，可以療疾。(五十二) 基督教徒，韃靼人，及信異端者，皆篤信之，莫能過也。

(五十一)梅拉普兒古代有哲那人(Jainas)居住。昔人有夜夢不數日全市將沒入海中者。於是移聖像安置內地。三日後，市果沒海中。土人於梅拉瑪那格拉(Mailamanagara)市，復建寺供聖。以後此市沒入海中時，先亦有夢示人。由聖多默至七塔 (Seven Pagodas) 地方，沿

岸海中，多有古代人居遺蹟，斑斑可見。古代傳說，未始無因也。

（五十二）馬黎諾里此節言韃靼人亦篤信聖徒慕士靈異。所謂韃靼人者，恐即中國人。蓋元時海上貿易甚盛。中國商舶時駛至梅拉普兒。中國人常被外域人視爲韃靼人也。羅馬加特力教中遊歷家及作聖徒傳者，傳聖多默事蹟，爭相誇張，多不可信。神父文森梭（Padre Vincenzo）之記載，即其一也。文氏謂多默初至美梭博塔米亞宣敎。次至拔克脫利亞，又次至支那，又次至莫臥兒國（莫臥兒國明時始有。）及暹羅國。後歸省其第一信徒。又至日耳曼。由日耳曼而至巴西國。（Brazil）（巴西國亦明時始發見。）又由該處而至依梯俄皮亞。足跡遍於亞洲，歐洲，美洲，非洲。所至竭盡精神，宣揚聖道。後又往印度。道經索柯脫拉島（Socotra）時，敎化其民，使崇正敎。後抵嘛囉拔及柯羅曼德耳（Coromandel）海岸。卒於該處。死義情況，已如上述。此等囈語，眞不值識者一笑也。海伯爾（Heber）孜謂多默死義之地曰小山。（Little Mount）山多岩石。其項有羅馬加特力敎堂一所。附近石上，又有多默之足印，至今尙可視也。山在錫德拉排塔河邊。河上有馬媽郎橋（Marmalong Bridge）可通梅拉普兒。訴河上行二英里有大山。（Great Mount）在其南岸，山全爲花崗石。山頂有老敎堂一所。爲一千六百五十一年時，（清順治八年，）葡萄牙人所建。今爲亞美尼亞之加特力派敎徒所有。此堂聖壇下，石上有多默生時所刻十字架。每年常示異象。若現血時，則將

有大災也。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謂土人相傳，大山爲多默死義之地。二說不知孰是。十六世紀初葉，葡萄牙人巴波沙(Barbosa)見聖多默教堂已半荒蕪。長莎薇逕，蒿艾如麻。內爲回教徒所据，守長明燈一盞。一千五百二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元年，）臥亞(Goa)之葡萄牙總督梅納塞斯(Duarte Menezes)受國王約翰三世之命，尋多默之遺骸。据云，確嘗得之。並當時受洗禮之某國王遺骸，建教堂紀念碑，皆爲所獲，移至臥亞云。然古代西方人相傳則謂多默確葬於愛代沙(Edessa)（在小亞細亞）地方也。今代馬達拉斯市有若干貧窶基督教徒，多操小舟爲業。其人豈即聖多默信徒之苗裔歟。最近考据家如腓力勃(W.R. Philipps)達爾曼(J. Dahlmann)等，又皆謂聖多默確曾至印度西北部，印度斯河流域。至謂在印度南部死義，乃無稽之談也。

國王給聖多默公園一處。園中產胡椒，及各種香料。世世承襲。有侵奪此特權者，罪死不赦。余在其處，稽留四日。其地海中，可撈珍珠。所產甚豐。

昔時史書，記載印度怪物，多荒誕不經。余今將略述之也。聖奧古斯丁之天國記(De Civitate Dei)第十六卷，言有獨眼之人。眼生額中。又有轉其足向

後者。又有一人而兼有男女性者。其右腹類男，而左腹類女。又有無頭無口之人，僅有一穴在腹中者。又有僅恃鼻孔生存者。又有身高僅一尺，而專與鶴戰者。又有壽僅八齡，而能受孕生產五次者。又有無骨節者。又有仰臥之人，臥時則舉其獨足，以庇翳其身者。又有頭似狗者。此外則詩人又造河馬以及他種怪物。

聖奧古斯丁謂凡此種種，僉不足信。或從無此物，或僅幻想，或爲畸胎而已。所有人類，皆生自亞當。卽有畸形怪狀，亦亞當子孫也。雖在當今，此類怪物，尚時時生出。印度境內，亦正如此。若將所產者，總而計之，在全人類中，其數自不少也。例如有駝背者，有手生六指者。(五十三)其餘類此者，曷可勝數哉。今上察理第四世皇帝陛下(五十四)嘗自突斯干尼(Tuscany)携來幼女一人。其面以及全身皆有毛。視之幾如狐女。然突斯干尼固無多毛種人也。此女之毋，以及同胞兄弟皆無毛，與常人無稍異。吾嘗見突斯干尼省佛羅倫斯市有美婦某，產怪物。二首，四臂，二胸。自臍以上，儼然二人。自臍以下，則合

而爲一。大腿邊，有小腿伸出。不完全。其下有二腿。受洗禮時，神父視爲二人。生後一星期而殤。余昔在波洛那市（Bologna）講道時，嘗見一牝羊，亦產怪胎。二首七足。凡此怪物，非有專種，僅畸形怪胎而已。天主造人威柄，於此亦可窺見。吾輩幸生整齊，無有殘疾。皆當謝天主之洪恩，益懼天主之威權也。

（五十三）金尼閣支那傳教錄（De Christiana Exped. Apud Sinas）載利瑪竇記中國南部，交趾支那及其鄰境之人，小足指多有兩層甲者。此或爲古代其人足多六指之證也。印度人足亦多六指者。安南古代稱爲交趾，豈此故歟？

（五十四）察理第四世帶歸日耳曼多毛幼女一事。亦見維拉尼（Mateo Villani）史記，謂皇帝在羅馬加冕後，北歸。路過皮式拉桑塔（Pietra Santa）有獻幼女於帝者。女年七歲。滿身有淡紅色毛。其狀似羊。唇邊眼皮，皆有毛。皇后見而奇之。命侍女養之。攜歸日耳曼。

余嘗周遊印度各地，採風問俗。非謂足以增加學問，僅好奇之心熾而已。蓋嘗生妄想，極才智所能，以盡知天下事也。（五十五）余自覺周訪世界奇事，較名人，其書通行於世者，所費心力爲多也。余足跡遍於宇內。各國商賈薈萃

之區，若惡末嶼（Island of Ormes）等地，尤喜遊之。然從未見畸形怪物，有專種也。亦有以余遊遍世界，而問余何處有此畸人者。余皆答以單個怪物，各處有之。然無專國也。又以前傳說，有獨足之人，臥則舉足以翳蔽其身。余詳攷之，亦屬無稽之語。印度人多裸體。出門則持小蓬帳。帳繫杖端。可以隨意開閉，以避烈日或霖雨。其人稱此曰䌫提兒(五十六)。（Chatyr）余嘗攜一具至佛羅倫斯市。此即詩人所訛傳之一足也。

(五十五)馬黎諾里此節所言以前名人，其書通行於世者，或指鄂多力克及馬哥孛羅也。

(五十六)䌫提兒，波斯語傘也。馬黎諾里不直言傘，而用此紆折之文以描寫之。豈當時歐陸無傘歟？然同時拔都他在君士旦丁城見貧富一律皆用傘也。亨利玉爾謂今義大利，緬甸以及其他奉佛教諸國，皆以金傘爲寺院高僧徽章之一種何自防乎？

印度某受洗者逸話。

余今將述余在科倫白姆城所遇之事。余在該城時，寓於基督徒酋長家中。土人謂之曰莫的里爾(五十七)。（Modilia）皆爲胡椒園地主。某晨，余在教堂前，有一

偉丈夫，鬚髯皆白。自腰以上，赤體無衣。僅有外衣圍之。有結帶過肩，酷似助祭者之袈裟。見余乃長跽沙中，三叩其首至地。次起抱余足，欲以口接之。余禁阻之。彼乃起。須臾，復坐地，而告余以其一生歷史。有舌人在旁作譯。所可異者，舌人即老人之子。嘗爲海盜所捕，鬻於某基奴亞商人爲奴。因受洗禮焉。二人不期而在余處會晤。聞老人言，始得識其父焉。

（五十七）莫的里耳乃塔麥耳（Tamul）語頭目也。今錫蘭及印度南部仍多用之。

老人茹素不食肉。一生僅與女子排精一次而已。一年之中，齋戒四月。所食僅少許稀粥，及水菓菜蔬耳。至晚，則洗濯全身，更換蔴衣。衣清潔無垢，專爲祈禱而備。更衣後，入室。專心祈禱，拜魔鬼之像。老人爲其島中之僧。所居之島，在印度最遠之境。

天主爲其至誠所感，乃先發其內聰，後乃使魔鬼經由偶像之口，告之曰，「汝不在濟度途中。故天主命汝渡海，航行二年，往科倫伯姆。汝至該地，可見天使。教汝濟度方法也」。老人既見余。乃謂余曰，「下走在此，特來投拜

足下。願聽致誨。尊顏即下走夢中所見天使之像也。』言畢祈禱。淚如雨下。意志甚堅。余命其子作其師，兼充舌人。蓋其子已受洗故也。教之三月，余乃施以洗禮。給名曰邁克爾(Michael)爲祝福後，遣之去。老人臨去，(五十八)應允將所得眞理傳授他人也。

(五十八)亨利玉爾謂老人爲婆羅門教徒無疑。馬黎諾里謂老人特來求教，不免誇誕。吾人見馬黎諾里簡樸，而虛榮之心甚熾。故造此讏言，謂受神訓，航海二年，遠來受教。使馬黎諾里以彼得(Peter)(耶蘇大弟子)自視，以攷內流斯(Cornelius)待此老人也。

此事正可證明天主不分人類，惟誰能默記聖訓於心者，則其光將現之於面，能得天主之心，而授以濟度方法也。聖彼得嘗與百夫長攷內流斯剴切言之矣。

此老航行印度羣島及諸洋海，俱爲以前人所未書，人跡所未至。眼界最廣，見聞最博。余故問以曾否親見或耳聞上方吾所言之諸怪物。老人謂渠向不知此等怪物。當余在撒巴國時，亦嘗就女王而問之。然亦未能得何要領也。撒

巴國日出方位，正與此處相反。正午時，人影出左向右而過，非若此處之由右向左也。(五十九)在其國望北極，在地平線下六度，南極則高出六度。此爲巷奴亞天文家雷猛 (Lemon) 告余者。雷君學術淵邃，併告余以各星他種奇事甚多也。

(五十九)馬黎諾里謂撒巴國人影由左向右，孛拉格人影由右向左。若皆以人背向日視影，即可明了矣。

世間確有長人。余嘗見一長人。余之頭頂，尙不能過其腰帶。其人面目猙獰可憎。又有野人，裸體而多毛。有妻子。居森林中。不喜見人。遠望人來，則藏匿焉。余甚罕得見其一。人至勤勞，耕種收穫，以及其他諸事，皆親爲之。余嘗親見商人往販其國。野人置售品於路中。奔而藏匿。購者向前，置值其旁，取物而去(六十)

(六十)此節之啞市野人，或指錫蘭島之維陀人，(Veddahs) 印度大陸之波里爾人。(Po-liars) 馬黎諾里嘗留科侖白姆甚久。或曾親見二族人之啞市。維陀人啞市，法顯佛國記師

子國章，亦載之云，『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實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雇直取物。』白里內亦記賽里斯人行啞市。依賓拔郡他記北方黑暗國居民行之。科斯麻士記桑西巴僧僉之人行之。

東方有大蛇，極似孛拉格公園內祭理皇帝陛下所飼養之蛇也。又有動物數種。貌酷類人。尤以撒巴女王所有，及康勃綏（Campsay）京師之訛音。今杭州府。某寺所豢者爲最肖。康勃綏某寺，馳名四方。寺內畜怪獸甚多。土人皆深信以爲死人靈魂所寄托（六十一）。余嘗詳攷之，此類動物，實爲畸獸無疑。非眞靈魂寄托而使然也。有時不免爲魔鬼所使，一如昔時天堂之蛇，開口能言。土人不信眞理。宜其爲邪說所誑。然其人祇行甚謹。祈禱齋戒，敬天事神（六十二），皆專誠之至。若能改信正敎，則其嚴密克己之功，固遠非吾人所能及也。余更欲言者，康勃綏之怪獸，呼喚之卽皆出食。若示以十字架，則隱匿不見。十字架去，始復出焉。余故謂諸獸非人，僅略具人性，如猿猴耳。猿猴亦頗知人性。初見之，或誤以爲卽人也。若其不然，必爲吾上方所述之怪物無疑。亦亞當之子

孫，惟生而畸形耳。

（六十一）此節謂康勃綏某巨剎中有猿猴，具人性。呼喚則來。與高僧鄂多力克遊記所載相同。據鄂多力克遊記此類猿猴，皆在飛來峯。馬黎諾里之巨剎 或即西湖西北之靈隱寺。飛來在靈隱寺門外。

（六十二）馬黎諾里此處贊嘆婆羅門人克己之功。可謂有君子寬懷之風，而非今代度量狹隘之教士，專以詆諆異教爲能者可比也。李科特 (Ricold of Montecroce) 嘗探訪回回教寺，研究其規律，欲歸而痛駁之。及見「薩拉森人求學之勤，祈禱之誠，周濟貧人之普，崇奉上帝，敎主，聖地之恭。同教者互相愛，遠來者盡懷柔。」乃驚異嘆賞，異教者亦可以師法也。

至謂有頭向下，足向上，而與吾輩反相立之人。更爲無稽之談。（六十三）聖奧古斯丁亦嘗言之矣。此事之無，不難言喻。蓋地如圓盤，浮於水上。有十字形二綫，平分洋面爲四部。二部可以行舟，二部則不能也。余嘗親歷之矣。天主不欲人能周航全世界，故設險以阻障之也。

（六十三）參觀科斯麻士基督教諸國風俗記。

余嘗見一人，兼有男女兩性。惟不能生育新人，使之類已。縣在獸中，亦不能生育也。余將復言余之本題。

下章記人類繁衍，大地區分，及巴伯爾塔（Tower of Babel）等。其有興趣者，特爲摘錄如下。

諸人來至大亞細亞油付萊梯斯河附近賽納兒（Senaar）平原。吾嘗至其處，見確有平原。極目無際。豐產各種水菓，尤富於棗。橄欖，葡萄，亦甚豐有。田園中所產者，若南瓜，甜瓜，西瓜，等亦皆有之。

次記巴伯爾及尼姆羅特（Nimrod）云，

於是始教其人，製磚以代石。鄰近有地瀝青井甚多。汲取以代漆泥。地瀝青，漆之類也。色黑而體液。內有油。建築時，和磚用之。乾後，固結甚堅。任用何法。皆難分析。余在該塔時嘗親見之。攜帶此少許堅結之地瀝青而歸。其地居民，多來毀塔以取磚。城基甚廣。爲四方形。土人告余，每邊有八義大利里。以余觀之，此數不誤。塔建於城牆之極端，地近河邊。似爲

衛堡。城牆中心，塡以堅土。全城乃一圓形固體物。每晨日出，塔之長影，(六十四)橫照曠野。

(六十四)馬黎諾里此處之巴伯爾塔遺蹟，似即李梱(Rich)所記之麥戒力伯 (Mujelibé) 地方，拉耶德 (Layard) 之巴伯爾 (Babel) 地方。距河道約半英里。拉耶德謂「離巴伯爾塔脚，有一線牆垣，自油付萊梯斯河之今道，蜿蜒向內地伸長，約二英里半。」李梱謂此牆垣，爲古代巴比倫王宮內牆。然大多數學者，不承認此爲巴比倫古城之牆垣。倫納爾 (Rennell) 以爲此牆，或爲近代城市之牆。拉耶德記其他土人，今仍以掘古磚爲商業。有遠販八吉打城售賣者。印度阿格拉城 (Agra) 之居民，亦向不製磚，惟自地掘古磚而已。近代在麥戒力伯地方，掘現古蹟。其構造形狀，與馬黎諾里所言者，大概相同。外表爲燒成之磚。磚磚之間，有地瀝靑粘着。內部爲未燒之磚。鄂博忒 (Oppert) 所譯比爾斯尼姆羅特 (Birs Nimrud)石碑文，載巴比倫王奈布喀內瑳 (Nebuchadnezzar) 曰，「地震及雷電，將型土分散，外表之磚擊碎，內部之土，分散成堆。……余擇吉日，建走廊，環繞粗磚堆，及外面磚牆。」馬黎諾里此處雖言及河與城牆等。然未必即言比爾斯尼姆羅特也。後代費德理奚 (Caesar Federici) 及塔費尼爾 (Tavernier) 皆謂八吉打城附近阿扣庫甫 (Akkerkuf) 之古蹟，即爲巴伯爾

塔遺址。

言語區分。

馬黎諾里既述巴伯爾塔之歷史，又記其大部爲雷電所毀。以後乃又續曰，其人似在他處，更試造相似之塔。然皆失敗。後有算端某屢在塔基，試造大廈，而屢爲雷電所毀。算端乃舍是而往埃及國，建巴比倫城。至今尙稱號爲巴比倫算端也。(六十五)

(六十五)馬黎諾里此處略述哈里發 (Caliphate) 移往埃及之故，或指比爾斯尼姆羅特 (Birs Nimrud) 事也。凡往尼姆羅特者，無不見其雷擊之裂縫。晚近在該地掘現之石碑文，亦有詳記。埃及國之巴比倫城近舊開羅城。(Old Cairo) 今代仍名曰巴伯爾。(Babul) 古代克泰夏斯 (Ctesias) 及拖雷美 (Ptolemy) 等人書中，已記埃及國有巴比倫城。奧古斯都皇帝 (Augustus) 時代，埃及巴比倫城爲羅馬駐防軍之大本營。中世紀時，開羅及巴比倫二城，相並而立。工商人等，居於巴比倫城。算端，大臣，及軍隊，皆居於開羅及衛城內。然算端所居者，在當時亦曰巴比倫城。愛德利奚謂米思兒城 (City of Misr) (即今開羅) 希臘人稱曰邦白路那。(Bamblunah) 裴哥羅梯有開羅實巴比倫尼亞 (Cairo de Bambillonia) 之名。

曼德維爾遊記謹愼辨別兩巴比倫城之不同。置三童之爐(Furnace of the Three Children)於埃及之巴比倫城。曼德維爾嘗侍埃及算端。

尼姆羅特次子名曰拜魯斯。(Belus)居於巴伯爾城。今代土人名曰巴格拜爾。(Bagbel) 非即巴比倫也。巴比倫猶云紛亂，而巴格(bag)乃花園或天堂之義。故巴格拜爾猶云拜爾之花園也。又曰巴格達格(六十六)。(Bagdag)

(六十六)巴格，波斯語花園也。馬黎諾里此處將巴伯爾(Babel)及巴格達德(Baghdad)(元時作八吉打)混在一處。

馬黎諾里次又記拜魯斯創偶像敎。末尾云，

雖然，猶太人，韃靼人，薩拉森人，皆視吾輩爲最惡拜偶像者。不獨異敎之人，視吾輩如此，卽基督敎中有數派人，亦懷同樣觀念。此數派人，雖亦崇拜繪像，然見泥塑木彫，無不深惡痛絕。見吾敎堂內之彫像，酷似人者，皆大驚異。孛拉格市聖阿達爾伯忒(St. Adalbert)墓上之像，使若輩見之，必掩面而走也。

次有尼奴斯（Nynus）及尼奴斯之妻等章。摘要如下。

尼奴斯之妻賽密拉密斯（Semiramis）英明才武。世界婦人之榮耀也。聞夫被殺，而子尚幼，不可以君人。乃匿其子。自製衣服，形類韃靼。面前寬闊，以隱其胸。長袖以隱其手，長褲以隱其足。出騎則服男子之褲，冠男子之冠。自稱尼奴斯之子。以其名義，君臨天下。下令全國，皆須衣彼之服。練兵製械。率師征印度而克之。……在印度時，嘗秘生一女。及長而封為撒巴島女王。(六十七)島乃世界最優美之島也。島中常以婦人為君。不喜男子執政。余在其國時，嘗在宮中見有歷史畫多幅。皆繪女子高坐王位，而男子則在前匍匐跪地拜王。余又嘗親見婦女，坐牛車中，或象背椅上，而男子則執鞭為之御也。

（六十七）撒巴島攷已詳前。茲不再述。阿拉伯人相傳撒巴島第一代女王拜爾開斯，（Belkis）生於瑣羅門（Solomon）王在位之時。其母名吳梅臘。（Umeira）與撒巴暴王之首相戀愛。因携歸本島而嫁之。一年內而生拜爾開斯。首相後携其女歸撒巴島。暴王怙惡不悛。被弒。

拜爾開斯遂被推爲島王。才慧有善政。後朝瑣羅門王，著名史冊。

馬黎諾里書中下章，記亞伯拉罕，(Abraham) 無甚興味。所可注意者，馬黎諾里數次言薩拉森之名，(六十八) 源自薩拉。(Sarah) 又記在神山 (Mount Zion) 頂小級僧人之宿舍，可以望見死海。(Dead Sea)

(六十八)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亦言自神山頂，可以望見死海也。

下章記阿兒笈甫國。(Kingdom of the Argives) 古希臘屬國 其章末討論基督教徒，應否納什一之稅。馬黎諾里引證逸事一節云，

教會及掌教諸人，既有別種方法，供給生活費用。則什一之稅，是否仍必須征收，誠一可疑問題。基督大弟子及諸神父在時，以及稍後，固皆未嘗收納什一之稅也。當余在柯模里 (Kamul) 今哈密 時，嘗親見韃靼人及他種人，初奉吾教時，皆懷疑裹足，不敢受洗。須吾輩宣誓，施洗後，不得向彼勒捐，始肯受洗。彼蓋不知吾輩不獨不向之勒捐，且須解囊以救彼之貧乏也。彼見吾輩慷慨好施，由是而男女羣衆，相率爭先，來受洗禮。此爲疑問。

余特提出。教會中不乏明達之士，可從長計議。余不强人必須從吾之說也。

以下有數章，記羅馬城之建築。後此，方至序文，書之凌亂無序，可知矣。以及博希米亞通史本文。統觀全文，馬黎諾里對於皇帝所委之事，不甚熱心，猶之陽曆正月，行冷水浴也。通史中，無東遊之事，可供摘錄。第三卷爲宗教史。(Jerarticus) 其有興味者，可摘錄如下。

記割陽皮或陰唇之禮，馬黎諾里云，

余嘗與猶太人之開明者，談及此事。彼人告余，欲此禮之通行，須備極犀利之鋼刀，或銅刀，或金刀，昔亞里斯多德於其問題書 (*Book of Problems*) 中，嘗特言金銅刀傷，較之鋼刀所傷者，易於醫治。猶太人所見，與亞里斯多德書相合。余在契丹國見外科醫士割治，亦與此契合。

由僧人葉利達 (Jehoiada, Yoyada) 之章，摘錄如下。

於斯時也，天主憐惜其民。乃遣愛里牙斯 (Elias) 於世。愛里牙斯嘗爲天主所

拘。拘於何地，則不得知。希伯萊人謂愛里牙斯卽愛里察爾（Eleazar）之子費尼斯。（Phineas）其言或近眞確。希伯來人及撒巴人皆謂愛里牙斯之厲所，在吉巴忒山（Mount Gybeit）頂。吉巴忒猶云福山也。其人又云耶穌誕日，三賢人（Magi）在此山頂，覩星耀而祈禱。山高不可達。自山腰向上，空氣稀而清。幾於無人能登。欲登者須以海綿浸水，置口上。愛里雅斯受天主明命，隱匿於此，以待時至。

撒巴國人亦言愛里牙斯有時在山中現身。山麓有泉。土人相傳，愛里牙斯嘗飲於此。余在其國時，亦嘗飲之。余在科倫白姆時，遇盜。盜給吾毒食，幾喪吾身。雖未致死，而由是多病。因之福山（Blessed Mountain）竟未能登。吾食毒物，腸胃破裂。大便見肉，劇痢不可治者，幾十一月。土人云，患此者，往往死亡。幸天主憐惜，留此身以爲今日述余所見者之用也。撒巴女王有良女醫。僅以草汁及節食方法療治。病竟得愈，非天助乎？

女王余常得見之。見時輒爲祝福。女王御象，嘗得乘之。王大宴羣臣時，余

亦幸得備位末座。嘗召全城人至，而使余坐高椅。親頒賞賚於余。所賜之物，有金帶一條。實爲不次之賜。僅有功者，受封爲王侯時，始能得之。此帶後在錫蘭時爲匪所竊。女王又賜余衣服一百五十襲。皆精美可貴。余留九襲，備獻教皇，五襲自用。給同件者每人三襲。下役每人二襲。所餘者，卽當女王之面，分賞王之左右僕役，以示余非貪財好貨。余之此舉，大蒙讚賞，頌吾度量寬洪。此節逸事，據實而書。深冀皇帝陛下閱之，不責吾之好自矜誇也。

此章及下數章，皆略有數語道及歸國時，經過聖地情形。馬黎諾里記神殿此時已全毁。原址有薩拉森人之淸眞寺一所。又略記拜忒雷海姆（Bethlehem）城，大闢泉，（Fountain of David）耶穌誕生洞，（Cave of the Nativity）等。又嘗訪迷人曠野（Wilderness of the Temptation）。

有一節，馬黎諾里引用吾教世仇之回教教祖摩訶末（Machomet）可蘭經（Alcoran）第三段云，『瑪利，天主將汝洗淸，使汝爲衆女之聖。』謂此爲回教徒

尊視吾教之明證也。

此章復有數語，可摘錄如下。

巴比倫，埃及與迦爾底之哲人及星卜家，皆推算水星土星交會之時，將有一女，誕生塵世。以後此女，終身不嫁，而生一子於以色列（Israel）之地。康勃綏（Kampsay）城（即杭州）有一寺，供奉此室女之像。香火甚旺。每年元月，新月初見，（即陽曆二月，為契丹人之第一月。）土人舉行新年之禮。禮節甚盛。通宵燈燭輝煌如晝。（六十九）

（六十九）馬黎諾里此處謂新月初見，通宵燈燭輝煌，似指正月十五之上元節。上元節又曰元霄節，或曰燈節。康勃綏某寺所供奉之室女，爲觀音佛像無疑。世人多誤以爲即耶穌之母瑪利亞。然中國人燈節與觀音無涉也。觀音菩薩誕日爲二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亦爲觀音出節。觀音（Avalokiteçvara）爲中國慈善女佛。最大之廟，在舟山羣島之普陀山上。西藏達賴喇嘛云乃地上觀音也。

第一百十八節。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各種記載。羅馬教皇獻馬

一事，在元末頗盛傳一時。除元史以外，尚有甚多私家著述，如揭傒斯文安公文集，歐陽玄圭齋文集，陸仁乾乾居士集，周伯琦近光集，朱德潤存復齋文集，權衡庚申外史。陳繼儒假曝談餘轉錄朱德潤文集等皆記載之。當時文豪，如揭傒斯，歐陽玄　周伯琦　陸仁等，且各有詩歌詠頌焉。數百年來，無人注意。馬黎諾里奉使大汗廷，爲元代西方來華傳教數十年之結晶，爲羅馬教皇正式報聘中國之初次，爲古代中歐交通史上末次歐洲使人足踐中華之士者。余故不憚煩瑣之譏，將諸家記載，一一表錄，俾與西人發明馬黎諾里奉使記一事，互相競美焉。馬黎諾里帶來之天馬，得中國文人之歌詠，將益不朽矣。

天馬贊見揭傒斯文安公文集十四

皇帝御極之十年，即至正二年七月，十八日，即西國儒略歷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二十有一日，勑臣周朗貌以爲圖。二十有三日，詔臣揭傒斯爲之贊。贊曰，

雖乾秉靈，　惟房降精。　有產西極，　神駿難名。　彼不敢有，

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河伯屏營。
莫秣大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
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
皇帝謙讓，嘉爾遠誠，摩於赤墀，願瞻莫矜。既稱其德，
亦貌其形。高尺者六，脩倍猶羸。色應玄武，足躡長庚。
回眸電激，頓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
曾未足幷。周騁八駿，徐偃構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
維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
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爲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天馬行應制作 並序見元詩選。周伯溫近光集。

至正二年，歲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郎國遣使獻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數而加半。色漆黑，後二蹄白。曲項昂首，神俊超逸。視它西域馬可稱者，皆在髃下。金轡重勒。馭者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

衣。言語不可通，以意諭之。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是日天朗氣清　相臣奏進。上御慈仁殿，臨觀稱嘆。遂命育於天閑，飼以肉粟酒湩。仍敕翰林學士承旨臣巎巎，命工畫者圖之。而直學士臣揭傒斯贊之。蓋自有國以來，未嘗見也。殆古所謂天馬者邪。承詔賦詩，題所畫圖。臣伯琦謹獻詩曰，

飛龍在天今十祀，重譯來庭無遠邇。川珍嶽貢皆貞符，神駒讙出西洼水。拂郎蕞爾不敢留，使行四載數萬里。乘輿清暑灤河宮，宰臣奏進閶闔裏。昂昂八尺阜且偉，首揚渴烏竹批耳。雙蹄懸雪墨漬毛，疏鬉擁霧風生尾。朱英翠組金盤陀，方瞳夾鏡神光紫。聳身直欲凌雲霄，盤辟丹墀却閑頠。黃鬚圉人服尨詭，韁鞚如縈相諾唯。羣臣俯伏呼萬歲。初秋曉霽風日美，九重洞啟臨軒觀。袞衣晃耀天顏喜，畫師寫倣妙奪神，拜進御牀深稱旨。牽來相向宛轉同，一入天閑誰敢齒。我朝幅員古無比，朔方鐵騎紛如蟻，山無氛祲海無波，有國百年今見此。崑崙八駿遊心侈，茂陵大宛黷兵紀。聖皇不却亦不求，

垂拱無爲靜邊鄙。遠人慕化致壤奠，地角已如天尺只。神州苜蓿西風肥，牧歛驕雄聽驅使。凾車歲歲幸兩京，八鸞承御壯瞻視。騶虞麟趾並樂歌，越雉旅獒盡風靡。迺知感召由眞龍，房星孕秀非偶爾。黃金不用築高臺，髦俊聞風一時起。願見斯世皞皞如羲皇，按圖畫卦從茲始。

天馬頌（見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國進天馬。二十一日庚寅，自龍光殿勑周朗貌以爲圖。二十三日壬辰，以圖進。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傳旨命傒斯爲之贊。臣惟漢武帝發兵二十萬，僅得大宛馬數匹。今不煩一兵而天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雖駑劣，敢不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子仁聖萬國歸，天馬來自西方西。玄雲被身兩玉蹄，高踰五尺脩倍之。七渡海洋身若飛。海若左右雷霆隨，天子曉御慈仁殿，西風忽來天馬見。龍首鳳臆目飛電，不用漢兵二十萬。有德自歸四海羡，天馬來時庶昇平。天子仁

壽萬國淸，臣願作詩萬國聽。

大馬賦 見圭齋文集卷一

翳房星之委精，鍾天馬之權奇。添神質於涇洼，砥勁氣於月氏。貞非坤牝，健本乾爲。上分扶輿之秀，下孕蜿蟺之靡。風雲資其格力，雨露澤其光儀。膺廣鳳臆，鬣秀章鬐。首昂渴烏之勢，影捷杜矢之馳。於是陋騊駼之產，邁麒麟之姿。驂六飛於廣漠，舞九奏於希夷。若乃朝刷崑崙，夕秣玄圃，駕維笙之子晉，道霞觴於王母。風冉冉兮斯征，靈續續兮來宁。覽熙世之德輝，屬萬物之欣覩。願陪禁衞，自獻西土。乃命移中，戒造父，釋雲幕於金鞍，暎孚尹於瓊戶。出則鏘和，鸞驂輿組。媚日馭之光華，展天衢之步武。然其氣質，不可求之驪黃之餘。其芻秣不可畀之皂櫪之伍。峙玉山之殖，未足供其齕。委金臺之貨，未足議其估。是知天馬固難得而不易畜也。所以罕見於盛時。僅聞於前古，時則有倣鄒枚，請賡樂府。而客或難之曰，時方歌鹿鳴之章，子乃爲天馬之賦。得無馳駕鼓者，甯不與此而適殊也哉。嗟夫，實不

自貴，以人而貴。物不自異，以人而異。方神駒絢綵於水涯，固期駑劣之同滯。至其裂砮矢而庭實，竟乃自齒於天駟。信物美而無所遺兮，亦奇才之能自致。負鹽車而上太行者，慨未遇夫伯樂。伏皂櫪而志千里者，又何慙乎老驥。振長鬣而一嘶兮，冀識余之所意。溘埃風而上征兮，願借翠雲以爲韉。隨飛龍而上下兮，羌先路其焉避。彼豈乘虛而騰踏兮，追雲逐電之可異也。庶幾求之玄黃之外兮，則亦駿骨之可市也。

天馬贊並序，見吳師道禮部集卷十一。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灤京。拂郎國來獻馬，長丈一尺有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首復增三之一焉。身純黑，後二蹄白。食芻粟倍常，間以肉湩。奇偉驍駿，眞神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師數萬里，凡七渡巨洋，歷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後月，乘以歸燕，既勅畫工爲圖，仍命詞臣贊之。臣某具員學館，目睹盛事，謹百拜稽首而贊曰，

房星降精，龍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極爲空。聖人御天，臣不敢駕。四年在

途，祗獻墀下。立雲披身，白玉並蹄。昂首如山，萬騎讓嘶。神物應期，振古無匹。不命自來，懷遠之德。省方時乘，一日兩京。吉行無驅，永奉皇明。

天馬歌　陸仁撰。見元詩選乾乾居士集。

於穆世祖肇王蹟。受天之慶大命集。神禹鴻圖大無及，功烈皇皇共開闢。四方下上沛流澤，列聖相承纘丕績。哲王嗣位建皇極，大臣弼輔佾禹稷。禮樂制度靡有隙，六府孔修萬姓懌。天子聖德於昭共，念承皇祖心弗宅。日月同明天地廓，絕域窮陲歸版籍。萬國貢獻歲靡息，琛瑤瑰異陋金錫。豈須征討費兵革，文懷遠人盡臣服。至正壬午秋之日，天馬西來佛郎國。佛郎之國邈西域，流沙瀰漫七海隔。浪波橫天馬橫涉，馬其猶龍弗顛踣。東逾月窟過回紇，陸地不毛千里赤。太行雪積滑如石，電激雷奔走飆欻。四年去國抵京邑，俯首闕廷拜匍匐。帝見遠臣重怵惕，慰勞以酒賜以帛。遠臣牽馬赤墀立，金羈絡頭朱汗滴。房星下垂光五色，肉騣巍巍橫虎脊。崇尺者六修丈一，墨

色如雲踶兩白。天閑騏驥俱駿骨，天馬來時皆辟易。驌驦屈棄未足惜，大宛渥洼斯與敵。穆王八駿思游歷，漢武窮兵不多得。天馬自來徵有德，史臣圖頌永無斁。再拜歌詩思彷彿，願帝愛賢如愛物。更詔山林訪遺逸。口口治化齊堯日，帝業永固保貞吉。天子萬壽天降福。

天馬歌 秦約撰。見草堂雅集卷十二。秦約字文仲，淮海崑城人。居婁江。孝友先生秦德卿之子也。

佛郎天馬來西域。遠進彤庭立伏側。鳳臆晶熒珠汗流。龍鬐絢爛朱幘色。遂令豢養歸八坊。餵之粱肉當倍常。橫門春明宮樹好。朔漠風暄沙草長。吉行推日京城內。照路寶鞍黃帕蓋。蹄截玉肪浮夜光。身被玄雲得露彩。圉官牽出自東華。勅賜金刀剪五花。驍騰有神誰貌得。意氣傾人良有夸。翠旗玉斧時巡狩。山回龍虎居庸口。追風駁駱去如雲。駉駉萬騎俱随後。皇恩曠蕩海寓數。梯航太平天子都。秦王何如漢武世。無逸豈輸王會圖。金河雪融淨于洗。瀰瀰綠漲桃花水。莫敎試浴向深淵。定逐蒼龍九天起。

題畫海南入貢天馬圖 傳譯每喫粱肉。見元詩選馬臻霞外集

余吾天馬生水中，毛如潑墨耳揷筒。雄姿挺挺浴海氣，一刷萬里追遺風。九夸入貢賓來服，晝出猶能駭人目。韓子休致喂地黃，太僕能令飽粱肉。誰憐東郊瘦馬硉兀如堵牆？汗血力盡德不揚，尙望明年春草長。

查元史及他書，元順帝時，並無海南入貢天馬事。故此節之海南，恐爲佛郞之誤。且馬黎諾里等由泉州南泛印度洋西歸，尤能使人誤以爲海南之國也。其天馬圖，亦必上方周朗所繪之天馬圖也。當時除朝中大臣親見者外，民間所傳天馬事，雖皆淵源於佛郞獻馬，然究多傳聞之辭。佛郞何在，無人能知。既聞天馬，心中卽懷史記漢武帝大宛取天馬故事。故當時尙有陳泰所安遺集中天馬賦一篇 劉詵桂隱集中天馬歌 見元詩選 何麟瑞前天馬歌 後天馬歌二篇。見元詩選 宋无子虛翠寒集中，天馬歌一篇 見元詩選 似皆指佛郞國所獻天馬而言。余以其歌中 無佛郞字樣，又未明言爲外國所獻，故屏而不錄。

庚申外史載至正九年，脫脫子加剌張與太子愛育失黎達臘同嬉戲。太子使加剌張負已，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剌張作老鴉，而已負之，

亦三匝。加剌跪曰，『加剌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帝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於帝。帝問之曰，『誰哭耶 左右曰，「脫脫子加剌張也。」問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頷之。會佛郎國進天馬，黑色五明。其項高如下鉤，置之羣馬中，若橐駝之在羊隊也。上因嘆羨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郎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祁后陰使人走甘州召脫脫，至京師，見帝。遂復以爲相。

朱澤民存復齋文集。（朱德潤字澤民）載異域說甚奇。（二）至正丁亥（至正七年即西曆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西曆一千三百十四年至一千三百二十年）忝宿衛近侍。時有佛啉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

來，勢若粘褭。其人即廻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欄沒。人馬既廻遠，於是水銀之勢既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葉，染成沉綠。浣之不淡。其餘氍毹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鬉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據馬黎諾里記載由起程至北京凡四年）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竺同知既別去，僕書而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九日也。（陳繼儒轉錄此節於其所著偃曝談餘）

（一）岳忽難即 Yuhannan 之譯音。基督教徒之名。羅馬教皇專使東來，岳忽難得知之。誠無足奇也。

元順帝給教皇諭旨，有「七海之外」一語。中國諸家記載，亦有「七渡海洋」之語。所謂七海者，何海乎？梅諾脫謂爲阿拉耳，(Aral) 甲斯便 (Caspian)，阿索甫，(Azov) 黑海，(Black Sea) 瑪摩拉海，(Sea of Marmora) 多島海，

(Archipelago) 又名愛琴海 Aegean Sea 地中海，(Mediterranean) 凡七海。南宋時，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 (Edrisi) 記大洋 (Great Ocean) 之外，亦有七海。支那海，(Sea of China) 紅海，(Red Sea) 青海，(Green Sea) 即波斯灣 大馬色克海，(Sea of Damascus) 即地中海 威尼斯海，(Sea of Venice) 滂突斯海 (Sea of Pontus) 卓爾章海，(Sea of Jorjan) 即裏海 是也。第九世紀時，唐末 阿拉伯航海家，亦謂由巴斯拉港 (Basra) 至中國，須過七海云。凡此皆不過言其悠遠，未必有若何科學意義也，

上方諸家記載，有言使者之行程者，有言馭者之形狀者，有言馬之如何者，不可謂不詳矣。而對于使者之爲何而來，則無一家道及之。阿蘭人向教皇請主教，元順帝給教皇諭旨，當時全廷漢臣，似無一人知之者。余意當時元廷大事，必有不許漢臣參預者。故漢文書籍無記載也。潘昂霄河源記記元世祖十七年，遣都實探黃河源，亦可謂爲大事矣。而當時漢人竟無人知之。直至元仁宗延祐二年，潘昂霄偶自都實之弟闊闊出聞之，漢文中始有記載。其情蓋

亦有類於元順帝之遣使羅馬教皇矣。余意漢文中，雖無記載，當時蒙文中必有之也。余聞之英歛之先生云，在京某蒙古王有蒙文元史十六函。材料豐富，遠過漢文元史。家大人於民國三年，遊歷河套鄂爾多斯諸蒙地時，適外蒙內犯，而內蒙王公，嘗傳檄規勸，不可與漢人脫離。檄文詳言元初蒙漢關係，多有漢文書籍所未見者，因亦疑蒙文中必另有元史也。近世俄國人熱心研究元史，除漢文書籍，悉被搜羅以外，復在蒙古得蒙文書甚多。譯成俄文，大有裨益於攷證元史也。我國與蒙古關係密切，歷史上，血統上，皆不可分離。當今又號稱五族共和，而攻讀蒙文，研究蒙事者，舉國之中，可謂無一人也。豈不可歎！

第一百十九節。約翰柯拉。約翰柯拉（John de Cora）者駐波斯國孫丹尼牙城（Soltania）總主教也。著有大可汗國記一書。原書爲拉丁文，在甚早時期，即有依勃雷（Ypres）地方高僧長約翰（John le Long）譯成法文。今代各書所傳者，皆譯自法文。而拉丁文原本，則久已散佚。約翰柯拉籍隸義大利甘勃

那省，(Roman Campagna) 柯拉邑。為多密尼根派僧人。以一千三百二十九年（元文宗天曆二年）八月，九日，受教皇約翰第二十二世 (John XXII) 之命，為波斯國孫丹尼牙地方之總主教。孫丹尼牙城在可疾云(Kazvin)及贊章(Zendjan)（二名皆見元史西北地附錄）二城之間，古代米底亞國 (Media) 境內。為一千三百零五年時，（元成宗大德九年）旭烈兀 (Hulagu) 之曾孫鄂爾介都 (Oldjaitu) 所建。鄂爾介都建此城後，常駐於此。以後阿佈賽德 (Abu Said)（即元史之不賽因）亦常駐此。故此城幾如波斯之都城。孫丹尼牙總主教一席，產生於一千三百十八年五月一日。（元仁宗延祐五年）第一任總主教，為排魯幾亞 (Perugia) 人佛蘭克斯 (Francus)。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六月，一日，他調。繼任者為威廉亞當。(William Adam) 至一千三百二十九年，（元文宗天曆二年）八月，九日，調往巴爾幹半島安梯瓦離 (Antivari) 港。繼任者卽著大可汗國記之柯拉人約翰也。大可汗國記約作於一千三百三十年左右。計自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卽在東方，嘗為調和亞美尼亞教堂與羅馬教堂事，頗著勤勞。久與異教之人相處

，故東方情形最爲熟悉。亞洲西部各國之戰爭，皆身親其境。嘗至印度洋索柯脫拉島。(Socotra) 又嘗隸基奴亞水師，擊敗土耳其人數次。曾否親至中國，無由攷知。惟據大可汗國記，所載約翰孟德高維奴葬時景況，似曾親臨其役也。大可汗國記之外，約翰又有獻法蘭西國王腓力 (Philip of Valois) 征服東羅馬帝國，剿滅突厥，（即土耳其）收回聖地諸策。皆尚存在。

高僧長約翰法國北部依勃雷 (Ypres) 人，充聖俄墨兒 (St. Omer) 地方聖貝丁 (St. Bertin) 寺僧人。嗜地理學。嘗搜輯及譯註各種遊記，爲以後賴麥錫，(Ramusio) 哈克魯亦脫，(Hakluyt) 勃察司 (Purchases) 諸家之先導。法文譯本大可汗國記尚有寫本二種，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又有一種在闊東叢書 (Cottonian Collection) 內。一千五百二十九年，（明世宗嘉靖八年）法文譯本，始在巴黎刊布。晚近法人賈凱 (M. Jacquet) 又將法文譯本，在法國亞洲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Vi, pp. 57-72) 上，刊印一次。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清光緒三年）法人巴克爾 (Louis de Backer) 著中世紀極東諸國記

（*L' Extreme Orient au Moyen age*）一書，出版於巴黎。大可汗國記見該書第三百三十五面至三百四十六面。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同治五年）英人亨利玉爾著古代中國聞見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書，復據法國亞洲雜誌賈凱所刊印者，譯成英文。見第二版古代中國聞見錄，第三冊，第八十九面至一百零三面。余今又據玉爾氏之英文本，譯成漢文。約翰柯拉亦教會中人。藉其果曾親至中國，亦必以教務而來者也。（見H. Yule, *Cathay*, III, 36-38）

第一百二十節。大可汗國記。（*The Book of the Estate of the Great Caan*）

第一條，國中政治。

契丹國大可汗者，世界所有國王中最强者之一也。國內貴人，皆其臣下，須敬禮之。阿力痲里城（Armalech）（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皇帝，及包賽（Boussay）（元史作不賽因）皇帝，月祖伯（Usbech）（名見元史）皇帝，亦皆臣屬大可汗。三帝每年貢獻大可汗生虎，豹，駱駝，鷹，鷲，及大宗珠寶。蓋三帝皆承認大可汗爲其君長也。（一）三帝皆有威有勢。昔月祖伯皇帝嘗與包賽（Boussaye）皇帝失和宣戰，

月祖伯徵集兵馬至七十萬零七千人，而國中仍不覺有人丁缺乏之虞。(二)藩臣如此強盛，則大可汗之威力，即可以思過半矣。

(一)參觀上方元順帝給羅馬教皇諭旨。有皇帝之皇帝 Emperor of emperors 稱號。

(二)此戰似即波斯史家瓦薩甫 Wassaf 所記耶穌紀元一千三百十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不賽因與月祖伯之鬨鬥也。月祖伯大隊騎兵，侵掠波斯北境。猶如洪水奔騰，餓虎怒吼。每兵帶馬三匹。青天白日之下，惟見無數馬皆衣甲，刀劍晃耀，大掠打耳班 (Darband) 附近而去。

大可汗國號契丹，(Cathan) 或曰契塔。(Cathay) 國境起自極東，直至大印度 (Ynde the Greater) 而止。直線向西，須行六閱月方畢。國內有汗八里 (Cambalec) 及喀綏(三)(Cassay) 二大城。境內大小臣民，皆為大汗之庸役奴僕。人民順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事無大小，不敢抵抗，或干犯禁令。嘗有顯王某，戰陣時違法當死。大可汗賜詔，令斬之。王接詔，雖在所部之前，即時跪下，引領就戮，莫敢支吾。大可汗待遇臣下，大小高卑，

皆秉大公，不稍偏歧。

（三）即馬哥孛羅遊記京師 Kinsay 轉音。中世紀西方遊歷家來華者，對於此名之拼法，大不同，蓋皆訛傳故也。鄂多立克遊記作康綏。(Cansay) 裴哥羅梯之通商指南作喀綏。(Cassai) 依賓拔都他遊記作漢沙。(Hansa) 馬黎諾里遊記作康勃綏。(Campsay) 拉施特史記契丹章作興綏。Khingsai 各種拚法讀音，皆由中國京師二字而來，南宋之都城，今浙江杭州府也。

每年三月朔日，即彼國元旦日（四）。大可汗於是日衣紫袍，全身盛飾金銀寶石，出受臣民朝賀。人民始得一覩大顏。見大可汗，則所有臣民皆下跪。俯伏而拜曰，「此乃地上老佛爺。（原文作天主，今改作老佛爺以符中國稱呼）能富貴我，給吾民以和平與公道也！」大可汗人極仁慈，憐愛臣民。無論何人，皆以至公之道待之。凡有請求，無不應許。雖囹圄中囚犯，亦施以恩惠。惟毆打父母，僞造鈔幣，及毒害他人者之三種人，大可汗斷不寬宥也。

（四）陰歷元旦，大抵在陽歷二月間或正月下旬。不致遲至三月朔日，此處恐傳聞有誤。

元日，大可汗賞賜臣民金銀寶石甚豐。雖最小之恩賜，亦值黃金一巴力斯姆（balisme）〔重量單位之名〕甚至常有值至……〔原文此處刪數目字〕巴力斯姆者。每一巴力斯姆，值黃金一千佛羅林。（Florin）〔約值今英金五百鎊華幣五千元左右。〕

大可汗慈悲爲懷，故常儲積各種糧食，如米麥穀黍之類，以待饑饉。國中倉廩，難以數計。凶荒時，大可汗命將各倉積穀，半價出賣。故雖至凶之年，亦不懼有饑饉之患也。大可汗代天主愛育黎元，常厚施捨。病而不能求食，或貧至不能自贍，或舉目無親友者，大可汗皆代爲設法，周濟其急。舉國人民，無有不受大可汗之惠澤者。橫征暴歛，則更所未聞。各種賦稅，所進之款，幾不可以數計。言之而人亦不信也。大可汗有甚多寶庫，皆滿貯金銀珠寶，以及各種珍貴之物，猶以在各大城邑者，爲尤富也。

境內各城邑間，皆有郵差居所。郵差或步行，或騎馬。腰股上繫響鈴。爲皇帝遞送公文，行近站時，則將腰上響鈴振之，聲達站中。站內人聞之，亦如此預備。接到公文，即再行火速奔馳，遞往第三站。如是而遞至全國各地，

晝夜不停，至送達目的地爲止。雖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皆可於十五日內知悉之也。待遇使臣禮節，尤爲優渥。在其國內，無論來去，皆供給所需。

第二條，契丹國教皇。

契丹國亦有總主教，如吾國之有教皇也。彼人稱之爲大脫魯修斯，(五)（Grand Trutius）亦臣屬大可汗，惇大可汗爲君長。然大可汗禮遇崇隆，班在他人之上。皇帝出，則與帝並肩而坐。有所需求，皇帝無不應准。(六)大脫魯新（Grand Trucins）此處拚寫法較上方略異惟仍一字常例頂剃髮，戴紅冠，衣紅袍。統領全國僧尼，爲其教宗師。有不守教規，不遵號令者，大脫魯新可改正之。大可汗不干涉其權。僧侶之中，亦有牧師，主教，方丈，等名目，皆隸大脫魯新。

(五)此名不知何來。玉爾謂由大和尚三字而訛誤。恐亦未必也。

(六)元史釋老傳世祖時，即尊番僧八思巴爲帝師。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成宗時，賜諡

喇實巴鄂爾嘉勒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武宗時，有僧琵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哈喇巴爾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語。事聞，詔釋不問。泰定帝二年，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元朝崇尚釋氏，古今所無。

國中各城市，皆有僧廟尼菴，各依教規而居，聽大脫魯新之號令。舉國之中，無一城一市無廟宇。甚至一城有八九以至十餘廟寺者。每寺中，至少亦有二百僧人。人極富裕，故能施捨，禮敬天主。生活有序。朝起禱神。終日敬神七次。寺內有鐘，以銅鐵鑄成，狀類氈帽。禮神時則撞之。人尚貞節，致師僧侶皆不娶妻。崇拜偶像。偶像有多種。其上有四神。四神皆以金銀彫塑，立於諸像之外。四神之上，又有大神，統轄所有大小神像。(七)

(七)恐即俗語所謂四大金剛。

第三條，　契丹國風土。

契丹國人口殷衆。都市大於巴黎及佛羅倫斯（義國北部大城）者，不一其數。人烟稠密之地甚多，至若小城市，則更不可以數計。草場牧地亦甚多。香甜草本，亦皆有之。國中大江河，湖澤甚多。面積之半爲水。地狹人衆，故水上亦多人居。其人在船上建木屋。故可在水上周遊，由此省以達彼省，貿遷有無。商人全家婦孺，及家庭應用什物器具，皆載之於舟上木屋。有終生生活於水上者，水上家庭之婦女所作事業，與居陸上者無稍異。若問其人生於何處，則無可回答，僅告以生產水上而已。水陸人口，皆甚殷衆。國中牲畜，不足以供食品所需。故由外國輸入者甚鉅，而國中肉價亦昂。惟其國產米，麥，大麥等，各種穀類，頗豐裕。大可汗每年收貯穀類甚夥，藏之倉廩，以待凶年，如上所言。米則每年可收穫二次。（八）

國中不產油橄欖及葡萄酒。所售者，皆輸自外國，故價值甚昂。然其人自米中，可製油酒，各種水菓皆豐，惟榛則無之。產糖甚豐，故價亦至廉。

(八)神農本草已有葡萄。蓋漢前隴西已有，惟未入關。至漢武帝時，張騫使西域，帶來蒲陶實。史記大宛傳言天子始種苜蓿，蒲陶。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大宛釀酒之法，張騫當時亦必傳來。此節記元時中國尚無葡萄酒，不能不懷疑。漢武帝內傳有「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之句。尤可證明中國以前有蒲萄酒也。

國中人民，皆熙熙壤壤，歌舞昇平，無敢揭竿作亂者。皇帝衛兵，及保護城邑之軍隊以外，天下人不知兵革爲何物也。

包賽皇帝國中，(即波斯)產樹。其皮中有白汁流出，狀類乳，味美而甘。人民取以爲飲。又有以製食物。所產甚多，大有益於其地之人也。由樹身或樹枝割之，皆有汁流出。汁之色味，與酒相似。又有樹產菓，大與榛實相仿，或類聖格拉湘(九)(St. Gratian)之菓。菓熟，國人取其實。實類麥粒。以製麵包麵條，人皆嗜食之。

(九)亨利玉爾謂聖格拉湘之菓，不知究爲何物。聖格拉湘之祭日卽十二月十八日。

第四條，汗八里及喀綏二大城之治理。

此二城甚大，名馳宇內。每城周圍有三十邁耳。居民甚衆。據確實調查，即保衛汗八里治安之軍隊，人數已達四萬衆矣。喀綏（即京師之轉音，南宋都城，今杭州府）城內，居民更衆，商業繁盛，故軍隊數目，亦較爲多。國中四方商賈，輻輳於此，百貨俱備。城中有薩拉森軍隊（即回教徒）日夜巡防。

第五條，國中所用貨幣。

大可汗製紙幣。每張中央有紅印。四周有黑字。紙幣價值大小，視中央紅字爲定。有值一格羅脫（Groat）者，有值一代尼耳（Denier）者。（即古代義大利各地所用貨幣之名）幣價多少不等。金銀貨幣之價值，亦依紙鈔爲定。其國貨物種類，較羅馬巴黎爲多。蘊藏金銀寶石尤富。蓋凡外國商販來其處貿易者，輒留所帶金銀寶石於其國，而携歸其地所產調味香料，絲，綢，緞，金衣等物。諸物出售至多。皇帝專有紙幣倉庫，寬宏非凡。見者皆爲驚訝。紙幣腐舊，不堪行使，則携

至國庫守庫官處。官見紙上紅印，或皇帝原文此處書作國王，今改作皇帝以符上文。之名，已不可見，則換給新幣。每一百，另收守續費百分之三。朝廷賞賜，亦皆以紙幣付給。

第六條，　人民生活狀況。

國中人民，裝飾華麗，生活富裕。金銀絲綢雖多，而麻布則稀。故雖襯衣，亦皆以絲爲之。衣服則以韃靼布，花綾緞，及他種錦繡材料製成。時飾以金銀寶石。衣袖長至能掩指甲。各種零星食物，甚多以竹筝製成。筝粗而大。人食各種獸肉。遇大宴會，則殺駱駝，以其肉入席。依土法烹調，其味至饒。魚類甚多，他物品亦無不有。上方所言各種食物，皆用土法烹調，亦如他民族之各自有食法也。

第七節，　葬法。

兒童生，父母詳記其時日。及死，親戚朋友，爲製屍架，盛飾金銀。置屍其上。屍旁，置沒藥及香。次將屍架置車上。死者親友挽車至特別預定地點，

將屍及車架一切等物，舉火焚之。蓋以爲火者，能煉黃金。舉火焚屍，則屍體穢惡，亦可洗淨。俾以後可以清潔之身，再投生於世。屍體既焚。親屬歸家。製死者之像而供之。像藏專室。每年逢死者生日，則於像前焚伽羅木香，及他種芳馥之香，以誌不忘。

第八節，國中小級僧人(Minor Friars)狀況。

汗八里城有總主教約翰孟德高維奴者，小級僧人，教皇克萊孟(Clement)派往其國之專使也(十一)。總主教在汗八里城內建小級僧人教堂二所(十二)。各所相距皆有二哩之遙(leagues)合中國二十里。總主教又在剌桐城泉州建教堂二所(十二)。剌桐臨大海。距汗八里可三月行。有小級僧人二名，在兩教堂內充主教。其一爲排魯幾亞僧人安德魯(Andrew)見上文。其他即佛羅倫斯市僧人彼得(十三)(Peter)也。總主教僧約翰於其地收得耶穌基督信徒甚衆。總主教爲人正直坦白，遠邇悅服。天主且善。尤見寵於大皇帝陛下。總主教及其信徒，有所需求，皇帝無不爲之設法供給。信異端者，及基督教徒，皆愛之如父母。設無聶思脫里派

徒爲崇，則全國必已改奉加特立派正宗基督敎矣。聶派徒黨。陽奉基督而實乃基督之大罪人也。

(十)孟德高維奴乃敎皇尼古拉斯第四世所遣者。此處記載有誤。

(十一)據孟德高維奴之遺札，北京城內，僅有敎堂二所，而此處言有三所。其第三所，必在一千三百零六年後建成者。

(十二)鄂多立克遊記亦載刺桐有敎堂二所。安德魯遺札亦言有二所。一千三百四十六年，馬黎諾里過刺桐時，增至三所。

(十三)彼得乃一千三百十一年敎皇克萊孟第五世派往遠東襄助約翰孟德高維奴者。見上文。

總主敎費盡苦心，欲使聶派敎徒，服從羅馬敎會，明告彼等，若不服從，則彼等之靈魂，將不能拯救矣。緣此聶派叛敎者，皆恨之切齒。

總主敎爲人，天人悅服。不幸已新近離塵世而仙化。葬時，四方基督敎徒及信異敎者，皆哀慟如喪考妣，羣來爲之執紼。來賓之衆，幾不可以數計。異敎徒皆衣其地風俗上之喪服，隨送靈櫬至墓邊。基督敎徒及信異敎者，爭取總主敎遺留之衣服，歸作紀念品。其爲人愛慕欽仰如此。

依基督信徒之法，以最榮譽儀禮葬之。至今其人尚往墓地，四時致祭，不忘情焉。

第九條，　國中聶派叛教者之狀況。

汗八里城內有叛教者甚衆，號曰聶思脫里派徒。其人皆守希臘教會禮節，不從羅馬教堂，崇奉異派。加特力派基督教徒之服從羅馬教堂者，皆深爲所恨。當總主教約翰孟德高維奴在城內，爲小級僧人建築教堂也，聶派黨徒，輒於夜間潛往毀之，或竭其能力，加以各種妨礙。惟對總主教，或其所轄僧人，或其所洗教徒，以皇帝陛下愛憫保護之故，尚不敢公然加害。

聶派黨徒，居契丹國境內者，總數有三萬餘人。皆雄於貲財，惟甚懼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齊華麗，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先聖賢。其人代皇帝舉行各種祈禱，故常得享受特權。若其人能與在該國之小級僧人，及良善基督教徒共同合作，則全國人民，及皇帝陛下，皆已久奉基督矣。

第十條，　大可汗對基督教徒之恩眷。

大可汗待遇國中基督教徒之服從羅馬教堂者，恩眷至爲隆渥。資助一切所需。其爲皇帝所軫念愛護可知也。教徒有請求皇帝供給教堂十字架聖殿，以祀耶穌基督者，皇帝無不欣然許諾。惟帝亦轉求代爲祈禱天主，祝使聖躬康健。尤以說教時，須代爲之。常救往信異教者之浮屠寺(Vritranes)中，說天主大道，最爲基督教僧所難堪。帝常使信異教者往聽基督教僧之說道。信異教者亦皆聞而樂之，表示虔信之誠心，解囊施捨，以助諸僧。基督教徒有需救助者，皇帝陛下即遣其臣僕急周濟之。

韃靼最上皇帝，大可汗國，治理談叢，至此爲止。(見H. Yule, *Cathay*, III. pp. 89-103)

第一百二十一節。西班牙國駐阿力麻里城傳教師巴斯喀爾。(Pascal) 巴斯喀爾西班牙國維多利亞城(Vittoria)人也。齠齡入聖方濟各教會，及壯被遣往中央亞細亞察合台汗國，阿力麻里都城宣道。瓦丁(Wadding)聖方濟各教會史(Annales Minorum = History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第七册，有巴斯喀爾事

蹟，及遺札一篇，極有興味。阿力麻里(一)城遺址，仍在今中華民國領土之內(二)。且巴斯喀爾遺札謂阿力麻里城教會，歸東方契丹國總牧師管理區 (Vicarat of Cathay in the East) 統轄。是則阿力麻里城雖在中國極西邊地，而教士仍受北京總主教之指揮。巴斯喀爾遺札，不能不收羅者，亦此故也。

(一)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長春西遊記作阿里馬。耶律楚材西遊錄亦作阿里馬城。劉郁西使記作阿里麻里城。中世紀歐洲人之著作，皆拼為 Armalec。回教著作家皆寫作 Almalik。西遊記謂土人呼果曰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西遊錄謂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名。法國庫兒退 (M. Pavet de Courteille) 及英國來登 J. Leyden 愛斯京 (W. Erskine) 三人皆嘗翻譯巴伯兒史記 *Baber Nameh* 亦皆謂城名乃突厥文蘋果樹林之義也。

(二)徐松丁謙及法國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皆謂在伊犂河支流阿里瑪圖河上。克謂近今庫兒葛斯 Kurgos 村。三氏之說，是否確當，尚未可據為定論。惟徐丁二氏，謂即由阿里瑪圖之音而來，則誤矣。阿力麻里為城名，阿里瑪圖為河名。二者不可混合。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已分辨明白，無須余之多贅也。清高宗敕改元史西北地阿力麻里為即阿里瑪圖，武斷妄說甚矣

。最近俄人測量攷察，謂阿力麻里或即固爾札舊城。固爾札 (Kulja=Kuldscha=Kuldja) 新城，漢名甯遠。回城在惠遠城東南九十里。乾隆二十七年築，名甯遠城，回衆居之。垣高一丈六尺，周四里有奇。門四。東景旭，西環瀛，南嘉惠，北歸極。(見祁鶴臯新疆要略卷之二。) 新舊城皆在伊犁河畔。舊城在上游，距新城約二十六以至二十八英里。其址在東經八十度五十八分半，北緯四十三度五十五分。俄國陸軍大尉瓦離康諾甫 Valikhanoff 嘗在其地掘得古錢及裝飾品甚多。並謂其地今僅爲突厥人村莊而已。

巴斯喀爾初在西班牙國維多利亞城某寺內充教士，受命往阿力麻里傳道。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 八月，十日，嘗由該城寄書維多利亞友人，報告情形。讀其書而知巴斯喀爾爲人滿腔熱血，不辭艱難，願以身爲信守及職務而犧牲。蓋於自知不久必有大難臨頭，而仍不屈不撓，死而後已。其爲人可尚，而其志趣亦足嘉也。

書發後，未及一年，巴斯喀爾果爲回教徒所戮。馬黎諾里於其死義後一年，奉使往北京，過阿力麻里城，亦得悉其事。故於其奉使記中，有表旌之語。約翰文透圖爾 (John of Winterthur) 宗教史亦載之。義大利皮撒市 (Pisa) 人巴

拖羅謀(Bartholomew)在十四世紀末葉，著聖徒傳，亦詳記巴斯喀爾死義情形。所記與瓦丁無多出入。其言曰，

「一千三百四十年，(元順帝至正元年)在契丹牧師管理區，一名韃靼管理區內之韃靼中央帝國(Middle Empire of Tartary)阿力麻里城，有下方所列諸小級僧人為信守死義。阿力麻里城主教僧李嘉德，(Richard)亞歷山德港(Alessandria)(在埃及國)人僧佛蘭錫斯，(Francis)西班牙人僧巴斯喀爾(Pascal)，勃洛文斯省(Provence)(義國北部)人僧雷蒙德。(Raymond)以上四人皆在職僧人。又亞歷山德港人勞倫斯，(Lawrence)勃洛文斯省人彼得(Peter)皆平人修道之士。印度黑人約翰，隸聖方濟各教會第三級，曾受諸僧洗禮，崇奉基督正教，悉同時被難。諸人初皆蒙其國皇帝優待。帝嘗有癌腫，亞歷山德港人僧佛蘭錫斯為之祈禱醫治，乃得愈。因是帝延之為御醫，以父禮事之。(原文謂稱之為父。今改作以父禮事之，似稍近實情。)賜諸僧土地，及特別利益甚奢。又允許諸人在國中自由傳教。更以其七歲幼子，從諸僧受洗禮，取名約翰。不幸昊天不

弔，帝出獵，爲奸人所毒，四子亦皆爲戮。奸人阿梨算端（Alisolda）乘機篡位。阿梨亦皇族，信回敎。素以放鷹爲業。阿梨旣卽位，令國中受諸僧洗禮爲基督敎徒者，須悉改奉回敎。有違令者，殺毋赦。諸僧悉不遵令。故皆被縛，繫於一繩，遊街示衆。爲暴民所毆辱，唾面詈駡，拳足交加，割去耳鼻，切斷手足，終乃梟其首，使之昇天。」

「阿梨在位不久卽被殺，宮殿被焚。以上諸僧，皆卒於一千三百四十年。聖約翰巴不鐵斯忒（St.John Baptist）祭日。時哲拉德鄂多（Gerard Odo）爲小級僧領袖也。」

瓦丁書中死義諸僧名單。略異於巴拖羅謀上方所云。瓦丁書中無雷曼德之名，而另有摩德那省基奴亞商人威廉（William of Modena）者，爲義憤所動，亦同時被害。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記亦無雷曼德之名，並謂勞倫斯爲安柯那（Ancona）人，死義之基奴亞商人，名基洛脫（Gilott）云。

甘姆思（Ganis）記李嘉德爲法國東部白根對省（Burgundy）人。一千三百三

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教皇班內狄德十二世（Benedict XII）任爲阿力麻里城主敎，一千三百四十二年（至正二年）死義。

十四世紀初半，（元之中葉）察合台汗國分爲東西二部。西部都於撒麻耳干，治理阿母河以北諸地。東部仍都於阿力麻里。兩部皆篡奪相尋，禍不旋踵。君旣時易，故國家政策，亦時變改。一千三百三十三年，（元順帝元統元年）依賓拔都他（Ibn Batuta）嘗晤答兒馬失林（Tarmeshirin）汗。閱二年，拔都他得聞答兒馬失林爲布丹汗（Butan）所廢。布丹汗待基督敎徒及猶太人甚善，而虐待回敎徒。拔都他遊記嘗載之。布丹汗在位不久，爲金克失汗（Jinkshi）所廢。金克失亦與基督敎徒相善。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羅馬敎皇班尼狄德十二世有國書致察合台國金克失汗，（書中作强西 Chansi）謝其優待基督敎徒及禮遇往汗八里（Chambalec）之總主敎尼古拉斯。（見上方第一百十節）又一書致金克失汗之大臣，道及賜地建敎堂事。金克失爲也先帖木兒（Yesun Timur）所廢。也先帖木兒又爲阿梨算端（Ali Sultan）所廢。阿梨乃窩闊台（元太宗）之後裔。

阿梨又爲喀藏(Kazan)所廢。巴拖羅謀所記以父禮事基督教僧佛蘭錫斯者，必即也先帖木兒。馬黎諾里在阿力麻里所遇中央帝國皇帝必即喀藏。喀藏待基督教徒甚善。(見H. Yule, *Cathay*, III. pp. 31—35)

第一百二十二節。維多利亞城駐韃靼聖方濟各會教士巴斯喀爾致故里教堂同事友人遺札。　親愛之神父諸君賜鑒，君等諒已知悉余離君等後，偕僧悅蘭斯托那(Friar Gonsalvo Transtorna)先至阿維南城(一)，(Avignon)次至阿息西，(Assisi)欲仗聖父之靈，取得赦免(二)利益也。又次由威尼斯乘巨舟，下阿德利亞的海(三)。(Adriatic Sea)經過滂突斯海(Pontus)時，見左岸爲斯克拉芬尼亞，(Sclavonia)右岸爲突厥。(Turkey)至希臘國君士但丁堡附近格拉他(Galata)地方登岸，訪晤駐東方契丹國總牧師(四)。(Vicar of Cathay in the Vicariat of the East)次又換乘他船，渡黑海。海深不可測。既渡，抵可薩利亞(五)。(Gazaria) 其地隸韃靼國(六)(Empire of the Tartars)北方總牧師管理區。(Vicariat of the North) 次又渡一海(七)，其深亦不可測。至塔那(八)(Tana)登陸。

(一)古代羅馬教皇駐地。

(二)今名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

(三)今代巨哥斯拉夫國。Jugo-Slavia 巴斯喀爾用以稱君士旦丁堡附近諸地，不知何故。

(四)契丹國總牧師此時何故駐於君士旦丁堡實不可解。

(五)今克里米亞半島。

(六)中世紀歐洲人稱欽察汗國以是名。

(七)阿索甫海 Azov 也。

(八)中世紀歐洲之地理家所記，有塔那港兩處。其一在阿索甫海濱。其二則在印度西海岸孟買市之北。

余之同伴皆遲到，余乃先與希臘人數名乘車往薩雷城。(九)(Sarray)余到後，同伴者亦隨至。彼等復與僧人數名，更先行至玉龍傑赤。(十)(Urganth)余初亦欲隨行，惟再三思慮，乃決意留學其國語言文字後，再前行。幸獲天主之助，不久余即能操可曼尼亞(Chamanian)語，即欽察語識畏吾兒文。(Uigurian Character)參觀第九十三節達爾西文。蓋韃靼，即欽察波斯，即伊兒汗國迦爾底，(Chaldaea)

米底，(Medes) 即察合台汗國 及契丹 (Cathay) 諸國，皆行用此二國之語言文字也。嗣後，余之同伴者皆歸自玉龍傑赤，而回西班牙。余以不欲辱負教皇之任命，故毅然獨身留此。蓋吾聞之，凡來此方行教之僧人，所享權利與往耶魯撒冷者相同。不論生時或死後，皆能得赦免全身罪惡。守道至終者，必能得人生莫大榮譽也。

(九)薩雷城為欽察汗國之都城。拔都大王所建，在窩爾加河北支阿克吐巴河 Akhtuba 之左岸。拍拉斯 Pallas 記窩爾加河沿岸有兩處，皆可為古代薩雷城之遺址。其一在窩爾加河正流與阿克吐巴支流交匯處。地名柴萊甫博德。Zarefpod 地勢平坦，磽鹵不毛。距裏海二百四十英里。其二在賽里脫倫諾果維獨克。Selitrennoi Gorodok 在窩爾加河之下流。第二處似與裴哥羅梯 (Pegolotti) 通商指南所言由靖塔昌Gintarchan至薩雷乘船一日可至者相合。阿拉伯諸地理家謂薩雷城距裏海二日程，似亦指第二處而言。薩雷者，蒙古語宮殿也。城市甚大。依賓拔都他謂彼嘗於晨起，步行穿城，至過午尚未完。面積寬廣，可以想知。薩雷城嘗二次為帖木兒攻陷。一千三百九十五六年間，(明太祖洪武二十八九年) 乃為帖木兒完全摧毀。(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序言第二章注一○。)

(十)名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元聖武親征錄亦作玉龍傑赤。元朝秘史作兀龍格赤。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有帝親征，至賽馬爾堪與其主札拉丁戰於月亦心揭赤之地。賽馬爾堪即今薩馬兒罕。(Samarkand) 月亦心揭赤當作月戀揭赤。亦心二字，乃戀字行書之誤。玉龍傑赤今西人拼作 Urghandj。阿拉伯地理家多稱作敎家尼。(Jorjaniah—Djordjanieh)多桑(d'Ohsson)蒙古史謂玉龍傑赤爲蒙古人之名，恐亦不確。蒙古人亦不過聞之於中央亞細亞土人耳。馬黎諾里奉使東方時，嘗過其境。一千三百八十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 爲帖木兒夷平。然不久復興。其城古爲花剌子模國都城。今屬基窪汗國 市跨鄂格速斯河 (Oxus) 兩岸。有橋連絡之。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 城爲蒙古人所屠。十萬居民，悉遭殺戮。所餘者，僅工匠若干，皆移送蒙古。後百年，似恢復舊觀。吾人讀裴哥羅梯通商指南及拔都他遊記可以知矣。後鄂格速斯河改道，玉龍傑赤遂一蹶不復振矣。一千五百五十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 英國人任金生 (Anthony Jenkinson) 至其地，記該城凋零悽愴，僅數百家土屋村莊而已。任金生書中稱之爲 Urgence 玉龍傑赤新城在舊城東六十英里，位於鄂格速斯河今道岸上，爲基窪汗國商業中心點。

語言閑熟後，得天主之佑，時講演眞道於薩拉森人及背叛基督正宗而入歧途

者，(似指聶派教徒)皆不須舌人傳譯。嗣余接總牧師來函，謂余須服從其命令，繼續行程至目的地，謹守職務。(十一)

余留薩雷城一年有餘。此城在韃靼國，北方總牧師管理區(Vicariat of the North)內，居民皆薩拉森人。三年前，有吾同教會人斯德芬(Stephen)者，為宗教信仰，為薩拉森人所殺(十二)。余與數亞美尼亞人同登舟，泛梯格里斯河(十三)(Tygris)沿瓦突克(Vatuk)海(即裏海又名巴庫克 Bacuk 海)行十二日，而至薩拉齊克(十四)(Sarachik)由薩拉齊克雇駱駝而行。蓋乘駱駝，則其苦不堪。行五十日而至玉龍傑赤城。韃靼欽察與波斯兩帝國交界處也。此城又名胡斯(Hus)城(十五)內有覺伯(Job)墓云。

(十一)時薩雷城有基督教堂二所。一在城內，又一所名聖約翰，在城外三英里。巴斯喀爾即寄寓其一，無庸疑也。

(十二)瓦丁教會史第七冊，記斯德芬事，甚有興味。斯德芬彼得瓦拉丁(Peterwaradin)人隸聖約翰教堂。年甚少時，嘗於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元順帝元統二年)為師傅所責，必有不

甘，乃改信回教，後復悔之。還從基督，公斥回教於市肆，觸怒回人，被焚死。

（十三）即窩爾加河。馬哥孛羅遊記亦稱窩爾加河以是名。蓋中世紀人誤信窩爾加河爲即梯格利斯河上流，入裏海後，經地下而與梯格利斯本身合。

（十四）韃靼語小宮殿之義。在烏拉爾河口，距裏海一日程。地位甚不佳。一千五百五十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英國人任金生（Jenkinson）嘗至其地。今日遺跡尙在。磚瓦皆碩大。墓塚累累。境外有昔時寨壘環之。四周約二三英里。蹟在古里甫 Gurief 地方。

（十五）胡斯與覺伯二名，皆不可攷。

次余又乘駱駝車，與一羣哈格林（Hagarenes）惡棍及摩訶末教徒同行。旅行隊中，僅余一人爲基督教徒。余之行程甚簡，僅帶一僕人而已。僕名靑國。（十六）（Zinguo）幸得天主之助，終得抵米底（Medes）帝國。余在途間，所遭困苦，紛至迭來。煩難萬分，人多不知，惟天主稔之而已。欲告君等而限於篇幅，又苦不能也。韃靼皇帝爲異母昆仲所弑，指欽察國事 大亂將起。與余同行之薩拉森駱駝商隊，被阻途間，覊留薩拉森人城邑者多月。

（十六）即察合台汗國，又名中央帝國。地在阿母河以北。介於契丹及波斯之中，故又名中央

帝國。(Middle Empire=Imperium Medium) 羅丁教會史第七冊，載教皇班尼狄德十二世 (Benedict XII) 致察合台汗書，及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記皆稱該汗國爲中央帝國。聖馬克圖書室 (St. Mark's Library) 所藏邊洋科 (Andrea Bianco) 繪製之世界圖亦稱該汗國爲 Imp. de Medio)。加塔蘭大地圖上之稱號，與巴斯喀爾此扎相同，皆作米底帝國。(Empire of Medeia) 梅底修 (Portulano Mediceo) 圖謂阿力麻里 (Armalec) 爲 Imperium Medorum 之都城。中世紀之遊歷家及地理家對於米底 (Media) 名辭，皆不能清了。故有謂米底與波斯皆仍存於當世云。海敦 (Hayton) 謂米底包函曲兒忒斯坦 (Kurdistan) 及法兒斯 (Fars) 二省。克拉維局 (Clavijo) 謂在波斯本部及呼羅珊之中間云。

羈留既久，乃爲薩拉森人講眞道數日於叢人廣衆之中。高揚耶穌基督之名，與其所傳福音。詳告其假聖人之奸僞，欺詐行爲。薩拉森人諦聽後，有還聲相詬者。而余聲音洪亮，臺下犬吠咆哮之聲，爲之掩混。仰仗吾眞主耶穌基督在天之靈，彼人雖衆，吾不懼也(十七)。聖靈 (Holy Spirit) 乃更給余福祥安逸。其人待余甚善。當彼之復活祭節，請吾立於其教堂前講演。因爲聖節而四方之克的尼 (Cadini=Kadhi=Kazi) 回教中之主教也。回人法律宗教不分。克的尼掌理教務外，復負有爲人排難解

紛之責。在法律上，實又兼審判官之職務也。及塔力西曼尼，(Talisimani) 回教中之僧人也。皆來聚集。得聖靈 (Holy Ghost) 之指導，余與彼輩在其教堂辨論宗教及偽書可蘭經 (Al-ahoran)，又及其教旨，(十八)凡二十五日。於此二十五日間，余每日僅得一餐。所食者，惟麵包與水而已。

(十七)回人稱曰拜拉姆 Bairam 爲回教人大節。基督教徒稱拜拉姆爲復活祭者，蓋以在勒墨藏節 Ramazan 之後。而勒墨藏節則又稱爲回人之四旬齋 Lent (以在復活祭前四十日間之故。) 回教徒則轉稱基督教徒之復活祭日爲拜拉姆也。

(十八)巴斯喀爾之熱誠，可欽可仰。余在京師，當某年元月初旬，在朝陽門外東嶽宮內，人山人海之中，亦見有基督教傳道者，在宮門內，大聲講道，並詈拜偶像者之無知。其心之熱，與巴斯喀爾正相同。惟余意傳教方法，須攷其地人民性情風好，施以相當心理上之感化，而後再傳之以彼教正義。必須使人心悅誠服，方得謂之道已傳，教已布矣。東方人好禮讓，心地寬宏。知禮讓而又度量寬宏，乃所謂君子。夫各教宗旨，無非皆勸人爲善。即泥塑木彫，在下流社會，愚夫愚婦，亦有匡助教育法律不逮之處。下流人迷信偶像。驟聞有詈其神明者，無怪其對說者有怒目相視，反唇相譏之事。上流人見其抵掌握腕，指天劃地，言中別無

深理，惟見其詆諆他敎，猶如村嫗駡街，瘋人說夢，則不屑措意，不欲與交。而耶穌眞理乃眞不得傳矣。夫基督敎自亦有彼之優美觀念與哲學，可無疑義。與東方人之性情，及社會組織方法，是否可以相容，乃又一問題。而自唐元明以來，凡數次傳入，而數次消滅。晚清之世，敎案時聞。即在近代，若無歐西艨艟巨艦，飛機重砲等後援，基督敎在中國仍不旋踵即消滅也。種種不及佛敎之能深入人心，其原因甚多，而敎士傳布方法，未能妥善，爲其最大原因之一，可無疑也。明末，利瑪竇來華，先以其高深科學授人，次以其品德示人，又次而以其宗敎傳人。一時從之遊者，有徐光啓李之藻等高上人物。耶穌敎在當時，固有草上風必偃之勢也。至今數百年，以其比例率觀之，當不若一之於十也。其故已可反省矣。鄙見如此，不知基督敎中人以爲何如。願以質之敎士中之博雅者。

幸得天主之佑，三位一體之說，得宣示其人。至終其人乃不得不承認其眞確。每有辨論，輒能勝之。代耶穌基督及聖母敎會 (Holy Mother Church) 揚眉吐氣，爭得光榮。以後此等妖魔小醜，又來欲引余入邪途。給余賄賂，許余美女姬妾，金銀土地，良馬牛羊，及世間各種之娛樂。然余迄不爲動，每面斥之。其人乃羣聚而擲余以石者凡二日。更時投火燒余面足，拔余鬚髯。欺

凌侮辱，難以筆述。知余困苦，不負所托者，僅有天主而已。深信耶穌基督終能救我，故雖處窮境，而心仍泰然，不改吾樂。

幸逢佳運，余得安抵阿力脉里城。此城在米底帝國之中央，契丹總牧師管理區（Vicariat of Cathay）境內。計由玉龍傑赤，波斯，伊兒汗國 韃靼，欽察國 邊界起，以至阿力脉里，全途間，余皆終日與薩拉森人為伍。所有言語，行動，衣服，皆遵耶穌基督而行。薩拉森人時以毒藥供余，投余於水，飽余以拳，以及種種損害，有非一函書札所能盡述者。余深信天主能赦免余一切罪惡，及能使余得昇天堂樂國，故雖受更苦境遇，甚至於死，亦非所恤。亞們（十九）（Amen）

（十九）希伯萊語。猶云願所希望者皆實現也。

余將與君等永別矣。請為吾祈禱，併為所有傳教者祈禱，為有志傳教者祈禱。傳教事業，可救護無數靈魂，至為有益，君等不必再思見余於西班牙。若來此方，或可一晤。否則將在天堂會晤也。天堂乃吾輩永久休息，安樂

歡娛，承產之處。救世主耶穌基督亦在彼也。基督嘗言，福音播布全世界後，則末日亦將至。余故在各國宣傳福音。使有罪惡者，得見其罪惡。併告以救濟方法。至使彼輩誠心感化，則仍惟天主宏力是賴也。

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聖勞倫斯祭日，（八月十日）寄自米底帝國（Empire of the Medes）之阿力麻里城。（Armalec）（見 H. Yule, *Cathay*, III; pp. 81—88）

第一百二十三節。元代基督教二文豪傳。

元代版圖遼闊，文軌大同。西域人同化於華人者甚衆，而以漢文文章著聲名於禹域者，當首推汪古部之基督教世家馬祖常及趙世延二人。民國八年，鄞人僑居浙江台州黃岩縣時，譯注馬哥孛羅遊記至卷一第五十九章，爲審查佐治王(King George)之是否汪古部長闊里吉思，乃審查元史中，汪古人有專傳者，是否有基督教徒之名，俾可與其部長同一宗教也。因察得每傳中必可得有基督教徒之名也。元史卷一百四十三，有馬祖常專傳，卷一百三十四，有祖常先祖月合乃專傳，元文類卷

六十七，有祖常所作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自叙其家世。吾細察之，其中僅有曾祖帖穆爾越哥一名爲蒙古人之名，漢式之名二十五人，餘十四名悉基督教徒之名也。而多半則皆爲通用之名，餘則亦見之於聖經。把造馬野禮屬之名，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中，尤多見之。吾故斷定馬祖常奉基督教也。後至北京嘗數與基督教中之文人學士，如英斂之，陳圓菴等言之，圓菴初以爲僅名字相同，不足信。余爭以理論來有線索，非憑空臆造，且一篇之中，竟有十四名之多，事豈偶然。民國十二年，圓菴著元西域人華化攷時，乃發現最有力之證據五，可以證明余說之不誣。余實樂不可言也。(一)楊維楨西湖竹枝集馬祖常小傳云，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儀可溫氏。浚儀者，開封。可溫者，也里可溫之省文，或脫文，無疑也。(二)黃溍金華文集卷四三，馬氏世譜云，「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冞思。」聶思脫里即 Nestorius 之譯音，和祿冞思即聖經中 Horam Mishael 之譯音。(三)馬氏世譜云，祖常有族祖奥刺罕，楊子縣達魯花赤。據至順鎮江志卷十

六，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奧剌憨也里可溫人。元貞二年六月至。其與奧剌罕同為一人，先後為楊子丹徒兩縣達魯花赤無疑。奧剌罕為也里可溫，祖常當然為也里可溫。奧剌罕即 Abraham 之譯音。（四）據馬氏世譜祖常又有從諸父名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由監察御史，遷中書檢校官。據余闕青陽集卷三，合肥修城記云，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人。由進士第，歷官中書檢校。同一人也。世德為也里可溫，祖常當然為也里可溫。（五）元好問遺山集二十七，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記金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扶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金太宗所遇，與新約使徒行傳九章三節，保羅所遇相類。故由各種證據觀之，馬祖常之奉基督教，毫無疑義。

趙世延亦雍古部人。曾祖黜公，（Tekoah）祖按竺邇，（Anthony）父黑梓，（Hosea）叔徹里，（Charles）子伊嚕，（Julius）皆基督教徒之名也。世延之奉基督教可與馬祖常相等，毫無疑義。元史卷一百八十，有世延專傳。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馬祖常傳謂「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淸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祖常石田集新近上海有刋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石田集下注云，「祖常才力富健，以博贍鴻麗之文，倡導海內。南宋來猥瑣庸沓之習，殆盡剷除。蘇天爵序稱後生效慕，文體爲之一變，蓋不虛矣。」禮部尙書馬公神道碑祖常自誇，謂「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吾亦許其言非虛誇。鄒魯之士，誠有愧色矣。

元史卷一百八十，趙世延傳云，「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歷事凡九朝，歇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淸介，飾之以

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世延文章，傳者甚少。據陳圓菴所見，有南唐書序，京師東嶽廟昭德殿碑，盩厔重陽宮勅藏御服碑（延祐二年趙孟頫書）據寰宇訪碑錄尚有長安加封聖號詔碑，（皇慶元年）何容白雲崇福觀碑，（元統元年）濟南任城郡公札思忽兒解墓碣（至元三年三月）亦皆世延手筆也。（見元西域人華化攷上冊，第三佛老篇三，第四，文學篇四。）

世延有女諱鸞，字善應，明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入耳輒能記。七歲，倍誦周易，書，屬對。九歲，使顓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成誦矣。長善卜筮，能琴，善筆札。爲中書參知政事許有壬之繼室。前趙夫人有子曰燕山，撫育如己出。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巽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見元西域人華化攷下冊，第七，女學篇。）

第一百二十四節。在中國內地各處教堂數目攷。元時在中國基督教人物，已詳上方各節。其散在各處之教堂數目，亦可於中西文書籍中，略查悉之。

基督教為歐西人所奉之教，其來中國之人士皆注意及之。故欲悉元時內地基督教堂情形，須於其時來華人士之記載中求之，而證以漢文書籍中，發現諸片章記載而已。

元時，西方人士記載之最要者，爲馬哥孛羅遊記，高僧鄂多力克遊記，及馬黎諸里奉使東方記與諸高僧之遺札而已。

直隸北京城內。聶思脫里派教堂數目，無記載可攷。惟據各種情形觀之，當不少也。新來之加特力派聖方濟各會(Franciscans)於一千三百零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有教堂二所。至一千三百三十年左右，元文宗至順元年增至三所。教徒六七千人。(一)據孟德高維奴遺札，及孫丹尼牙總主教之大可汗國記。

直隸長蘆鎮。有基督教堂一所，教徒若干人。派別不明。據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六十章

(一)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滄州景城郡屬縣七，中有長蘆縣。附近有鹽山縣。金史卷二十五，地理志滄州清池縣領鎮五 長蘆其一也。

山西大同。(二)聶思脫里派有主教駐其地。據盧白魯克遊記 元成宗大德時，加特力派有

大教堂一所。壯麗比於王宮。爲高唐王闊里吉思所建。據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一遺札大同迤西爲汪古部舊壤。聶思脫里派最盛之地。元史卷九，世祖本紀至元十三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有室家者，與民一體輸賦。大同之有基督教徒　元史亦明言之矣。

(二)遼金時，皆稱西京。元初亦仍之。

甘肅沙州。今名燉煌縣。戶口中大半爲拜偶像者，唯亦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及回教徒。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章。教堂數目不詳。

甘肅肅州。　據馬哥孛羅之記載，見遊記卷一第四十三章人民半爲偶像教徒，半爲基督教徒。其數之衆，可以知矣。孛羅未詳言其派別，然其爲聶思脫里派可無庸疑。教堂數目不詳。

甘肅甘州。　人民有拜偶像者，有回教徒。有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在城內有教堂三所。建築極爲華麗。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四章甘州有基督教堂亦見於元史卷三十八順帝本紀。「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

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禮。從之。」甘州府志卷四古蹟云，「十字寺元世祖祀其母別吉太后處。夏建。今大寺也。』」大寺即大佛寺在甘州城南門內進口西首。甘州志卷二云，「初世祖定甘州，太后與在軍中。后沒，世祖使於十字寺祀之。至是歲久，祀事不肅。故議定之。其禮未詳。」蓋太后亦在甘殂者。（見甘州志卷十六雜纂）世祖皇帝母即睿宗拖雷之元妃。据元史卷一百六，后妃表，名唆魯忽帖尼怯烈氏。（Keraite）又名克烈至元二年，追上尊諡曰莊聖皇后。至大三年，加諡曰顯懿莊聖皇后。又見卷一百十六，后妃列傳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紀「天歷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于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所謂佛事，祈禱而已。据西方人記載，克烈部於北宋時即崇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見第九十三節世祖之母為怯烈氏。文宗本紀及順帝本紀皆記后與也里可溫及十字寺有關係。唆魯忽帖尼似為后之蒙古式原名。而別吉則為基督教中婦人之名。其相當之西字原音為 Beatrice 或 Bertha 也。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定

宗生母及旭烈兀大王之妃託古思可敦（Dokuz Khatun）皆克烈部人，且皆奉基督教。故世祖之母，別吉太后之奉基督教可無庸疑。稽之西史，吾所言者確不誣也。霍渥兒德蒙古史第三部，第二百零六面，旭烈兀嘗與瓦兒丹（Vartan）私語云，『吾母亦基督教徒，吾心中最愛基督教徒也，』旭烈兀與元世祖乃同胞兄弟也。（參觀 H. H. Howorth, *History of Mongols*, part III., p. 206）

甘肅額里折。(三) 其地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據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七章 教堂數目不詳。

(三)名見元秘史續二，即涼州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七章，作 Erguiul。蒙古民族發音無L字母。凡有L字母者，皆用r字母代之，而對於r字母發音前，輒加一有音字母，如a或e或o或u等。故漢人之涼州 Liang Chow 依蒙人讀法，應作 Erichew。至馬哥孛羅之 Erguiul，乃意大利人之拼法也。參觀第八十一節，俄羅斯譯名之由來。

甘肅鄯州。今西寧 其地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據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七章

甘肅額里合牙。(四) 其地人民大半爲拜偶像者，亦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有教堂數處，皆建築華麗。據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八章。甯夏爲昔時西夏國之都城。西夏又名唐兀，又名河西。馬哥孛羅遊記載唐兀國各處有基督教徒，元史亦載之也。元史卷十二，『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小亞美尼亞親王仙拍德 (Sempad) 致錫勃羅島王及后書，謂唐兀人民多信基督教，仙拍德嘗親入其地教堂訪觀情形云。

(四)名見元秘史續二，卽甯夏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八章作 Egrigaia 。漢人甯夏依蒙古人讀音，應作如是也。今代阿拉善之額魯特人，仍稱甯夏爲押里該亞，卽額里合牙之轉音。蒙古人仍稱之爲亦里該可屯。 Irge Khotun

外套。外套在今鄂爾多斯北，黃河北岸諸地是也。唐時，其地爲天德軍，金元間，爲汪古部牧地。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九章，作 Tenduc 卽天德軍之譯音。汪古部崇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已見第九十三節。其地人民似全奉基督教，汪古部名人見於元史者有三族。一爲部長高唐王闊里

吉思之族。二爲文豪馬祖常之族。三爲文豪趙世延之族。此三族皆奉基督敎。

新疆喀什噶爾。　其地聶思脫里派基督敎徒甚衆。亦有敎堂。唯數目不詳。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三章，十三世紀中葉，宋理宗時代景敎主敎駐節表，第十九區，即喀什噶爾也。見第九十四節

新疆葉爾羌。　其地有聶思脫里派及雅各派(Jacobite)基督敎徒。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五章。

新疆赤斤塔拉思(Chingintalas)約爲畏吾兒諸地　其地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敎徒。見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二章。畏吾兒國基督敎之興旺，已於第九十三節言之。

新疆伊犂。　伊犂一帶，有聖方濟各會天主敎牧師駐箚，已見第一百二十二節，巴斯喀爾遺札。

東三省。　元世祖時，東三省爲宗王乃顏之封地。乃顏爲基督敎徒，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四章，及第五章，曾詳言之。乃顏爲强藩，全境內可徵集

人馬至三十萬衆。馬哥言，「乃顏曾受洗禮，爲基督教徒。帥旗上有十字架以爲標識。」乃顏敗後，世祖仍慰問基督教徒，不加譴責。乃顏既奉基督，其部下亦必皆從其主也。馬哥孛羅在中國時，約翰孟德高維奴尚未抵燕京，羅馬加特力派之基督教亦尚未輸入中國。故乃顏以及所有同時之其他基督教徒，必皆聶思脫里派也。

山東臨清州。 清光緒十八年，在該處發現聖方濟各會主教古塚。有墓石，謂葬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云。（見上方第一百零九節）既有主教古塚，必有教堂也

江蘇揚州。 馬哥孛羅官揚州三年，而其遊記未記揚州有基督教堂，蓋當彼時，揚州必無教堂也。三十餘年後，鄂多力克記揚州有聖方濟各會小級僧人之教堂一所。聶思脫里派教堂三所。三十年間之進步，可以想見矣。元典章卷三十六，「延祐四年，七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淮東廉訪司延祐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徹徹都苫思丁起馬四匹。前來揚州也里可溫十字寺，降御香。賜與功德酒段等，照得崇福院奏，奉聖旨奧剌憨

驢，各與一表裏段子，別無御賜酒醴。彼奧剌憨者，阿溫氏（此照原本，當作也里可溫）人，素無文藝，亦無武功，係揚州之豪富，市井之編民。乃父雖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今崇福院傳奉聖旨，差苫思丁等起馬四匹，齎酒醴二瓶，前來揚州傳奉聖旨恩賜。是乃無功受賞。爲此本司今抄崇福院差劄在前申訖照詳。得此。據見申本臺看詳崇福院官當元止是奏奉御香，別無所賜奧剌憨酒醴。又不經由院宣徽院（掌酒醴）有違定例。後如有似此違例者，擬合欽依聖旨懿旨事意施行，仍令合干部分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部省咨請依上施行。」（轉錄陳垣元也里可溫考。法國巴黎大學伯希和教授 Prof. Paul Pelliot 亦曾發見之。見 H. Yule, *Cathay*, II, p. 210, note 2.）

奧剌憨即 Abraham 之譯音。基督教徒常用之名也。至順鎭江志卷十六，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奧剌憨也里可溫人，忠翊校尉。元貞二年六月至。鎭江志所載者，與元典章所載者，實同一名。儻多一馬字，冠於名之前耳。聶思脫里派徒，人名冠馬（Mar）字者尤多。故元典章之奧剌憨似爲聶派教徒。

。鄂多力克遊記所載聶派教堂三所，或即與剌愍之父所建者。

江穌鎮江。　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七十三章，鎮江府記謂「此城有聶思脫里派教堂二所，建於耶穌降生一千二百七十八年。（至元十五年）是年大可汗遣其臣名馬薛里吉思（Mar Sarghis）者，來宰是邦。馬爲聶思托里派徒，治理此城凡三年。於此三年中，馬在此城建基督教堂二所。至今猶存。馬氏之前，此城無教堂，亦無基督教徒也。」馬薛里吉思爲聶派教徒通用之名。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敍利亞文亦見此名。孛羅遊記之馬薛里吉思事蹟，見於漢文書籍者甚多。其詳可查陳圓菴元也里可溫攷。余今僅轉錄至順鎮江志關於馬氏建寺之記載於左：

至順鎮江志卷十四，元鎮江府路總管府，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　虎符懷遠大將軍。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將軍，副達魯花赤。

同志，卷十八，僑寓類，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將

軍，鎮江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因家焉。造七寺，見僧寺類。每歲貢舍里八，見土貢類。

同志卷九。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馬利亞）靈迹。千五（當是三之誤）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爲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爲準。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爲太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官名）病。公外祖舍里八　馬里哈昔牙徒衆，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

里可溫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爲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鎭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敎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爲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 次得西津豎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朳爲也里可溫義阡。又於丹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剌四瀆安寺 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瓦結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爲七寺常住。公任鎭江五年，連

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爲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爲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所聞爲記。」

同志，卷九，寺觀類。丹徒縣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閣五，曰萬佛。翰林侍講虞集爲記。其文曰，「山有佛祠，始建於晉明帝時。梁武帝著水陸齋儀，親至其寺行之。至宋眞宗賜名龍游禪寺。國朝至大己酉，僧應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畀以馬薛里吉思所據銀山東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陸大會，如梁之儀。延祐至治間，又兩敕建會，如至大故事。於是應深以辛酉之歲，卽寺之右，建大閣焉。上嚴萬佛之像，下肖羅漢之容，爲位五百。」

同志，卷十，道觀類，般若院在豎土山巓。至元十六年，本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卽金山地建二寺，一曰雲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改爲金山下院。錫今名。

集賢學士趙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極之歲，五月，甲申，誕降璽書，遣宣政院斷事官潑閭，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兒，乘驛馳喻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曰，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於金山地。其毀拆十字。命前畫塑白塔寺工劉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官具給需日用物，以還金山。庚辰，洊降璽書護持。金山也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爲金山下院。命臣孟頫爲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臣孟頫不佞，謹拜手稽首爲文云云。

同志，卷十，原按，金山晉建武始立寺，名澤心。梁天監水陸法式成，即寺營齋。宋大中祥符改名龍游，賜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任鎭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建兩十字寺西津岡顚。金山田地，爲也里可溫沂奪。二十有七年，乃復得二寺爲下院。三方輝炤

，一峯中流，益以壯偉，乃作頌云云。

翰林學士潘昂霄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門不二。如虛空，無來去。大千刹土，應緣而現，而其法門則一而已。寧有二乎？外此以爲法，非吾佛所謂法也。金山古名刹，屹乎大江中流，勝絕天下。江南□原闕諸山南來，抵江而止。巉巖對峙，視中流之峯，脉理融貫，傾聳揖顧，若外護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者，綰監郡符，勢張甚。撥危峯秀絕之所，屋其顚，祠彼教，曰銀山寺。營隙爲儕類葬區。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爲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踐祚，敕宣政臣婆閭等，卽寺故像撤去之，倣京刹梵相，朱金紺碧，一新淸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深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禪院。舉域一辭，歸誠贊美。集賢大學士臣李邦寧奏宜文堅珉，示永遠。翰林學士承旨臣旦牙答思，承詔臣昂霄屬筆云云。以上至順鎭江志諸條，同治時，俄國總主教拍雷狄斯 Palladius 曾發見之，譯刊於 Chinese Recorder. VI p. 108.

元通制條格，卷二十九，元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也里可溫

馬昔思（當是里之誤）乞思，江南自己氣力裏蓋寺來，保官地內要了合納的租子，並買來的田地的稅不納官。寺裏做香燭麼道，教愛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來，爲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溫答失蠻每的商稅地稅，久遠定體行的上頭。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聖旨來，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聖旨相違者，有別個人每指例去，也依體例，教納糧者 若他的氣力不敷呵，別對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至順鎭江志卷三，戶口類，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也里可溫二十三。（錄事司一十九，丹徒縣三，金壇縣二）口一萬五百五十五，也里可溫一百六。（錄事司九十二。丹徒縣七，金壇縣七）亦軀二千九百四十八，也里可溫一百九。（錄事司一百二，金壇縣七。）軀者，孑身無家，寄居於人者也。僑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解說據陳圓菴也里可溫攷。）

浙江杭州。 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七十六章，記杭州有聶思脫里派徒教堂一所。鄂多力克遊記第三十二章，亦記杭州有基督教徒，惟未言教堂數目，

併謂敎徒僅路過者耳。上方至順鎭江志梁相大興國寺記謂馬薛里吉思併在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馬哥孛羅所誌之敎堂一所，必即大普興寺也。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六，城內勝蹟　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應作十字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康熙錢塘志卷十三，祠廟，謝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址。嘉靖間，吏部侍郎餘姚謝丕建。祠址舊頗廣闊，規模宏敞。明末兵燹後，沒歸他姓。裔孫州同謝秉公捐貲贖還。雖不敵昔時什一，而榱桷聿新，時論稱之。中有題額，長洲文徵明書。今謝祠亦久廢矣。近且改建爲菜塲。塲有紀念塔。題曰，「謝三太傅祠故址。中華民國七年，九月，省會警察廳立。」

浙江溫州。　元典章卷三十三，「大德八年　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敎所呈，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敎司衙門

，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一此節所謂掌教司衙門者，必主教（bishon）或總主教（Archbishop）駐節所也。何以必於溫州立主教者，蓋溫州爲元時通商七港之一，杭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廣東，泉州，凡七市舶司。番人薈萃之地也。

福建泉州。馬哥孛羅遊記未記泉州有教堂及基督教徒。蓋元世祖時，泉州尚無其人故也。泰定時，鄂多力克過泉州，記其地有小級僧人教堂二所。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泰定三年泉州主教安德魯遺札，亦謂泉州當時有加特力派教堂二所。至正六年時，馬黎諾里過泉州，則記其地有加特力派教堂三所。蓋於二十餘年間，在泉州之教務必大盛也。

雲南省城。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四十八章，謂雲南戶口亦有少許聶派基督教徒。惟有否教堂，則未明言。至順鎮江志梁相大興國寺記馬薛里吉思至元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馬薛里吉思常有志於推廣教法。鎮江旣有所建寺二所，則雲南之有聶派教徒，或亦彼之功也。

以上所言諸地，或在由北京出居庸關，經大同，河套，甯夏，涼州，甘州，肅州，嘉峪關往西域之路途間，或在由北京沿運河南下，泝錢塘江。過仙霞嶺，下閩江，經福州，而至泉州，由泉州泛洋往海外諸國之路途間。歐洲人元時來中國，或返歐洲，皆必經此二道也。元時中國內地教堂數目，必不僅此。特以當時歐人無記載，而中國各地志書，汗牛充棟，攷古家尚未能一一查閱而已。

第一百二十五節。近代發現古時基督教之餘韻及遺物。十五世紀時，（明初）中國本部及沿邊，仍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可於教皇歐格奴斯第四世(一)(Eugenius IV)時之東方某國使節見之也(二)。十五世紀之末（明孝宗時代）聶派各地主教中，仍有中國主教名目，惟不悉其是否駐中國也。一千四百九十年時，（明孝宗弘治二年）有約翰(John)者，被任為馬秦(Masin)之主教。馬秦者梵語摩訶至那(Mahachin)之訛音，其義猶云大秦，印度人稱中國以是名也。（參觀下方第一百七十一節）此時之馬秦主教似尚兼管印度之教務。約翰曾否親至中國，更無他方記載，以證

寶之也。

(一)即位於一千四百三十一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於一千四百四十七年即明英宗正統十二年。

(二)參觀下方第一百四十三節，博嘉記東國使節，又第一百四十七節，托斯加內里致科侖布第一書。

元時基督教在中國如是之盛，而入明以後，僅成死灰餘燼。西方既缺記載，而在中國則更無人掛齒。十六世紀之末，(明神宗萬曆初年)耶穌會(Jesuit)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復入中國，初亦皆以爲中國乃自古卽無基督教踪跡之地。利等實爲最初歐人入中國者。稍後，當利瑪竇承認支那爲卽馬哥孛羅遊記之契丹時，或者已改其初時之誤信。不獨此也，利子未卒前，乃親見聶派有死灰復燃之勢。中國北方聶派教師，据彼所聞，仍甚多。有以軍功顯身者，亦有以文章揚名者。一千五百四十年左右，(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忽被橫摧殘禁，其徒乃皆改信他宗，或匿不宣言也。稍後，耶穌會乃遣專員往有聶派教徒各城調

査，頗見其人。姓名皆甚明，惟與之言教則皆渺茫不知云。事詳教士金尼閣（N. Trigault）所著支那傳教錄（De Exped. Christiana apud Sinas, book I, Ch. 11.）又教士魯德照（Semedo）在江西南昌府附近，亦遇有舊時基督教遺蹟云。（見 Semedo, Rel. della Cina, 1643 p. 195）一千五百四十三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有葡人平拖（Ferdinand Mendez Pinto）者，剽掠中國沿海諸地，被捕，罰戍陝西，充苦力。當過南京沿運河北上時，在某處宿一村中。村民皆奉基督教，出示平拖刊本書一册。書中詳言一百四十二年前，即當耶穌降生一千四百年左右，明建文帝時有匈牙利國京城布達市（Buda）人，瑪竇愛斯干德爾（Matthew Escan-lel）者，嘗隱於西奈山。（Mount Sinai）後來至中國，寓於該村，感化村民，使崇基督。今村民，皆昔時信徒之苗裔也。清德宗光緒十八年，西人在山東臨淸州附近，發現天主教古塚二處。其一塚爲聖方濟各會某主教之塚。有墓石，謂葬于一千三百八十七年，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也。

十七世紀時，明末清初在中國天主教士獲得鐘一具，上鐫十字架及希臘字銘，又

於福建漳州得聖母瑪利石像，大理石十字架等物。又耶穌會教士柏應理(Philip Couplet)在南京自某中國人處，得有十一世紀北宋時寫本拉丁文聖經一冊，今藏義大利佛羅倫斯市勞倫湘圖書館。(Lauretian Library) 此外又獲中世紀拉丁文寫本聖經數種，蓋必皆聖方濟各會約翰孟德高維奴等所遺留者。聶派皆用敘利亞文或希臘文也。

一千九百十二年民國元年柏德森(B. C. Patterson)嘗遊江蘇北部，指出證據，謂其地昔時必有聶派古教堂云。(見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 A. Soc.* 1912, pp. 118, 119.)

附錄　古代印度基督教狀況。

第一百二十六節。最初傳入。印度在中國與歐洲之間，中世紀歐洲之旅行家及傳教師由海道來中國者，皆必經印度沿海各地。其地之基督教情況，亦有不可不知者。

印度地近基督教發源地。其傳入也，自亦較早。野史所載，謂當耶穌未死前

，印度王剛達福魯斯(Gondaphorus)遣商人阿班(Abban)至西方求築宮殿良工，耶穌乃使其徒聖多默(St. Thomas)僞充奴僕，賣與阿班。聖多默固精於工者，往印度後，乃說剛王使爲基督徒。多默後又往印度別國，說其王苗杜斯。(Meodeus)不遂，被殺。參觀第五十七節，景教碑之眞確。葬某山上。耶穌紀元三百九十四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骸骨移葬小亞細亞愛代沙。(Edessa)法國吐爾斯(Tours)人格利高雷(Gregory)者，生於五百四十四年，梁武帝大同十年，西魏文帝大統十年卒於五百九十五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格利高雷嘗聞自親訪聖多默墓之梯俄獨羅斯(Theodorus)云，『當聖多默骸骨未移葬愛代沙前，其墓地近旁，有大寺一所，構造精緻，裝飾華麗。天主在寺內顯靈，至爲奇異。墓前有長明燈一盞，晝夜燃燒，永久不熄。無人加油，或更換燈心。蓋天主之力使然也。』馬哥孛羅遊記及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記皆記聖多默墓上壞土，可以療病。阿賽瑪尼(Assemani)記在印度聶思脫里派徒有專製墓土方法，施之病人，以代加特力教徒之膏藥云。馬哥孛羅記聖多默教堂內，有基督教徒守護。孛羅氏後，約三十年，鄂

多力克過其境時，見該堂之外，尚有聶思脫里派教堂十五所。鄂書並記聖多默教堂內，已布滿偶像云。十五世紀時，康梯（Conti）又遊其地，記聖多默教堂仍宏壯華麗。城內有聶思脫里派徒一千人衆云。一千五百零一年，（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有嘛囉拔省（Malabar）閣藍可兒（一）（Cranganore）之基督信徒約瑟（Joseph）者至歐洲，述聖多默被崇禮情形。雖信異教者亦來拜之。教堂壯麗與威尼斯市聖約翰及聖保羅兩堂相埒。阿賽瑪尼（Assemani）之東方叢書，（*Bibliotheca Orientalis*）（一千七百十九年至二十八年出版）有一千五百零四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敘利亞主教數人，調查印度，報告多默教堂已有基督信徒守護。數年後，葡人巴波沙（Barbosa）至其地，謂堂已半圮，有回教高僧據之。殿上燃有長明燈一盞。（參觀 H. Yule, *The Book of Marco Polo*, II. pp. 356-359.）

（一）名見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紀，至元三十年，冬，己丑，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閣藍可兒，納答，信合納帖音三國。仍賜信合納帖音酋長，三珠虎符。信合納帖音於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甲辰，遣使入覲。閣藍可兒即 Cranganore 之譯音。此名又有拼作Cranganore者

。鄂多力克遊記作 Cyngilin 。鄂書此名，即元史卷十四，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乙丑，來貢之僧急里譯音。僧急里又見元史卷二百十，馬八兒等國傳。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記作 Cyn-kali 。爲 Cyn 與 Kali 兩字所合成。Cyn 即秦之譯音。Kali 乃阿拉伯語小也。合言之，即小秦港也。以對中國之秦克浪 Cynkalan 港。克浪波斯語大也。合言之，即大秦港也。中世紀阿拉伯人及歐洲之遊歷家皆稱廣州府爲秦克浪也。僧急里爲嘛囉拔省最古之都市。元史上之信合納帖音乃 Sinhala-dvipa 之譯音，今之錫蘭島也。信合納即 Sinhala 之譯音。玄奘西域記作僧伽羅國。元史卷一百三十一，亦黑迷失傳作僧迦剌國。梵語師子國也。帖音即 dvipa 之訛音，梵語島洲也。納答不可攷。

印度西海岸在甚早時期，已有聶思脫里派徒往其地傳教。唐高宗時，聶派教務大統管，哲蘇家布斯 (Jesujabus of Adiabene) 致書責法兒斯 (Fars) 省總主教，不遣教士往印度俱藍國 (Colon) 。宋史卷四百九十大食傳作古邏國，趙汝适諸蕃志作故臨。元史作俱藍。元世祖時與中國來往最繁 以後不久，聶派在印度西岸，勢亦根深蒂固也。

中國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九月，辛酉 楊庭璧招撫海外南番，皆遣使來貢。俱藍國主遣使奉表，進寶貨黑猿一。那旺國主忙昂以其

國無識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蘇木都剌國主土漢八的亦遣使二人。蘇木國達相臣那里八合剌攤赤因事在俱藍國，聞詔，代其主打古兒遣使奉表，進指環，印花綺段，及錦衾二十合。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又管領木速蠻馬合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闕。」

元史卷二百十，馬八兒等國傳云，「至元十九年，二月，廣東招討司楊庭璧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本紀作撒不知孰是）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剌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義，即日納欵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

本紀與馬八兒等國傳所載者爲一事。月日所以不同者，蓋列傳所載，乃在海

外起程日期，本紀所載，則至京入覲日期也。元史亦言印度西海岸俱藍國有也里可溫主矣。所謂主者，必主教或總主教也。十三世紀中葉（宋理宗時代）之景教各主教駐節表，（見第九十四節）第十二區卽印度。亨利玉爾古代中國聞見錄第三册，聶派主教駐節地圖，卽繪印度區主教駐在印度西海岸。余意更進一層，以爲必在俱藍也。蓋據元史謂「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比餘國最大」也。元史上之兀咱兒撒里馬必爲聶派主教，所貢藥物二瓶，或卽聖多默墓上壤土。七寶項牌，或卽掛項之十字架。蓋其人視此爲奇藥異寶，可以療病，可以禱天辟邪也。否則萬里奔波，獻此區區，寧非笑談。

第一百二十七節。駐印度西海岸教士覺達奴斯。

覺達奴斯(Friar Jordanus)葡萄牙人，生死年月皆不可攷。有拉丁文東方異聞記(*Mirabilia Descripta*)一書，遺留後世。亨利玉爾嘗譯成英文，出版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淸同治二年）。亦爲哈克魯亦脫學會(Hakluyt Society)叢刊之一。據各種攷證，覺達奴斯似於

一千三百零二年時，（元成宗大德六年）曾從托倫梯奴（Tolentino）人拖瑪斯（Thomas）及其他僧人十二名，經內革羅滂德，（Negropont）及梯伯斯（Thebes）而往亞洲。曾至印度西海岸俱藍國。（Kaulam＝Columbum）後歸歐洲。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元文宗天曆元年）被任為印度主教。此時覺達奴斯年究若干，無從稽查。遲至一千三百三十年，（元文宗至順元年）始由歐洲起程赴印度就職。東方異聞記之著成，約在受命之後，離歐赴任之先，中間二年也。在印度西海岸闊加（Caga）及塔那（Tana）時，曾兩次致書在波斯之同事。今遺札尚存。惟曾否再往俱藍就主教之職，則不可知矣。二十年後，馬黎諾里歸自中國，道過印度俱藍時，不言覺達奴斯，亦未記有他主教也。（見H. Yule, *Cathay*, III. pp. 28-31）

第一百二十八節。駐印度西海岸主教覺達奴斯第一遺札。　最卑微宣教師，僧人覺達奴斯謹揮淚鞠躬致書於駐討來思，（Tauris）達愛果剛，（Diagorgan），及馬羅加（Maroga）之基督教宣道師，小級僧人諸君足下曰，

君等諒已知悉拖瑪斯，(Thomas the holy) 哲姆斯，(James the glorious) 彼得，(Peter) 戴墨特流斯 (Demetrius)，等死義後，僅餘余一人，待罪印度而已。余深信天助自助者，余終必能得天主佑助也。上方所言四君皆於四月杪，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在印度塔那死義昇天(一)。其後余在拍羅科(二)城 (Parocco) 施洗禮於九十人。拍羅科距塔那爲十日程。此後又施洗禮於二十餘人。在塔那與蘇倍拉 (Supera) 兩市間，來受洗者有三十五人。若有同伴者在此，余留此或稍久也。不久，余將於此起築新教堂一所，備爲以後來此僧人寄寓之用。余之行裝，書籍什物，及死義者之遺物，皆將留置堂內也。

(一)參觀上方第一百零八節，剌桐港主教安得魯逍扎。

(二)即巴羅赫 Bharuch, Broach 隸胡茶辣。

余以上方所列死義諸人配祠先聖事，及宗教上與他種瑣務，不得不停筆矣。光陰甚促，不能多書。持此函者，將爲君等解釋也。來此傳教，所得效果甚

佳。前途希望不尠。同事僧人，可早日束裝來此。蓋就余所知，已有三地，皆可收得最大效果，且諸人亦可同居也。第一處，爲蘇倍拉，可以僧人二名，常駐該地。第二處，爲拍羅科，可以僧人二三名，常駐該地。第三處，爲科倫布斯。(三)(Columbus) 三處以外，尙有甚多地方，即余亦不能詳知。有拉丁商人告余。往依提俄皮亞(Ethiopia)(即非洲)之道途已通，欲往該處傳敎甚便。昔時聖瑪竇(St. Matthew)嘗在是地宣布福音。余甚願天主能使余多生此世數年，俾余得往該處布敎，賞余素志也。書不盡言。乞爲余祈禱。忠於基督者，希皆代爲問候。耶穌降生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十月，十二日，寄自喀加。(四)(Caga)(見H. Yule, *Cathay*, III. pp. 75-78)

(三)即俱藍在印度大陸上。不可與今錫蘭島科倫波港相混合。

(四)在今甘琶逸 Cambay 灣，克梯瓦 Kathiawar 半島，孟買 Bombay 屬之珂瑪達拔特區。Ahmadabad

第一百二十九節。駐印度西海岸主教覺達奴斯第二遺札。……（據瓦丁敎

會史，此函之開端，與前一函相同。）死義諸人既昇天得福後，余乃來塔那港，（Thana）將諸人骸骨擇地安葬。自是余遂一人出入此城，及附近各地。凡二載有半。時嘆惜不能尾隨諸死義者之得昇天也。嗟呼！諸父，（神父）天竟留余一人，處比四望無路，寥無生趣之境也。諸父試思，此情此景，何異孤兒之喪父母，行旅失津荒漠中乎？若不爲衆生靈魂求救濟於末日，誰肯離別親友，來此無生趣之地耶？余甚欲天主能早日拔余於苦海，登余於樂境，葬余於地下，從諸死義者之後也。嗟呼！誰能爲余述余之苦況耶？余嘗爲海盜所捕，爲薩拉森人下獄，被人藐視咒罵，剝去衣履，遊街示衆，不許祈禱，禁止佩章，饑渴寒暑，疾病貧窮，僞基督徒之誹謗欺侮，天氣之極端變化，以及種種無量數苦況，自諸死義者昇天後，余無不親身嘗之矣。嗟呼！處此窮境，惟有仰天號泣，有淚已盡，有聲已嘶矣。爲吾親愛基督之故，乃不惜此身，卽益加困苦，以至於死，寧敢避免。所希冀者，卽基督於最後之時，能使余與死義諸友，同受其福也。

上方所言各種困難貧乏之外，余之身體，又時多病。頭腦，胸部，胃腹，以及四肢，時常疼痛。隻身海外，舉目無親，籲天無門，情致堪憐。居民待余，冷熱不一。忽而情懇萬分，繼聽讒言，又變態色。雖處境極阨，而綜計至今，男女來受余之洗禮者，已一百三十餘人矣。若更有傳道僧人來此佐助，則所獲結果，更不僅此。惟願來者，皆須具有堅忍不拔之氣，臨大難而喜者，方可也。余極懇君等，來此相助，安慰下懷。僧侶來此者衆，則受洗靈魂，皆可永離惡魔，不被沾染。俾使一經教化之後，得共登天堂樂土也。往依梯俄比亞傳教，尤爲有益。先來余處，後再轉往，路程較近，而費用亦省。據余所知，往該處布教，尤爲莫大之榮也。

拉丁人在印度名譽之佳，仰望之殷，卽拉丁人自己團體中，亦不如也。據云，其地古籍已載將來必有拉丁人至其國。故其人日夜翹首，望拉丁人之來。甚至焚香祈禱，祝拉丁人之速至。若教皇能在此海，備具船艦若干，其利誠不可思議。對於亞歷山德港即埃及國蘇丹之勢力，削減至若何程度，又可知

矣。嗚呼！誰能爲余代達聖父教皇歟？僕身在萬里之外，斷不能言之於教皇。進言之職，惟有付托於君等而已。余與君等別矣。祈禱之時，乞不忘隔海孤客也。印度從教者，其人面貌雖黑，而在耶穌之前，其靈魂則白。耶穌憐愛之，亦與他人無別。望君等祈禱時，亦代彼等祈禱，俾其靈魂可永遠守白也。余書至此，不禁放聲長哭。余言終矣。請君祈禱時，皆勿忘余名。

耶穌降生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法比安（Fabian）及賽拔斯香（Sebastian）二聖祭日，書自印度塔那港。余之同事諸人死義之地也。（見 H. Yule, *Cathay*, III pp. 78–80）

元代中歐通商狀況。

第一百三十節。海上與陸道商務。元時，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宗教上信使往還以外，商人之貿遷，亦不可忽也。中歐是時商業；似僅於十四世紀開幕後，（元世祖卒後）各地蒙古君長，棄干戈而敦玉帛時，始逐漸興旺。一千三百零

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 孟德高維奴第一遺書云，彼在北京十二年，未得聞羅馬敎皇廷中事，及歐洲各國政治。於此長期時間，彼所遇之歐洲人僅義國北部蘭巴特(Lombard)某外科醫師一人而已，可見其時歐洲商人東來者，尙不衆也。然據其第二書則謂當彼由波斯塔伯利資(Tabriz)京城起身東來時，卽有魯喀龍哥(Lucalongo)人彼得(Peter)隨之東來。彼得虔信宗敎，善經商，在北京捐巨資建敎堂一所云。又剌桐港泉州主敎安得魯(Andrew)致排魯幾亞(Perugia)寺僧瓦爾敦(Warden)遺書，有據彼所知該港之基奴亞商人計算，大汗給彼年俸，依當時匯價，可值一百金佛羅林(florins)云，一千三百零六年時，元成宗大德十年 威尼斯市人瑪利奴薩奴拖(Marino Sanuto)作傾滅回敎諸國策。書中偶言及當時商人往印度購採貨物者甚衆，皆能平安回里云。一千三百二十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 多密尼根會(Dominican)僧徒覺達奴斯(Jordanus)在印度孟買附近塔那港(Tana)受回敎徒之侮辱，同事者四人，皆遭慘死。幸有一幼壯基奴亞人救之得免云。又覺達奴斯自胡茶辣(Gujarat) 名見趙汝适諸蕃志 地方遺

書友人，有消息『聞自拉丁商人』之語。又記皮撒市（Pisa）商人某君有船航行印度洋內云。曼德維（Mandeville）遊記載威尼斯及基奴亞兩市商人，常至忽里模子（Hormuz）（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購探貨物云。一千三百三十年（元文宗至順元年）高僧鄂多力克（Odoric）口述京師（Cansay）（即杭州）大城各種奇事時，謂可請威尼斯市甚多商人曾至該地者，證實其言之不虛也。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元順帝後至元五年），有意大利國摩德那省（Modena）商人威廉（William）與傳教師數人，在伊犂河畔阿力麻里城（Almaliq）爲宗教信守，而死義不屈焉。據馬黎諾里奉使記，載一千三百四十七年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順帝至正七年至八年）當彼在印度嘛囉拔（Malabar）時，其舌人某年甚少，在印度洋中曾遇盜，有基奴亞商人救活之云。馬黎諾里又記刺桐港聖方濟各會教堂附設工廠及貨棧一所，專備基督教商人貯貨之用云。由上方各種片斷記載，吾人可知十四世紀初半，歐洲商人來遠東者，實甚衆也。二百年後，葡萄牙人重起交通，遠東諸地，幾如新發明，自古無人至者。情事變遷，誠有令人不可思議者矣。（參觀 H. Yule, *Cathay,*

I, p. 170-171.)

第一百三十一節。汪大淵(一)記印度與歐洲通商狀況。甘埋里國(二)居西南洋之地，與佛朗相近。乘風張帆，二月可至小唄喃(三)。其地造舟爲馬船，大於商船。不使釘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船二三層。用板棧。滲漏不勝，梢人日夜輪戽水不竭。下以乳香壓重(四)，上載馬數百匹。頭小尾輕，鹿身吊肚，四蹄削鐵，高七尺許。日夜可行千里。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朗國(五)。來商販於西洋(六)互易。去貨丁香，荳蔻，青緞，麝香，紅色燒珠，蘇杭色緞，蘇木，青白花器，甆瓶，鐵條。以胡椒載而返。椒之所以貴者，皆因此船運去尤多，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見島夷志略卷下

同書同卷古里佛條(七)，當巨海之要衝，去僧加剌密邇，亦西洋諸國馬頭也。……珊瑚，珠珍，乳香，諸等貨物，皆由甘埋理佛朗來也。去貨與小唄喃國同。蓄好馬，自西極來。故以舶載至此國，每疋互易。動金錢千百，或至四千爲率。否則番人議其國空乏也。

(一)汪大淵字煥章，江西南昌人。所著島夷志略上下二卷，成於元順帝至正十年，即西歷一千三百五十年。大淵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蓋爲好奇而遊。書中所言，蓋皆其親見者。此節所記，乃印度西海岸與歐洲當時貿易之情况也。

(二)甘埋里卽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八章之Cambaet。印度人又寫作 Khambativa，或作Kambayat。馬黎奴薩奴拖(Marino Sanudo)作Cambeth。今西人皆拼作Cambay或Cambaia趙汝适諸蕃志卷上，南毗國條，作甘琶逸。西歷九百十五年，(後梁末帝貞明元年)阿拉伯地理家麻索提(Mas'udi)嘗至其地，謂商業繁盛。馬哥孛羅亦謂「商業甚旺，產藍靛極多。善製膠布皮革。又由此國，運出棉花甚多。其餘貨物種類，難以一一述之也。外國商船至此者極衆。帶來貨物亦夥。以金，銀，銅，及鉛粉爲大宗。國無海盜，民人良善。以貿易及製造爲業。」馬哥孛羅同時人馬黎奴薩奴拖謂其地爲印度通商二大港之一。汪大淵同時人，摩洛哥之遊歷家依賓拔都他，(Ibn Batuta)謂「市極繁華。市內回敎寺構造堅固，美麗異常。外國富商所建居房，亦皆悅目。」十五世紀時，(明初)康梯(Conti)謂市之四周，有十四邁耳。十六世紀初，(明中葉)其地仍甚繁盛，爲印度最大埠頭之一。今其地已荒蕪無人煙。商務皆移於附近閣哥市(Gogo)(卽覺迷奴斯第一遺札之略加市。)及孟買大港。

(三)此節之唄喃卽元史之俱藍。泉州及粵地人讀喃如藍，(lam)例如諸蕃志之藍無里

元史皆作南無里，明史作南巫里。實皆為 Lambri（見孛羅遊記卷三，第十一章）或 Lamori（見鄂多力克遊記第二十章）之譯音也。

（四）大淵此節所言之馬船，可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十九章。今不多贅。

（五）佛朗即元史卷四十，順帝本紀至正二年，來貢異馬之佛郎國，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及劉郁西使記之富浪國。諸名皆為波斯語 Farang 之譯音，歐洲之稱謂也。島夷志略此節所言，實即一千一百餘年前之後漢書所謂「天竺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諸語之再述而已。較汪大淵早數十年之馬哥孛羅，記印度西海岸各港，與波斯埃及敘利亞各地通商情況甚詳。余特摘錄數處於下，俾與島夷志略所記者互證焉。

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二章，俱藍國記云，「蠻子，（中國南部）阿拉伯及雷萬脫（Levant）（小亞細亞及敘利亞猶太等地）等地商人，皆行船帶貨至此，作進出口貿易，無不獲大利也。」卷三，第二十五章，麻囉拔國記云，「各國船舶，皆麕集於此。尤以蠻子大省來者為多。粗香料有運至蠻子及西方各國者。其運至亞丁（Aden）者，則更轉運至阿歷山德港。（Alexandria）（埃及）惟往西船舶之數，較之往東者，不及十分之一。斯事最可注意，余前已言之矣。」（案，今日印度貿易情形，正與此處相反。中國往印度之船，已無一隻矣。）歐洲基奴亞商人遠至印度中國貿易，已見上節。

(六)此方所謂西洋，非今吾人所謂之西洋，乃明初鄭和時代之西洋。(俗語三寶太監下西洋。)新加坡以西，印度洋沿岸諸港是也。(詳明張燮東西洋攷。)蘇杭色緞，爲貿易品之一，吾人尤可注意也。

(七)汪大淵之古里佛即馬黎諸里之 Columbum 之譯音，俱藍之別音也。自西極運馬，其詳可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十七章，及其附註，又波斯瓦薩甫(Wassaf)及拉施特二史家，亦記由波斯計施(Kish)運馬至印度，馬八兒，甘巴逸及附近諸港情形。

第一百三十二節。元時中國海外貿易狀況及征稅方法。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市舶條下云，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隣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船迴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爲(二)之法焉。於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䚟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舡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爲言。於是定雙抽單

抽之制。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帕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䚟言船商皆以金銀易香木 於是下令禁之，唯鐵不禁。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銅錢。二十五年，又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糶。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是年，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條多不能盡載，擇其

要者錄焉。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二)。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爲稅。自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並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於廻帆之時，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三十一年，成宗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舶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唄喃，(原作唄喃。唄字必唄字之誤刊。唄喃巴見上方島夷志略，即俱藍)梵答剌亦納(Fandaraina)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二年，併澉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廻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麤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

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又並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舶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買寶貨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天歷元年，以其蠹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云。

(一)元史記當時市舶司如是。元順帝時，摩洛哥人依賓拔都他亦略記中國市舶且有評論。吾今亦並錄於此，備參證焉。其言曰：「中國法例，凡船欲開往外洋者，水上巡官及書記，必登船來查。凡船上之弓手，僕役，及水手，皆逐一簿記後，方許放行。船歸中國，巡官復來盤查，對證前記。若查有與簿記不符，或有失落者，則例須船主負責。船主須證明失者已死亡，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則關吏捕之入獄。若無疏失，則關吏命船長開具詳單，船上載有何貨，價值共有若干。問畢，搭客方許登岸。至岸，關吏查驗所有。若查有不報關，私藏之貨，則關吏將一切貨物，及船舶概行充公沒收。天下不平之事，莫踰於此。余足跡遍天下，信異教之國，以至奉回教之國，僅於中國見有此不平之事。在印度亦稍有此事。然私貨被查出之後，亦僅科以十一倍之罰而已。摩哈美德帝在位時，除苛稅

，併此亦廢之矣。」(見H. Yule, *Cathay* IV. p. 115-116; Hans von Mzik, *Reise des Araders Ibn Batuta S.* 420)

(二)海口設關，三十取一，意至美而稅至輕。較之今代歐美各國之抽收，其輕不可以道里計。然行之既久，國庫受益者甚少，僅使關吏私囊滿載而已。猶之今代內地常關厘卡也。元至正二十三年，(西曆一千三百六十三年)桐江姚桐壽之樂郊私語，記當時關吏之苛索一則，摘錄如下：

「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留夢炎議，置市舶司。初議番船貨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爲定制。然近年長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竇百出。每番船一至，則衆皆懽呼曰，『亟治，廂廩家富來矣！』至什一取之，猶爲未足。昨年番人憤憤，至露刃相殺。市舶勾當死者三人，主者隱匿不敢以聞。射利無厭，開釁海外。此最爲本州一大後患也。」

第一百三十三節。元時著名海外航業大商。(一)蒲壽庚。　初蒲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二)昰(景炎帝)舟至泉，蒲壽庚來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

。乃掠其舟。並沒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見宋史瀛國公本紀景炎元年十一月。

(一)壽庚自有船往來海上。於此可見。八閩通志卷七十三云，海雲樓在泉州府城東北。三十六都海岸。宋季蒲壽庚建以望海舶。後廢。

(二)蔡起莘陳壁。　永嘉有蔡起莘。嘗爲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檝，以爲防招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頗黠健。蔡委以爲部轄。既而本州點撞所部船，有違闕。卽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厓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覲。驟至貴顯。蔡既歸溫，遂遭北軍所擄。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家濱。偶懷張曾二部轄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卽下拜。稱爲恩府。延之入中堂。令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爲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

即今宣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璧。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因事至官。陳遂槌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革世後，隸張萬下爲頭目。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即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即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遜謝。三鼓後，方哨百人，秉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於天。（見癸辛雜識續集下）

（三二）朱清張瑄。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

且不逢淺角識之。杭與明越楊楚與幽萊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因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淸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見輟耕錄第五卷。

大德六年，春　正月，中書省臣以朱清張瑄屢致人言。乞罷其職。徙其諸子

官江南者于京。江南僧石祖進告朱清張瑄不法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之。見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紀大德七年，正月，命御史臺宗正府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船等。夏，四月，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仍給行費。五月，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赴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船，至則依例籍沒。見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紀。

(四)回回佛蓮。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船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見癸辛雜識續集。

第一百三十四節。裴哥羅梯。法蘭賽斯哥巴爾杜西名裴哥羅梯姓(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者，生於何時，卒於何時，以及個人歷史，皆無從知。吾人所知寥寥數條，亦僅自其書中摘出而已。裴哥羅梯嘗充佛羅倫斯市(Florence)巴爾底公司(Company of the Bardi)之經理。一千三百十五年

元仁宗延祐二年至一千三百十七年延祐四年間，充駐比利時安忒維泊港（Antwerp）該公司之經理。後調任倫敦。一千三百二十四年元泰定帝元年五月起，至一千三百二十七年泰定帝四年八月止，又充該公司駐錫勃洛斯島（Cyprus）之經理。居該島時，嘗上書島王，代其鄉人請求優惠待遇，減輕捐稅，俾得與皮撒市人（Pisans）得同等待遇。蓋島王歧視佛羅倫斯商人。致該市人在島中營商者，皆備皮撒人為之經理，而皮撒人待佛羅倫斯人與猶太人無異，甚或與奴隸同等。裴哥羅梯上書請求，運動成功。使佛羅倫斯人永脫皮撒人之羈絆。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元順帝至元元年裴仍留錫勃羅斯島。同年，裴又代巴爾底公司自小亞美尼亞（Lesser Armenia）王取得優待權，俾得在斯干得龍海灣（Gulf of Scanderoon）上阿雅斯港（Aiazzo or Aias）馬哥孛羅遊記作拉耶斯自由經商。

巴爾底公司及排魯奚公司（Company of the Peruzzi）皆嘗為英吉利國王愛德華第三世（Edward III）之銀行家及財產管理人。公司供給國王金錢貨物，而以王之租稅及一切羊毛等貨進欵為交換品。最後王之賒欠，遠過於交換品收入。

計欠巴爾底公司十八萬馬克，排魯奚公司十三萬五千馬克。每馬克值等四枚半金佛羅林。(Gold Florins) 故總欠兩公司達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佛羅林。巴爾底公司因是乃於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後至元五年)宣布倒閉。該公司借給英王之款，皆爲各國人民存欵，屬英民者，亦不少也。英王停止償還，佛羅倫斯市商務大受打擊。該公司之信用，亦因此掃地。以後該公司似嘗復興。至一千三百四十五年時，(元順帝至正五年)又因虧空五十五萬佛羅林而再倒閉。以後曾否恢復營業，無從攷矣。裴哥羅梯之書約於一千三百四十年時(後至元六年)著成。其東方記事，則聞之他人。德人李透 (Ritter) 著地理學，(*Erdkunde*, II. p. 404) 謂裴嘗親至契丹，實全無根据。(見 H. Yule, *Cathay*, III. pp. 138-140)

裴哥羅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證明當時中歐通商之盛。氏雖未親至東方，然確聞諸曾至東方商人。吾人讀其書，可悉當時歐亞二洲，陸道通商所經之道途，及情況若何也。

第一百三十五節　裴哥羅梯書之發明。　裴哥羅梯全書之體例，大概如下方所譯數章。完全爲商賈而作，乾枯無味。自著成以後，卽束藏於意大利佛羅倫斯市（Florence）理嘉德圖書館。（Riccardian Library）當時曾否流通，不可得知。（古時書之流通，僅恃抄寫，無印刷術也。）卽至後代印書術發明後，印此書者，亦絕不得見。至一千七百六十五年時，（清乾隆三十年）始有佛羅倫斯市人帕格尼尼（Gian Francesco Pagnini del Ventura）者，刋印之於叢書（*Della Decima e di varie gravezze imposte dal Comune di Firenze Della Moneta e della Mercatura de' Fiorentini fino al Secolo* XVI）中。裴哥羅梯之書，原名諸國記，（*Libro di Divisamenti di Paesi. etc.*=*The Book of the Descriptions of Countries*, etc.") 帕格尼尼改爲通商指南。（*Practica della Mercatura*）今譯卽依之也。帕格尼尼刋印後，世人知之者仍甚少。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時，（清乾隆五十七年）德國學人斯勃倫格爾（Sprengel）著地理學發明史（*Geschichte der Wichtigsten Geographischen Entdeckungen*, von M. C. Sprengel, zweite Auflage, Halle, 1792.）始大表揚之，刋印之，註釋之。稍後、

又德國人福爾斯忒(Forster)著北方紀行及發明史亦利用之。福氏德文原書，似已絕板。法文譯本，今尚存在，題名為 *Hist. des découvertes et des Voyages dans le Nord*。經此二人之表彰，裴哥羅梯之書，於是乃大顯。尤以其前三章記往契丹之路途，及貿易情況，為最有興味。表明元季歐洲商賈來中國之道途，通商情形，來中國甚為易事，及當時歐人在中國者，必甚眾也。(參觀 H. Yule, *Cathay*, III. p. 137-171; Kiepert, *über Pegolottis vorderasiatisches Itinerar, Monatsberichte d. Kon. preuss. Ak.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881, pp. 901-913.)

第一百三十六節。裴哥羅梯通商指南。

序言。

裴哥羅梯之書發端云，

敬祈救世主相助，亞們！(Amen) 希伯來文。猶云使諸事悉如心所願也。

此書名曰諸國記。載商場所用各種重量，世界各地商販及專司兌換者所必須

知之各種事情物件，又載各國及各城市貨物之連帶關係，此物為何優於他物，各貨來源，及保存長久方法。

佛羅倫斯市人法蘭賽司巴爾杜西裴哥羅梯（Francis Balducci Pegolotti）曾執役於佛羅倫斯市巴爾底公司。在公司宣力時，因思為公司商業隆盛，本人榮譽，以及其他好讀書者，好抄書者之便利故，乃著成此書。今此本乃自安泰拉（Antella）人阿格奴羅底羅梯（Agnolo di Lotti）書中抄得者。阿格奴羅之書，又抄自裴哥羅梯原書。

以下有書中目錄，及各國簡字，與專門名辭之說明書數頁。例如各國各城所征進口出口及經過貨物稅金，討來思（Tauris）及波斯全境，脫萊必崇德（Trebizond）塔那，（Tana）喀發，（Caffa）以及韃靼各城市，皆稱曰塔蒙喀（Tamunga）亞美尼亞稱曰排殺東。（Pesadone）薩拉森人各城市，西錫利島，那坡利港，及阿普利亞國（Apulia）全境，皆稱曰多納。（Doana）西錫利島及阿普利亞國又稱之曰皮亞柴，（Piazza）曰風達柯，（Fondaco）曰賓達拿約。

(Bindanajo)希臘各城及錫普洛斯島(Cyprus)稱之曰陽諾屈。(Comerchis)威尼斯市稱曰達屈。(Dazio)突斯干尼省(Tuscany)全境稱曰格拜拉。(Garella)基奴亞市稱曰斯排的喀蒙拖，(Spedicamento)又曰排達幾俄。(Pedaggio)勃洛文斯省(Provence)全境稱曰察維利亞。(Chiaveria)勃洛文斯某部及法國稱曰雷耳達。(Lelda)法國全境稱曰馬拉拖爾拖，(Malatolto)又曰排達幾俄，又曰巴拉，(Bara)佛蘭竇斯省(Flanders)稱曰拖羅尼俄。(Toloneo)白拉班忒省(Brabant)稱曰福維。(Foveo)英格蘭全島稱曰柯斯圖瑪。(Costuma)巴巴利省(Barbary)吐尼斯城(Tunis)稱曰肥多。(Fedo)福留利省(Friuli)稱曰蒙達。(Munda)西班牙國稱曰曼哥那，(Mangona)又曰塔老克。(Talaoch)各國名目不同，而實則皆爲稅金也。

每禮拜，或一月，或一歲間，定期在各城市村鎮售賣貨物，食品，五穀，牛羊等。售賣有定場。場在突斯干省稱曰麥爾喀拖。(Mercato)有數語曰皮亞柴。(Piazza)基奴亞語稱曰巴察拉。(Bazarra)有數語曰風達柯。(Fondaco)

錫勃洛斯島稱曰福達。(Foda)福雷密胥語(Flemish)法國西北部曰阿拉。(Alla)阿拉伯語曰蘇哥。(Sugo)突斯千省及他數語稱曰費拉。(Fiera)希臘語曰拍尼齊羅。(Panichiero)

以上皆專門名辭之格式也。餘不多贅。

次有拙劣詩一首。其義如下。

誠實常最佳。舉步之先須審顧。應允他人者必須實行。事或甚難，而忠貞之心仍須保持。價廉購進，價昂售出，皆須合理。言語又必須謙讓。須往教堂祈禱。留溢利若干，以敬謝天主。物價須劃一。避去重利債，及投機事業。若是則汝生意將興旺也。著述時更須慎重用筆，不可顛倒黑白。亞們！

裴哥羅梯通商指南第一章。陸道至契丹。

由塔那(Tana)至靖塔昌(Gintarchan = Astrakhan)乘牛車須行二十五日，乘馬車約十日或十二日。途間頗有盜匪。由靖塔昌至撒雷，(Sara)有河道可通，

乘船一日即至。由撒雷至撒拉康科(Saracanco)乘船八日可至。不由水道，陸道亦可至。然由水道，貨物運費頗小也。由撒拉康科至玉龍傑赤(Organci)乘駱駝車二十日可至。帶貨而行，必可獲利。玉龍傑赤商務繁盛，貨到即可消出。由玉龍傑赤至斡脫羅兒，(Oltrarre)名見元史太祖本紀，地理志西北地作兀提剌耳乘駱駝車，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可至。若無貨物隨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脫羅兒，僅五十日程耳，較之繞道玉龍傑赤便捷多矣。由斡脫羅兒騎驢帶貨，四十五日可至阿力麻里。(Armalec)途間盜匪甚夥，幾於每日皆可遇之。由阿力麻里騎驢七十日可至甘州。(Camexu)由甘州騎馬四十五日至一大河名曰○。原文河名缺。意即長江也。復由河道下行，至京師。(Cassai = Cansai = Quinsai 即杭州)其地商務最盛。可將隨身之銀錠換紙鈔。鈔名巴立西。(balishi)紙鈔四張，值契丹銀錠一索摩。(Sommo)由京師至汗八里(Gamalec = Cambalec)王都三十日程。(二)

(一)元史卷一百十七朮赤傳，謂其封地在西北，極遠。去京師（汗八里即北京）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封地即欽察國。後經拔都力征經營，疆宇更廣。其都城在

窩爾加河畔撒雷城。高僧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一遺札言由克里米亞至北京須時五六月，裴哥羅梯通商指南謂須時八閱月以上。三書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參觀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四朮赤傳攷誤後案語。）

第二章。往契丹時途中所需諸物。

第一，必須將鬚髮留長，不可翦剃。在塔那時，須覓舌人。甯以高價雇用良舌人，不可吝省而雇劣等舌人。蓋雇用良舌人，所多出之價，尙遠不及劣等舌人，以後之浮費也　舌人以外，至少尙需帶男僕役二人。皆須通可曼尼亞（Cumania）語。（二）由塔那起身時，商人可娶臨時婦人，帶之同行。不帶亦可，唯帶婦同行，較之不帶者爲樂也。然所娶之婦，亦須通可曼尼亞語，方爲便也。

（二）據高僧盧白魯克及馬哥孛羅二人之遊記，可曼尼亞即欽察也。

由塔那至吉塔昌，（Gittarchan）第一章作靖塔昌即阿斯塔拉干。須帶麵粉鹹魚，可供二十五日之食用者。肉不須帶，蓋沿途皆可購買也。又第一章所記全程諸站，皆須

自帶餱糧。至於多少，則須視諸站相距時日多少也。所有餱糧，皆爲麵粉及鹹魚而已。他物不須自帶，蓋沿途皆有，尤以肉品爲最多也。

据商人曾至契丹者言，由塔那至契丹，全途皆平安無危險。日間與夜間相同。唯來往商人，死於途中者，則所有財貨，皆歸當地國王所有。王委官吏至寓所收沒之。玉爾案此風古代甚盛。小亞美尼亞法律，人民無嗣者，國王皆沒其產。死於契丹國者亦然。(三)若有兄弟隨行，或知已同伴，冒稱爲死者之兄弟，則官吏交出其財貨，不沒收也。

(三)沒收無子嗣之蕃商財產。其制由來舊矣。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孔戣傳云，「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管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此乃孔戣對外商之特別德政，然非舊制也。宋會要政和四年五月十八日詔，「諸國蕃客，到中國居住，已經五世。其財產依海行無合承分人，及不經遺屬者，並依戶絕法，仍入市舶司拘管。」南宋樓鑰攻媿集卷八十六，崇献靖王趙伯圭行狀云。「眞里富國大商死於城下。囊齎巨萬。吏請沒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爲利乎？爲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

明年，戎會致謝曰，吾國貴近亾沒，尙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居，繪王像以祈壽。島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此亦爲伯圭特別德政，而非定制也。元典章卷十九，戶部五，家財條云，『身喪戶絕。別無應繼之人。其田宅，浮財，人口，頭匹，盡數拘收入官。』裴哥羅梯此節所言，正合當時吾國法制也。

又有一危險，亦不可不知。老國王死，新王未即位之前，常有不法之事，加諸法蘭克人(Franks)及他外國人也。其國人稱羅馬尼亞(Romania)以西諸地之基督教徒，悉爲法蘭克人也。（羅馬尼亞指東羅馬而言）四方道路，亦極危險，不可旅行。待至新王即位以後，諸事始恢復原狀。

契丹國內，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Cambalec)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此城周圍一百邁耳。城內比戶鱗居，人口甚衆。由塔那至契丹，每商携帶舌人一名，男僕二人。載運之貨，約值二萬五千金佛羅林(Florins)（每佛羅林值今英金九仙令六便士。計每商載運之貨，幾值一萬二千鎊卽十二萬華幣。）全途所費，約

六十以至八十銀索米。(Sommi)英金一百四十鎊，至一百九十鎊，即一千四百以至一千九百華幣。，善於計算料理者，所費當不出此數也。載運貨物之牲畜，全途之水草飼料費，約爲五索米英金十二鎊即華幣一百二十元。或更少之數。以上費用數目，包括飲食，零川，及僕役工價，皆在內。由契丹歸回塔那時，費用亦皆如之　每素摩(Sommo)値金佛羅林五枚。牛車一輛，需牛一頭，可載貨十康塔兒。(Cantars)康塔兒，基奴亞人所用重量之名也。駱駝車一輛，需駱駝三頭，可載貨三十康塔兒。馬車一輛，需馬一匹，可載絲六零半康塔兒。每一康塔兒，合二百五十基奴亞磅。(Pounds)絲每綑約合一百一十基奴亞磅，以至一百一十五磅每磅有十二兩。(ounces)基奴亞一磅，合英磅七分之五。外國之兩，(ounces)與中國庫平兩相等。

全路線中，僅塔那至撒雷間之一節，稍有危險。然若結隊至六十人同行，卽當最危之際，亦與居家無異。

商人欲由基奴亞或威尼斯起身至上方所述諸地，更至契丹者，可帶竹布隨行。至玉龍傑赤即可出售。在玉龍傑赤可購買銀索摩帶行，以後不必再買他物

。僅最佳絲貨，可帶若干，蓋不似粗貨之須運送費也。

商人行此路者，可騎馬，或騎驢，或乘他牲畜，皆隨便。

商人所帶之銀，抵契丹後，其國主隨即收入府庫內，而另給商人以紙鈔。鈔皆黃紙所製成，其上蓋有國主之印。此類紙幣，其國人名之為巴立西。（見第一章）通行全國，上下一體行用。商人可用之購買絲貨及他各種之貨。紙鈔與銀幣相等，不因其為紙而須多付出也。(四)紙鈔者有三種，價格不一，依鈔面所印之字以為定。

(四)元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并從絲例。同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至元二十四年，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文。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武宗至大二年，復造至大

銀鈔。自二兩至二錢，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仁宗卽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爲二十文。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泰定四年，定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略如此。（見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鈔法）裴哥羅梯此節言紙鈔有三種。不知指中統鈔，至元鈔，至大銀鈔三種而言，抑指中統鈔十計，百計，貫計者而言，不甚了然也。

元初，鈔法至善。無落價之事。順帝至正十年，右丞相托克托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同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鈔爲子。准至元寶鈔二貫。又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幷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舳艫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見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鈔法）高僧鄂多立克（Friar Odoric）之居中國，在泰定帝時，裴哥羅梯之作，在至順元年至順帝至元六年之間。依賓拔都他（Ibn

Batuta）之來華在順帝至正八年時。皆當元代鈔法未破壞以前，無怪乎二人皆言鈔幣并不落價也。

西歷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波斯國凱嘉圖汗（Kaikhatu Khan）亦試行中國之法，行用紙幣。用漢文『鈔』字，以名其幣。在波斯各省，設立官庫，耗費巨欵。然計畫完全失敗。塔伯利資都城官庫，無人過問。不得已，乃停止鈔幣。一千三百三十年，卽元文宗至順元年，印度德梨（Dehli）大蘇丹摩哈美德圖格臘克，（Sultan Mahommed Tughlak）亦試行中國之法。其結果與波斯凱嘉圖汗相同。

每一索摩之銀，可購契丹絲十九磅或二十磅。基奴亞之重量也。每索摩之銀，須有基奴亞重量八兩半。其成分每磅須得十一兩十七竇尼（Deniers）之純銀。每磅十二兩。在契丹國一索摩之銀，可購花綾緞子三匹半，或納石梯（五）（Nacchetti）金錦三匹半以至五匹。

（五）元史卷七十八，輿服記納石失卽金錦也。納石梯卽納石失之複數。

第三章。 契丹塔那兩地重量之比較。

撒雷市所用曼德，(Maund) 等於基奴亞重量六磅二兩。玉龍傑赤之曼德等於基奴亞三磅九兩。斡脫羅兒之曼德等於基奴亞三磅九兩。阿力麻里之曼德等於基奴亞二磅八兩。甘州之曼德等於基奴亞二磅。

黑海塔那市之商況。

塔那市所用重量之名目甚多，至為複雜。可表列如下：

康塔兒，(Cantar) 基奴亞重量之名也。

大磅，(Great Pound) 等于基奴亞二十磅。

魯拖羅，(Ruotolo)每二十合一大磅。康塔兒及魯拖羅原為拉丁字，阿拉伯人用之。他國之人又借自阿拉伯。至今意大利南部及西錫利島尙行用之也。

小磅，即基奴亞磅也。

托哲拖，(Tochetto) 每十二合一大磅。

撒基俄，(Saggio) 每四十五合一索摩。(Sommo)

皮科，(Picco) 今代小亞細亞諸地尙行用之。合二十四英寸。

臘，松香，鐵，錫，銅，胡椒，生薑，粗劣香料，棉花，茜草，牛脂，羊脂，乳餅，蔴油，蜜等，皆用大磅出售。

絲，咱夫藍，(Saffron)花彩形琥珀。小香料等，皆用小磅出售。

栗鼠皮以千張計算出售。一千零二十作一千。

黃鼬皮以千張計算出售。一千作一千，無稍讓也。

狐皮，黑貂皮，臭貓皮，貂鼠皮，狼皮，鹿皮，絲金之布，皆論件出售。

普通之布及畫布，皆論皮科出售。

各獸之尾，論綑出售。每綑二十根。

牛皮以百張計算出售。一百作一百，無稍讓也。

馬皮，及小馬皮，皆論張出售。

黃金，珍珠，皆論撒基俄出售。（一撒基俄合六分之一兩）小麥，及各種穀類，豆類，在塔那市皆論喀細拖(Cascito)（斗量之名）出售。希臘拉丁之酒皆以桶載運至其地，故即論桶出售。葡萄酒．脫里格里亞(Triglia)酒，剛底亞(Candia)（即克里底島）酒，

皆論升斗出售。

醃鱈，則論福斯科（Fusco）出售。福斯科爲魚尾之半，滿容魚子。

第四章。貨物進入塔那市時付納之稅。出口無稅。

金，銀，珍珠，在塔那市不納何項捐稅。

酒，牛皮，馬皮，獸尾等貨，基奴亞及威尼斯兩市人，付稅百分之四，而他人則皆付稅百分之五。

塔那市貨物經過費。

絲每磅付十五阿斯潑。（Aspers）幣名

其餘他物，每三康塔兒，付闕阿斯潑。

塔那市通用之錢，爲銀索米，及銀阿斯潑。索摩重四十五撒基。（Saggi）撒基，塔那所用之重量名也。其成分，每磅須有十一兩十七賽尼之純銀。塔那市有鑄幣廠。商人可送銀至廠，請之鑄成貨幣。每索摩之銀，可鑄成二百零二枚阿斯潑。然僅交還商人一百九十枚，其餘則留爲鑄造費及廠中紅利。故

在塔那市一索摩之銀，僅以一百九十枚阿斯潑計算也。索米（索摩之複數）者，銀錠也。略含雜質，其成分當如上方所述。付出時，皆以重量計算。各店所秤不同。故索摩銀錠，僅於付出時秤之。有不足者，須以阿斯潑補足之，俾得塔那市通行四十五撒基之數。

塔那市亦有福樓利（Folleri）銅幣流行。十六枚福樓利合一阿斯潑。商賈買賣，不用福樓利。蓋爲小錢，僅用之以購買菜蔬，及家用什物而已。

第五章，記塔那市與威尼斯市，喀發市，及波斯塔伯利資城（Tabriz）三地重量比較。塔伯利資之關稅曰喀墨奴喀。（Camunoca）

第六章。由阿甲座港（Ajazzo）（在小亞美尼亞地中海濱）至討來思城（Torissi）（即塔伯利資城）貨物運送費。

由阿甲座港至亞美尼亞國邊境之柯力達拉城（Colidara）（或即今郭必達兒城。Gobidar 在陶魯斯山 Taurus 中。有寨壘。）每駱駝或他獸所負載者，須付四十一塔可力尼（taccolini）又三個半寶尼爾。（deniers）（每塔可力尼值十寶尼爾。）若以每塔可力尼值等一阿斯

潑計之，則每獸所負，約付討來思幣四十一阿斯潑也。討來思幣六阿斯潑，值一貝桑忒。(Bezant)

在剛敦(Gandon)地方入韃靼王不賽因(六)(Bonsaet)國境時，每荷擔(即每駱駝所能載者)須付稅二十阿斯潑。

(六)卒於一千三百三十五年。爲在波斯蒙古朝最後能君。其名西方著作家有作阿布賽德拔哈杜兒汗 Abu Said Bahadur Khan 者，阿拉伯著作家及蒙古錢幣面上有作布賽德 Busaid 者，羅馬教皇給彼國書稱之曰博賽忒汗 Boyssethan

在同地方，須付看守錢，每荷擔三阿斯潑。

在喀色那(Casena)每荷擔須付七阿斯潑。

在水師提督駱駝隊休息所，(Caravanserai of the Admiral)(地名)每荷擔須付二阿斯潑。

在格度(Gadue)每荷擔須付三阿斯潑。

在喀撒甲柯米駱駝隊休息所(Caravanserai of Casa Jaoomi)每荷擔須付三阿斯

潑。

在由阿甲座至撒爾瓦斯忒羅(Salvastro)入口處，每荷擔須付一阿斯潑，在該城內每荷擔須付七阿斯潑。

離城往討來思時，每荷擔須付一阿斯潑。

在杜德利亞格(Dudriaga)每荷擔須付三阿斯潑。

在格雷博柯(Greboco)每荷擔須付四阿斯潑。

在麥吉撒兒(Mughisar)每荷擔須付二阿斯潑半。

在同地方，須付保鏢人看守費，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阿爾清格(Arzinga)（今代作愛爾清章 Erzinjan）進城處，每荷擔須付五阿斯潑。

在同地方城內，每荷擔須付九阿斯潑。

在同地方離開時，須付守衛人看守費，每荷擔三阿斯潑。

在山上駱駝隊休息所，每荷擔須付三阿斯潑。

在力荷兒梯(Ligurti)每荷擔須付二阿斯潑。

在同地方橋上，須付保鏢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阿柴龍（Arzerone）今代曰愛贊魯姆 Erzrum 城外駱駝隊休息所，每荷擔須付二阿斯潑。

在阿柴龍公共浴所，每荷擔須付一阿斯潑。

在同地方城內，每荷擔須付九阿斯潑。

在同地方，獻贈城主，每荷擔二阿斯潑。

在同地方，往討來思途間公共浴所，每荷擔須付一阿斯潑。

在孛羅兒貝克（Polorbech）每荷擔須付三阿斯潑。

在同地方，每荷擔又須付半阿斯潑。

在賽梅撒喀羅（Sermessacalo）須付保鏢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阿基亞（Aggia）全程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阿基亞平原中央，每荷擔須付稅三阿斯潑。

在同地方，須付保鏢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喀拉克萊斯梯（Calacresti）須付保鏢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三教堂地方，(Three Churches)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奴亞大舟下，(Under Noah's Ark) 每荷擔須付稅三阿斯潑。

在同地方，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斯喀拉康梯(Scaracanti)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洛克哲(Locche)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鷹丘平原(Plain of the Falconers)須付保鑣人（兩次同時付。）每荷擔一阿斯潑。

在同地方，須購地主允准券，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喀麥沙尼(Cámusoni)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紅河（即阿拉格塞司河 Araxes）平原(Plain of the Red River)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康德羅(Condro)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桑奪的(Sandoddi)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

在討來思(Tauris)須付保鑣人每荷擔半阿斯潑。沿途蒙古(Moccols)或韃靼之馬賊，時向商旅勒索過路費。此費約至每荷擔五十阿斯潑。據上表觀之，由亞美尼亞之阿甲座港陸路運貨往韃靼國討來思城，每荷擔運費需二百零九阿斯潑。由討來思運貨往阿甲座港費亦如之。第八章記君士旦丁城及附郭倍拉(Pera)市商況。倍拉之商務盛於君士旦丁城。倍拉距君士旦丁城陸路五邁耳。水路僅半邁耳。希臘人皆居君士旦丁城，而倍拉則爲法蘭克人之居留地。法蘭克人中，又以基奴亞人佔大部份。此爲全書最長之章。詳記商業上各種習慣。例如包皮，損壞，選擇，標本等事，無不一一記載。茲擇其有興味者，摘錄數條如下。

君士旦丁城貨物售出有各種方法。

藍靛，土人稱之曰拔喀多。(Baccadeo)皆裝入包內。每包有一定重量。重量皆以康塔兒計算。賣出時，買客與賣主，有時商妥，不必過秤。多過一康塔兒，或較少一康塔兒，盈虧皆歸買客。然普通習慣皆過秤。依準確重量而

付値。多過一康塔兒者必須多付值。缺少者亦必須減價。包皮不減去。不許選擇。全包藍靛，不許打開檢閱。每包僅可穿一小孔，取出若干，俾買客檢驗。此皆爲其處商場習慣也。

下方諸物售出時，皆以康塔兒計算。（每康塔兒等於一百五十基奴亞磅。）香艾，茜草，包裝之袋，亦與茜草同秤。併不除去。各種明礬，即至純潔石明礬，其包裝之袋及繩之重量，皆不除去。

下方諸物，在君士旦丁城及倍拉市售出時，皆以康塔兒計算。

生牛皮，水牛皮，馬皮，購進時，皆在倍拉市山上示於驗貨者。上方各種生皮，若嗅得潮濕，則必須讓價若干。此爲倍拉市及君士旦丁城之定例也。諸種生皮，若不十分潮濕，則不置日下曬之。

牛羊脂，置瓶中，以康塔兒計算。各種鐵，各種錫，各種鉛，各種乾葡萄，包裹之席重量，不除去。惟叙利亞產之乾葡萄，則須除筐籃重量。臨買時論價。

威尼斯胰皂，安柯那(Ancona)胰皂，阿布利亞(Apulia)胰皂，皆裝於木箱內。售出時，木箱重量除去。木箱歸顧客所有。錫勃洛斯(Cyprus)及羅德(Rhodes)兩種胰皂，皆裝於袋內。售出時，袋與胰皂併秤。不另除袋。

碎杏仁皆裝入袋內。袋與杏仁並秤。不另除袋，若所購過於一袋。則過秤時，袋與繩，或先解去，或除去其重量。俾買者不致受大虧也。若所購過於一袋時，所用以捆縛之繩，亦歸顧客。不另付錢。

蜜皆盛桶內，或皮袋內。售出時，除去桶量，或皮袋量。桶袋歸顧客，不另付錢。

棉花裝入袋內。過秤時，不另除袋之重量。

棉線皆裝入袋內。過秤時，除去袋之重量。袋歸顧客，不另付錢。

米皆盛袋內。袋與米同時過秤，不除袋量。若有捆縛之繩，過秤時須解除。繩歸賣主。各種七耳其產五倍子，若裝入袋內，袋與五倍子同時過秤。不除袋量。馬約喀(Majorca)及西班牙產之乾葡萄，皆裝入籃內。石黃裝入袋內。

連袋同時過秤，不除袋量。紅花裝入袋內。過秤時，除袋及繩。袋繩皆歸顧客，不另付錢。

指甲花皆裝入袋內。花與袋同時過秤。該處商場習慣，僅許除去袋量四分之一。茴香皆裝內袋內。香與袋同時過秤。若有捆縛之繩，繩量除去，繩歸顧客。不另付錢。

榧子皆裝入袋內。若僅購一袋則榧子與袋同時過秤。不除袋之重量。所購過於一袋則袋須另秤。袋之重量，須除去。顧客可保留一袋，不另付錢。

硫磺裝入袋內，或桶內。袋與桶之重量，皆除去。其袋或桶，皆歸顧客。不另付錢。旃那（Senna）皆裝入袋內。袋之重量除去。袋歸顧客，不另付錢。

地瀝青皆包以席。席之重量除去。席歸顧客，不另付錢。密陀僧（Morda sangue）裝入袋內。袋與貨同時過秤。不除袋之重量。

下方諸物，亦以同樣方法售出。（售出詳細習慣，不贅述。）

肉，乳餅，亞歷山德港（Alexandria）及羅馬尼亞國產之亞麻，駝毛布，羅

馬尼亞產洗過及未洗過之羊毛，土耳其產洗過及未洗過羊毛，栗子。

下方諸物，以巷奴亞百磅售出。（詳情不贅述。）

圓胡椒，生薑，去皮蘇方木，乳汁莪求，香，糖，各種搗碎之糖，各種蘆薈，水銀，桂花，腦砂，靈砂，肉桂，格爾拔紐讀樹脂，錫勃洛斯島產之樹脂，乳香，銅。大中小三種生琥珀，剝過珊瑚，中小二種清潔精緻之珊瑚。

下方諸物，售出時以磅計算。

生絲，咱夫藍，丁香幹，及丁香，畢澄果，伽羅木，大黃，荳蔻花，長胡椒，良薑，碎樟腦，肉荳蔻，穗狀花，益智，蘇甘母尼，（Scammony）珍珠粉，滿那，（manna）硼砂，阿拉伯樹膠，龍血，駱駝草，忒爾必根，（turbit）絲綢，甜肉，金絲，調理絲，熟琥珀珠等。

下方諸物，每次售出，起碼十張。

愛淸干（Erzingan）及錫勃洛斯（Cyprus）兩地膠硬布。

下方諸物售出時，以張計算。

細絲絨布，花綾，馬拉馬梯，(maramati)各種繡金布，各種納失梯(Nachetti)及納克失，(Nacchi)案元史卷七十八，輿服志云納石失，金錦也。納克失，似即納石失之訛音。納失梯，乃蒙古語納石失之複數也。各種絲綢，繡金布，惟細紗不在內。

下方諸物售出時，皆以可薩利亞(Gazaria)一百皮科(Piks)計算。普通布匹，及各種帆布。惟香排恩省(Champagne)在法國東北部所產者，不在內。又法國以及北方諸國所產寬布，亦以一百皮科計算。

以下有各種布疋之詳細說明，及每疋長短尺寸。又次有售出某種貨物之特別方法。例如

未調理之栗鼠毛皮，栗鼠腹背之皮，斯拉芬尼亞(Slavonia)松鼠，燕及臭猫，山羊皮，羯羊皮，棗，榛實，胡桃，鹹鱘魚尾，鹽，威尼斯油，邊地油，阿布利亞(Apulia)油，格塔(Gaeta)油，小麥及大麥，希臘酒，喀拉伯利亞省(Calabria)義大利南部突兒皮亞(Turpia)產之酒，西錫利島(Sicily)帕第(Patti)地方產之酒，阿布利亞省帕第地方產之酒，喀拉伯利亞省克忒隆

(Cutrone)地方產之酒，邊地酒，克里底(Crete)酒，羅馬尼亞酒，鄉村酒。以下有各地行用之錢幣詳細說明，及關稅說明。(毎至一地，確不可忘須待稅關官吏人員如書記，舌人等以禮，並須贈以貨物或錢若干也。蓋苟如是，則彼輩亦將舉動恭敬，樂爲商人隱瞞所帶貨物眞值，將多報少也。)

次記若干種貨物之合宜價值。過秤費，選擇費，損壞費，包裝費，庫藏費，等。又記歐洲各國所用重量升斗之比較。

以上所摘錄者，可作裴哥羅梯全書之普通格式也。

第二十九章，記各種貨物包裝法等。

第三十章，記船運法。

第三十五章，記金銀化驗法。

第六十二章，記英國倫敦情形。

第六十三章，記蘇格蘭及英格蘭兩地製羊毛諸教會。蘇格蘭有十四處，英格

蘭有十九處，其名茲不贅述。裴哥羅梯全書所包函地域，東至中國，西至英國。其範圍不可謂不廣矣。求之元時中國人所有書籍，無有如是之作也。

（六）明代

明初中歐交通之斷絕。

第一百三十七節。明代中西交通總序。摩洛哥人拔都他爲元代最後西方遊歷家來至中國者。拔都他離中國後，中國各處內亂蠭起，而南方爲尤甚。二十年間，龐大無比之蒙古朝，竟至傾覆。在中國之勢力，掃地無餘。朱明代興，嚴守閉關主義。中國與歐洲之交通，重復斷絕．不相聞問。歐洲之遊歷家雖有至中央亞細亞或印度者，關于中國，偶有報告，然皆得自傳聞，非親見者。交通障幕復起，返于古代狀況。歐洲人之視中國，可望不可卽。蒙古時代，歐洲遊歷家之紀載，如馬哥孛羅遊記等，視同齊諧誌怪。士大夫目爲荒唐不經。大汗，契丹，蠻子，汗八里，京師，剌桐，秦克蘭等名詞，

不啻為小說家之虛搆。一百五十年後，葡萄牙與西班牙之探險家重啟障幕後，古代所用名詞皆廢。吾人別有支那，北京，杭州，泉州，廣東等名詞以代之。古代名詞，皆需考古家之考證，乃得明瞭也。古代聶思脫里派，(Nestorians)景教徒 聖方濟各會(Franciscans)元代西方教士來中國者，悉隸此會。皆消滅，毫無遺蹟。耶蘇會(Jesuits)明末天主教師來中國者，悉隸此會。復由羅馬教皇遣至東方宣教。利瑪竇(Matteo Ricci)初抵中國時，亦以為中國乃基督教徒從古未至之地也。東方中國人士，亦絕不知有歐洲。明史卷三百二十五，稱佛郎機(Farangi)近滿剌加。(Malacca)卷三百二十六，載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利瑪竇初抵北京，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殊不知佛郎機即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之富浪，卷四十順帝本紀至正二年之佛郎國，去滿剌加尚數萬里也。意大利教士，元時來中國者，接踵途間。天主教即唐時景教，元代之也里可溫，同宗而異派而已。元順帝時，中國朝廷與羅馬教皇，已正式通聘。在中國基督教徒，不下

數百萬之數。利瑪竇天主耶蘇之說，並非創聞。更何庸疑其荒渺眞僞乎？又安知尙有意大利威尼斯市人馬哥孛羅仕於元廷，當重要職位，參預機密事務乎？

明初，洪武永樂兩朝，對於外國，頗振威信。頻頻遣使絕域，播布其榮譽於天涯地角。出使陸道者，則有傅安，陳誠，李貴，李達等。出使海道者，則有尹慶，鄭和等。陸道上最西所達之城邑，爲討來思，(Tauris)失剌思，(Shiraz)諸市。海上極遠者，爲阿丹，(Aden)非洲東海岸之木骨都束，(Magadoxo)不剌哇，(Brawa)竹步(Jubb)等地。不可謂不偉矣。然此兩朝，前後五十餘年間，遣使不下數十次，似僅有洪武時曾剌一次，達歐洲境內，然無詳細記載也。永樂後，歷代君主垂拱守成，不勤遠略。執政諸臣亦皆不欲疲中國，以事夷狄。邊吏驛官，憚於供賫，乃採限制方法。近者一年一貢，遠者二三年一貢。每次人數，皆有定額。種種留難，而遠人乃裹足矣。加以中央亞細亞帖木兒耶與明本非同宗，且時相攻伐。歐洲各國使節商人

等至中央亞細亞者，卽欲來中國亦必遭阻遏也。海上交通，自明初迄于明末，因倭寇之故，亦嚴行防範。本國人放洋下海者，皆有嚴禁。蓋自明興，方國珍，張士誠，陳友定等，皆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倭人入寇。北自遼東，南至欽廉，沿海一帶，烽火屢驚。外國使人來者，皆爲限制。專制時代，不知有移民政策，獎勵工商諸事，故吾人對于明代之閉關政策，亦不能不諒之也。

元時，西方民族，欽察，(Kipchak)康里，(Kankly)阿蘭，(Alan)阿羅斯(Russians)等，以及蒙古，遼，金，西夏之裔，留居中國者，至明初，皆溶化于漢人民族內。洪武時，元朝初亡，漢人既光復舊土，種族思想盛熾。明太祖洪武元年下令嚴禁漢人胡姓，胡語，胡服。在民間，卽本土所自有之複姓，如淳于端木之類，皆去其一字。其他如隋唐時代，元勳國舅之姓若宇文，慕容，獨狐，長孫，乞伏，呼延等，皆在禁例。居住中國之胡人，競自改漢姓，以同化於漢人。雖有勸諭不必混淆，然亦不能止也。洪武末與永樂初，

又嘗賜各衞韃靼人漢姓。（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三）故元時之外國民族，在中國者數十年間，皆已溶化殆盡，毫無遺蹟可見。元時西方民族如俄羅斯，欽察，阿蘭之類，留居中國者，必盡改漢姓也。

總觀明代中西交通事蹟，武宗以前，葡人未至之先，可爲一紀。葡人既至之後，又可爲一紀。前紀則仍古代草昧狀況。蒙古人之功績，漢人全然不知。前朝史書，盡皆束之高閣，無人問津。詆爲腥羶，不屑措意。龐然自大，故步自封。其懶惰性之流毒，直遺傳至今，尚未滅也。後紀則已入近代史矣。踵葡人之後而東來者，則有意大利之天主教師，以及荷蘭，西班牙，俄羅斯，英吉利，皆蜂擁而來，叩關求市。演至清代，遂成今日喧賓奪主之勢矣。求其所以致此者，皆昔日自大自封誤之也。新時代雖起於武宗正德之世，而舊時代之觀念，一時未盡消除。由中央亞細亞陸道來中國貿易者，皆仍因沿舊習，稱中國曰契丹，北京曰汗八里。由海道至者，則換用新名辭，稱曰支那，曰北京。由是而啟歐人之誤會。以爲支那之外，別有契丹。位於

北方，與支那爲鄰。萬曆之末，葡人鄂本篤自印度起程，隨往契丹之回教商旅，過印度庫士山，登帕米爾高原，下沿塔里木河而抵中國邊境。恍然大驚，契丹卽支那也。歐人之疑竇，至是盡釋。古代中西交通史亦於此閉幕矣。西人古代觀念，於明末已洞然消除。惟中國人士之大夢，則遲至二百五十餘年後，淸宣宗道光時，鴉片之戰，始稍覺悟，又六十年後，淸德宗時拳匪之敗，始大醒也。

第一百三十八節。明初胡漢混合。　元氏入主中國，外國人隨之入居中國者甚衆。當元時雖不無華化者，然大多數外國人，未必與被征服之中國人同化，必仍保守各族之固有風俗習慣。漢土民族呈五花八門之現象。待至今日，中華民國領土以內，無墺地利匈牙利爭種族意見者，明初强迫混合之功也。此强迫混合，不獨有功於後代之政治，而實亦有功於中華人種改造。混合種固良於單獨種也。茲將明初强迫混合各種事蹟，抄錄如下。

蒙古色目人婚姻。　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爲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

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爲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爲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纂註)蒙古卽韃子。色目卽回回。欽察又回回中之別種。回回拳髮大鼻。欽察黃髮青眼。其形狀醜異，故有不願爲婚姻者。此言胡元入主中國，其種類散處天下者，難以遽絕。故凡蒙古及色目人聽與中國之人相嫁娶爲婚姻。又務要兩相情願，使之各得其所可也。不許蒙古色目人之本類自相嫁娶。如本類中違律自相嫁娶者，兩家主婚杖八十。所嫁娶之男女俱入官。男爲奴，女爲婢。然回回欽察在色目人中爲最醜陋。中國人有不願與之爲婚姻者，則聽其本類自相嫁娶，又不在不許自相嫁娶之禁限。夫本類嫁娶有禁者，恐其種類日滋也。聽其本類爲婚者，又憫其種類滅絕也。立法嚴而用心恕。所以羈縻異類者至矣。回回欽察，曰不願與爲婚姻，則願者固不禁也。見明律集解卷六。

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

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

洪武九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纍纍，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一)

(一)據此種情形觀之，明初蒙古色目人之改漢姓，乃皆受社會上潛勢力，歧視異類人種，辨別華戎，種種原因，自動改姓，而非出自政府壓迫。猶之今代北京旗人皆自動改漢姓也。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三年，七

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旃裘之種相亂。以上見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三

第一百三十九節。明史拂菻傳。拂菻卽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國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齎詔書還諭其王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東渡江左，練兵養士，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一)諸邦，皆遣官告諭，惟爾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齎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俾萬方懷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

海之意。故茲詔告。」已而復命使臣普剌等，賫敕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今譯作猶太）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詳悉，謂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其物產珍寶之盛，具見前史。（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二）揑古倫究爲何人，可參觀上方第一百十節。揑古倫一去不返，究竟已達歐洲與否，莫得知也。其後使臣普剌等，復奉命賫敕書綵幣，招諭其國。普剌等似已達其國，故以後乃遣使入貢也。惜其無詳細紀行書以留後世也。由普剌之名觀之，其非漢人可斷然也。普剌豈亦揑古倫之同國人歟？揑古倫吾人既承認爲 Nicholas 之譯音，普剌豈 Paul（今譯作保羅）之譯音歟？

第一百四十節。德國遊客細爾脫白格遊記。明初，有德國遊客約翰細爾脫白格（Johann Schiltberger）者，嘗至中央亞細亞察合台國，執役於帖木兒（Timur）之軍隊中多年。至一千四百二十七年（明宣宗宣德二年）始歸德國，著有遊

記一書。其中略記中國，蓋在帖木兒朝廷時，所親見者也。其言如下：「契丹國(Chetey)大汗，遣使帶馬四百匹，至帖木兒(Thämerlin)之廷，責取貢賦，蓋帖木兒不入貢者，已五年矣。帖木兒引使者至其都。(即撒馬兒罕)繼乃遣之回國，告以歸後須報告契丹大汗。帖木兒自此不復稱臣納貢於大汗。不久彼將親來見大汗，使之稱臣納貢於帖木兒也。使者歸，帖木兒下令全國，親征契丹。徵集大軍一百八十萬人。東行一月餘，抵沙漠，須行七十日始得越過。水草缺乏，天氣寒冽，馬死者甚衆。帖木兒乃歸國都，病死。」(見 *Reisen des Johannes Schiltberger*, München, 1859, S. 81;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Schiltberger, a native of Bavaria,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by Hakluyt Soc. 1878.)

第一百四十一節。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奉使東方記。　同時西班牙國遣大使克拉維局(Ruy Gonzalez de Clavijo)通好於帖木兒。克拉維局以一千四百零三年(明成祖永樂元年)抵撒馬兒罕。留於該城凡二年。至一千四百零五年(永樂三年)始歸

。著有奉使記一書。亦略記中國。其言曰，「導大使等，至主人房右邊。有役人持使者之手，引坐於契丹國皇帝朱四汗（Chuyscan）使者之下。帖木兒昔嘗納貢契丹。使者蓋來責貢賦也。帖木兒見西班牙諸使位在契丹使者之下，乃命改坐於契丹使者之上，而契丹人坐於其下。役人傳帖木兒之命，來曰，「西班牙國王吾之友也。其使者當坐於上。契丹國主，爲奸惡賊人，吾之仇也。其使者當坐於下。自是以後，宴會引見，席位皆當如是。」役人使譯官告西班牙大使以帖木兒之命。」

「契丹國皇帝名朱四汗，(一)蓋九國之義。唯察合台國人（Zagatays）稱之爲陶格司，（Taugas）猪皇帝（Pig Emperor）(二)之義也。朱四汗爲大國之主，帖木兒昔嘗稱臣納貢。今不肯再納矣。」(見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kand*, A. D. 1403-6-, Trans. by C. R. Markham. London, Hakluyt Soc, 1859, pp. 133-4)

(一)恐爲朱皇帝之戲語。參觀上方席摩喀塔之記載。

(二)克拉維局及緇爾脫白格二人同時在撒馬兒罕，未相聞問。兩人所記，皆帖木兒仇恨明帝之事蹟。攷之明史亦確有證據。唯中國史，語多隱諱。當時歐洲二遊客之記載，可補中國史之缺也。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撒馬兒罕傳載『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匹，並上表祝壽。明年，命給事中傅安等齎璽書幣帛報之。成祖踐阼，遣使敕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尚未還，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敕甘肅總兵官宋晟儆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絕。尋令人導安徧歷諸國數萬里，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達等送安還，貢方物。帝厚賚其使。』帖木兒一生大事，及各次戰爭，皆見於柴費那美（*Zafer Nameh*）一書。譯義猶云武功記（*Book of Victory*）也。書爲毛拉那歇力甫爰丁阿梨（Maulana Sherif-eddin Ali of Yezd）所著。毛拉那者波斯野司特城（Yezd）人也。書成於一千四百二十四年。（永樂二十二年）皆根據帖木兒史官所載。當初皆爲畏吾兒文，蓋爲畏吾兒人所記，確實無誤。法國裴梯賓拉克勞（Petiti dela Croix）書自波斯文譯成法文。達爾倍（J. Darby）於一千七百二十三年時，（清雍正元年）復自法文譯成英文。書共兩冊。猪皇帝之名，亦見於武功記。洪武二十八年，明朝使節，武功記亦載之。謂『洪武二十九年，（西文譯本作一千三百九十六年，明使或於二十八年冬出發，故遲一年也。）帖木兒在西紅河（Sihun）（即錫耳河）畔乞那斯城（Chinaz）

度冬時，（或爲年初之冬）契丹國皇帝唐古司汗（Tanghuz Khan）之大使至。携帶珍異禮物。大會長導之入見，獻呈禮物狀書，並告遠來之意。召見後，遣歸其國。」無稱留使節之語。似有遺脫，或隱諱之也。明太祖崩於洪武三十一年夏。（即一千三百九十八年）太孫卽位。四年，成祖叛於燕。南下陷金陵。建文帝不知所往。武功記亦略記其事，謂「一千三百九十九年（依西文原本）秋冬時，帖木兒駐節哈喇巴格（Karabagh）時，聞契丹國皇帝唐古司汗在位甚久，崇拜偶像，至是乃崩。契丹國人叛，國內大亂。」據武功記，帖木兒於一千四百零五年，（永樂三年）決意征討契丹，整備軍實多時。正當率領大軍東行之際，不意至兀提剌耳，（Otrar）（又作斡脫羅兒。耶律楚材西遊錄作訛打剌。），乃忽於二月十八日（約當永樂二年底或三年初）崩殂。東征之軍乃止。中國得免一大戰禍，亦云幸矣。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以一千四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離撒馬兒罕西歸。途中便道至哈喇巴格，拜訪帖木兒之孫俄馬兒米兒柴。（Omar Mirza）以一千四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抵俄馬兒之廷幕後，始得聞帖木兒崩殂之消息。克拉維局遊記謂帖木兒死於撒馬兒罕者誤也。吾人當以武功記爲正。帖木兒長子哲汗吉兒（Jehangir）早卒，故遺命以長孫皮兒穆哈美德（Pir Mohammed）嗣撒馬兒罕之汗位。哈烈（Herat）則封於第四子沙哈魯（Shah Roh）（名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哈烈傳）帖木兒崩後，其孫哈力蘇爾坦（Khalil Sultan）（卽明史之哈里）不遵

遺命，篡位自立於撒馬兒罕，統治阿母河以北諸地。哈力爾者，帖木兒第三子米蘭沙(Miran Shah)之子也。以勾結帖木兒部將柯對達德胡桑尼，(Khodaidad Husseini)故得立。哈力爾在位不及四年，與柯對達德失和，爲其所廢，放於蒙古里斯坦。(卽別失八里)一千四百零九年，柯對達德爲蒙古里斯坦汗所殺，哈力爾得歸故國。然哈烈王沙哈魯是時已據有撒馬兒罕，乃遣哈力爾至波斯來夷城。(Rei)(見第四册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海敦紀程)以一千四百十一年(永樂九年)卒於其地。

克拉維約同遊記復有下方之記載曰，「四方貨物，雲集撒馬兒罕城者甚衆。由俄羅斯及韃靼里(Tartary)卽蒙古運來竹布，皮革。由支那運來絲貨。美麗非凡，尤以綢緞爲最。又麝香一物，世界他處所無。紅玉，鑽石，珍珠，大黃等物，亦皆來自支那。支那貨物，在撒馬兒罕者。最良且最爲人寶貴。支那人者，世界最精巧之工人也。其人自誇，世界民族僅其種人俱有二眼，佛蘭克人(Franks)一眼，而莫耳人(Moor)卽阿剌伯人則皆瞽者也。故其人爲世界最優秀之種也。參觀第四册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交通之章，親王海敦契丹國記。由印度運來香料諸物，如肉豆蔻，丁香，豆蔻花，肉桂，生薑，及其他諸物，皆亞歷山德港(Alexandria)在埃及

所無者也。」(見 p. 171)

克拉維哥又記曰，「帖木兒征討土耳其後，歸撒馬兒罕。契丹國皇帝之大使亦至，來貢取貢賦。以前帖木兒嘗每年入貢，而至是不貢者，已七年矣。帖木兒謂使者曰，「七年不貢，誠有其事。然已決意不再貢矣。」帖木兒不貢將及八年，而契丹國皇帝亦久未遣使責問者，國中有故也。」

「契丹國皇帝崩，分其國於三子。而長子則欲併奪二弟之封爲己有，因事殺其幼弟。中弟乃與其兄戰，敗之。兄畏中弟報復，乃縱火焚宮殿。自與其徒皆死之。中弟乃得獨攬大權。(三)國內既平靜，於是遣使於帖木兒，責取貢賦，須如昔日之入貢其父也。帖木兒駡絕之。契丹皇帝聞後，不悉恨怒否也。」

(三)此節紀事，雖似模糊影響之辭，然亦確有根據也。明太祖封建諸子於四方。太祖死，建文帝嗣位，諸王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帝納齊泰黃子澄謀，欲因事以次削除之。乃先廢周王橚，而湘代齊岷諸王，相繼皆以罪廢。燕王棣爲太祖第四子，與建文帝之父，懿文太子爲同胞兄弟，皆馬皇后所生。其餘諸王，則皆庶出者也。燕王見諸王皆廢，內自危，佯狂稱疾

。建文元年六月，下詔讓王，幷遣中官逮王府僚。王密與僧道衍謀，遂舉兵反。稱其兵曰靖難。相戰三年餘，建文四年六月，燕兵渡江，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納燕兵。都城陷，宮中火起。建文帝及后皆焚死。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於火中，越八日葬之。諸王羣臣上表勸進。燕王即皇帝位，即成祖也。改元永樂。復諸王之爵。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儒，並夷其族。據明史成祖本紀及撒馬兒罕傳，永樂元二三諸年，並未遣使西域，僅云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云。豈明史有遺漏乎？

「由撒馬兒罕至契丹國都汗八里，(Cambalu) 須行六閱月。有兩月則經荒野中，向無人至，僅牧人驅其牛羊，四處逐水草而已。今年六月，有駱駝八百匹載運貨物，由汗八里而至撒馬兒罕城。帖木兒既聞契丹大使所責問，乃命將所有駱駝貨物，悉行扣留。吾等在該城時，嘗親見隨駱駝而來之人。乃就而訪之。其中有一人，居留汗八里凡六閱月。據云，其城近海，大於塔伯利資(Tabrez)（即討來思）城二十倍（四）。塔伯利資城長一哩，(League) 汗八里城既二十倍之，故其長亦必有二十哩也。由此觀之，汗八里實世界最大之城也。其人又云，契丹國皇帝威權強盛無比。出征時，所統大軍不計外，尚可餘馬

兵四十萬人，留守國境。軍隊之大，可以想知。契丹國主不許他人騎馬，唯統兵一千人以上者，始得騎馬也。其人又述契丹國及汗八里城之奇事甚多。』

（四）每一哩各國不齊。由二零四二英里以至四零六英哩。而海上之里，則又等三地理里 Geographical Miles 約達十華里也。依幾何學之理，此方之說，全誤。

『契丹國皇帝昔時嘗信異端，而今則改信基督教矣。』

「由撒馬兒罕城向契丹國境行十五日，即抵女人國。（Amazons）其地風俗，至今尙不許男子居留。每年中，僅一次得其王之允許，可偕其生女，至最近之地，與男子交會。擇所悅者同居，共飲食。會期過，則復歸本國。至家後，若生女則留育之。生男則遣送於其父。女人國昔時臣屬契丹皇帝，今則屬於帖木兒。崇奉希臘派之基督教（五）。其人乃古代脫羅愛（Troy）在小亞細亞土耳其國內城阿馬森（Amazons）即古書所傳之女人國之苗裔。爲希臘所滅，乃移居至此。」（見 pp. 172–5）

(五)女人國爲古今東西人之幻想。中國正史載女人國事者，亦不少也。梁書卷五十四，『扶桑東千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隋書卷八十三，『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開皇六年遣使朝貢。』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拂菻西，有西女國。種皆女子。附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文獻通考載『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同。附于拂菻。貞觀八年，朝貢始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疏勒傳言『朱俱波而三千里，女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國貢海人。二十六年，閏十月，辛丑，羅斛女人二國，遣使來貢方物。』遍查東西載籍，女人國究何在，無一定地點。大抵隨人之幻想而已。

第一百四十二節。尼哥羅康梯遊記。　一千四百三十八年時，(明英宗正統二年)意大利遊客尼哥羅康梯（Nicolo Conti）遊歷東方諸國，至印度以東諸地。著有遊記一書。康梯未言明曾否抵契丹。然關於中國，則有一節記錄也。亨利玉

莆謂據其內容，康梯必曾已達中國，而亨利攷狄則又以爲未至中國。蓋苟曾親至中國，不當再用馬哥孛羅遊記中之古地名，而應用中國人新名，如以後之葡萄牙人也。吾之意，康梯或曾至嶺南福建諸地。其不用中國人新名者，則以個人旅行，言語不通，僅恃同伴代達，而康梯之同伴或皆爲阿剌伯波斯等地之人。故所得皆仍爲蒙古時代之名字也。

康梯記中國曰，『過馬秦奴斯省，(Macinus) 馬秦 Machin 爲梵語摩訶秦 Mahachin 之訛音。不可與後代之蠻子 Manzi 混合。有契丹國者，富庶强盛，駕於諸國。契丹國主尊號爲大汗，(Great Khan) 猶皇帝也。國大都城曰汗八里西亞。(Cambaleschia) 城爲四方形，周圍二十八邁耳。(mile) 城中爲王居，堅固華麗。城之四角，有圓形寨壘。每壘周圍四里。壘內貯存各種軍器，戰具，及攻城機械，蓋以備防守之用也。由王居有甬道，經城中，通至四角寨壘。人民反叛時，王可由之而退至壘內自守。離此城十五日行，又有大城曰南勃台。(Nemptai) 有謂爲南京之轉音者。然甚不可恃。福州附郭有南台，音頗與此相近。爲今王所建，周圍三十里。戶口殷庶，過於他城。據尼

哥羅所言，康梯遊記亦非親筆所作，乃口授於他人筆錄者。與馬哥孛羅拔都他等書相同。此二城內，房舍宮殿之建築，及裝飾品之陳布，皆與意大利相同。人民溫和愼重，聰慧多智。富厚過於以前所述諸國。」

「尼哥羅後離阿瓦，在緬甸境(Ava)航海十七日後，抵一河口。河不甚大。才拖那港(Xeythona)即在河口。音與馬哥孛羅之刺桐港近，即泉州。沿河上駛十日，抵彭柯尼亞城。(Panconia)城周十二里。居留該處，凡四閱月。所經各地，僅此一處產葡萄耳。然亦甚微也。印度全境中世紀歐洲之遊歷家亦有混稱中國南方爲印度者。皆不產葡萄，故亦無酒。此方人民不以葡萄製酒。又產波羅，橘，栗，瓜，樟腦，檀香木等。其瓜皆小而青。樟腦則取自樟樹。未取以前，先祀神，乃再斷其皮而蒸之。否則去而不可見矣。」(見 H. Yule *Cathay*, I. 266-267; R. H. Major, *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kluyt Soc, 1857, 8vo-pp. 14-15.)

康梯又記「契丹商賈，皆極富厚。船舶皆大於歐洲諸國所用者。船內分部。有防水部。用三人掉。其人稱吾輩爲法蘭克人。(Franks)舉世皆盲，吾輩僅

有一目，獨彼人則以二目視也。(參觀上方克拉維局遊記又第四冊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契丹國記)東方諸國；僅契丹國人食時用棹及銀碟。婦女用粉黛塗面。玟墓皆在山邊掘穴，起拱門。外有圓牆圍之。」(此爲中國南方之墓)所記情形確實。故亨利玉爾以爲非親見者，不能言之如是也。(見 Yule, *Cathay*, I, p. 175-6.)

康梯遊歷恒河及伊勒瓦第河(Irawadi)流域，頗爲周詳。威尼斯人佛拉毛羅(Fra Mauro)採用康梯之說，製世界圖，今仍存於該市大公爵宮內。

第一百四十三節。博嘉記東國使節。　康梯遊記之筆錄人博嘉(Poggio Bracciolini)於書之末，復附以數語云，『本書將付印之際，有北方上印度(Upper India)某國使者，受其國教務大總管(Patriarch)之命，來歐洲拜謁教皇，及採訪西方基督教徒情況。　其國距契丹國僅二十日程，舉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惜言語不通，無相當舌人，以作翻譯，故欲自其人訪問東方情形，頗爲不易。良機坐失，誠爲憾事。然其人亦言有大汗，管轄九王云。』博嘉此節之使節，似爲畏吾兒(Uighur)或蒙古克烈部(Keraits)(成吉思初起時王汗所部)所遺

者。蓋該二國，皆奉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且距中國亦皆約二十日程也。

(見Yule, *Cathay*, I. p. 177-178)

第一百四十四節。意大利人巴巴羅記韃靼大使之談話。意大利人覺撒發巴巴羅(Josafat Barbaro)於一千四百三十六年時，(明英宗正統元年)嘗奉使波斯，路過黑海北岸塔那港，(Tana)得過韃靼人某。其人嘗受窩爾加河畔蒙古王(案即拔都後裔)之命，出使中國，至北京。巴巴羅與之會談後，大悅。訪問中國情形頗詳。一千四百八十年時，(明憲宗成化十六年)巴巴羅自著奉使波斯記。(*History of the Embassy to Persia*)韃靼某君談話亦列入之。(巴巴羅之奉使波斯記在賴麥錫遊記叢書第二冊中。)其言曰，

「察合台國有大城曰撒馬兒罕。(Sarmarcant)秦尼人(Chini)及馬秦尼人(Machini)(古代西方人之中國人稱號。)來往經過此城者甚衆。契丹國之商賈旅客，在此城者亦甚衆。……僕未嘗親至察合台國以東諸地，然親聞多人言之矣。余將於此一述之也。秦尼及馬秦尼二省，幅員甚廣，居民皆拜偶像。製造磁器盤碟。貨物富裕，尤以寶玉及絲織諸物爲最。由此二省，可至契丹。余昔在

塔那時，得遇韃靼人某君。其人嘗奉使至契丹。一日余與之談話，涉及契丹。某君告余，過上方所述諸地以後，抵契丹境。入其境則各站所需費用，皆由其國供給，以至汗八里（Cambalu）城。國主待遇優渥，有專館可寓。商人往其國者，亦受同等待遇。中國史乘所稱外國使，大抵皆商人冒充漁利者也。專制帝王，藉此自矜，謂爲萬國來朝，四方賓服也。次有人引之見王。至宮門前，被命跪地。四圍皆平坦，頗寬長。遠處有石臺高起，國王即在其處，坐於椅上，以背向門。王之兩旁，有四大臣相對而坐。面皆向門。由門至四大臣坐處，兩邊皆有衛士恭立，手持銀杖。中間有空路。路上跪有舌人多名。其跪法猶如吾國婦女之跪坐踵上也。引使者至宮門前，問其奉使目的。使者遞呈國書。由舌人轉交國王，或四大臣。舌人譯之，次乃回語歡迎使者。命歸館。併告以回答公文，即將交下也。使者不須再面王，有事可與館中專使接洽。全事辦竣迅速，使人心悅也。某君之僕人及子，皆嘗隨從至契丹。亦告余云，其國政事公平，使人驚異。……城內及四鄉，石塊下尋獲之物，或行旅途間遺失之物，無人拾取。

案所謂道不拾遺之盛治也。道上行路，忽有人問之何往。被問者不悅所問，或疑問者不懷善心，可往法庭訴之。問者若不能給良好及合法理由，必受罰也。其國政治公平，及崇愛自由，可以想知。』

『至貨物支配方法，其人告余云，商人至其地者，皆持貨交與方太吉。(ton-teghi) 官名 其職在檢查貨物，有爲國王所喜者則留之，而交換以價值更高之物其餘則交還商人，自由出售。小交易則用紙幣。每年可將舊紙幣換取新幣。新年時，持舊幣至鑄造廠，復交以百分之二佳銀幣，即可換得新紙幣，而舊鈔即投火中焚之。其地之銀，皆以重量出售。又有粗質之銅錢，亦流通市面。』

『余意契丹人皆崇奉異端，然察合台國及他國人皆謂爲基督教徒。余嘗問其根據理由，則云其地寺廟中之像，皆與奉基督教諸國相同也。余在塔那時，一日與韃靼大使某君，並肩立於門前，有威尼斯人尼古拉斯狄多 (Nicholas Diedo) 者，衣絹布外套，有寬袖，套衣下更附皮衫，頭巾下垂及背。首戴草

帽，價約四索。(Sous) 行過門前，韃靼大使望見之，驚曰，「與契丹國人之衣，正相同也。其人必與君等同宗教，故服制全相似也。」「契丹國天氣寒冷，故不產葡萄酒。然他種養生之物，則皆富裕也。」（見 Yule's *Cathay*, I. p. 178-179; pp. 269-270.）

第一百四十五節。明史阿速傳。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惡鬥。物產富。寒暄適節。人無饑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永樂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貢馬及方物，(一)宴賚如制。以地遠不能常貢。天順七年，命都指揮白全等使其國，竟不復再貢。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一)明史此節之阿速與元史上之阿速部，雖同名，然恐非一地也。何秋濤朔方備乘卷三十三，謂元史阿速即俄羅斯南境之阿索富城。(Azov) 雖爲穿鑿，然明史此節之阿速或爲然也。前一節巴巴羅所記韃靼某君受窩爾加河畔蒙古王之命，出使中國至北京。或即永樂十七年（西曆一千四百十九年）酋長牙忽沙之使者歟？以此節所言地方山川形勢言之，其爲俄國南部

，黑海沿岸之地，已瞭如指掌之明。天順七年即西曆一千四百六十三年。

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二)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貢，日給酒饌果餌，異於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恥鬥好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

(二)阿速若果爲俄國南境阿索富城，而此所之沙哈魯既在阿速西海島中，則其地位必在更西。惟不能確指爲今何地也。

第一百四十六節。科倫布立志東遊。馬哥孛羅遊記最偉之功績，即誘起科倫布決心漫遊東方，發明美洲，攻破以前海洋上之謬說，天圓地方之謬想，引起近世歷史之奇變也。科倫布爲人類中之明星，各種學問，無所不窺，尤以精於航海之術，爲達其盛業之要門。熱心研究馬哥孛羅遊記，立志漫遊東方，多年不渝。其航海美洲之紀行書，固爲人類進化史中之最要公牘，遺留後世者，而其與意大利人托斯加內里(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來往之書札，亦極重要。科倫布以托氏之函及圖，爲航海指南，渡洋而西者也。英國馬克

哈姆(C. R. Markham)謂『科倫布之紀行書，不獨爲地理學史上之最要遺書，亦實爲人類史上之最要遺書。蓋科倫布之發明，將所有以前歷史之面目，全改觀也。』托斯加內里之圖函，旣爲科倫布之指南，其重要可知。馬克哈姆譯科倫布紀行 列之於書端。吾今亦特取而譯之。又科倫布進呈紀行書於西班牙王后之表文，今亦同列於下焉。（參觀孛羅遊記導言第十一章，又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trans. by C. R. Markham, Hak. Soc. p. viii)

托斯加內里意大利國佛羅倫斯市(Florence)人也。精於哲學，天文學，醫學。名冠當時。多有千里馳書與之討論學術者。科倫布亦其中之一人也。科倫布先馳書問訪，故下方二書，皆托氏之覆書也。其圖已失，後有德國人某，依其函中所言，及馬丁貝哈姆(Martin Behaim)古地球儀，重製托氏圖，載之外國雜誌(Das Ausland, 1867, p. 5.)中。馬克哈姆嘗取其圖列之譯文中，吾今不復重錄其圖也。

第一百四十七節。托斯加內里姓致科倫布第一書。　醫士保羅名謹致書於克里斯陀巴爾名科倫布。姓（Cristobal Colombo）比維起居納福是頌。頃承惠書，敬悉足下發鴻願，立大志，期於得達產香料之國。喀斯的爾（Castille）戰爭以前，有葡萄牙國王之寵友某君，受王命，亦來書詢問航海指南。與足下之書相同。余嘗於前數日作書覆之，並繪寄海圖一張。今將致某君之圖函，悉抄錄寄贈足下。足下見此，對於所詢問者，將有滿意解決也。某君之書如下：

「醫士保羅謹致書於立斯本（Lisbon）葡京僧正（Canon）肥南馬丁。（Fernan Martins）比維起居納福是頌。頃承惠書，敬悉足下身體康健，復與葡萄牙國王結爲知交。王威德巍巍，度量寬洪，而足下得與爲友。逖聽之餘，歡欣無似。僕昔嘗與足下論及有短捷路徑，可航海而至產香料之地，較之取道基尼亞（Guinea）在非洲西海岸者，省時日也。今蒙葡王垂詢簡明證說，俾使淺學者，亦得一望而知。僕意此事，若以地形爲圓球之狀，則極易明了。今爲省事易明

之故，特繪製航海圖一幅，寄贈葡王陛下。圖中詳繪貴國海岸島嶼，向西航行起程之處，沿途所經之地：最後之目的地，航線離北極赤道，究應若干，起身處與目的地，相距道里，究為若干，皆一一標明。足下依此航行，即可抵產香料寶石之國。其地肥美，最為富厚。僕言其國在西，而普通則皆謂在東。足下或訝異，不解其故也。然苟一思地為圓形，向西直航，(二)經地之下面，其地自可達也。若由陸路，經地之上面，則其地方向固在東方也。圖中南北直線，所以標明東西相距里數。東西直線，所以標明南北相距里數也。圖中又繪明島嶼數處，俾遇風不能航達目的地時，偶漂流至其處，航海者覩圖，得知其身究在世界何方也。苟漂至諸地時，或者亦可籍土人而知目的地情形若干也。傳說諸島中，僅有商賈居之。蓋諸地商賈，販運貨物之巨，雖合全世界之數，不及刺桐（Zaitun）即泉州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載運胡椒至刺桐。其載運別種香料之船舶，尚未計及也。其國人口殷庶，富厚無匹。邦國，省區，城邑之多，不可以數計。皆臣屬大汗。(Great Kan)大汗者，

拉丁語大皇帝（Rex Regum）也。都城在契丹省。（Katay）二百年前，其祖先嘗欲與基督教徒交通，遣使教皇，問請學人，教化其國。教皇使人，阻於途中，（二）半道而歸。歐格奴斯（Eugenius）教皇時，（三）又遣使者來教皇之廷。余嘗見其使，親與之談論。訪問其國江河長寬若干，河岸城邑若干。据云，河岸有城市二百餘處。各城皆有大理石建成之橋。橋頭皆飾以石柱。國人待基督教徒，至爲寬仁。（四）拉丁人大可設法往其國。蓋不獨金，銀，珍珠，寶石、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也。而吾人亦可與其國學人，哲士，天文家等交談，互換知識。統治國家之才能，巧慧戰爭之方法，吾人皆可自其人學習取材也。僕俗事羈身，無暇再多言。上方所述，或能得滿意了解。衞王陛下，以後若有垂問，僕願竭其能力，使之滿足也。專此布陳。一千四百七十四年，（明憲宗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書自佛羅倫斯市。（完）

（一）此爲當時天文家新發明之理論，從無實驗也。普通人民尙迷信天圓地方，大陸之外，有瀛海環之，海之外則地邊也。船舶航至地邊時，卽永墜地獄，不可復出矣。

(二)托斯加內里此節，引用馬哥孛羅遊記。元朝推翻，明朝代興，歐人未知。故此節言其祖先也。

(三)歐格奴斯即位於一千四百三十一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於一千四百四十七年即明英宗正統十二年。

(四)托斯加內里此節所言之使節，不見明史。或者即上方博嘉所記之使節也。

由立斯本向西直行，可抵京師城。(Quinsay)即杭州城市美麗，人煙稠密。圖中表示兩地距離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長二百五十邁耳。京師周圍一百邁耳。城內有橋十處。京師之義，猶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種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由立斯本至京師間，道里幾佔全球三分之一。京師城在蠻子省，(Mangi)然距契丹省不遠。王居即在契丹也。以上皆取材於馬哥孛羅遊記安梯利亞島(Antilia)足下業已知之。由該島至日本國(Cippangue)共有十方格之程。日本島產黃金，珍珠，寶石，極富。其地廟宇宮殿，皆以金磚金塊建成。見馬哥孛羅遊記計至其地，所應航行之道里，並不多也。此外尚有(五)多事，似宜略述一二，然勤於思慮者，不言亦自可明也。專此布陳。敬祝祇

安。

（五）此函後人在科倫布日記中查出。末尾無年月，蓋科倫布自抄錄時所脫略也。然据其文觀之，必在一千四百七十四年六七月間也。

第一百四十八節。托斯加內里致科倫布第二書。醫士保羅謹致書於克里斯陀巴爾名科倫布。姓比維起居納福是頌。頃承惠書，並寄贈物品，皆已收到，感謝隆情，匪可言喻。足下決心，依僕前函所述之路線，欲由西往東。地之形狀，實爲圓球，言之極易了解。足下苟能達志，誠爲千古未有之壯舉。足下得僕函後，了解一切，私心至爲慰悅。僕所述之航路，不獨可以實行，而亦眞確。足下成功以後，定必在所有基督教國中，博得非常榮譽，獲莫大之利也。（二）不留心其地之情形者，固不得知也。僕家積有多年之攷訪。每有大使，自彼方來羅馬者，或商人旅居其處久者，歸國時，僕輒就而訪問其地情形。一有所得，必歸而記之。積年累月，所得甚多。此類記載，皆極可恃，眞確無訛。足下航海壯志，果能遂願，則所至之國，皆强國富地。物產豐裕

香料尤多。珍珠寶石，難以數計。而皆爲吾人所需用之物也。

(一)豈獨在基督教國中，博得非常榮譽耶。科倫布者，創造新天地，新歷史之人也。西人都分世界史，爲上古，中古，近世，三部。近世史起自科倫布發明美洲，良有以也。

其地基督教徒亦甚衆，故帝王君主，皆切望與吾地基督教徒有交通談話，更欲與吾地文人學士，教師及科學家等爲友。吾地各國政府之榮譽威望，其地之人，皆久已聞之。故其欲與吾人交通，慾望之切，較之吾人更爲甚也。爲此諸故，及他各種原因，無怪足下以天賦膽勇，葡萄牙國人皆果於任重，俱懷此奢望，心急如焚，欲任此遠航盛業也。(二)

(二)此函無非鼓舞科倫布任此遠航壯舉，以驗其學說而已。信無日期，且語氣似未完也。

第一百四十九節。科倫布紀程序文。(一)　水師提督官名頓爵名克里斯陀巴爾名科倫布姓謹言。陛下君臨西班牙全境，及海中島嶼，褒崇基督聖教，功蓋天下，德洽人心。今年爲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四百九十二年，明孝宗弘治五年陛下奮天威、掃滅摩爾(Moors)回人，攻陷格拉那達(Granada)大城。正月二日，王師

進人敵都，陛下旌旗，飄揚於阿爾方百拉（Alfambra）回王宮闕之上。臣親見回王開城門出降，執陛下之手而親之，其卑鄙辱屈之狀，難以筆述。回人建國數百年，根深蒂固(一)。王師一舉而滅之，可見巍巍天威之不可當也。臣昔嘗與陛下言及印度國有大汗（Gran Can）者，吾國語王之王（King of Kings）(二)也。大汗及其祖先，嘗遣使羅馬多次，訪求吾教中之學人，以教化其國。聖父教皇，迄未能應其人之請，致使拜偶像者，千百萬人，信守邪說，不能沐浴聖教。今王后兩陛下，皆仇恨摩訶末教，鄙視偶像邪說，褒崇基督正教。每思設法，以傳布之。昔聞臣言，深致慨然，歎息痛恨於當時諸人之因循苟且，不求進步。今年正月，王師凱旋。全國甯謐，乃命臣克里斯陀巴爾科倫布往印度國，謁見大汗，訪問各城各邑，及其國風俗，俾以後設法，使之改信聖教。又命臣不必由古來舊道，向東方陸路起行，須由西方新道而往。蓋以前從無人知，或經行之也。

（一）案全篇頌揚西班牙王后之功德，蓋報其任用之恩也。

(二)中世紀歐洲遊歷家多有稱中國亦爲印度者。

(三)成吉斯汗後裔，在中國者稱大汗。西北三藩波斯，察合台，欽察皆稱汗。擁戴大汗爲主。故此方有王之王解說。元順帝給羅馬教皇諭旨，有皇帝之皇帝 Emperor of Emperors 稱號也。

今年正月，既下令擯逐猶太人後，復令臣率所需艦隊，向印度等地航行。又授臣以頓 (Don) 勳爵，（西班牙之頓爵，猶之法國之貴爵 De 德國之方爵 von 也）海洋上水師總提督，發見島洲之終身總督，臣之子孫 世世承襲，永遠不替。

臣受令以後，銘恩腑肺。乃於今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即星期六日，離格拉那達城而至拍洛斯 (Palos) 海港。設備海艦三艘，貯帶糧草，取用水手多人。於同年八月三日，星期五之晨，旭日未昇前半點鐘，離港而向喀那利亞 (Canaria) 羣島。諸島亦歸陛下所轄，同在一洋。由該島臣遂航行向印度，求將陛下國書，遞呈於大汗，及諸地之王，以遂臣之使命。臣思此舉，爲前古未有之盛業。非昭宣無以光聖德，無記載何以傳後世。故臣將所見

所爲，一一筆之於書。夜時則記日中之事，晝時則記夜中之事，別造新圖，繪明各海各陸之位置，以利航行，幷詳記各地距赤道若干，西經若干，一一說明。使讀者與觀圖無異。事極煩瑣，將致忘寢。然臣之職守所在。豈敢辭勞歟？謹上。（見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trans.by C. R. Markham, p. 3–18.）

科倫布抵西印度羣島後，以爲所發見者，卽亞洲海濱諸島也。故其遊記中，以爲古巴島卽日本國。四處訪問，有無黃金，以定所擬者之眞確。科倫布發現美洲後十四年卽卒。臨死時，尙深信其發現者，距亞洲必不遠也。死後二十餘年，歐洲人士，亦皆以爲美洲卽亞洲也。有聖方濟各會僧人佛蘭錫斯（Francis）者，嘗致書於帕樓模市（Palermo）總主教，謂泰米斯太坦城（Themistetan）（即今墨西哥城）卽京師城，（Quinsai）古巴島卽日本國（Cipangu）也。（見 Yule, *Cathay*, I. p. 180.）

第一百五十節。科倫布大發明後之世界變遷。　科倫布以前，洋海上迷信甚

多。有謂海中有旋渦，船投入之，卽人船莫存。又謂海中，僅有去國之風，而無回國之風。去後卽不能歸。又謂海中羅盤針，有時改方向，掌船者將迷津不能歸。其他種種，難以枚舉。科倫布於航期中，皆設法講解，破除迷信。成功以後，世人爲之大動。接踵遠航者，不知凡幾。不及二十年，全美洲之海岸，皆爲歐人探悉。葡人復沿非洲西岸南探，繞好望角，於一千五百四十年（明武宗正德九年）抵中國海岸。重啟中歐之新交通。一千五百十九年，（正德十四年）葡人麥哲倫（Magellan）航繞地球一周。地爲球形，乃有眞驗。科倫布死後不及五十年，全地球無人之地，悉爲歐人割據。歐人之勢力，彌漫大地。而東方古昔強國，爲科倫布航海之目的者，日漸萎弱。以至今日，危如累卵。嗚呼！豈世運之難挽，實人事之不修也。

明中中歐交通之恢復。

第一百五十一節。葡萄牙人之通中國。明武宗正德時，葡萄牙人征服滿剌加。（Malacca）遣使探險中國。歐洲與中國之交通始再興。明史卷三百二十

五稱之爲佛郎機。(Farangi)滿刺加及南洋羣島諸處，當時皆用回教文化。波斯阿拉伯之人，居留其處者甚多。葡萄牙人初來中國，所用舌人，必爲此輩。故中國史書不見葡萄牙之名而稱佛郎機。葡萄牙文之紀載，不見契丹之名，而稱爲支那。(China)當時中國朝廷，以爲從古未見之名。歐亞交通歷史，于此別開新紀元。吾人取兩方之紀載參觀之，甚有興味也。

葡萄牙人于西曆一千五百十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初抵中國海岸某港（原文無名）貿易，大獲利而歸。然中國官吏未許其登陸也。一千五百十七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滿刺加總督達爾伯克喀(Jorge d' Alboquerque)復遣使至中國乘貿易。其使者皮萊資(Pirez)爲中國官吏所械係，死于囹圄中。第二次之遣使，（即正德十二年）兩國官書，皆有紀載。然明史謂爲第一次之通問則誤也。三年前，蓋已有商人至者。見賴麥錫(Ramusio)遊記叢書第一本，一百八十頁至一百八十一頁。一千五百十五年（正德九年）正月六日，安德魯葛沙列斯(Andrew Corsalis)致魯倫初美德旗公爵之(Duke Lorenzo de Medici)之書，謂「中國商人，亦涉大海灣，載運

麝香，大黃，珍珠，錫，磁器，生絲，及各種紡織品，如花綾，綢緞，錦繡等甚多，至滿剌加貿易。其人多才巧，不亞吾輩，然面醜陋，兩目甚小。衣服類于吾人，有鞋襪。其人信異端，然有言其亦信基督者，惟不知確否。客歲葡萄牙人有航海至中國者，其國官吏禁止上岸。謂許外人入居其國，違背其風俗常例。然諸商人皆得售出其貨，獲大利而歸。言帶香料，胡椒，肉桂，生薑，丁香，等至中國，售價較高于葡萄牙也。其國天氣甚冷，故用香料最多。由滿剌加至支那，船向北行，共五百海里。」云云。（見 Henri Cordier, *L' Arrivée des Portugais en Chine*; H. Yule, *Cathay*, vol. I. p. 180）

第一百五十二節。葡人巴羅斯之記載。一千五百十七年（正德十二年）滿剌加總督之遣使，葡萄牙史家巴羅斯（J. de Barros）有詳細紀載。德國人索爾濤（D. W. Soltau）將巴羅斯所著之亞細亞，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清道光元年）譯成德文。俄國白萊脫胥那竇博士（Dr. E. Bretschneider）又自德文將遣使中國事一章譯成

英文，列之于其所著中世紀中央及西部亞細亞研究。吾今又自英文譯成漢文如下：

「葡萄牙水師提督達爾伯克喀，(Alfonso d'Alboquerque)於西曆一千五百十一年，(明正德六年)征服滿剌加。(Malacca)越數年，其弟佐治(Jorge d'Alboquerque)充滿剌加總督。於一千五百十五年，或次年，(正德十年或十一年)遣裴來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往支那。裴氏乘馬雷人海船而往。至一千五百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迄無回音。不知裴氏下落，乃復遣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Andrade)往支那。亦無功而返。抵滿剌加時，得遇裴來斯特羅。裴已至支那，售出貨物，獲大利而先歸矣。總督決意再遣安特拉德往支那。船上滿載胡椒，於一千五百十七年(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起椗。同行者有皮來資。(Thomas Pirez)以葡萄牙國王大使名義，往聘支那。皮來資素充藥劑師，然爲人敏捷，善於應對。使當外交，折衝樽俎，頗爲相宜。八月十五日，抵大門島。(Tamang)距支那陸地尙有三海里。外國商船往廣東(Canton)者，皆須寄泊於此。安特

拉德於此遇其友人柯爾和。(Duarte Coelho)柯當安氏第一次奉使支那時爲同伴。後至暹羅過冬。來抵此港，已一月矣。葡人欲往廣東，支那官吏不許。安特拉德强駛入內河，放礮舉敬禮。抵廣東後，國使皮萊資與隨員登陸。支那人接待頗優，擇安厲以舍之。葡人所載貨物，皆轉運上陸，妥爲貯藏。安特拉德遣柯爾和返滿剌加，報告總督，探險隊已安抵廣東矣。總督又遣馬斯客倫哈斯(Mascarenhas)踏查支那海岸。馬氏率數艦抵福建(Fo Kieng)漳州。(Chin Cheo)一千五百十五年正德十年八月，總督遣西眇(Simao d'Andrade)至大門島，(Tamu)代其兄安特拉德。安氏于九月杪，獨自歸回滿剌加。皮萊資與其餘諸人皆留于廣東。無幾，支那朝廷回文，皇帝允許召見皮萊資。然直至一千五百二十年正德十四年底正月，巴羅斯所載年月，與明史不相合皮萊資始由廣東起程，朝拜皇帝。使節乘船，至梅嶺山。(Ma leng shang)山南爲廣西，(Kan Sing)廣東，(Kan Tong)福建(Fo Kieng)三省。棄船陸行，往南京。(Nan King)蓋皇帝適在其處暫居也。途間共行四閱月始至。明史載武宗正德十四年，即西曆一千五百

十九年南巡，駐南京，十月回北京。皇帝命使者至北京。蓋帝已先自起行。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正月，皮萊資抵北京。同時，廣東官吏奏參葡萄牙人惡事多欸。一則由于滿剌加蘇丹（Sultan）之臣，運動支那官吏，妄言葡人之來，冒混商賈，而實則偵探國情。再則西眇統率葡人起壕障，虐待大門島土人。故支那人當初對葡人之美意，至是變爲惡感。甚至有言葡人拐誘幼童者。報告達北京。皇帝不欲再見皮萊資。三月後，帝崩。明史載武宗崩于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二月，即正德十六年也。新帝即位，諸臣請殺葡萄牙使者。皇帝不聽，命送使者回廣東，聽候後命。禮物皆退還。同年，西眇歸，喀爾島（Diego Calvo）代之。皇帝崩耗達廣東，支那官吏令葡人退出大門島。葡人不從，支那艦隊攻之，葡人大敗而退。損傷頗多。時爲一千五百二十年六月也。應作一千五百二十一年皮萊資抵廣東，支那官吏繫之獄間。」

巴羅斯歷史關于以後皮萊資之命運如何，及葡人與中國交涉，無記載矣。其歷史至一千五百十九年而止。後二十年，皮萊資同國人，冒險遊歷家平拖

(M. Pinto)至中國，謂皮萊資受苦刑後，與其徒十二人，皆流至中國北部，娶支那女子。皮萊資使之信基督教，居于北方多年。一千五百四十三年，嘉靖二十二年平拖見其女于該處云。然依他方之紀載，皮萊資實于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嘉靖二年在廣東被殺也。(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I, p. 317-319 又明史佛郎機傳)

第一百五十三節。明史佛郎機傳。

佛郎機(一)(Farangi)近滿剌加，(Malacca)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二)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夤緣鎮守中貴，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其語以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爲久居計。十五年，御史邱道隆言，「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昭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宜卻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剌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檄告諸番，聲罪致討。」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

，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鬬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年，來卽取貨，致番船不絕於海澨，蠻人雜遝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鬱卽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剌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內地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可。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其年七月，又以接濟朝使爲詞，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復拒之。其將別都盧(四)既以巨礮利兵，肆掠滿剌加諸國，橫行海上，復率其屬疎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嘉靖二年，遂寇新會之西

草灣。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礮，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臺城堡，未嘗不設，乃寇來輒遭蹂躪者，蓋墩臺止瞭望，城堡又無制遠之具，故往往受困。當用臣所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帝悅，即從之。火礮之有佛郎機自此始。然將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初，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乃定令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幾絕。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船不至，則公私皆窘。今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祖宗時，諸番

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籍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卽措辦不前。若番船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爲主，持一錢之貨，卽得展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國裕民，兩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爲民梯禍也。從之。自是佛郞機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來不絕。至二十六年，朱紈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生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紈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帝遣給事中杜汝禎往驗。言此滿剌加商人，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來鬻販，無潛號流劫事。紈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紈遂被逮自殺。蓋不知滿剌加卽佛郞機也。自紈死，海禁復弛。佛郞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鏡者，至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爲外府矣。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

，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据。四十四年，僞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五)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託，乃却之。萬歷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靑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其土者，皆畏懼不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番人又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人驅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尙存。有謂宜勦

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懷異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啟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爲愈也」。部議從之。居三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爲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方以制之。故議者紛然。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爲變也。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髮赤鬚。好經商，恃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絲臘國。（西班牙之舊名。參觀第一册第五十二節。）所產多犀象，珠貝，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笠。見酋長輒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爲誓，不相負。自滅滿剌加，巴西，呂宋三國，海外諸番，無敢與抗者。（見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一)佛郎機之名，又見明史卷三百二十五滿剌加(Malacca)傳，又卷三百二十四，爪哇(Java)傳，又卷三百二十五蘇祿(Sulu)傳，又卷三百二十三美洛居(Moluccas)傳，皆指葡萄牙人而言。卷三百二十三呂宋(Luzon)傳載佛郎機與呂宋互市久，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其人既得地，築城列火器。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國。此方乃指西班牙人而言。斐律賓羣島中，最大者爲呂宋。周遊世界第一人麥哲倫(Magellan)於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始發現之。西班牙人屢攻之不克。至一千五百六十九年(明穆宗隆慶三年)西班牙水師提督雷格斯勃(Legaspe)發現呂宋島。閱二年，建瑪尼拉城(Manila)作根据地。以後逐逐漸征服全島。

魏源海國圖志卷四十，荷蘭國沿革引明史和蘭傳。源註云『佛夷惟市香山，未嘗据呂宋。，据呂宋者乃西洋之大呂宋。以其國名名此島。至今尚然。未嘗爲佛郎機所据也。』又卷四十一佛蘭西國沿革引明史佛郎機傳源注云，『佛蘭機旋去澳不居，非今之澳夷也。今稱澳夷，實名葡萄亞也。魏氏蓋不知佛郎機名字之由來，故有是誤也。(參觀第一冊第四十節隋書鐵勒傳拂林攷)今法國之通中國甚晚。至清順治十七年始有船至廣東。雍正六年始設商店於廣

州。嘉慶七年始設領事。翌年即撤。至道光十二年始再成立。

(二) Capitano 首領之義。

(三) 即皮萊資歟？

(四) 即波斯。

(五) 皇明世法錄作蒲麗都家即葡萄牙 Portugal 原音。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刺加。向不通中國。正德十三年，其酋弑立。遣使三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王會，羈使以聞。詔給方物直。遣歸。使者留東筦。刦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剿乃遁。會滿刺加愬佛郎機　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疏請驅絕。後諸番夷舶。並不之粵。潛市漳州。久之，兵部議滿刺加諸國通市，不宜概絕。請禁漳而收之于粵。報可。嘉靖二年，佛郎機人別都盧等擁衆千餘，破巴西國，遂寇廣東新會縣。守臣剿擒之，生得別都盧等四十餘人。詔梟境上。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浯嶼。海道副使柯喬禦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啞喏

喇歸氏者，浮海求貢，初稱滿剌加國，已復易辭稱蒲麗都家。兩廣鎮巡以聞。禮部議南番無所謂蒲麗都家。或佛郞機所託也。行鎮巡詳核爲謝絕。相傳其國頗富饒。多畜犀角，象牙，珠貝，胡椒。身長七尺。高鼻白皙。鶯嘴猫眼。鬚捲而髮近赤。亦多髡首薙鬚。貴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着衫褲垂至脛。皮履。衣服用鎖袱，西洋布瑣哈剌，最華潔。俗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先三日食魚爲齋。至禮拜日，雞豕牛羊不忌。手持紅杖而行。飲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麵。貧與奴僕食米。婚娶論財。責女奩貲數倍。無媒妁。詣佛前相配。以僧爲證。謂之交印。國有大故，亦多與僧謀。人死貯布囊以瘞。所畜牛入僧室。市儈互易。搦指節示數。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爲約，無敢負。相會則交捫心。誤捫首，勃然忿爭。或詈辱及子孫父祖家長。輒以死鬬。性兇狡嗜利。善大銃。中人立死。嘉靖初，廣東巡簡何儒，嘗招降佛郞機人。得其蜈蚣船，並銃法。以功陞上元簿。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桿蔽矢石。長十丈，闊三尺。旁架櫓四十餘。置銃三十四

。約每舟撐駕三百人。櫓多人衆。雖無風可疾走。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機。然惟夷人精用之。中國不及也。（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第一百五十四節。科倫布以後歐人之訪契丹者。　葡萄牙人抵中國後，中歐交通新史已啓，然中世紀遊歷家之契丹名辭，仍存留於多人之腦際，一時不易忘失。甚有謂契丹併非支那，其地位實在支那之北，另成一國也。一千四百九十六年，（明孝宗弘治九年）英國人喀博德（Cabot）第一次向西北洋面航行至坎拿大（Canada）海岸者，其目的卽爲尋契丹也。喀博德以後，直至十六世紀中葉，英國人屢次向西北及東北兩方洋面，舉行遠航壯業者，皆爲尋契丹也。一千五百五十八九年間，（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八年）英人任京生（Anthony Jenkinson）及約翰生（Johnson）兄弟二人等，由俄國陸道向東，直抵布哈拉。（Bokhara）其目的亦爲尋求往契丹之商道也。據該三人之記載，布哈拉城人當時仍稱中國爲契丹，（Cathay）北京爲汗八里（Cambalu）正如馬哥孛羅時也。（見 H. Yule,

Cathay, I, p. 181)

第一百五十五節。賴麥錫記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之談話。賴麥錫 (Ramusio) 者，明世宗時，馬哥孛羅同里威尼斯市之地理學家也。纂有遊記叢書。(Navigationi et Viaggi) 馬哥孛羅遊記在第二本內。其序言列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 (Hajji Mahomed) 談話記。吾人讀之，可以知悉當時中國與西方陸道交通之情況也。

賴麥錫馬哥孛羅遊記序，與哈智摩哈美德談話記。

「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八章，」記肅州 (Succuir) 產大黃，販運至此方，及他埠者極多。今病人無有不用之者。然至今仍無書籍詳記此物。余數年前，(約當一千五百五十年即嘉靖二十九年) 得聞之於某波斯商人。其人多聞多見，巧慧善斷。言此物甚詳。似乎不可不記，以補書籍之缺也。」

「某商人名哈智摩哈美德，(Chaggi Memet) (意大利文) 波斯裏海濱歧蘭省，(一) (Chilan) 陀拔思城 (二) (Tabas) 人也。其人嘗親至肅州。數年前，運大黃甚多，來威尼斯

市出售。一日余至木拉奴市(Murano)午餐，因暇出城。同行者爲維羅那市(Verona)人桑米歇(Michele San Michele)及拖麻索君梯。(Tommaso Giunti)二君皆余之良友也。波斯商人某君亦在其列。午餐過，席布撤，波斯商人啟口談話。米歇萬白(Michele Mambre)翻譯之。萬白精通阿剌伯，波斯，土耳其諸國語。爲人溫厚可親，今充本市議政廳土耳其語譯官。哈智先言其嘗親至肅州與甘州(Campion)二城。二城皆在大汗國境極邊唐古忒省。(Tangath)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八章及第三十九章，曾詳言之。哈智云，其國大汗名大明汗。(Daimir Can)二城長官皆由之任派。由回教徒之境壤往其國者，最初卽至此二城。哈智與駱駝商隊由波斯及裏海附近之國，販貨而抵契丹者也。肅州甘州以東，商隊不得通行。欲往者須以大使通聘名義，方得至大汗之廷。肅州城甚大，而居民極衆。房屋皆以磚建成，與意大利相似。城內寺廟甚多，神像皆彫之石上。四境平原。細川小河，難以勝數。食産皆備。用黑桑樹養蠶，製絲極多。無酒，然皆飲蜜酒也。天氣寒冽，故僅有梨，

蘋果，杏，桃，瓜，葡萄等水菓。哈智告吾等，謂大黃則各地皆產之，唯最佳者則僅產於附近高峻石山上。(三)山頂源泉無數，雜木茂生。土色皆紅。因時淫雨，泉水溢流。泥濘載道，難於跋涉。哈智懷中有大黃生時之圖，取出示余，說明其根葉之狀況。此圖乃在彼邦時所繪。繪製極精。哈智云，其生時眞確天然之態，卽如是矣。契丹國人罕有用之以充藥劑者。唯磨碎後，與香料混和製成香，以供佛而已。契丹國他處產大黃極旺，致有用之以充燃薪，或施之病馬。多而不爲人所貴。有如是云。肅州大黃山上，又產小根一種，名曰萬白龍尼秦尼，(四)(Mambroni Cini = Mamira-i-Chini) 至爲土人所寶貴。可治各種疾病，治眼尤妙。土人取而混以玫瑰水，以石搗和之，傳之眼上，效果極佳。此物至今，無人運至此方。哈智亦不能詳細言之。哈智見余在諸人中，聆其說最爲欣喜高興，因再告余云，契丹國復有樹一種，(六)各地之人皆用其葉。樹名『嘉官契丹』(五)。(Chai-Catai — Chäi-i-Khitai) 克強府 (Cacianfu) 產之，行用極廣。全國寶之。土人取葉，或乾或鮮，和水煑之。餓腹時飲一二杯，

可袪熱病，頭痛，胃痛，腰痛，骨節痛，諸病。唯須極熱時飲之。哈智云，此葉幾可治療百病。病名一時難記。病風亦其一也。嚥食太多，覺胃不舒暢時，僅將此汁，略飲少許，片時卽愈。土人極寶貴之。出門旅行時，皆攜帶少許，預防疾病。以一袋之大黃，換此「嘉宜契丹」一兩，其人猶尙樂爲也。契丹人云，若波斯及法蘭克（Franks）諸國之人，知此葉之用，各商販必皆停止購買拉文特秦尼。（Ravend Cini = Rawand-i-chini = China Rhubarb）中國大黃蓋其人稱大黃以此名也。余問哈智，可告余由甘州（Campion）及肅州歸還至君士旦丁堡之道途乎。哈智請譯人萬白答云，彼極樂告余全途情形也。哈智云，其歸回時，非由去時舊道。當彼起程時，適靑帽（Green Caps）韃靼諸酋長之大使，率領扈從人甚衆，由裏海北面韃靼大沙漠，（Desert of Tartary）往君士旦丁堡士耳其朝廷，欲與結約，共攻索非族。（Soffi）靑帽韃靼亦稱伊錫爾巴（Iescilbas）人，與士耳其人皆仇恨索非族。哈智與之同行，至喀發港（Caffa）乃相別。哈智云，若由去時之道而歸，則情形

如下。離甘州至高臺（Gauta）六日程。路途皆以波斯法孫克（Farsenc）計之。每法孫克合威尼斯三里。每日所行，約八法孫克。涉沙漠或踰高山時，每日所行，僅達其半。沙漠中旅行，所須日數，較之平地，當加倍也。由高臺至肅州五日程。由肅州至哈密（Camul）十五日程。由此以東，皆拜偶像者之境域，以西則回教徒之地矣。由哈密至吐魯番（Turfan）十三日程。過吐魯番經嘉理斯城，（Chialis）十日行。次至呼治城（Chuche）（今庫車）又十日行。再次至阿克蘇城，（Aqsu）二十日行。由阿克蘇至喀什噶爾城（Cascar）二十日程。皆經荒涼沙漠中。以前所經，沿途皆有人居住。由喀什噶爾至撒馬兒汗（Samarcand）二十五日程。由撒馬兒汗至呼羅珊（Corassan）境內布哈拉城（Bochara）五日程。由布哈拉至哈烈城（Eri=Herat）二十日程。次至維萊米城（Veremi）（七）十五日程。再至可疾云城（Casbin=Kazvin）六日程。由可疾云城至孫丹尼牙城（Soltania）四日程。由孫丹尼牙至討來思（Tauris）大城六日程。以上皆余親聞自波斯商人哈智者也。其言極有興味。余聆之至爲滿意。因有

甚多城邑之名，與馬哥孛羅所記者相同也。以此之故，余不得不揭之於此，俾互證焉。」

(一)名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賈耽廣州通海夷道。

(二)卽賈耽之陀拔國。

(三)近人謝彬新疆遊記云南望焉支山，層峯積雪。蜿蜒若畫。山中產藥材三十餘種。大黃最佳，故亦稱大黃山。實祁連山北支也。(見中華書局刊本，第五十三面。)

(四)玉爾謂卽人參。勞福爾謂卽黃連。吾取勞說。

(五)契丹茶也。亨利玉爾云，賴麥錫此書爲歐洲各種文字中第一部書記載中國茶者。

(六)克強府卽京兆府之轉音，唐宋金元皆用此名，今之西安府也。

(七)維萊米在今波斯京城德海蘭 Teheran 東二日程。

「哈智未離此城之前，復告余甘州詳情，及其地人民風俗狀況甚多，似亦可以約略記之於此。分門別類，一如哈智所言。讀吾書者，或不無裨益也。」

「甘州城……其地人民，皆服黑棉衣。冬時，貧者於棉下復加以狼羊之皮。富者則用黑貂與貂鼠之皮，價值極昂。首戴黑帽，下垂如塔糖狀。其人短矮

不高。蓄鬚與吾人相同。年中某季時尤多。」

「房屋構造，與吾國相似，亦用磚石。樓房有二三層者。房頂塗漆，彩色互異，極其華麗。漆工甚衆。甘州城內某街，悉爲漆工之居也。」

「國王出，坐方臺上。臺上有絲製之羅帳。帳邊用金銀鑲之，懸掛珍珠寶石甚夥，價比連城。王及友人坐其上。奴隸四五十人舁而遊行城市，以作休養，示其尊榮威武也。普通貴人出門乘肩輿，無彩飾。輿夫四人以至六人。」

「寺廟建築之式，與吾國教堂相倣。皆用樑柱。宏大雄壯。有可容四五千人者。城內有男女二神像，各高四十尺，立於地上。每像皆一石所彫成，全身塗金。城內有石工，巧慧無比。技能超羣。」

「其石有運自二三月路程之外者。皆用大車載之。車有高輪四十，輪邊皆以鐵鑲之。每車須以馬騾五六百匹牽挽之。」

「小像甚多，有六七首而十餘手者。每手各握異物，如蛇，鳥，花草等類。」

「其寺內，有修道人甚衆。居寺房。其門扃閉，終身不得出。外人送物以食之。又有僧人甚衆，遊行街市，與吾國之僧人相似。」

「其地風俗極奇。家族親戚有死者，人皆服棉製白衣多日。其衣服翦裁之制，與吾國相同，皆長曳及地。袖寬闊，與威尼斯市人之戈梅多（gomedo）相似。」

「其國亦有印刷術。書籍皆印成者。余因欲詳悉其國印刷術，是否與我國相同，故約準某日，偕波斯商人至拖麻索君梯（Thomaso Giunti）人名 聖久良奴（San Giuliano）地名 之印刷局參觀，俾比較焉。哈智既見錫板，螺旋印刷機等物，乃謂兩國之印刷術，實大相同也。」

「鎮市四周，有磚城圍之，磚墻之內，皆以土實之。城上寬廣。馬車四輛可並行其上。城上又有堞樓多所，皆至高大。環城皆置礮，其密亦如君士但丁堡大突厥之防守也。城外有深隍，平時無水。（八）引水充之，亦極易也。」

「其地有牛一種，龐大莫比。毛極長，白而微細。」

（八）此指青海西藏之犛牛也。

「契丹國法，禁止人民及信異端者，遠離本國與出外貿易也。」

「呼羅珊（Corassam）沙漠之北以至撒馬兒汗，皆隸青帽人。其人亦名伊錫爾巴（Iescilbas）族。青帽人爲韃靼後裔，崇奉回敎，首戴圓錐形之青絨帽。自稱此名，以別於索菲族。（Soffi）其人與索族有不共戴天之仇。索菲族據有波斯，亦崇奉回敎。首戴紅帽。青帽人與紅帽人 因宗敎解說不同，及邊地爭奪之故，時相攻伐（九），殺人如麻。青帽人當今所轄之境，有布哈拉及撒馬兒汗二大城。每城皆自有王。」

（九）紅帽人卽開乞爾拔肖人。（Kizilbash）青帽人卽月卽別人。（Uzbegs）月卽別人元太祖長子朮赤之第五子昔班（Shiban）之後裔也。其封地初在阿拉爾海北，與白黨汗國（White Horde）爲鄰。（白黨汗乃朮赤之子鄂爾達（Orda）後裔，拔都封地在西，稱金黨汗）昔班第六代孫阿伯爾克爾（Abulkhair）生於西歷一千四百十二年。（明成祖永樂十一年）後逐白黨汗而併其國。白黨汗奔蒙古利斯坦國（Moghulistan）（今伊犁準部之境，察合台國東枝也。）其汗封白黨汗以楚河（River Chu）（唐書碎葉川）上，西鄙邊邑。白黨汗所率部衆之後裔，留於

其地者，自號哈薩克人。(Kasaks) 徐松魏源皆以元史之阿速部爲即哈薩克人，可謂誤而又誤矣。（見徐松西域水道記，魏源海國圖志卷三，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圖。）阿伯爾克爾征服花剌子模及土耳其斯坦。其子昔班尼 (Sheibani) 於十六世初葉，（明孝宗弘治末年）征服撒馬兒汗及阿母河 (Amu Daria=Oxus) 以北之地。數年後，復將呼羅珊境內帖木兒子孫，悉擯逐之。月即別人所創之國，直至近世俄羅斯人征服中央亞細亞時始亡。其一部如基窪(Khiva)及布哈拉二國，雖在俄國權勢之下，然其汗至今尚存。

「其人多精於奇學。有乞迷愛學(Chimia)阿剌伯語者，吾人所稱之化方學 (Alchemy) 也。理迷愛學 (Limia) 不可考者，引愛情之學也。西迷愛學(Simia)波斯語者，幻術學也。其國無鑄成之錢幣。上等社會及商賈皆用金銀小槓，割成小塊，以便行使。甘州肅州居民，風俗皆如是。」

「甘州城內市場中，每日有幻人集演西迷愛學術上之技巧。於叢人廣衆之中，顯其奇術，例如取其中一人，以刀從中央分剖之，或割去手足。觀者皆望見血流如湧，其實則未傷人也。（參觀 H. Yule, *Cathay* I, 290-296）

（二）

第一百五十六節。明史魯迷傳。

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

，西牛。給事中鄭一鵬言魯迷非常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却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眞僞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迷册內，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間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五年，冬，復以二物來貢。旣頒賜，其使臣言，長途跋涉，費至二萬二千餘金，請加賜。御史張祿言，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況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相食，與食人食，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爲拂經。乞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賞，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之意。不納。乃從禮官言，如弘治撒馬兒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諸國貢馬及方物。明年，還至甘州。會迤北賊入寇，總兵官楊信令貢使九十餘人往禦。死者九人。帝聞，褫信職，命有司棺斂，歸其喪。二十七年，三十三年，並入貢。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鎖服，撒哈剌帳，羚羊角，西狗皮，捨列猻皮，鐵角皮之屬。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一)魯迷之原音爲 Rum 而 Rum 又由 Rom 而來。實乃指土耳其帝國也。(參觀第一冊第七十六節諸蕃志卷上，盧眉國後案語。) 明史此節記嘉靖時代（西曆一千五百二十二年至一千五百六十六年）土耳其與中國共有五次之交通。唯每次所稱貢使，究眞爲國王所遣者，抑商人冒充者，不可得知也。嘉靖五年之使節，甚至與朝廷較量價值。似尤不應爲國王使節所當爲者也。明世宗時，土耳其帝國建都君士旦丁堡已百餘年，伐匈征奧，地跨歐亞非三洲。正爲土耳其國運旭日中天時代。蘇烈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君臨土國四十餘年，爲突厥民族歷史，最榮譽之時代。好大喜功之主，遣使絕域，以播布其榮譽於天涯地角，乃意中事。下節荷蘭人白斯拜克在君士旦丁堡時，亦竟遇有曾至中國之土耳其遊客。觀其記載，即可知明史所記各次貢使之眞情矣。

魯迷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肅入貢獅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中鄭一鵬言所獻皆非土性。乞就彼犒遣，以光聖德。杜窺伺。不報。明年，禮部尙書席書奏魯迷不載王會。眞贋莫辨。頃土魯番數侵甘肅。而甘州撫夷官于魯迷數內，查有夾帶土魯番夷衆。其詐甚明。請善遣出塞。仍治所獲姦諜 詔鎭巡體覈。五年，復貢。命齎獅牛內府。仍留熟

夷五人飼之。貢使頗索加賞云。往買瓦剌費且二萬金。詔定五年一貢。每貢起送十餘人。貢物有玉石，珊瑚，珠，金鋼鑽，花帳子，拾列孫，皮花瓮，湯壺，羚羊角，鎖服。二十三年，北虜寇甘州。總兵楊信以土官百戶馬能言，令魯迷諸國貢夷九十餘人，前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死焉。都御史詹榮以聞。上從兵部議。襯信職。逮能于理。以寫亦阿力死事，給棺斂費，送歸本國。仍諭國王以優䘏意。（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一百五十七節。白斯拜克記土耳其遊客之談話。　一千五百六十年頃[一]（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左右）荷蘭人白斯拜克(Auger Gislen De Busbeck)奉日耳曼皇帝察理第五(Charles)之命，出使土耳其國，駐於君士旦丁堡多時。嘗自土耳其某遊客得聞中國之事一節。後歸國，一千五百六十二年（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德國富蘭克福特城(Frankfort)嘗致書於友人，記其事曰，「余嘗遇土耳其遊客一人，告余契丹國事情甚詳。余今將爲君述之也。土國遊客崇奉秘教。其教專使人遊行至最遠之國，禮敬上帝於峻嶺荒磧之中。此人足跡幾遍於東方各國。

在其地，遇見葡萄牙人。後發遊興，欲至契丹國一覩其地城池人民為快。乃與商賈結伴同行，蓋向來往契丹國者，皆須結大隊而行，小羣不得通過，且途間盜匪甚多，行旅生畏。數人來往，極為危險，故不得不結大隊也。離波斯後，行不遠，至撒馬兒罕，(Sammarcand)布哈拉，(二)(Borchara)塔什干(Ta-schan)諸城。諸地之王皆為帖木兒郎(Demirlan)後裔。過此，經大沙漠，所至時有人，時無人。各處皆有野人居住。性情獷暴。亦有文明人居住，周旋旅客。然各處食物水草，皆極缺乏。故旅客皆須自帶餱糧，因之所需駱駝極多。大隊人畜同行，謂之喀拉凡(三)。(Caravans)旅行多日，蹀躞甚勞。終乃抵一小隘，契丹國邊境之關塞(四)也。其國大部份，皆為平原內地。近關處有連山，崎嶇危險，不通行人。僅此一隘，可以通行。國王遣兵駐守之。商賈至者，皆須報告運載何物，自何方來，及人數若干。報完後，王之衛士，日間則舉烟，夜間則縱火以為號。沿途遞傳而至王都。傳報迅速。不數時即可竣事。若用他法，則或須數日之久也。王亦舉烟火以回答。商人或全許

入境，或僅半數，或全不許入境也。若許入境，則由關隘起身後，皆有引路人指導前行，每日有站可停。站中衣食之價，皆甚廉平。行多日後，乃抵契丹國都。既至，報告所有。贈送國王以相當之禮物。王皆酬以重價。其餘貨物，可以自由出售，或換他貨。限定若干時日，必須歸回故國也。蓋契丹國不喜有外國人逗留其境，恐其國風俗習慣，爲外國人所混亂也。商人遣送出國之路，與入國者相同。」

(一)察理第五是時爲神聖羅馬帝國之皇帝兼西班牙國王

(二)由波斯東來，先至布哈拉後至撒馬兒罕。

(三)原爲波斯語駱駝商隊之義。今歐洲英法德各國語，皆借用之。

(四)似即嘉峪關。

土國遊客又言契丹人精於各種技藝。開化文明，深知禮讓。自有宗教，與基督教猶太教及摩訶末教皆不同，唯禮節則類於猶太教也。其人有印書術已數百年矣。土國遊客在其國見活字版印成書籍甚多，可以證明此事也。印書

之紙，皆極薄，爲蠶絲所製成。(五)僅能一面印字，他面則留空白。」

(五)指綿紙而言。

「城內旅館甚多。城名闕。產麝香。香爲一種小獸身體上流出之物。(六)獸類羊羔。其國不產獅。贊美獅之雄偉，故願付重價以購求之也。」

(六)中國人稱獅爲百獸之王。

「余自上國遊客所聞契丹國事情如上。眞確如何，則其人自負其責。或者余問其人契丹國事情，而謊答他國之事以塞責，亦未可知也。余旣自其人聞契丹國事甚多，乃問之自其國歸時，曾帶有奇草根，異花菓，或異石等物否。其人答云，「並未帶回他物，僅有此小根一條，藏之身畔。疲倦及受寒時，則取一小塊咀嚼之。吞嚥後，卽覺身體發溫，精神振奮。」言時，其人自袋中取出，使余嘗之，並命余須謹愼，僅可取小塊嚼之。余之醫官威廉，(William)是時適亦在旁，取而嚼之。以性烈之故，竟致口腫。威廉謂此必附子(七)(Wolfsbane)也。」(Yule, *Cathay*, I, pp. 296-298)

（七）此必人參也。

第一百五十八節。明史意大里亞傳。　意大里亞(Italia)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其國人利瑪竇(Matteo Ricci)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Europa)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Lybia)（今謂亞非利加洲魏源海國圖志尙沿用此名）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Magellanica)（明末歐洲地理家以爲南美洲之南，南冰洋之下，有大洲，乃稱此名。）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蘇敎，而耶蘇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敎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敎遂沾染中土。（參觀第一百三十七節）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

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見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瀆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毋怪乎遠人之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眞有不願尙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爲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跡怡老。」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案利瑪竇墓在北京平則門外。明末教士，葬此者甚多。有碑銘，具有漢文拉丁文，尙可視也。）其年十一月朔，日食。歷官推算多謬。

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 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等，深明歷法。其所攜歷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請倣洪武初，設回回歷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 (Alphonso Vagnani) 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 (Emmanuel Diaz) 等，煽惑羣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赴廣東　聽還本國。

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蹈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敎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國善製礮，視西洋更巨。既傳入內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一）學習。其人亦爲盡力。崇禎時，歷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谷，(Jacobus Rho)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Köln)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歷元，名之曰崇禎歷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歷爲密。識者有取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敎，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敎名 Paul Hsü 徐保羅 李之藻，敎名 Léon Li 李良 輩，首好其說，且爲潤色其文詞。

故其教驟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畢方濟，(Franciscus Sanbiaso) 艾如略，(Julius Aleni) 鄧玉函 (Joannes Terrenz) 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里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 (Germania)（今作日耳曼）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 (Hispania)（今作西班牙）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 (Portugal)（今作葡萄牙）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

(一)明史此節謂天啓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其人頗爲盡力。可參觀敎士曾德昭，(Semedo) 所著支那 (China) 一書。荷人萊希登 (Seyger van Rechtern) 嘗刊印馬克達瓦羅 (Marc d'Avalo) 之澳門志。志中言十七世紀初葉澳門事甚詳。謂葡人在澳有鑄礮廠一所，可造各種鋼鐵礮云。

第一百五十九節。明末來華外國敎士略傳。

利瑪竇 (Matteo Ricci) 字西泰，一千五百五十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生於意大利之馬塞拉塔城。(Macerata) 年十九，入耶蘇顯修會。(Jesuit) 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閱數國，乃至大西海濱名

邦，波爾都瓦爾。利子入見其王，王款甚厚。航海東來，歷怒濤狂沙掠人啖人之國，不災不害。次年泊小西洋，易舟而東。又次年，爲萬歷九年，辛巳，始抵廣東香山嶴。明年，癸未，利子入端州。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意義。始稍著書。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眞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厥後到南雄府，大京兆王公玉沙諱應麟，適宦南雄。一見利子，深相愛慕。少司馬石公，亦敬愛利子。遂攜利子之南都。比抵南都，未逢知己，心殊悵然。乃舍南都而轉江右焉。二十六年，戊戌，王大宗伯忠銘者，素聞利子名，將入京，欲攜偕往。過韶州，遂攜郭子仰鳳，共到豫章。偕利子之京都。適關白倡亂，朝鮮多事。未有朝見之機。利子復同郭子南回。時冬日河凍，暫留郭子於山東，獨同蘇州，與故人瞿太素之南都。時王大宗伯正官南都。大司寇趙公，大司徒張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葉公，羣慕利子名，

皆投刺過謁，迭爲賓主。理學名儒李公心齋，禮部都諫祝公石林，尤深相契合。萬歷二十八年，庚子，遂與同會龐順陽以禮科文引躬詣闕廷，貢獻方物。諸當道款接如禮。而山東開府心同劉公，閱貢物，備加優待。乃越黃河，抵臨清，適督稅內官馬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達。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獻天主聖像，聖母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鐵絃琴，萬國圖。皇上欣念遠來，另見便殿，垂簾以觀。命內臣習學西琴，問西來曲意。利子始譯八章以進。後蒙賜問大西教旨，及民風國政等事。於是欽賜官職，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榮祿，受廩餼。上奉聖像於御前，置自鳴鐘於御几。後命畫工圖形進覽。時大宗伯蔡公者，以屬夷貢獻，必由本部，而利子乃從內官進，不無以此爲嫌。利子因訴馬堂强留邀功之意．公始釋然。暫循舊例，留利子於夷館中。利子以旅人浮海東來，觀光上國，住中華二十餘年，頗識文字，與他夷來賓爲名利者不同也。具疏請命，或兩京，或吳越，乞示安插。禮部並爲題覆，未蒙報可。內官出

諭利子曰，『弗固辭，主上方垂意。若固辭，則上心滋不喜。』於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僦屋以居。至其日用飲食所需，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中州都會，原有敎堂，乃如德亞國所傳天主古敎。適其敎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將天主經典大全一部，係如德亞原文，並附譯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焉。艾子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敎，名十字敎，以奉天主爲主，張孝廉亦奉敎之後裔也。奈百年來，多不得其傳。利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淚下。是後利子遣從遊黃明沙馳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傳之詳耳。是後張君選授關中敎諭。時有鄂本篤從大西到關中，亦耶穌會士也。夙聞東方有伽也唐者，禮義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主宰爲宗。以爲與天主聖敎，正相符合，欲得其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國，歷盡艱難，方到關中。乃知所聞之國即中國。利子聞之，遣人迎取。值其病篤，一見同會者，喜溢望外。遂安然去世矣。所惜一路所經圖記，爲盜所刦而不傳。利子住京

師十年，交遊益廣，著述益多。時與名公論學，旁及度數。與徐宗伯則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水部則譯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義等書．俱已行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書請問。利子率手自裁答。時又爲寓中國西士之長，書札往還，亦縷縷長言，利子不倦也。生平樂於接引，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淸流無憚惠風，利子有焉。每日除禔躬瞻禮，存想省察誦經外，皆談道著書之候。而門有過訪，又亟倒屣出迎。時患頭風，雖伏枕呻吟，聞問道者至，即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於是從教日廣，喜與利子相親。利子率諄諄樂告之。即有貧賤者，利子亦作平等齊觀。其接見與大賓無異也。庚戌歲，上計名公，及省試孝廉，輪蹄相錯，利子披示，各慊懷來。新到會士，熊有綱，費揆一，初未習中國語言文字。利子又殫其心力，時與指陳。持齋日外，亦不用非時飲食，而當時教務，亦已應接不暇。諸會士皆以利子春秋漸高，何以都無倦色。不可謂非天主默佑簡閱之身也。李公我存，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竟從利子之言則順

間有不從，後輒有悔。時忽患病，京邸無眷屬。利子朝夕於床第間，躬爲調護。及病甚篤，已立遺言，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得幡然於生死之際而受洗。且奉百金爲聖堂用。而李公之疾亦痊矣。利子以異地之身，積勞成瘁，自得病首日，卽謂諸會士曰，茲我去世之期也。遂依聖教善終規則行之。諸奉教者，利子無不喜容接之，而加慰勉焉。時時仰祈天主，垂佑中華。俾人人盡識聖教，共沾洪恩。復念皇上體恤遠人，思所以報答涓埃者。望天主玄默福佑，得以闡揚大道。此尤病中惓惓致意者也。越數日，利子臨終，再告解請領聖體。鐸德依禮捧至寢所，利子奮力強起，投地扣奉不已。同會以病篤勸其安寢。利子不敢纖毫褻越焉。有頃，忽閉目如有所思，乃安然坐逝矣。時萬歷庚戌年，西歷一千六百十年四月也。李公我存經其喪事。市堅木爲棺。會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懼天炎而體變。李公曰，勿亟。爾第加工。利子雖百日不壞。越兩日始就木。諸縉紳來弔者，無不極口稱讚。利子歿後，中朝諸公，議欲請葬地。而龐子順陽，熊子有綱具疏奏請，命下禮

部題覆。今相國吳公，以少宗伯署部事，偕正郎林公，員外郎洪公，主政韓萬象公，具言其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有稱，伏乞賜葬等情，上報可。吳公牒下京兆王公查覆。有籍沒楊內官私創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墓在北京阜城門外，二里溝滕公柵欄。滕公柵欄似為明末清初時舊名。今代其地僅名曰柵欄，又曰石門，而滕公之名，竟無人知。利子墓在石門聖母會修院內東首。與利子墓同行並為龐熊者，東首為南懷仁，西為湯若望。在利子墓南首者為龍華民之墓。諸子，恭敬天主，焚修祝釐之所。京兆玉沙王公立石為文記之。有內官言於相國葉公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論其他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利子所著各書如下：

天主實義二卷。　畸人十篇二卷。　辯學遺牘一卷。

幾何原本六卷。　交友論一卷　同文算指十一卷。

西國記法一卷。　測量法義。　萬國輿圖。

西字奇蹟。　乾坤體義三卷。　句股義。

二十五言一卷。　圜容較義一卷。　渾蓋通憲圖說二卷

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字精華，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神宗萬曆十年），生於意大利西錫利島。（Sicily）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傳敎於江西，後進都中。至淸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北京。蒙世祖章皇帝賜銀三百兩，遣內侍祭奠，欽賜綸容一軸。墓在京師阜城門外，滕公柵欄。所著各書如下：

聖教日課。　念珠默想規程。　靈魂道體說一卷。　急救事宜。

地震解一卷。　死說一卷。　聖善撒法行實。　聖人禱文。

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字順陽，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明穆宗隆慶五年），生於西班牙國。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至。卽同西泰利先生進朝。遂留都中傳敎。後回墺，卒於一千六百十八年。墓在香山墺。所著各書如下：

七克七卷。　人類原始。　龐子遺銓二卷。　實義續編。

天神魔鬼說。　受難始末。　辯揭一卷。

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字有綱，一千五百七十五年（萬歷三年）生於意大利那波利港。明萬歷三十四年，丙午，至。傳教北京。天啟年間，欽取修歷。後回廣東。一千六百二十年，（光宗泰昌元年）卒。墓在香山澳。所著各書如下；

泰西水法六卷。　簡平儀。　表度說。

陽瑪諾（Emmanuel Diaz）字演西。一千五百七十四年（萬歷二年）生於葡萄牙。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至。傳教北京江南等處。後駐浙江。至清朝順治十六年（一千六百五十九年）卒。墓在杭州方井南。所著各書如下：

聖經直解十四卷。　十誡直詮。　景教碑詮。　天問略。

天神禱文。　聖若瑟行實。　輕世金書二卷。　避罪指南（未刻）

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o）字今梁。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生於意大利那波利港。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至中國。欽召進京。尋徃河南。後徐文定公延歸上海。傳教吳下諸郡。嗣徃浙江，轉入閩中。復至金陵。又往粵東。明末時，卒於廣州府。墓在省城北門外。（有謂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卽清順治六年，卒於澳門者，不知孰是。）所著

各書如下

靈言蠡勺二卷。　睡答一卷。　畫答一卷。

鄧玉函（Joannes Terrenz）字涵璞。一千五百七十六年（萬曆四年）生於瑞士國。明天啟元年，辛酉，至。傳教某處，後入都中。佐理歷局。善醫。格究中國本草八十餘種。惜未翻譯。卒於一千六百三十年。（明毅宗崇禎三年）墓在北京阜城門外滕公柵欄。所著各書如下：

人身說概二卷。　奇器圖說三卷。　測天約說二卷。

黃赤距度表二卷。　正球升度表。　大測二卷。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Köln）字道未。一千五百九十一年，（萬曆十九年）生於德意志國科龍城。（Köln）明天啟二年，壬戌至。欽召入京。修正歷法。逮清朝定鼎，特命修時憲歷，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卿，勅賜通微教師，除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級，進光祿大夫。康熙五年，丙午，疾卒。八年，己酉，十月，欽賜祭葬銀五百二十四兩。遣官至墓諭祭。

墓在京師阜城門外滕公栅欄。所著各書如下：

進呈書像。　主制羣徵二卷。　主教緣起五卷。　渾天儀說五卷。

眞福訓詮。　古今交食考。　西洋測日歷。　遠鏡說。

星圖　交食曆指七卷。　交食表九卷。　恒星歷指四卷

恒星表五卷。　恒星出沒二卷。　測食略二卷。　測天約說二卷。

大測二卷。　奏疏四卷。　新歷曉或一卷。　新法歷引一卷。

秝法西傳一卷。　新法表異二卷。　共譯各圖八線表一卷。

學歷小辯一卷　則克錄。

羅雅谷(Jacobus Rho)字味韶。一千五百九十年，(萬歷十八年)生於意大利米蘭城。(Milan)明天啟四年，甲子，至。傳教山西絳州。崇禎四年，辛未，欽取來京修歷。崇禎十一年，戊寅，卒。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栅欄。所著各書如下：

齋克二卷。　哀矜行詮二卷。　聖記百言一卷。　天主經解。

聖母經解一卷。　求說一卷。未刻　同歲謍言一卷。　測量全義十卷。
比例規解一卷。　五緯表十卷。　五緯歷指九卷。　月離歷指四卷。
月離表四卷。　日躔歷指一卷。　日躔表二卷。　黃赤正球一卷。
籌算一卷。　歷引一卷。　日躔考晝夜刻分。

艾儒略(Julius Aleni)字思及。一千五百八十二年萬歷十年生於意大利白利格西亞城。(Brixia)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至。先入都門。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行浙江，宏宣聖教。葉相國福唐復迎入閩。閩中稱爲西來孔子。受教者甚衆。至清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北門外十字山。所著各書如下：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　降生引義。　滌罪正規。　萬物眞原。
三山論學。　西學凡。　性靈篇。　性學觕述。
職方外紀五卷。　西方答問二卷。　幾何要法四卷。　景教碑頌註解。
聖體要理。　聖體禱文。　出像經解。　十五端圖像。

聖夢歌。　利瑪竇行實。　熙朝崇正集四卷。　楊其園行略，
張彌克遺跡。　悔罪要旨。　五十言。　四字經。
昭事祭義二卷。　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跡。

王豐肅 (Alphonso Vagnani) 字則聖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歷三十三年，乙已，至。後更名高一志。傳教山西。崇禎十三年卒，墓在絳州南門外。一說卒於漳州所著各書如下。

西學修身十卷。　西學齊家五卷。　西學治平。　四末論四卷。
聖母行實三卷。　聖人行實七卷。　則聖十篇。　十慰。
斐錄彙答二卷。　勵學古言十卷。　童幼教育二卷。　譬學二卷。
空際格致二卷。　寰宇始末二卷。　教要解略二卷。　神鬼正範四卷。

以上諸名，皆見於明史意大里亞傳。可爲近世中國基督教史上之榮譽紀念碑也。明史所記諸名之外，據聖教信證，尚有多人，不能一一列之於此也。今僅將其有著作，有功於輸入西學者，錄記於左也。

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納襪辣國(Navarre)人。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千五百五十二年甫至廣東屬地三洲島卽離塵世。其肉軀迄今不朽。尙在小西洋臥亞府天主堂中。在世及逝後，多著靈異，至今不絕。有行實行世。其國稱之曰聖人。敎中尊重其學，久而勿衰。沙勿略初在東印度及日本傳敎，後來中國，不幸甫至邊關，卽逝世。中華之人，莫由知其名。遂使三千年後來華之利瑪竇得享聖敎開山之名也。

費奇規，(G. Ferreira) 字揆一，路西大尼亞國(Lusitania)即葡萄牙人。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至。傳敎河南，後至江西建昌，復往廣東，卒。墓所在俟攷。所著各書如下：

振心總牘。　周年主保聖人單。　玫瑰經十五端。

郭居靜(L. Cattaneo)瑞士人。萬曆二十五年至。以崇禎十年卒於杭州。著性靈詣主。

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葡萄牙人。崇禎九年至。康熙十六年卒於福州。

著　蒙引要覽。

羅如望 (Jvao da. Rocha) 葡萄牙人。萬曆十六年至。天啟三年卒於杭州。著　天主聖教啟蒙。　天主聖像略說。

羅明堅 (Michael Ruggieri) 意大利人。萬曆九年至。康熙六年卒。著　天主聖教實錄。

孟三德 (Eduard Sande) 葡萄牙人。萬曆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卒於澳門。著　崇禎曆書。　長曆補注解惑。　主制群徵。　主教緣起。　遠鏡說。　進呈書像。　渾天儀說。

蘇如漢 (Jvao Soerio) 葡萄牙人。萬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卒於澳門。著　聖教約言。

金尼各 (Nicholas Trigault) 字四表，拂覽第亞國 (Franohia) 人。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傳教浙江。崇禎二年，己巳卒。墓在杭州方井南。著有況義一卷。　推曆年瞻禮法。　西儒耳目資三卷。

曾德昭 (Alvaro Semedo) 字繼先。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傳教杭州，轉金陵，復回廣東，卒。墓在香山墺。著有字考。

傅汎濟 (F. Furtado) 字體齋，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啟元年，辛酉，至。傳教浙江陝西等處。復往廣東香山墺卒。墓在香山墺。著有寰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

費樂德 (R. de Figueredo) 字心銘，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啟二年，壬戌，至。傳教河南。究習中國文學。儒者多服其論。崇禎十六年，壬午，卒。墓在開封府。所著各書如下：

聖教源流一卷。　總牘內經。　念經勸一卷。

伏若望 (J. Fraes) 字定源，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啓四年，甲子，至。傳教杭州。崇禎十三年，庚辰，六月，卒。墓在方井南。著有助善終經。苦難禱文。　五傷經規。

瞿西滿 (S. Cunha) 字弗溢，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二年，己巳，至。傳

教福建。後進都中。復往廣東。清朝順治十七年，庚子，卒。墓在香山墺。

著有　經要直指。

杜奧定 (A. Tudeschini) 字公開，意大理亞國人。明崇禎四年，辛未，至。

傳教陝西，後往福建。某年，卒。墓在福州府海濱。著有　渡海苦績紀。

郭納爵 (I.da Costa) 字德旗，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七年，甲戌，至。傳教陝西等處。後轉福建。清朝康熙四年，乙巳，往廣東。五年，丙午，四月，卒。墓在廣州府，河之南。著有

老人妙處。　教要。　原染虧血上下二卷 未刻　身後編上下二卷。

孟儒望 (I. Monteiro) 字士表，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

傳教江西，後往浙江，復回小西洋卒。所著各書如下：

辯敬錄。　照迷鏡。　天學略義。

賈宜睦 (G. Gravina) 字九章，西濟利亞國 (Sicilia) 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浙江江南等處。清朝順治十六年，卒於蘇州常熟縣。墓在虞山鐵

拐亭之北。著有 提正編六卷。 辨惑論。

利類思 (L. Buglio) 字再可，西濟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逮清朝定鼎京師，駐修輦轂下。蒙聖祖仁皇帝時加寵渥，潛心述撰。士林稱之。所著各書如下：

超性學要四卷。 天主性體六卷。 三位一體三卷。 萬物原始一卷。
天神五卷。 六日工一卷。 靈魂六卷。 首人受造四卷。
主教要旨。 不得已辯。 昭事經典。 司鐸典要。
七聖事禮典。 司鐸課典。 聖教簡要。 正教約徵。
獅子說。 進呈鷹論。

潘國光(F. Brancati) 字用觀，西濟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蘇松等處，駐修上海。被化甚衆。清朝康熙四年，乙己，至廣東。十年，辛亥，卒於廣州府，後回葬上海南門外。所著各書如下：

聖體規儀。 十誡勸論。 天神會課。 聖教四規。 未來辯論。

天階。

安文思（G. Magalhaens）字景明，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十三年，庚辰，至。傳教四川等處。遭寇亂，危險瀕死者數矣。逮清朝順治五年，戊子，來京。恭遇世祖章皇帝，時荷寵渥。康熙十六年，丁巳，卒。蒙聖祖仁皇帝倍加憫恤，親製論文，賜銀緞營葬。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柵欄。著有復活論。

衛匡國（M. Martini）字濟泰，意大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六年，癸未，至。傳教浙江。後又進京師。復往福建廣東等處。仍至浙江。清朝順治十八年，辛丑，卒。墓在方井南。著有靈性理論。述友篇。

聶仲遷（A. Greslon）字若瑞，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江西，恪守教中清規，尺步繩趨，動循矩矱。著有古聖行實。

柏應理（P. Couplet）字信末，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福建，浙江．江南等處。所著各書有

百問答。　永年瞻禮單。　聖玻而日亞行實。　四末眞論。

聖若瑟禱文。　周歲聖人行略。（未刻）

殷鐸澤(P. Intorcetta)字覺斯，西濟利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敎江西。後至杭州。著有

耶穌會例。　西文四書直解三卷。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一字勳卿，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敎陝西。十七年，欽召入京，纂修曆法。康熙八年，己酉，特命治理曆法。授欽天監。由監副而擢至監正。加太常寺卿，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級。嘗言曆之爲學，其理法必有先後之序。未可略形器而驟語精微。洵爲不刊之論。所著各書如下：

儀象志十四卷。　儀象圖二卷。　測驗紀略一卷。　驗氣說。

坤輿圖說二卷。　熙朝定案二卷。　曆法不得已辯一卷。　坤輿全圖。

敎要序論一卷。　康熙永年歷法三十二卷。　告解原義一卷。

聖體答疑一卷。　赤道南北星圖。　簡本規總星圖。

陸安德 (G. Lobelli) 字泰然，納玻理國人。順治十六年，已亥，至。傳敎廣東，後往江南等處，進京師。復往廣東。所著各書如下：

眞福直指二卷。　聖敎略說一卷。　聖敎問答一卷。　萬民四末圖。未刻

默想大全。未刻　聖敎撮言一卷。　聖敎要理一卷。　默想規矩一卷。

善生福終正路一卷。

(二)盧日滿 (F. Rougemont) 字謙受，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已亥，至。傳敎江南。康熙十五年，丙辰，卒於太倉州。墓在常熟縣，北門外鐵拐亭之北。著有

問世編。　聖敎要理。　要理六端。

(二)韓霖張賡之聖敎信證所載明末清初西來之敎士，共凡九十一人。上方所舉有著作之諸人外，又有鄭瑪諾一名乃中國人，自幼即往西國。此人似爲衞人而啓中歐交通後，中國第一人曾至歐洲者。其事不可不記也。

鄭瑪諾字推信，廣東香山墺人。自幼往西國羅馬京都，習格物窮理超性之學，並西國語言文字。深於音學，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來京。十三年，甲寅，卒。葬在阜城門外滕公栅欄。（參觀艾儒略之大西利先生行蹟；韓霖張賡之聖教信證，王韜西學輯存中之泰西著述考卽此書別名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329-330. E. H. Parker, *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

第一百六十節。明末中國最初崇奉天主教之一名士傳。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麻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啟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幾，熹宗卽位，光啟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啟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復移疾

歸。天啟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啟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麻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麻法。光啟爲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啟進日躔麻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値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二)見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一)徐光啓上海徐家匯人也。其地今有天主堂一所。規模宏大，爲全國冠。附設圖書館，收藏中國舊書之多，他處亦罕其匹。又附設觀象臺一所，測候中國沿海天氣。每日有報告書，揭示於上海黃浦灘。爲航海者之指南。凡此皆可爲光啓最初輸入西學之紀念也。市名徐家者，蓋光啓舊宅也。市之北，有南洋大學，成立於甲午中日戰後，爲中國自創學校最先者之一，前後畢業學子，不下萬人。有盡瘁政途者，有專心學術者，有從事商業者，有宣力社會者。近代新學之輸入，該校實居首功。烺幼時，亦該校生徒也。今著古代中西交通史料，憶及幼時在徐家匯從學之樂，與三百年前光啓輸入西學之事，故不能不爲光啓在吾書中留一地位也。

李之藻者，杭州仁和人也。字振之，又字我存。萬曆二十六年會魁。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至京。之藻過從尤密。間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遂大傾服，而問道焉。萬曆三十一年，瑪竇著天主實義，即與之藻等質疑送難而成者也。論

道之餘，兼及理數。明季學者，喜言心性，而之藻於天文，地理，幾何，算術，美術，音樂，工藝，諸學，皆能致精思。楊廷筠嘗曰，往余晤西泰利公京邸，與譚名理數日，頗稱金蘭。獨至幾何圜弦諸論，便不能解。公歎曰，『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振之兩度居燕，譯得算術如干卷。既脫稿，余始閒請而共讀之，共講之。大率與舊術同者，舊所弗及也。與舊術異者，則舊所未有也。之藻居燕數年，與瑪竇譯成乾坤體義。復自著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等。……之藻雖交瑪竇十年，而未嘗領洗。……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之藻忽患病。京邸無眷屬。瑪竇躬爲調護，親切如家人。及病篤，自忖必死。立遺言　請瑪竇主之。瑪竇慰藉備至。之藻幡然參徹於生死之際，遂受洗禮。聖名良，因號涼菴居士。幷捐百金爲聖堂用。已而病愈，語人曰，「此後有生之年，皆上帝所賜。應盡爲上帝用也。」之藻病愈未久，而瑪竇卒，乃爲瑪竇經紀其喪。復爲瑪竇同會龐迪我，熊三拔疏請於朝，賜瑪竇葬地。時南京上海久已開教，而杭州尙

付闕如。三十九年，之藻丁父憂，告歸。乃邀郭居靜，金尼閣二司鐸，及修士鍾明仁入越，館於家。喪葬儀式，悉從教禮。其後別僦一屋爲聖堂。一六一一年，五月，八日，行第一次彌撒禮於杭州。之藻招致二司鐸之力也。……之藻復演利瑪竇之旨，著同文算指十卷。……四十四年，八月，南京教難。……遽興大獄，王豐肅，鍾明禮，鍾明仁等三案，逮捕至二十六人。王豐肅者，意大利司鐸。二鍾兄弟，廣東新會人，修士也。王後更名爲高一志。……天啓三年，之藻復告歸。廬居靈竺間，名其園曰存園，自號存園寄叟。專心譯著，不聞外事。自天算，輿地以外，更及物理名理，諸書。艾儒略職方外紀成。……修士傅汎際者，（明史汎作兆誤）波爾杜葛學士也。以天啓元年，至中國，入杭州。之藻與譯希臘古賢亞利斯多特勒之書。已成者，有寰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其價值不在歐几里得幾何下。而不甚見稱於世，則以讀者之難其人也。……崇禎二年，九月，設局於宣武門內，東城根，首善書院，顏曰曆局。光啓爲監督，之藻佐之。召西洋人龍華民等參其事。新法算書百卷

，即當時所修。未成而之藻卒，時崇禎三年，十一月。之藻奉敎後二十年也。之藻未卒之前年，尙刻天學初函二十種。曰初函者，擬續刻也。而畢方濟睡答畫答，楊廷筠聖水紀言等，亦均之藻梓行之。之藻博學多通，時輩罕有其匹。其爲文汪洋浩瀚，才氣四溢。時西士寓書羅馬者，無不稱之藻爲此間才士。以故之藻於西士殊有名。見陳垣撰明浙西李之藻傳。

第一百六十一節，西班牙之通中國。西班牙與葡萄牙壤地相連。西班牙國王任用科倫布等發明西半球新大陸。葡萄牙人亦聞風興起。東繞好望角以抵中國。西班牙人則向西過美洲渡太平洋，抵斐律賓。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明神宗萬曆三年，斐律賓政府遣天主敎僧二人充大使，往廣東肇慶謁總督。受禮遇無功而歸馬尼拉。然中國與斐律賓之商業，則由是而興。福建廈門，漳州，及福州各地商人，趨之若騖。人數大增，喧賓奪主。西班牙人忌之。乃於一千六百零三年，明萬曆三十一年下令屠殺。華人二萬名，幾無一留。然不久人數又增。一千六百三十九年，明崇禎十二年再下屠殺令。三萬三千商民之中，生者僅三分

之一耳。亦云慘矣。西班牙人設法限制華商來島，人數不得過六千名。每人每年須納人頭稅六元。併須悉入教堂受洗，改奉天主教。違者驅逐出境。限制綦嚴，而來者仍日增。西班牙人來中國通商者則寥寥也。其人凶惡，而於一千八百零三年，清嘉慶八年將種牛痘法，輸入中國，未始無小功也。（見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p. 46-47. 又拙作南洋各島史）

第一百六十二節。明史和蘭傳。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蘭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鼻，髮眉皆赤(一)，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萬曆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及咬𠺕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二)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為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卽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

引去。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麻韋郎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稅使高寀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錦乃代爲大泥國王書。一移寀，一移兵備副使，一移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事，繫秀於獄。震遂不敢入。初秀與酋約，入閩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酋卞急，不能待，卽駕二大艦直抵彭湖。時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詭言被獲，逃還。當事已廉知其狀，並繫獄。已而議遣二人，諭其酋還國，許以自贖，且拘震與俱。三人既與酋成約，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國尚依違未定。而當事所遣將校詹獻忠，齎檄往諭者，乃多攜幣帛食物，覬其厚酬。海濱人又潛載貨物往市。酋益觀望不肯去。當事屢遣使諭之，見酋語，輒不競，愈爲所慢。而寀已遣心腹周之範詣酋，說以三萬金餽寀，卽許

貢市。酋喜與之盟。已就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懾，盛氣與辨。酋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宋，乞代奏通市。宋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巡撫徐學聚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然是時佛郎機橫行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汎舟東來，攻破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又侵奪臺灣地（三），築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闌出貨物與市。已又出據彭湖，築城設守，漸爲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天啓三年，果毀其城，移舟去。巡撫商周祚以遵諭遠徙上聞。然其據臺灣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彭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尋犯厦門，官軍禦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欵，再許毀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出沒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

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都邑爲戒嚴。其年巡撫南居益初至，謀討之。上言臣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𠺕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咬𠺕吧王己往阿南國，因與士瑛偕至大泥，謁其王。(四)王言咬𠺕吧國王已大集戰艦，議往彭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搆兵。蓋阿南卽紅毛番國，而咬𠺕吧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諭。爲今日計，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略。部議從之。四年正月，遣將先奪鎭海港而城之，且築且戰。番人乃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寇猶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寇勢窘，兩遣使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卽退去。諸將以窮寇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禽之，獻俘於朝。彭湖之警以息，而其據臺灣者，猶自若也。崇禎中，爲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貿外洋。十年，駕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奸民覷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爲之主者。當道鑒壕鏡

事，議驅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為奸民李葉榮所誘，交通總兵陳謙為居停出入。事露，葉榮下吏，謙自請調用以避禍。為兵科淩義渠等所劾，坐逮訊。自是奸民知事終不成，不復敢勾引。而番人猶據臺灣自若。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旁設小牕，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即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衄。其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其人悉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嗹。國土既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貲。故華人樂與為市。見明史卷三百二十五。

(一)咬𠺕吧即今爪哇島中首府巴達維亞市。(Batavia) 荷人萊希登 (Seyger van Rechtern) 一千六百二十八年（明崇禎元年）之東印度紀行，謂爪哇人稱巴達維亞市曰雅咯脫拉(Jacc-

atra）支那人則稱之爲咬嵧吧（Calappa）云。

（二）一千五百九十四年，（明萬歷二十五年）葡萄牙人禁止荷蘭船往立斯本（Lisbon）。間接輸入中國貨物且不能，故一千六百零四年乃遣維白蘭德萬瓦維克（Wybrand van Warwich）領船一艘直往廣東。以澳門葡人之壓迫，不得通商。一千六百零七年，（萬歷三十五年）同樣計劃，復成劃餅。一千七百二十四年，（清雍正二年）瓦倫丁（Valentyn）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史，（公司初建於一千六百零二年，即明神宗萬歷三十年。）謂一千六百零三年，（明萬歷三十一年）荷蘭人始至中國領海，泊於澳門。在其處毀葡萄牙巨艦一艘。一千六百二十二年，（明熹宗天啓二年），六月，荷人賴佑森（Kornelis Rayerszoon）率船十五艘圍攻葡人於澳門，欲据有其地。以八百人登陸大敗而退。失人員三分之一。賴佑森死之。乃往彭湖据之。築壘而守。荷人稱其地爲排斯克陀爾羣島。（Pescadores）至今西人仍之。萊希登記荷人佔彭湖後，因中國政府不許通商，故封鎖漳州（Chincheo）江口，抄掠所有中國海上大小船舶，斷絕中國與斐律賓羣島貿易。至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天啟四年）中國始與和議，允許荷人自由貿易。而荷人亦自彭湖撤兵，交還該島與中國。然其人退出彭湖後，乃復東航至臺灣（Taiovan）島西南部，佔領其境。境內有日本人居住。土人及日本人皆不加抗拒，即退出。荷人在港口，築壘守之，壘名細蘭特。（Zealand）其遺趾至今猶存。壘成

於一千六百三十年。（崇禎三年）葡萄牙人稱臺灣島爲伊兒哈福兒摩撒，（Ilha Formosa）華言美島(beautiful island)也。至今西人沿用此名。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淸聖祖康熙元年）荷人爲鄭成功所逐。成功荷人呼之爲闊克興格，(Koxinga)『國姓爺』三字之訛音，成功嘗被賜姓朱故也。瓦倫丁史記又載一千六百二十六年，（天啟六年）斐律賓之西班牙總督，遣兵城基隆港。（Kelung）不久，即爲荷人所逐。距基隆三十里，島之西北岸，又有淡水港。（Tamsuy）亦當時之居留地也。

（三）臺灣之名，雖始見於明史，然自隋以來，中國人即以之與琉球爲同一國。淸初天主教教士謂中國人於一千四百三十年（明宣宗宣德五年）前，不知有臺灣島者，則大誤矣。（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æval Researches* II, p. 321-323;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p. 47.)

（四）阿南即荷蘭，閩廣人之讀音也。

和蘭。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時駕大舶橫行爪哇大泥間。及聞佛郎機據呂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萬曆二十九年，忽揚帆濠鏡。自稱和蘭國。欲通貢澳夷共拒之，乃走閩。閩人李錦久客大泥，與和蘭習。

說其酋麻韋郎曰，若請市，無以易漳。漳海外故有彭湖嶼，可壘而守也。寀璫在閩，若第謹事之，計無不取如携者。三十二年七月，遂詐爲大泥國王書，移閩當事及中貴人高寀，而以巨艦尾至彭湖。時海上汛兵俱撤。夷伐木駕廠，如履無人之境。而李錦徐摯魚艇附入漳。詭爲所擄脫歸。當事繫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令諭夷。還自贖。已併遣材官捧檄往。乃多賚酒幣覘後償。海上奸氓，又潛移華貨私與市。夷益生心觀望。而寀璫已賚夷賄。許以三萬金爲壽。與尋盟。會當事所遣往諭材官沈有容雅饒才略。從容諭夷，多中窾。其酋麻韋郎頗心動。衆露刃相挾。沈厲聲折之。爲語塞。因僅以夷刀及玻璃等器，遺璫求市。已而當事嚴禁兵民接濟。疏請聲剿。夷度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錦秀等論如法。旋奉旨傳諭大泥國，移檄和蘭，無爲細人所誤。維時閩海幸復寧謐。而本夷從此習華境曲折。心不能無他覬。兼之海上利夷金錢，勾引寔繁有徒。四十五年，吏從呂宋港口，迎擊華商。爾後遂大入彭湖。據爲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閩人因呼爲紅毛番。

又稱爲紅夷云。舟長可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樹五桅。凡三層。旁鑿小窗。置銅銃，以俟桅下。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石城。震數十里。非敵迫亦不輕施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往來海道不迷。稱照海鏡。奉事天主甚謹。每役使烏鬼行巨濤中如平地。或云，紅衣富金錢。遇華人貨當輙以厚償，不甚較直。海上貨爲紅夷售，則價騤涌。其來領國毋錢巨萬求開市。不習戰。已因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獨銅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囘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爲常技矣。（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第一百六十三節。鄂本篤（一）訪契丹記導言。 鄂本篤（Benedict Goës）葡萄牙國人。西曆一千五百六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生於大西洋亞索列羣島（Azores）中，聖米圭爾島（St. Michael）之法蘭克多康姆波城。（Villa Franca do Campo）幼時事蹟，多不可攷。因何往印度，亦不可知。年二十六，充葡萄牙國水兵，駐印度南方脫膩萬柯爾（Travancore）海岸。志高氣揚，喜愛遊樂之一少年也。

。觀其晚年品節之拔萃出羣，鄂少年時所受教育似宜於高位，而非可以終老行伍也。一日入柯雷起（Colechea）教堂祈禱。跪於聖母及基督之前，追想既往，懺悔前非。自白罪狀於耶蘇會僧人某。因入會為平人助役。迄其死，皆充此職。遇有任命，皆謙讓不遑。然高級僧若再三命之，亦悉能盡職，不辱命也。

（一）色謀佛格爾（Sommervogel）謂鄂本篤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二年。（明嘉靖四十一年。）亨利孜狄謂此年代，或較真確。神父巴拉塔（Father M. C. Baratta）謂鄂生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嘉靖三十一年。）一千九百零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為鄂本篤昇天後三百年之期。其鄉人紀念之。在法蘭克城建碑紀事，以垂永久。

一千五百九十四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之末，莫臥兒朝皇帝阿克巴（Akbar）因傾仰基督教，延請教士多人往其廷。領袖者為那瓦兒（Navarre）人哲羅姆沙勿略（二）。（Jerome Xavier）方濟各沙勿略（Franois Xavier）（見上方第一百五十九節）之族人也。同行者有鄂本篤及依瑪牛爾平海羅。（Emanuel Pinheiro）平亦葡萄牙人也。三

人先至甘琶逸港。（Cambay）其地長官為阿克巴第二子算端摩拉德。（Sultan Murad）三人大受歡迎。摩拉德為雇車馬，並給旅費，送至臘和爾。（Lahore）皇帝時駐蹕是處也。經阿合馬特拔德（Ahmedabad）拍塘（Pattan）等城。又涉印度大沙漠。以一千五百九十五年，（明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五日，抵臘和爾。阿克巴歡迎之。前有教士來朝，贈皇帝救世主及聖母瑪利之像。帝當諸教士前拜之。教士等見皆心悅。

（二）哲羅姆沙勿略一千五百六十八年，（明穆宗隆慶二年，）五月七日，在阿爾喀拉（Alcala）地方入耶蘇會。後至印度充巴散英（Bassein）及柯枝（Cochin）兩地教會住持，臥亞（Goa）教堂長。在臘和爾傳教，幾被人投石擊死。一千六百十七年，（明萬曆四十五年，）歸臥亞，被任為安格瑪雷（Angamale）之總主教。同年六月十七日卒。平海羅鄂之同鄉。亦生於聖米圭爾島代爾格達角。（Puente Delgada）一千五百九十二年，（明萬曆二十年）航海至印度。一千六百十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卒於臥亞。

居不久，沙鄂二人，皆甚得皇帝寵愛。嘗伴帝至克什彌爾避暑。耶蘇誕日，依歐洲南部所在拜式雷海姆城（Bethlehem）馬房槽櫪之式，自造一具。並

命生徒以波斯語演耶蘇降誕時事。歌舞相奏。回教徒及印度人見之，皆大喜。尤以印度人爲最。

契丹（Cathay）之名，元時傳入歐洲。元亾而中歐交通斷絕。然契丹之名，在歐洲尙未全忘。十五世紀末，哥倫布因尋契丹而獲美洲。十六世紀時，英國人嘗數次舉行探險，尋訪契丹。或由遠洋航行，向大西洋之西北。或由陸道，經俄國向中央亞細亞。而其結果，皆不過如秦漢時，中國方士之侈言海上三神山，望之如雲，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世主莫不甘心焉。其在印度嘗商傳教者，甚有視爲義大利詩人憑空臆造寓言也。在中國北部之耶蘇會士不乏聰明博學之人。故居中國不久，卽宣言馬哥孛羅遊記所載契丹國卽中國也。惟在印度之同會士尙不能信也，教士哲羅姆沙勿略嘗從莫臥兒國皇帝阿克巴（Akbar）在臘和爾時，某日正件帝在宮中。有一奉回教商人，年約六十，入宮覲帝。禮拜後，帝問來自何處。商人答以來自克泰亞。（Xetaia）沙勿略聞之以爲此必威尼斯人馬哥孛羅遊記及小亞美尼亞王海敦之諸國志所

契丹國（Cathay）也。後代著作家有謂其在韃靼者，亦有謂在其附近者。皇帝又問商人，其國詳情及居其國若干年。商人答其國京城曰康巴路（Kambalu）爲國王所居。王兵馬甚强。彼在京城居凡十三年。其國疆域甚廣。有城邑一千五百。城中人口有甚密者。當在其京城時，屢得見其王。王不輕答人。事無大小，允與不允，皆由在旁太監代答。然若有上禀者，則亦自答之也。帝又問商人如何得入其國。商人答用喀什噶爾國（Caygar = Kashgar）王大使之名義。抵邊境時，爲地方官所留，檢閱所携國書印文後，遣使問國王，允否使人入國。回音約須一月。往其國都，每站換馬。日行一百義里。路程雖遙，不久卽至。沿途地方官，待遇周善。重罰搶刦，故盜匪歛跡。帝又問其國人面貌如何。商人答其國人面白，爲彼生平所未見。卽魯迷人（Rumis）回教徒稱歐洲人以是名亦無如是白者。男子多蓄長鬚。………多半人民，皆爲耶蘇教徒。（Isauites）帝問皆爲耶蘇教徒乎？商人答不然。亦有摩而教徒，（Mussauites）卽猶太人又有回教徒。阿克巴皇帝又問其國王奉回教乎？商人答此

時尚未然，希望其不久改奉回教也。談至此，帝忽中止。並請以後再談，將詳細問其國風土人情也。沙勿略在旁聞之，好奇之心，急不可待。乃走訪商人，詳問其國宗教情形。商人仍答多半爲基督教徒。當在其國時，嘗與基督教徒數人，結爲至交。國中寺宇甚多。有甚大者。寺中神像，有爲繪畫者。亦有彫塑者。救世主釘死十字架之像，亦時得見之。大爲人所崇敬。各寺皆有方丈，受人禮敬。方丈自信徒徵收香火錢。亦有學校，教授信徒。……其神父皆服黑衣。帽如沙勿略所戴者，惟稍較大耳。途間相見不脫帽，惟拱手而已。……國王時至寺中頂禮，故必爲基督教徒也。』沙勿略聞言後，急致書於耶蘇會大僧正，報知其事。沙後又從皇帝離臘和爾而至阿格拉城。(Agra)阿克巴以一千五百九十八年，離臘和爾城遇有商販，歸自契丹國者，則輒訪之。偶有所得，即報告之。有謂由莫臥兒國極東之孟加拉(Bengal)及格拉格式國(Gara-ghat)今爲孟加拉一城有道可以通契丹者。惟據商人確知最短之路線者，大抵皆由臘和爾至克什彌耳。更由克什彌爾而至圖伯特(Tebat)國。其王與莫臥兒朝

有聯盟之好。由圖伯特直至喀什噶爾。（Kashgar）由喀什噶爾有直接平坦之道，可往契丹國最西商埠。所遇商販皆謂其居民俱奉基督教。沙勿略此時心中，以爲所言之國，必卽馬哥孛羅遊記所載之契丹國，奉基督教之王，必卽盛名鼎鼎之柏萊斯脫約翰（Prester John）後裔也。因言於阿克巴皇帝，派遣探險隊往訪之。帝韙其議。沙勿略又報告於大僧正，俾在歐洲之王公中覓助焉。

耶蘇降生一千六百零一年，（明萬曆二十九年）歐洲諸王公之獎勵品抵印度。大僧正乃留心物色相當之人，以充此行。稍前，沙勿略及鄂本篤二人皆伴阿克巴皇帝征代康。（Dekkan）克康代胥城（Kandesh）後，阿克巴欲遂引兵征服臥亞。乃籍口他故，先遣使偵探情形。在伯韓普兒（Burhanpur）等城寨，嘗擄獲葡萄牙幼童若干名。帝因遣鄂本篤率領諸童回臥亞。隨大使以行。

鄂既抵臥亞，大僧正乃舉之充探契丹之職。鄂之勇決及精閑波斯語，尤爲此行所必需。鄂受職後，於翌年，（一千六百零二年）抵阿格拉。預備行裝。阿克巴賞其

熱誠，贈黃金四百錠，以助旅費。並須給護照，令地方官無得障礙行程。鄂本篤由印度起程，沿途所經，皆見下方三章紀程。茲不贅述。既抵中國邊境，羈留肅州，十七閱月。北京耶蘇會士利瑪竇等，遣新收中國信徒，約翰肥的南德 (John Ferdinand) 往援之。肥的南德至肅州後十一日，而鄂竟病死。利瑪竇据其遺留之日記數篇，及同伴亞美尼亞人亦撒克之口述，而著鄂本篤訪契丹記三章。利子歿後，教士金尼閣 (Nicholas Trigault) 將此記及利子他作之關於中國基督教者，皆存錄之於其所著之支那傳教錄。(*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pud Sinas.*) 亨利玉爾据金氏之書，而譯成英文，置於古代中國聞見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四冊中。余今又据玉爾氏之英譯而譯成漢文。鄂本篤之名，余昔譯作白乃狄克脫戈愛斯。見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導言三十五頁 後讀陳圓菴刊印艾儒略之大西利先生行蹟，有一節云「時有鄂本篤，從大西到關中。亦耶蘇會士也。夙聞東方有伽也唐者，禮義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主宰爲宗。以爲與天主聖經，正相符合。欲得其實 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

國，歷盡艱難，方到關中。乃知所聞之國卽中國。利子聞之，遣人迎取。値其病篤。一見同會者，喜溢望外。遂安然去世矣。所惜一路所經圖記，爲盜所刦而不傳。」一此節乃正戈愛斯訪契丹事蹟也。Benedict Goës 之名，依英德文讀法，固如白乃狄克脫戈愛斯。惟其人乃葡人。葡文此名之讀法，未必與英德文相同也。其人三百年前，已有相當漢名，卽當從舊名也。余譯人地名之法，向持不造新名辭主義。中國文字中已有者，必須改從之也 故白乃狄克脫戈愛斯今改作鄂本篤。利先生行蹟中之伽也唐者，卽契丹之別音也。鄂本篤自云，沿途有詳細日記，惜爲人所燬。其所經諸地，雖至今代，尙未能完全見知於世。若其日記得保存，則至今當爲歐文中最有聲價之地理記錄也。法人杜雅力克 (du Jarric) 自駐印度敎會報告及鄂本篤途間寄回阿格拉或臥亞兩地敎會長之函牘數通，關於鄂之行程，亦略有紀載。於今漢譯中，皆置案語內，以便參證。

金尼閣所載全程旅行日期，頗有疑難。此蓋由於利瑪竇撰述時，與亦撒克言

語不通故也。有數處，直自相矛盾，且與杜雅力克之記載不合也。

例如杜氏書載鄂本篤於一千六百零二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離阿格拉，而金尼閣則記爲一千六百零三年正月六日。（陽曆）然此僅爲小疵耳。兩家於鄂之離肅和爾日期，尚相合也。

又金尼閣記各站間路程，所需時日，及各站休息時日，或用確數，或用約略數目。若將所有日期計之，卽將鄂遺失未記之二三站所需時日，不加在內，亦過（三）於杜雅力克所記者，幾一全年。較金氏（實乃利子）自己所記鄂死歲月，亦長出一年。下方案語，將詳言之。其最大誤處，亨利玉爾謂在肅和爾與葉爾羌中間所需時月不確也。據利瑪竇詳記，由肅和爾至葉爾羌之時間，乃由一千六百零三年二月，至一千六百零四年十一月。而據杜雅力克之書，及利子自己獨立記文，皆謂鄂於一千六百零三年十一月，抵葉爾羌。此日期準確，可信無疑。利子詳記，謂鄂在可不里停留八閱月。攷此或由誤讀鄂之日記，或由誤聽亦撒克之言語，或由兩皆謬誤故也。亦撒克除波斯語外，不知他語。

中國信徒約翰肥的南德 (John Ferdinand) 來肅州，專訪鄂等，初與亦撒克全不相通。後略學波斯語，始能相對，意相語也。駐北京耶蘇會士，又皆不閑波斯語。操觚作記，因有謬誤，理固然矣。

(三)金尼閣所記各確期如下。鄂本篤於一千六百零三年(明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六日，離阿格拉。四旬齋 (復活祭前四十日間。一千六百零三年，四旬齋始於二月十八日。) 間，離臘和爾。一千六百零三年十一月間抵葉爾羌。一千六百零四年 (萬曆三十二年) 十一月離葉爾羌。一千六百零五年(萬曆三十三年)年終抵肅州。一千六百零六年，(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鄂函始抵北京。約翰肥的南德於是年十二月，十一日，離北京。於一千六百零七年，(萬曆三十五年) 三月底，抵肅州。再閱十一日而鄂卒。

杜雅力克所記各確期如下。鄂本篤於一千六百零二年，(萬曆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離阿格拉。十二月，八日，抵臘和爾。一千六百零三年，二月中，離臘和爾。一千六百零四年，二月及八月，皆有書自葉爾羌致居印度友人。一千六百零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離葉爾羌。一千六百零五年，十月，十七日，離察理斯。(Chalis) 一千六百零七年，四月，十一日卒。

金尼閣所記全程詳細日期，謬誤迭見，茲揭之如下。一千六百零三年，四旬齋，（作爲齋期首日，即二月十八日。）離臘和爾。行三十日抵阿托克。（Attok）留阿托克十五日，過印度斯河（Indus）五日。行抵配夏窪（Peshawar）二月。留配夏窪二十日。離配夏窪日期未注明。途間停留二十日，行抵吉代里（Ghideli）二十五日。至可不里（Kabul）二十日。依此推算，抵可不里最早之期，亦當在一千六百零三年，九月，二日也。停留可不里八閏月。故離該地之日期，當在一千六百零四年，五月一日左右也。行抵察拉略兒（Charekar）所需時日未注明。行抵八兒灣（Parwan）十日，在其處停留五日，行抵愛格蘭（Aingharan）二十日。至喀爾奚虫（Kalcha）十五日。至哲拉拉拔德（Jalalabad）十日。至塔里寒（Talikhan）十五日。停留該處一月。依此推算，離塔里寒日期，最早亦在一千六百零四年八月十五日也。行抵哲曼（Cheman）及停留時日，皆未注明。行抵巴達克山山峽（Defiles of Badakshan）八日，停留十日。行抵察兒求那兒（Charchunar）一日，停留五日。行抵塞兒帕尼兒（Seupāril）十日。行抵撒里庫兒（Sarchil）二十日，停留二日。行抵哲察力式（Chechalith）二日。行抵唐基塔兒（Tanghetar）最少亦需六日。至鴨柯尼樞（Yaconic）十五日。至鴉兒看（Yarkand）（即葉爾羌）五日。依此推算，鄂本篤抵鴉兒看最早之期，當在一千六百零四年十一月七日。而此推算之年月，較之利子所記之眞確年月，竟遲約一年也。其所以有此差

誤者，大約由騰和爾至鶉兒看中間各地行程時日不實故也。

言語不通，而起誤會，尤以時月，最爲明顯。由阿托克至配夏窪爲程僅三十英里，而需時則至二閱月之久。無是理也。鄂本篤日記原文，或作 "II mensil"（波斯語 manzil 站也）利瑪竇等義大利人或誤解以爲 "II menses"（義文二月）也。一千九百十年，（宣統二年）爲利瑪竇卒後三百年之期。義大利人追念其傳教功勳，在其原籍馬賽拉塔城（Macerata）舉行典禮以榮之。利氏（Ricci family）族中，仍藏有利瑪竇自寫之紀事書（Commentaries）原稿。神父文圖理（Father Tacchi Venturi）刊印之。法國亨利玫狄嘗將此本與金尼閣書互校，僅略有謬誤而已。

鄂本篤全程中，最疑難者，爲由可不里至葉爾羌一節。此節初段，爲經過印度庫士山。（Hindu Knsh）其地理，世間已略知之。然鄂本篤紀程所舉地名，有數名至今不得其詳攷也。此節一段，爲登巴達克山而至帕米爾高原，又下至葉爾羌。全境地理，至爲黑暗。馬哥孛羅以後，鄂本篤爲歐洲第一人，

足履其境者。(四)

(四)帕米爾高原之最近調查，可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二章附注。

其紀程中，有八魯灣(Parwan)及察拉喀兒(Charekar)兩地名。故鄂本篤必由八魯灣關口涉印度庫士山者也。由八魯灣抵巴達克山邊境之路，經塔里寒(Tali-khan)中間所經各地，幾無一能確實考定。喀爾奚亞(Calcia)及哲拉拉拔德(Jalalabad)兩地最重要，而竟無第二遊歷家或地理家言及之者。亨利玉爾氏於紀程略加考證，可觀下方本文中案語也。

由塔里寒至帕米爾高原，中間所經各地，亦多不能考。僅登吉巴達克山(Tangi-i-Badakhshan)一名，可以義悟之耳。登吉者，土語山峽也。鄂本篤所經之道，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印度海軍大尉約翰吳德(John Wood)探鄂格速斯河(Oxus)源時，所行路線，可無疑也。巴達克山及附近吐火羅國(Tokharestan)諸城市，皆爲大食(Tajik)人種所居。用波斯語。中世紀時，以產紅寶石，琉璃等礦石，馳名四方。下流諸谷，人烟稠密。吳斯雷

(Ouseley)所譯第十世紀時東方地理(Oriental Geography)及十二世紀時愛德利奚(Edrisi)皆言此境出產豐裕。雞鳴犬吠相聞。商賈鱗集。人民殷富。十三世紀時，馬哥孛羅過塔里寒附近時，尚記如昔。孛羅稍前，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時，（元太祖十六年，辛巳歲。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塔里寒寨抗拒成吉斯汗之兵，六閱月之久。寨破後，成吉斯汗下令屠城，雞犬不留。縱火焚之，片瓦無存。而至今日，此古昔雄城，僅餘一湫隘小村，有茅舍四百餘家，以誌舊蹟而已。巴達克山首府肥柴拔德(Faizabad)自昔著名東方。而當吳德過境時，僅留枯樹數株。爲古代富貴之家，花園中物。今代都城哲爾姆(Jerm)亦不過一叢茅屋，有人口一千五百而已。古代四境礦山，今亦僅餘虛名，空谷迴聲耳。此境衰落，起自成吉斯之戰爭。與東方他地，受同一運命。成吉斯以後，迭次戰爭，逐浪而至。巴達克山無役不遭其殃。累世勤勞，所留文明利器，及產生文明事業，悉毀無遺。以後恢復希望，完全絕除。每逾百年，不獨毫無起色，惟見衰退更甚於前耳。卽至今代，戶口仍日漸凋零也。一千七百五

十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喀什噶爾酋長白罕愛丁（Burhan-uddin）（亦名博羅尼都 Buronitu）及霍集占（K'odzishan）二人，皆火者（回教聖徒）哈資臘式阿法克（Hazrat Afak）之遠裔。為中國兵所追，遁入巴達克山。為其酋算端沙（Sultan Shah）所殺。臨終，喀什噶爾二聖人呪請天將巴達克山戶口三次戮絕。自此以後，巴達克山亦遭三次為外兵蹂躪也。第一次為二聖死後數年，可不里國阿合瑪特沙杜拉尼（Abmed Shah Durani）來侵，不義之算端沙被殺。第二次為十九世紀初，昆度斯（Knnduz）之闊甘拜格（Kokan Beg）來侵。第三次為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清道光九年）闊甘之子，麥拉德拜格（Murad Beg）來侵，將所有人口；擄至昆度斯之濕地而餓死之。鄂本篤時代，巴達克山衰落，不如今日之甚。然較之韃靼人來侵之前，則遠遜矣。莫臥兒皇帝阿克巴保守印度庫士山以南諸地。丸泥封關，不欲出兵山北，爭此彈丸荒土。月即別人（Uzbeks）於十五世紀之末，驅逐帖木兒子孫而奠居於布哈拉。巴達克山似未全被其佔領也。由巴達克山至喀什噶爾，道經博羅爾及帕米爾高原。其地詳情，僅有古代中

國高僧及馬哥孛羅之記載，近代則有吳德大尉及鄂本篤二人紀程而已。吳德攷其地詳情，纖悉皆與孛羅相合。馬哥孛羅所行路線，不可確攷，惟云沿高原而行，故其路線，似與古代中國高僧所行者相同也。此道自鄂格速斯河流域盡頭，向北經帕米爾高原至石城，(Tashbaliq)而後下至東土耳其斯坦。然鄂本篤則似由後代之通行道，橫過帕米爾，向葉爾羌河源，涉嶺二三。嶺之東卽博羅爾。(Bolor)下至英吉沙爾(Yanghi-Hissar)。此城介於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兩城中間。

鄂本篤過帕米爾後，下至今中國新疆省。其地歐人今名曰東土耳其斯坦。而十八世紀地圖，皆稱曰小布哈拉。(Little Bokhara)其名之何自昉，不得知。蒙古大帝國解紐後，歐洲人足跡罕至其地。至鄂而始又有歐人也。此境西南北三面，皆限高山。北爲天山。山北爲伊犂平原。中國人謂爲天山北路。南爲崑崙山。山南爲西藏。西爲博羅爾山系。其西卽西土耳其斯坦也。此境南北約四百英里。中間有大沙漠。土皆粘土。山麓則盡石田。東面有沙山

。隨風遷移。空氣乾燥，雨水稀少。西南北三面，山項積雪融化。其水下流，積成小河無數。多數小河，又滙成塔里木河，(Tarim)亦名額爾哥爾河。(Ergol)流至東面之羅布泊(Lopnor)而止，中國人自昔相傳，謂地下有道，出爲黃河。寔無稽之談也。其小河之水，皆供漑田之需。山麓地土多肥。人戶鱗聚。自有史以前，卽有邦國興起。平原之中央，昔時似有沙島。爲馬哥孛羅遊記羅布城(City of Lop)之所在。由中國邊境，有直捷之道，經過羅布城而至和闐。今代西方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之人，欲至中國，大抵皆沿天山南麓而行。

據正史所載，中國威稜之及於葱領附近諸邦，始於耶穌紀元以前第二世紀西漢武帝時。東漢時，東部土耳其斯坦全爲中國人征服。中國兵威所及，越博羅爾而達於裏海之濱。中國勢力伸縮，時有不同。漢後衰落，至唐而又興。博羅爾山系以東諸國，皆劃爲州縣。領以龜茲，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唐衰諸國皆自立。蒙古成吉斯汗崛起漠北，塔里木河流域諸國，乃歸蒙古

。元亡明興，中國之勢力，不出哈密以西。塔里木河流域皆隸察合台汗東國，喀什噶爾長官皆汗廷中高官充任。圖格臘克帖木兒（Tughlak Timur）篤哇汗（Dua khan）之孫，即位於西歷一千三百四十七年爲察合台汗東國之始祖。卒於一千三百六十三年。即位，先任愛迷兒圖力克，（Amir Tulik）次任布拉笈（Bulaji），二人皆喀瑪魯丁（Kamaruddin）之兒也。圖格臘克帖木兒卒，子愛理雅斯（Elias）嗣位。喀瑪魯丁弑之而篡位。布拉笈卒，子庫代達特（Khudaidad）襲位。庫代達特君臨喀什噶爾，和闐，阿克蘇，拜城，（Bai）玉爾謂即馬哥孛羅遊記之排恩。Pein誤也。拜城在庫車與阿克蘇之間。及庫車等地。在位長久。在位九十年。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嘗見其名。有德政。終其世，察合台東國凡經閱四汗。年老時，西往天方麥的那（Medina）謁聖。卒於其地。其子摩哈美德沙（Mahomed Shah）襲位。喀什噶爾，和闐皆爲帖木兒郎（Tamerlane）所奪，以封其子。摩哈美德沙之子，賽德阿梨（Said Ali）數圖恢復先業，卒得成功。當此時，博羅爾以東，似分數國，而喀什噶爾及和闐爲其領袖。有時則全服喀什噶爾王也。此朝末主阿布拔克汗（Abubakr Khan）在位四十八年，兵馬

强盛。踰越山嶺，征討不臣。遷都於葉爾羌。一千五百十五年，（明武宗正德十年。）察合台東國玉奴斯汗（Yunus Khan）之孫，阿合瑪特汗（Ahmed）之子，阿布賽德（Abu Said）逃難拔汗那。（Farghana）自其處聚衆，伐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克之。後又克巴達克山，西藏及克什彌爾三地。鄂本篤過境時，喀什噶爾王曰摩哈美德汗，（Mahomed Khan）似卽阿布賽德之後裔。國都已移至葉爾羌。據鄂本篤之記載，摩哈美德汗之權力，最小亦達於阿克蘇境。天山南麓，直至中國邊境，哈密諸城，或亦歸其管轄。盖據鄂所記，察理斯國（C-ialis=Chalis）王，乃葉爾羌王之子，治理喀喇沙爾，哈密，吐魯番及闢展諸地也。和闐雖自有王，而王爲葉爾羌王妹之子。或亦其附庸也。

圖格臘克帖木兒爲在喀什噶爾，成吉斯汗子孫中，最初奉回教者。自是以後，東部土耳其斯坦諸王多奉回教。一千四百十九年，（明成祖永樂十七年）哈烈王沙哈魯之大使來中國時，佛教尚盛行于吐魯番及哈密諸城。至十五世紀之末，佛敎始全爲回敎所排斥。西方喀什噶爾及和闐等國之奉回敎，較早於東方諸

國。崇奉之熱，幾等於狂。傳經敎師，以及眩人，皆自稱爲聖人摩訶末之後。僭號「火者」。(Khwajas, Hojahs) 尊稱也。握大勢力。其徒皆互懷門戶之見。煽惑人民，結黨成羣。彼此攻擊，勢等水火。置大局於不顧。以致國滅。悲夫！十七世紀之末，喀什噶爾回敎分白山派 (White Mountain) 與黑山派。(Black Mountain) 白山派首領曰火者阿拍克。(Hojah Appak) 國王亦斯美耳汗 (Ismail Khan) 則熱心贊助黑山派。驅逐火者阿拍克。不許居喀什噶爾。阿拍克奔天山北。求援準噶爾 (Dzungaria) 額魯特 (Eleuths, Kalmuks) 王噶爾丹汗。(Galdan Khan) 噶爾丹汗素有大志。聞此心喜。乃於一千六百七十八年，清康熙十九年 乘機進兵，伐天山以南諸國。擄喀什噶爾王及其全家，而立白山派火者哈資臘忒阿法克 (Hidayat Allah Hazrat Afak) 爲王。歸己屬下。國中由是大亂多年。兩派互爲雄長。而皆事準噶爾汗甚恭。一千七百五十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淸兵滅準噶爾。翌年，淸兵利用白山派爲內應。征服土耳其斯坦全部。直至於今，不能脫中國人之羈絆。地方細事，仍歸酋長治理，而中國

官則監督大事耳。境內衝要之地，及邊疆諸邑，皆有中國兵隊駐紮。統歸伊犂將軍管轄。將軍駐固爾札。(Kulja) 即寧遠城 固爾札位於伊犂河上，距古代阿力麻里城 (Almaliq) 不遙。乾隆征服以後，時起叛亂。尤以光緒初年爲劇。左宗棠平定以後，改爲新疆省。內地人民移墾日衆。漢回雜處，感情調協。(五)古之西域，今與內地無異矣。

(五)由元亡以迄清初，東部土耳其斯坦之歷史至爲黑暗不明。此期中最要史書，爲塔力克伊拉施特。(Tarikh-i-Rashidi) 著者爲古兒康，(Mirza Mahomed Haidar Kurkan) 喀什噶爾汗阿伯德爾拉施特 (Abdul Rashid) 之首相也。拉施特以回敎紀元九百五十年，即耶蘇紀元一千五百四十三年即位。(一說即位於一千五百五十四年。) 在位三十四年。塔力克伊拉施特，阿拉伯語拉施特史記也。蓋以紀念其君者也。此書不可與元時波斯人拉施特之史記相混。波斯人拉施特之史記曰札米伍特台冗力克。古兒康之史記止於十六世紀中葉明世宗嘉靖中。專記喀什噶爾國事情者也。

鄂本篤與科倫布二人皆受馬哥孛羅遊記影響，其旅行目的，皆爲訪契丹。科倫布則發現美洲，爲歐洲移民專地。功德在人。紀念之者甚衆。故其名乃

大顯。鄂本篤不幸抵中國邊境，死於肅州。其名遠不如科倫布。然極其初心，冒萬死，以求正理，則一也。可不敬哉。鄂既死，其同會友人某君，作墓銘弔之云，『欲訪契丹，竟得天堂。』（Seeking Cathay, he found Heaven.）鄂抵中國邊境，羈留十七閱月。雖未能至北京，而書函得達。與約翰肥的南德有十一日之面晤。『自知受托之事已成功，旅行目的已達矣。』遺物遺稿皆能至北京，俾友人利瑪竇能爲之作記，使傳不朽。可謂不幸中之大幸。登『天堂』後，亦可顧盼自雄矣。鄂本篤之前，歐洲人尙有懷疑契丹與支那，非同一國。製地圖者，多有分支那契丹爲二國，而置契丹於支那之北者。自是以後，疑竇消釋。斯亦地理學上之大發明也。法顯佛國記云，『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王稱西方之難，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卽此也。嗟呼！若不爲衆生求無上正法者，寗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

，自云我爲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眞子矣。」鄂本篤在葉爾羌時，有勸之歸回印度，不必前行者。而鄂答以「素不以死生介其心。奉命來此，職守所在。因畏死而使多人失望，尤爲卑汚行爲。無論如何，甯犧牲生命以成功，決不願半途而歸。」（見下文）法顯，玄奘，鄂本篤三人之不屈不撓精神，皆可炳耀千古。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吾讀法顯，玄奘，及鄂本篤三人之記傳，不禁神馳矣。

第一百六十四節。鄂本篤訪契丹記。

（此記出自金尼閣之耶蘇會支那傳教錄卷五，第十一，第十二，及第十三章。原著者爲利瑪竇。）

支邦傳敎錄卷五第十一章。 耶穌會會員葡萄牙人鄂本篤被選往訪契丹國。

昔威尼斯人馬哥孛羅（Marcus Paulus）嘗著書詳記契丹國（Cathay）事。名震歐

洲。惟世代湮遠，人已忘之。甚有謂爲寓言，世間確無此國者。耶蘇會神父之居莫臥兒(一)(Mogul)朝廷者，常致書於居住印度西部之同事人，序述回敎徒傳說。謂契丹國更在東方，位於莫臥兒王國之北。此雖舊事重提，而實新聞也。諸神父並深信其地有基督敎牧師，寺院，僧侶，祈禱等也。神父尼古拉斯皮門塔(二)(Nicholas Pimenta)者，葡萄牙人也。充吾會之東印度探訪員。聞而大喜。急欲往其地，爲吾會宣力傳敎。更謂其地基督信徒，皆遠隔敎皇，所作所爲，逾越規訓，在所不免。故尤不可不往探訪也。皮門塔因上書於敎皇，及葡萄牙國王，求贊成此舉。王乃令總督阿里亞斯撒爾丹哈(Arias Saldanha)襄助此舉。給皮氏以金錢及獎勵。總督受命，極力相助。蓋總督亦贊成傳布基督敎，尤願推廣吾會也。皮門塔乃擇吾會會員鄂本篤當此行。鄂亦葡人。忠誠巧慧，居莫臥兒國甚久。閑波斯語，熟回敎風俗習慣。二事皆爲充當此行，所不可缺者也。

(一)莫臥兒帝國建於一千五百二十年。(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明末，歐人至印度者，稱印

度中部爲莫臥兒。(Mogor, Mogul) 而在葡萄牙人口中，印度之名，僅施於臥亞 (Goa) 及西海岸諸地而已。猶之今代荷蘭人所謂印度者，乃爪哇及蘇門答臘兩島也。

(二)皮門塔一千五百四十六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 十二月 六日，生於桑他萊姆。(Santarem) 一千六百十四年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 三月，六日，卒於臥亞。葡萄牙國王，是時爲腓力勃三世。(Philip III.)

神父利瑪竇自支那國京城迭次致書印度諸同事，謂契丹乃支那帝國之別名。見此書他章，證據甚多。惟在莫臥兒朝中諸神父，來函所見，全然相異。皮門塔對於兩說，初則懷疑不決。繼則偏信莫臥兒諸神父之函。蓋諸書已明言契丹各地，有回教徒甚衆，而支那無該教之踪跡也。再支那業已證明向無基督教，而回教徒身歷契丹境者，皆言之確鑿，契丹有基督教也。亦有謂契丹與支那爲鄰國，因之誤傳，支那即契丹也。故皮門塔等會商決定，派人探訪，以釋羣疑，兼尋與支那有否短捷交通路線也。

契丹國有基督教徒，或爲回教徒之謊言。蓋彼人素不可恃也。或由其國教儀外觀，略似吾教，遂有此誤報也。回教徒不奉一切偶像，偶見支那廟宇中羣

像，有似吾教聖母及聖徒者，遂以爲其國教，同於基督教也。支那廟中壇上有燈及燭。其國僧侶之服，與吾教禮書所言勃魯維爾 (Pluvials) 服相似。請願人行列誦經，正類吾人歌誦。音調亦酷似吾教堂中之格利哥雷唱也。其他宗教上之儀禮，用以祈神禱天者，亦多與吾人相似。外國商旅，若回教徒等驟見之，未有不混以爲基督教信徒者也。(三)

(三)西方之人，誤信東方各國爲奉基督教者，中古時代，數見不一。例如達格瑪(Da Gama)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國 (Calicut) 誤聞奉佛教之白古國 (Pegu) 爲基督教國。明初，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 (Clavijo) 在撒馬兒罕時，誤聞印度人崇奉希臘教，契丹國皇帝亦爲基督教徒。巴巴羅 (Josaphat Barbaro) 在塔納市遇韃靼人某云，契丹國人皆奉基督教。蓋其國廟宇中偶像，正與吾國諸寺相同也。一千五百五十九年時，(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英人任金生 (Anthony Jenkinson) 等，在布哈拉國亦有人告彼，契丹人崇奉基督教。中國宋史拂菻傳謂拂菻人信佛，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云。亦同是誤傳也。

鄂本篤既受命，乃整理行裝。預備起程。矯扮亞美尼亞商人。長衣纏頭，腰掛彎刀，背負弓與箭筒。蓄鬚髮甚長。衷心雖奉基督，而在途間，人皆以

爲摩訶末之徒也。易亞美尼亞名曰伊色阿伯德拉（Isai Abdulla）伊色即耶穌之轉音，阿伯德拉猶云天主之僕役也。莫臥兒皇帝阿克巴（Akbar）素與耶穌會士友善，尤喜鄂本篤。故贄助壯行。給御筆書多通，或致王之友，或致來貢藩王，勅令沿途保護。所以矯裝爲亞美尼亞人者，蓋不若是，則不得過。若被知爲西班牙人，則中道被阻，可斷然也。又攜帶貨物多種隨行。一則使人見之，以爲實是商人。再則貨物售出，可以作爲路費也。葡萄牙之印度總督，捐重資，購辦西印度及莫臥兒國之各種貨物。阿克巴亦慨捐巨金以助行。神父哲羅姆沙忽略（Jerome Xavier）主掌莫臥兒國基督教事務多年。派熟悉沿途諸國事情者二人伴行。一爲僧人李俄格力曼奴斯（四）。（Leo Grimanus）俾鄂本篤長途遠征，不生厭心。他則爲商人戴梅式流斯。（Demetrius）又給僕役四名待奉左右。四人昔時皆爲回教徒，而今已改崇基督教矣。然皆不得力，故抵臘和兒（五）（Lahore）後，即遣之歸，而另傭亞美尼亞人，曰亦撒克（Isaac）者同行。亦撒克已有妻孥，居臘和兒。亦撒克爲全隊中最忠者。沿途辛苦萬

分，無一怨言。古所謂良友，殆不虛也。鄂本篤告別長官後，乃起程。據當時訓令觀之，起程日期，爲此世紀之第三年，一千六百零三年。正月，六日也。

(四)僧人李俄格力曼奴斯似即一千五百九十年，(明神宗萬曆十八年)阿克巴遣往臥亞充大使之助祭，李俄格力摩牛斯(Leo Grymonius)也。格力摩牛斯希臘人，巧慧而練達。

(五)臘和兒莫臥兒帝國之陪都也。他書記鄂本篤於一千六百零二年，(明萬歷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起程，十二月八日，抵臘和兒。訓令或於起程後，送往臘和兒者也。鄂本篤抵臘和兒後，併未依訓令，住該城教堂耶穌會士平海羅(Emanuel Pinheiro)及柯爾西(Francis Corsi)二人處，乃居威尼斯人格力西(John Galisci)之家也。

每年商人，欲往喀什噶爾國(Cascar — Kashgar)者，須在臘和兒結隊同行。喀什噶爾國自有王。所以須結隊同行者，一可途中互相輔助，再可抵抗盜匪也。此次與鄂本篤同行者，共凡五百人。隨從騾馬，駱駝，車輛甚衆。是年四旬大齋（一千六百零三年之復活祭在三月三十日）時起程，離臘和兒。行一月，抵阿塔克市(六)(Athec)仍在臘和兒省境內。休息兩星期後，復起行。渡一河，寬約一箭之遙，有渡船，專載商旅。在河之對岸，休息五日。有來警告前途有盜匪阻路者。又行

二站，原作二月。玉爾謂應作二站。茲改正。抵配夏哇（七）（Passaur = Peshawar）休息二十日，始再前行，往向一小城。途間遇一參聖者，言前行三十日程，有一城，曰喀帕兒斯達姆（八）（Capperstam）其人不許回教徒入城。違者死。異教商人，則可入城無阻，惟不得入其廟宇。本地居民入廟，須衣黑服。否則亦不得入廟。地皆膏腴，出產甚豐。尤多葡萄。參聖者言次，贈鄂本篤葡萄汁一杯。鄂嘗之，乃酒也。其味清冽，無異於吾國所產者。是處回教徒素不飲酒。因疑該處居民，爲非回教徒，而實基督教徒也。留於遇參聖者地點，二十餘日。繼聞前程途間多匪，乃自地主請兵四百人護行。由該處起行二十五日，抵吉代里（十）（Ghideli）。全途行李貨物，皆沿山麓而行。持兵器之商人，自山頂眺望，以防盜匪。蓋盜皆藏山頂，時自頂上飛石，擲擊行旅。護衞之士，在山頂前行。若遇盜匪，則以武力驅之。商人在此付通行稅一次。盜匪來襲。同行者多受傷。生命財產，經大危險，始得平安。鄂本篤與餘人，奔入林中，深夜始歸。幸免賊手。又行二十餘日，後抵可不里城（Cabul）百貨薈萃，商賈雲

集。此城（十一）仍隸莫臥兒皇帝版圖。諸人稽留於此凡八閱月。商人中有不願前行者，亦有因人數過少，不敢前行者。

（六）阿塔克今名阿托克。（Attock）位於印度斯河上。地勢險要。一千五百八十一年，（明萬歷九年，）莫臥兒皇帝阿克巴建此，以防其弟可不里總督哈啓姆彌兒柴（Hakim Mirza）之侵入，阿克巴名之曰阿塔克巴那拉斯。（Atak Banaras）同時又在國之東南，建一要塞，名曰喀塔克巴那拉斯。（Katak Banaras）阿托克今在彭甲伯省（Punjab）拉瓦爾賓地（Rawalpindi 區。

（七）配夏哇城自一千九百零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爲英領印度西北邊省之首府，位於巴拉河（Bara Stream）左岸之山頂上。可俯瞰四周平原。東南距斯瓦忒河（Swat）及可不里河交匯處十三里半。（英里）距開伯爾關（Khyber Pass）口甲姆路德（Jamrud）砲台十里半。東晉法顯佛國記作弗樓沙國。爲乾陀羅省（Ghandara）之首府。一千五百五十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胡馬雲（Humayun）見衆壘多毀，乃重修之。命一重將駐守，以防阿富汗人侵入。阿克巴時，巴爾格拉姆（Balgram）又重修之。西克斯（Sikhs）時代，總督阿維塔畢爾（Avitabile）將軍更擴張之。

（八）喀帕兒斯達姆即喀菲利斯坦（Kafiristan）之訛音。在印度庫士山中。回教徒稱其人曰喀菲兒，（Kafirs）猶云信異端者也。其人自昔嗜飲酒。算端巴伯兒史記載喀菲兒人頸，皆懸皮酒壺。渴時不飲水而飲酒也。好勇鬥狠。無文字，廟宇，僧侶。男子面黑。婦女美好。兩頰朱紅。嬌艷不亞於歐洲婦女也。人甚污穢，衣垢不浣。多有終身不浴者。民食中，以山羊肉爲最多。間亦有食鵪鴣及鹿者。惟雞，雞卵，及魚，則無食者。故河中之魚，可掬也。信惟一之上帝。然又崇拜三神。一神曰帕力沙奴，（Palishanu）刻於木上，有銀目。天久雨，或久旱，或瘟疫流行，則祈禱之。祭則以羊。灑羊血於神像之身。祭時婦女不得近旁。人死葬之以棺，暴露於山中。宣誓言和，以舐鹽爲信。孟加剌東部喀歇人（Kasias）宣誓時亦以舐鹽爲信。

（九）鄂本篤請得護兵四百人之地，玉爾謂或即哲拉拉八德（Jalalabad）城也。此城距配夏哇七十九英里，可不里一百零一英里。阿克巴皇帝建於一千五百七十年。（明穆宗隆慶四年。）

（十）吉代里即今代之哲代雷。（Djegdeléh）距可不里四日程。

（十一）可不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即新唐書之迦布邏城。今爲阿富汗國都城。一千五百零四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算端巴伯兒攻陷後，即駐其地。君臨四境，凡二十年，始更侵入印度，建莫臥兒朝。巴伯兒卒，封給少子喀姆蘭。（Kamran）後爲其兄胡馬雲

(Humayun) 所奪。胡馬雲卒，封給少子彌兒柴哈啓姆。(Mirza Hakim) 哈啟姆卒於一千五百八十五年，(明萬曆十三年，) 可不里城遂歸其長兄阿克巴。由是直至一千七百三十八年，(清乾隆三年) 皆屬印度莫臥兒朝皇帝。後爲那的兒沙 (Nadir Shah) 所有。由那的兒沙傳之阿合瑪特沙杜拉尼。(Ahmad Shah Durrani) 其子帖木兒 (Timur) 始建都於此。撒多柴朝 (Sadozai) 及今巴拉克柴朝 (Baraksais) 皆都此。

當是時喀什噶爾王之妹，歸自麥加城。(Mecca) 道經可不里，與商隊同行。喀什噶爾王名麻法默德汗。(Maffamet Can) 其妹乃和闐。(Cotan) 王之母也。王妹號曰愛智哈奴姆。(十二) (Age Hanem) 薩拉森人常加榮名於往麥加城謁摩訶末之屍者曰「愛智」。王妹崇奉摩訶末。適自萬里外之麥加城歸來。故回教徒稱之以是名也。斯時王妹短乏旅費，故轉向商人借貸，並允於歸國後，加重利償還。鄂本篤因思欲往契丹，必經喀什噶爾國境。莫臥兒皇帝命令效力，過此即止。欲取得他國王之保護，此誠爲良緣。機不可失。於是將所帶貨物售出，借給王妹黃金六百錠。並於契約上，注明不收利息。王妹爲人

度量寬洪。抵國後，果不忘鄂之惠。償以玉。値數倍於鄂所貸者。支那人最愛此寶石。携往契丹售之，利可倍蓰也。

(十二)愛智哈奴姆原文爲 Hajji-Khanum 猶言參聖公主(The Pilgrim Princess)也。麻法默德汗正音應作摩哈默德汗 (Mahomed Khan) 摩訶末葬於麥地那，(Medina) 不在麥加。此處記載有誤。

僧人李俄格力曼奴斯不耐風塵之勞，乃自此歸回臘和兒。同伴者戴梅武流斯因事留此不能前行。鄂本篤乃僅偕亞美尼亞人亦撒克與商隊同行。以前同行諸商人外，斯時又加入新客數名。不虞前程有危險也。

起行後，第一站抵察拉喀兒。(十三)(Ciarakar) 其地多鐵。此城在莫臥兒國邊境。以前皇帝詔書，各地不敢不遵。故得免留難勒捐等事。抵此則天高皇帝遠，始覺行旅不易矣。再行十日，抵八魯灣。(十四)(Paruan) 人烟稀罕。此爲莫臥兒國極邊矣。休息五日，再起行。過高山。峰巒聳入天際。行十二日，抵恩格蘭(十五)(Ainghran) 再行十五日，抵喀爾奚亞。(Calcia) 居民鬚髮皆黃。類低國(十六)人民

。住鄉村茅屋中。再行十日，抵哲拉拉拔德（十七）。(Gialalabath) 有婆羅門人在此向旅客征收過路稅。蓋得白魯阿拉塔（十八）(Bruarata) 王之允許也。再行十五日，抵塔里寒（十九）。(Talban) 適逢亂事。故羈留於此凡一閱月。喀爾奚亞人民揭竿起事，道路阻塞也。

（十三）察拉喀兒 (Charikar) 在可不里城 (Kabul) 北四十英里。高兒班德山谷 (Ghorband Valley) 之口。依賓拔都他遊記嘗載之。鐵砂皆來自高兒班德礦穴。鍛鍊後，販至可不里出售。察拉喀兒今爲闊希斯坦 (Kohistan) 總督駐紮處。

（十四）八魯灣之名，已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地居印度庫士山之一隅。有數峽道，交會于此。形勢甚險要。故自昔即著名於亞洲古史。愛德利奚(Edrisi)地理書作法兒灣 (Farwan) 謂『城市不大，居民殷實。市場中，肩背相摩。四周風景絕佳。房屋以泥磚構成。全市位於班夏希兒河 (Banjhir) 畔。爲印度重要都市之一也。』

（十五）總計鄂本篤由可不里城至塔里寒，所需之時共七十五日。而實則至多十六日，以至二十日即足矣。李櫃 (Leech) 謂恩格蘭，爲八魯灣峽中一村。距關口二十六英里。亨利玉爾謂此名或由阿韓格蘭 (Ahan-gharan) 二字而來。阿韓，鐵也。格蘭，礦也。各圖中皆無喀爾

奚亞之名。玉爾謂庫勒姆（Khulum）城王族曰喀拉稽。（Khallach, Killich）喀爾奚亞或由喀拉稽而來。玉爾又謂阿母河北布哈拉城叢山中，有波斯種人，曰喀爾察人。（Ghalchas）不屬他國。其人多貧，面貌美好。與鄂本篤所記鬚髮皆黃，類於低國人民者，略相同也。斯坦因（Stein）謂薩里庫兒（Sarikol）人種中，有吉利吉思人，以遊牧爲業。此外又有塔發克人，（Tajik）言語面貌，皆與喀爾察人(Galcha)相似。居住極東之伊蘭民族也。亨利玫狄謂喀爾奚亞當在昆度斯(Kunduz)及塔里寒中間之康納拔德（Khanabad）附近。

(十六)低國者今之荷蘭比利時也。英文曰 Netherlands，德文曰 Niederlande 皆卽低國之義。蓋此二國，處萊因河下流，地勢低窪故也。

(十七)此節之哲拉拉拔德與上兩節，請得護兵四百人之哲拉拉八德不同。以前之哲拉拉八德在配夏哇與可不里中間，擺勒川（Beilam）與可不里河交匯處。此處之哲拉拉八德應在庫勒姆(Khulum)與塔里寒中間，昆度斯或阿梨阿拔德(Aliabad)附近。

(十八)白魯阿拉塔卽布哈拉之訛音。

(十九)塔里寒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在昆度斯東五十英里。馬哥孛羅遊記作塔伊康。(Taican) 自是以東，直至帕米爾高原東面之乞乞克力克關，(Chichiklik Pass)鄂本篤似由馬哥孛羅故道而行也。

由是前行，抵哲曼（Cheman）屬撒馬兒罕王阿伯德拉汗（Abdulahan）所轄。王兼管拔汗那，（Burgania）布哈拉，（Bacharala）（二十）及鄰近諸國。哲曼城市甚小。城中長官，遣人來請商隊入城。蓋城外，恐有喀爾奚亞叛民來襲也。商人答以甯願納過路錢，欲於夜中起程也。長官聞之，嚴禁前行。謂喀爾奚亞人此時無馬。若商隊前行，馬將盡落叛人之手。以後叛徒勢力更張，擾擾此邦，抄掠人民，將更甚於前。最妙之策，莫如全隊入城。與城中人，合力抗禦叛民也。商人於是進城。將至城牆邊，即有來報，叛徒已至。長官及隨從，聞而逃奔。商人協議，將行李作牆，以便守衞。收集石塊，積之丘如，以補矢乏。喀爾奚亞人覘此，遣人來慰。諸商無須驚擾。彼人將保護商隊前行也。商人聚議，甘言不可聽。決計逃入林中爲上策。或有將此謀洩之叛徒者。於是其人即時蜂擁前來，越過行李，取所悅者而去。匪徒呼商人出林中，允許諸人取所餘財物，走入城中。鄂本篤歸檢諸物，僅失馬一匹。後以棉布若干易回之。諸人留城中，時懼叛徒破城，屠戮所有人口也。當此危急之

時，有布哈拉國大首領俄羅拜式忒愛拔達斯干 (Olobet Ebadascan)（二十一）者，遣其弟入賊中，曉以利害。賊人懷。始許商人前行。然全途中，仍時有盜匪，尾隨於商隊之後，見機則竊奪貨物也。鄂本篤嘗殿後行，有盜四人，伏道旁。出而攻擊。鄂取所冠波斯帽投之。賊人接而以爲足球。玩戲之際，鄂乘機策馬逃奔。得與大隊相合。

（二十）賽桂內 (Deguignes) 攷鄂本篤旅行時，阿母河北，撒馬兒罕，布哈拉，及拔汗那等地，皆隸月即別(Uzbek)朝代。國君名曰阿伯德爾麥銘 (Abdul Mummin)。此節之阿伯德拉汗必卽其人。

（二十一）玉爾謂俄羅拜式忒愛拔達斯干其原音或爲阿拉拜格愛巴達克山，(Ala-Beg e Badakshan) 猶言巴達克山酋長阿拉也。

經崎嶇之路，履危涉險，凡八日，而抵登吉巴達克山。(Tenghi Badascian)登吉者，難路之義也。路峽可畏。二人不得並行。懸崖千仞。其下有河。俯視令人目眩。城中居民，與兵士多人，連合來襲商隊。鄂本篤喪馬三四。稍後，餽以禮物若干，皆得贖回。在此停留十日，始再起行。一日而抵察兒求那（二十二）

兒。(Ciarciunar)遇暴雨，宿曠野中五日。風雨侵襲之外，復有盜匪來攻。由此前行十日，抵塞兒帕尼兒[二十三](Serpanil)。國土空曠 人煙斷絕。次登撒克力[二十四]斯瑪(Sacrithma)高山。道徑險陡。登者須擇最健之馬以行。否則無不顛掊。餘人多擇他道，繞屈以行。道雖長，然較平坦也。鄂本篤有兩騾，因疲而跛。役人欲縱之去。後費大力，始得引之追及他人。行二十日，抵撒里庫[二十五]兒。(Sarcol)有小村多所，鱗次而居。停留二日，俾馬得休息。再前行二日，抵哲察力式[二十六](Ciecialith)山脚。滿地冰雪。登山時，有多人凍斃。鄂本篤幸有天佑，得免於死。居深雪中凡六日夜。終抵唐盖塔兒[二十七]。(Tanghetar)至此已入喀什噶爾國境矣。亞美尼亞人亦撒克失足，落大河深水中。幾於淹斃。臥河涯八小時。鄂本篤始奮力救出之。

又前行十五日，抵鴨柯尼樞[二十八]。(Iakonich)道路崎嶇難行。鄂本篤所携之馬，竟有六匹，皆死於困倦。又行五日，鄂本篤乃離大隊先行，馳至鴉兒看[二十九](Hiarchan)首府。遣囘馬匹，以助同行。又送食品，以賚同伴。不久大隊商

旅，及包裹行李，皆安抵首府。時爲耶穌降生一千六百零三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也。

（二十二）察兒朮那兒（Ciarciunar）爲波斯語 Char Chinar 之訛音。其義爲「四株乞納兒樹」也。克什彌爾湖中確有小島曰察兒乞納兒。因有四株高大乞納兒樹，故得名。

（二十三）塞兒帕尼兒，玉爾謂爲錫爾依帕米爾（Sir-i-Pamir）之訛音。其義猶云「帕米爾之頂」也。阿母河，藥殺水，葉爾羌，及喀什噶爾諸水，皆發源於此。

（二十四）撒克力斯瑪似爲鄂格速斯河源撒力克北（Sarikball）山。

（二十五）撒里庫兒在帕米爾高原之東部。

（二十六）哲察力忒山在撒里庫兒之北，爲博羅兒山橫嶺，伸向葉爾羌方面者也。

（二十七）唐蓋塔兒（Tangi-tar）『狹峽』之義也。在乞乞克力克關之東。

（二十八）孜狄謂鴨柯尼樞爲葉爾羌（Yarkand）西南大村鴨喀阿力克（Yaka-arik）。由乞乞克力克往葉爾羌，路必經之。鄂本篤由印度至葉爾羌所行之路，似即玄奘法師所行者。

（二十九）鴉兒看即葉爾羌。名見元史世祖本紀。有時又作押兒牽。

在鴉兒看時，鄂本篤嘗致書阿格拉諸同事。言過帕米爾高原之苦。因寒與失五馬。天氣酷冷

○人馬幾不能呼吸○由是致死者，比比然也○人皆食蒜韮及乾蘋果○馬之齦肉，皆擦蒜以禦寒○雪深時約須四十日，始能過高原○馬哥孛羅亦記過帕米爾須四十日也○

支那傳教錄卷五第十二章○　往契丹之餘程及查明契丹國即支那帝國○

鴉兒看爲喀什噶爾國之都城○商賈如鯽，百貨交匯○屹然爲是方著名商場(三十)○可不里駱駝商隊，至此爲止○不再前行○欲往契丹，須重組隊伍○商隊領袖，爲王所任命○納金若干，便可得職○王付以全權○在全途間，可以管轄商人○在此羈留十二月，新商隊始得組成○蓋道途遙遠，艱難危險○商隊不能年年有之○須待人多成羣，始可組織○且須知悉何時，能得允准，進入契丹也○

(三十)今代葉爾羌雖不爲政治重心，而商業仍甚繁盛○鄂本篤於一千六百零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及八月間，嘗自葉爾羌致書印度同事，言欲得往契丹商隊長一職，須付國王麝香二百袋○隨從四人，皆負使節名義○從行商人一百七十二名，皆須付隊長重金，始得一往○故隊長每行一次，亦有重利也○

契丹人最貴碧玉。玉如大理石，光亮透明。携往契丹市之，其利倍蓰。最良之玉，貢獻皇帝。所得回賞，輒百倍原價。故商人羣趨於販玉也。其稍劣而未爲皇帝所選者，則市之人民。利厚無窮。雖路程萬里，困倦不堪，所費極多，而出入相權，利仍百倍，故人趨之若騖也。玉可製花瓶，及袍帶之衫針。彫成花葉。工甚華麗。支那人稱此石曰玉石。(Jusce) 今其國中，多不勝記。玉有兩種。第一種最良，產和闐河中。距國都不遠。泅水者入河撈之。與撈珠相同。磨琢後，有大如大燧石者。第二種品質不佳。自山中開出。大塊則劈成片。寬約二愛耳。(ells) 以後再磨小，俾易車載。產玉之山，名曰石山。(Stone Mountain) 土人稱曰康桑吉喀修。(三十二) (Cansanghi Cascio) 距葉爾羌約二十日程。此國(未指明何國)地理書所載玉山，或即此也。石山遠距城市，地處僻鄉。石璞堅硬。故採玉事業，不易爲也。土人云，縱火焚燒，則石可疏鬆。採玉之權，國王亦售諸商人。售價甚高。租期之間，無商人允許，他人不得往採。工人往作工者，皆結隊前往，携一年餱糧。蓋於短期

時間，不能來至都市也。

(三十一)鄂本篤記玉有兩種。一種撈自河。一種採自山。與中國史書所記者，完全相同。新五代史卷七十四，于闐國傳云，『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一，葉爾羌河下云，『自葉爾羌城南七十里，至玻斯恰木。又西南五十里，至汗亮格爾。又西南百五十里至英額莊。又西南三十里，至齊盤山。又西南五十里至阿子汗薩爾。又西南六十里。至密爾岱山。山峻三十許里。四時積雪。谷深六十餘里。山三成。下成者巃，上成者巔，皆石也。中一函，則瓊瑤函之。彌望無際。故曰玉山。採者乘犛牛至其巘。鑿之墜而後取。往往重千萬觔。』丁謙穆天子傳地理攷證謂密爾岱山即周穆王所至之羣玉山也。康桑吉喀修乃波斯語Kan sang-i-及突厥語Kash之訛也。喀修者，玉也。全義猶云，玉石礦也。

國王名曰摩哈美德汗。(Mahomed Khan)鄂本篤往朝之。進獻時辰表，望遠鏡，及歐洲帶來諸奇珍。王見而大悅。遇鄂甚優。鄂初不宣洩欲往契丹之謀，僅言住喀什噶爾東鄰嘉理斯國，(Cialis=Karashar)祈王頒護照，以便行程

。王熱誠助之。王卽前在可不里城所遇往麥加參聖王后之子也。鄂嘗借給王后黃金六百錠。后甚德之。故今以殊禮待鄂。廷中官吏，不久亦皆與鄂爲知交。(三十二)

(三十二)一千六百零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二月二日，鄂本篤自葉爾羌致書沙勿略(Xavier)言該地居民，聞有亞美尼亞之魯迷(Rumi)人，(回教徒之歐人稱號)不守回教法律，皆大驚愕。街談巷議。鄂恐有變端，乃朝王求保護。王優禮之。其國首相在鄂之行李中，見有十字架一具，及福音書一本。頗注意之。因勸鄂於第二次朝見時，呈之於王。王敬受書，因使鄂讀一節，解釋其義。鄂乃取書中，耶穌昇天頌聖歌讚之，並以至誠至悲之情，解釋救世主衆昇天堂事於諸回教徒前。又略爲講解聖靈降臨，及耶穌光臨判斷事情，第二次又開卷爲誦讀聖詩第五十節。又爲講解悔罪之事。環繞而聽之諸回教大師，皆己老耄，鬚髯盈胸。聞鄂言後，莫不相顧驚訝。國王亦言前所未聞也。王又請觀十字架。並問基督教徒祈禱時，面向何方。鄂答以天主無往不在，故祈禱時。人面所向，不拘何方皆可。基督教徒對於洗罪觀念與回教徒亦略不同。回人謂洗濯身體，可以洗去罪惡。基督教徒則謂僅洗軀體，無益於靈魂。靈魂自有洗罪方法也。諸人聆言，皆悅意而退。自是王常召鄂本篤入宮。某日

王示鄂圖虫形文字紙一張。。並問鄂紙上所言爲何。鄂讀之竟，（紙上究爲何種文字，未詳言）。知所言乃三位一體之說。並乘機告以天主之威力，無往不在，大莫與比。王之左右聞鄂言，皆讚賞之。因轉相問曰。『其所言之基督教徒，莫非吾輩所稱喀菲兒人（Kafirs）乎？喀菲兒人亦承認有天主，與吾輩相同也。』（喀菲兒人居印度庫士山中。在阿富汗國東北境。）王曰，『所言者，必爲摩拉（Mullah）也。』（摩拉，回教之牧師也。）摩哈美德汗即和闐國王。來鴉兒看迎接其母。以鄂在可不里時，有惠於其母，故待之禮貌特殊。聞鄂講解聖經時，莫不傾心而聽。

閱六月，昔時同伴之戴梅忒流斯先以事留可不里不能行，至是亦抵鴉兒看。鄂本篤及亞美尼亞人亦撒克見戴抵此，皆歡忭大悅。然同居不久，戴氏實使新友皆感不樂也。當是時，得國王允許，諸商人中，自舉一假皇帝。其餘商人，則依其風俗，向假皇帝行敬禮，貢獻方物。戴氏爲人吝嗇，不肯解囊貢獻。假皇帝有權可械繫其臣民，或鞭笞之也。戴氏幾於不能脫此兩刑。鄂本篤居間調處，慨然解囊，代爲貢獻。戴氏始得赦免。某夜有賊數人，穿牆破扉而入宿舍。縛亞美尼亞人亦撒克。拔刀加其頸，禁止聲張。掠物之際，

其聲驚醒鄂戴二人。至起而賊已遁矣。物未被竊，亦云幸矣。鄂本篤昔在可不里時，嘗貸款和闐王母。至是往索之。和闐去鴉兒看有十日程。來回一月足矣。逾一月，鄂尚未歸。薩拉森人因散播謠言，謂鄂不肯祈禱摩訶末，已被回教僧人處死。國人稱僧人曰喀悉施（三十三）(Cashishes) 其國風俗，凡旅客死無後嗣，或無遺言者，其財產歸僧人。彼等散播謠言，欲來分取鄂之財產。戴梅忒流斯及亦撒克皆大憂懼。一則傷其同伴之或眞死，再則懼將連累自己。鄂後歸。戴亦二人之喜可知也。鄂在和闐索得者，皆爲寶玉。價值數倍於母金。爲感謝天主，誌不忘恩之故，乃散賑貧民。自起程迄終，固未嘗一日停賑也。

（三十三）和闐昔奉佛教。西歷九百八十年至九百九十年間，（宋太宗時）佛教政府爲博格拉汗 (Boghra Khan) 所覆。改奉回教。一千二百零九年，（元太祖四年，己巳歲，宋甯宗嘉定二年）乃蠻部長屈出律既覇有伊犂河流域，率兵滅博格拉汗後裔。暫時恢復佛教。屈出律不久又爲成吉斯汗所滅。和闐舊城遺址，在今城之西八英里，博拉桑 (Borazan) 鄉約忒甘

(Yotkan) 村。昔時佛寺，今皆爲回教徒所佔矣。

某日鄂本篤受薩拉森人某君之請，正與羣衆宴會之際，忽有狂人，持刀奔入室中。以刀指鄂之胸。迫鄂即時呼摩訶末之名而祈禱之。鄂答基督教徒祈禱時，素不呼此名。雖死亦不能從。旁人來救，始將狂人逐出門外。此類脅迫，迭次見之。每次輒以死恫嚇，而鄂皆不爲威勢所屈。又一日，喀什噶爾王會集回教牧師僧人於宮中。亦召鄂往。其人稱牧師曰摩拉。鄂至，衆問之信何教。奉摩西乎？大闢乎？摩訶末乎？祈禱時，面向何方，鄂答以所奉者，爲耶穌，回教徒所謂伊色(Isai)也。天主無往不在。故祈禱時，面之所向不拘一定方向。其人聞祈禱無一定方向，乃相顧私議。蓋彼人祈禱，面必向西也。終乃謂吾教或亦可取。(二十四)

(二十四)杜雅力克(Du Jarric)本，有『鴉兒看城有回教寺一百六十所。星期五日，有官來往市場。宣告人民，不忘祈禱。後此則總寺遣出十二人，執牛皮鞭。見市中有不往祈禱者，即鞭之。』拔都他記花剌子模國亦有此俗。布哈拉國今仍如此。

當此時，土人阿甲西（Agiasi）者，受國王命，爲將來往契丹商隊長。聞鄂本篤勇而多財。乃延至其家聚餐。並奏樂以助歡。其國俗如是也。餐畢，隊長請鄂相伴往契丹。鄂喜不自勝。自思本擬請求國王保護，往契丹。而今乃處相反地位。被請相伴往其國，樂何如耶？與薩拉森人相處已久。閑其風俗習慣。途中不患無對付方法。鄂因應之。隊長乃說王親求鄂以伴喀欒拔撒（Caruanbasa）其人稱隊長曰喀欒拔撒也。鄂應王請。惟要求王賜給介紹書於沿途諸國，以便行程。以前可不望同來諸友，見此不悅。謂土人狡猾多詐。此寔設計誘鄂。刦奪其財，並將以害其身。鄂謂國王特請。情不可却。已許隊長，不可反汗。致失忠誠之名。諸友所懼者，亦未始無因。蓋土人已有言，出城之後，此三亞美尼亞人必遭暗害。鄂及戴亦三人，皆奉一致。故其人皆稱之爲亞美尼亞人也。惟戴梅忒流斯則聞言甚懼。又不敢前行。並勸鄂亦不如歸回。鄂不聽。謂素不以死生介其心。今奉命來此，職守所在。且此行前途榮譽，實不可限量。因畏死，而使多人失望，尤爲卑汚行爲。臥亞總

主教及印度總督，支出巨額金錢，助成此行。至此歸回，毫無成功，實無面目見人。由此前行，利鈍如何，非所計較。惟冀天主仍能相助，亦如以前助之由印度，平安而至鴉兒看者耳。無論如何，甯犧牲生命以成功，決不願半途而歸也。

鄂本篤於是束裝，預備起程。已有一馬之外，更增購十四。以載同人，及所携貨物。商隊長於此時間，歸家一省。其家距都城有五日程。及其既歸，遣書於鄂並催他商，速即起行。鄂得書喜。乃於一千六百零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身。先至約爾齊。(Iolci) 商旅皆須在此付稅，並須呈驗國王所給護照。過此又行二十五日，經韓家里，(Hancialix) 阿爾賽格式，(Alceghet) 哈格拔泰式，(Hagabateth) 愛格利亞，(Egriar) 美色泰雷克，(Mesetelech) 塔雷克，(Thalec) 霍爾馬，(Horma) 通塔克，(Thoantac) 明吉打，(Mingieda) 喀排塔爾可爾齊蘭，(Capetal col Zilan) 薩克桂伯達爾，(Sarc Guebedal) 康拔西，(Canbasci) 阿康色賽克 (Aconsersec) 察柯兒

(Ciacor) 等地，而至阿克蘇(三十五)。(Acsu) 全途道路崎嶇，行旅維艱。或由粗石塞道，或經沙漠，數日無水。

(三十五)離葉爾羌後所經各地名，幾無一能見於今地圖者。阿克蘇城在東經七十八度五十八分，北緯四十一度九分。民國以來，改爲道。道尹駐阿克蘇城。

阿克蘇乃喀什噶爾國一城市。其長官乃國王之侄。現年十二歲。兩次遣人召鄂本篤。鄂因其童子，故獻糖果等食物。王待鄂甚優。署中適有跳舞大會。王侄問鄂汝國跳舞法如何。鄂因不欲示以不敬，乃起舞示之。鄂又拜見王侄之母。示以王之敕書。其母見書甚敬。鄂因其婦人，又獻面鏡，印度壓斯沙布等物。王侄年幼，有他人代行政事。其代理官亦遣人召鄂，禮遇優隆。此行途中有載貨之馬一匹，斷脚繩，走落河中。河流甚急 馬泅水浮至他涯。鄂本篤見所載之貨，價值甚昂，損失過鉅。乃祈禱耶穌，求救護。馬後又浮水歸來，與大隊相合。既失復回，殆有天助。鄂因又祈禱，以謝天主之德。此處所經沙漠曰哈喇契丹。(Caracathai) 猶云契丹人之黑境也。昔有黑契

丹人居此，故因得名。(三十六)

(三十六)西遼盛時。天山在其國之中心。阿克蘇以東，亦皆其所轄。今代伊犂仍有一部民族，號曰哈喇契丹。必即古西遼之苗裔。

在阿克蘇城停留十五日，以待其餘商人之至。後又進行，經傲拖格拉克格梭，(Oitograch Gazo)喀歇尼，(Casciani)代雷，(Dallai)撒萊格伯達爾，(Saregabedal)，烏干(Ugan)而至庫車。(三十七)(Cucia)庫車城市甚小。在其處停留一月，俾馬得休息。由阿克蘇至庫車。道路亦甚崎嶇。所載貨物寶石等甚重。沿途又無大麥可購，以供馬食。故馬皆困倦異常也。在此城時，有僧人來責問鄂，何故於齋期不齋。其意實欲向鄂收取若干賄賂，可以免齋，或自鄂取得若干罰金也。兩方意見不同。僧衆迫鄂往其寺中祈禱，幾於動武。

(三十七)由阿克蘇至庫車中間各站名，亦皆不能攷。庫車即古龜茲國，今爲縣。

離庫車行二十五日，抵察理斯城。(Cialis)地方雖小，而守衞甚嚴。此城長官，乃喀什噶爾國王之私生子也。聞鄂本篤及從人，皆信他教。揚言曰，

「異教之人，闖入此國，實屬膽大妄爲。吾將奪其生命，取其財貨。理宜然也。」鄂本篤呈上喀什噶爾王敕書。長官讀竟，乃息怒。鄂又獻呈禮物若干。長官大悅。待鄂甚優。某夕，長官及其同敎之大師僧侶，聚集署中，討論敎義。忽思及鄂，乃遣人牽馬一匹，迎鄂赴署。鄂及同伴，憶及初見長官時之刻薄待遇，而此時已漏深夜半，迎鄂入署。是必欲置之於死也。鄂離別亞美尼亞人亦撒克時，淚流滿襟。謂彼若能脫險，必須竭力設法。報知同會會員，以鄂被難情形也。鄂出門閾時，心已懷必死之念矣。既抵署，長官命與回敎大師，共同討論敎義、此時忽覺天主謂之云：「於緊急之際，汝所欲云者，將給與汝也。」鄂此時口如懸河，論理透徹。彼敎大師，皆默然不云。自認戰敗。鄂之信仰基督眞理，由是得以維持。長官時時注意於鄂，贊成其說。終乃喟然歎謂基督敎徒，乃眞密速蠻。（Misermans）（三十八）並謂其祖先，亦嘗爲基督敎中大師也。其人稱眞信敎者，爲密速蠻。討論既畢，長官延鄂豪餐。並留署中過宿。翌日，始許歸舍，亦撒克守待竟夜。以鄂已死，不勝哀

悼。聲澌淚盡。忽見鄂回，驚喜無旣。

(三十八)密速蠻，元史作木速蠻。其原音爲 Mussulman，華言信正教者。察理斯長官，自謂其祖先亦嘗爲基督教中大師。此語可證明中古時代蒙古突厥有數部落，皆奉基督教也。

商隊長在此候後來商旅。待人數衆多，始肯再啟行。蓋人數益多，則於彼益有利也。故又堅執不許他人離隊先行。在察理斯(三十九)停留三閱月之久。鄂本篤以停留旣久，需費浩大，急不可耐。乃另獻新物於是地長官，求其設法，俾可先行。商隊長及其同伴竭力反對。自鴉兒看起身以來，鄂與彼等，素甚和協。至是則不得不反目絕交矣。

(三十九)察理斯之名，亦見哈智摩哈美德談話記，(見本冊第一百五十五節)作嘉理斯。由哈密西至阿克蘇。所經諸站爲關展，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等。各家所記皆相同。哈智摩哈美德之記載，揭錄如下。

哈密至吐魯番十三日。

吐魯番至嘉理斯十日。

由嘉理斯至庫車十日。

亦色忒烏拉 (Izzet Ullah) 之紀程如下。

哈密至吐魯番十二日。

吐魯番至喀喇沙爾九日。

喀喇沙爾至庫車十日。

據此二家之記載觀之，嘉理斯必即喀喇沙爾，可無庸疑。鄂本篤由阿克蘇東行至哈密。中間各站之名，皆得見之。惟缺喀喇沙爾一名。尤使人不得不思察理斯即喀喇沙爾也。丹維爾 (D'Anville) 謂波斯語察理克 (Scialik) 與突厥語喀喇沙爾，(Karashar) 義皆黑城也。民國改喀喇沙爾爲焉耆縣。有道尹駐焉。

鄂本篤正擬整理行裝，離察理斯城。而以前商隊已往契丹者，適西歸，過察理斯城。其人皆詭稱大使，往契丹國都城北京，與耶蘇會教士寓於同旅舍內，其人告鄂以神父利瑪竇及其同伴諸人詳細情形，確實無誤。鄂至此時，始恍然大驚，所欲探訪之契丹國即支那也。

商人悉皆回教徒。在北京與耶蘇士會同居三月之久。故能詳言諸教士之情況

也。諸教士獻是契丹皇帝鐘表，樂琴，圖畫，及歐洲方物。北京貴人，皆禮遇教士。皇帝亦常召之入宮晤談。其語眞僞參雜，不可盡信。又能詳言所見諸教士之面貌，惟不能告其名也。中國向例，外人入境，皆須依其俗，更改名字，故回人不得知也。商人又出示鄂葡萄牙文字紙一張。在旅舍掃屋時所得。留爲紀念，携歸示人。並將告以葡人如何能入中國也。此紙亦耶穌會教士某所書。鄂本篤等聞此諸語，心中大樂。契丹者非他，乃支那帝國之別名。其國都，回教徒所稱爲康巴路（Cambaul）者，乃卽北京之別名。事已證實，毫無疑竇。以前在支那之耶蘇會教士固亦嘗持此說，而致書於印度諸同事矣。鄂本篤亦嘗見之，惜未能祛諸人之疑耳。

離察理斯時，其長官給與介紹書，命沿途保護。有問鄂將用何名，仍注明爲基督教徒乎？鄂答以『當然！起身旅行時，卽戴耶蘇之名，故願戴之以至終途也。』適有回教僧人某，立於旁。其人年高德劭。聞鄂之言，自取其帽，投之於地曰，『此人忠於其教，雖在奉異教之親王面前，衆閤之中，不改所

奉，不叛耶蘇。此與吾教信徒，隨地改教者，大異矣。」言訖，面轉向鄂。待之甚恭。雖在黑暗，德行有光。雖自仇讎，猶得信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豈不然歟？

鄂率隨從數人，行二十日而抵蒲菖（四十）。（Pucian）仍隸察理斯城管轄。長官待遇甚善。自其家中供給需要食品。次又至吐魯番。（Turphan）有寨壘，守衛森嚴。在吐魯番停留一月。次至阿拉穆忒。（Aramuth）又次至哈密。（Camul）亦有兵駐紮防衛。在哈密亦停留一月。俾人馬皆得休息。此城亦歸察理斯長官管轄。惟地在極邊。在察理斯境內，皆受優禮。今在邊城，故樂爲多停數日。

（四十）蒲菖乃闢展之轉音。在吐魯番之東。北緯四十二度五十二分，東經九十度二十八分。吐魯番在北緯四十三度四分，東經八十九度十八分。闢展乃大村莊。有土城。市場在城內。四周約有數英里，種植甚盛。居民多突厥人。亦有東干人及中國人。一千四百十九年，（明永樂十九年，）沙哈魯之大使過吐魯番時，其人民大部信佛。市內有大佛寺一所。寺內有釋

迦牟尼像。阿拉穆忒，亨利玫狄謂即合喇火者。(Kara Khodjo)鄂本篤紀行，此節地名，略有顛倒。中國各圖皆載闢展在吐魯番之東。而此處鄂自西來華，先至闢展，後至吐魯番，顯然有誤。或利瑪竇作紀時所誤也

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國北方之長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處曰嘉峪關。(Chiaicuon)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總督之回音，可否入境。至後總督覆音，許入其國。於是起身，行一日而抵肅州。(Sucieu) 在此聞得北京及其他以前所知各地名。至是時，鄂本篤心中最後懷疑始全去，契丹(Cathay)即支那，(China) 同地而異名而已。

察理斯與支那邊界之中間地，時有韃靼人來侵。刼掠行旅。故商人經此者，莫不懷有戒心。日間先遣人自鄰近山上探訪。若無危險，道路平安，則於夜間潛行起程 鄂本篤等於途間，時見有回教徒商販之屍身，橫棄道上。蓋爲盜所殺也。土人甚鮮被殺。蓋韃靼人視之爲奴隸，代彼畜牧者。土人所畜牛羊，彼可自由取用也。韃靼人不食米麥，亦不食豆類。謂此爲獸類食料，非

人所宜食也。其所食者，肉之外，別無他物。卽馬騾駱駝之肉，亦不見棄。人壽多高，常有逾百歲者。回教徒廣於支那此方之邊疆者，皆文弱，無尙武精神。支那人苟欲開疆拓土，極易征服之也。

當在途時，鄂本篤嘗於某夜墜馬幾死。而同件者皆在前行。及抵休息處時，不見鄂至。亦撒克回尋之。夜深黑暗，難於尋覓。最後聞有呼耶穌之聲者，亦撒克隨聲尋之而得鄂。鄂此時自忖斷難追及同行諸人。忽覩亦至。乃曰，「是何天使率汝來此，救余於此難也。」亦撒克助之回休息處。養傷多時，始復原。

支那傳敎錄卷五第十三章。北京耶穌會士遣人援鄂本篤。使者至而鄂病死。

長城至支那西北極邊卽止。其間有隙地二百邁耳，韃靼人昔常經此入寇支那。時至今日，固仍抄掠不息，惟爲長城所阻，勝利之機大減耳。沿長城有二城。城高壘固。駐守精兵，以防寇盜。二城之中，有欽派總督及他官駐紮。

皆直隸北京政府。二城皆在陝西省(Scensi)內。一名甘州。(Canceu)有總督及他官駐焉。次曰肅州。(四十二)(Socieu)亦自有長官。肅州城分兩部。一部為支那人所居。回教徒稱之為契丹人。(Cathayans)他部為回教徒所居。其人皆來自西域喀什噶爾等國。專為營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纏綿，因留於此，不復西返。遂藉入土人之列。其情形猶之葡萄牙人之居於廣東省澳門(Amacao)者。惟葡人受本國法律治理，本國官吏管轄，而回教徒則受支那政府管轄。不同之處在此耳。每夜回人皆退入城中回教徒之居留地。扃門自守。餘事待遇，皆同土人。一切訴訟，皆歸支那縣官判決。其國法律，凡旅客有在國境居住九年者，即不許重返故鄉。

(四十二)明時，甘肅省未分出，皆稱曰陝西省。肅州之名，亦見馬哥孛羅遊記，作 Succuir、Sukchur 拉施特史記，及沙哈魯大使記，皆作 Sukchu。任金生(Anthony Jenkinson)之遊記作 Sowchick。甘州之名，亦見孛羅遊記，作 Canpichu 裘哥羅梯通商指南作 Camexu 拉施特及沙哈魯大使記皆作 Kamchu, Kamju

肅州城爲西方商賈薈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國，與支那帝國素有協約。每六年，西國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貢。過此數，則不許入境。所貢之物爲玉石，小金剛石，紺青，及其他各種物品。此類使節，多商人冒充。往北京及歸回之費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謂貢獻，不過虛名。付價購玉，出貲之多，無有過於皇帝者。皇帝好虛榮。受外國禮物，而不酬以重價，自以爲恥莫大焉。皇帝待遇外賓，禮賜隆厚。平均計之，必需費用之外，每人可餘黃金一的由克脫。(Ducat)以此之故，人皆爭欲爲使。以重價自商隊長購之也。必要之時，此等商人，冒稱國王代表，僞造國書，諛媚皇帝。自交趾支那，暹羅，琉球，高麗及韃靼諸部酋長，亦時有相似之使節來朝。耗費國帑，難於數計。支那人亦皆知此爲僞，然皆許其皇帝之被欺瞞，揚揚自得，謂舉世界皆臣貢於支那帝國，而不知支那實入貢各國也。(四十二)

(四十二)明末清初，西國教士衛匡國(Martini)及魯德照(A. Semedo)二人，亦皆嘗言及此類使節，按期由中央亞細亞至北京矣。魯德照記所貢之物，大抵爲玉一千阿羅巴。(arrob-

as)（重量名）三百阿羅巴，品質最佳。馬三百四十匹，小金鋼石三百枚，紐青一百磅，刀六百把，銼六百把。此爲以前規定之數，無論何人，不能更改。全數價值約七千克郎，（Crowns)（幣名）而皇帝回酬，則值至五萬。

鄂本篤以一千六百零五年終，抵肅州。跋涉萬里，風塵僕僕，竟得平安抵目的地。諸事順心。若非天佑，豈可得乎？所携者，有馬十三匹，傭僕五人，途間購得童男二人及甚多玉石。全產約值黃金二千五百的由克脫之譜。更可喜者，鄂及同伴亦撒克二人，雖經長途遠征，困頓憔悴，而皆康健如恒。在肅州時，又遇薩拉森人一隊，適自北京歸回。所言北京吾會同事諸人情況，與以前所聞者相合。惟更誇誕耳。如謂皇帝給教士日用之銀，不以手數之，而用斗量之。鄂聞悉後；乃寄書神父利瑪竇，告以已安抵中國邊境。書交某中國人轉呈。鄂不知諸神父之中國式名姓，及北京寓處。書面又用歐文。故書竟未得達。

復活祭日，復作第二書。此書交於回教徒某君送往。此城向例，若無官長尤

許，即回人亦不得自由出入。某君乃乘便逃走者也。第二書，鄂詳述其旅行起源及目的，並祈諸神父設法，能使其離肅州囹獄，免終日與薩拉森人為伍，恢復其與諸神父自由交通之樂。並言將來欲由海道歸印度。蓋此道為葡人所通行者也。

鄂本篤在印度起行時，總主教已有書致北京諸神父，述鄂已起程。故北京諸神父每年望鄂之至，眼幾欲穿。每逢商人來朝貢獻，偽稱使節者，輒向刺探消息。迄今不知下落。此或由於不知鄂途間改用何名，或由前期來朝之大使，實不知有鄂之人也。

至此，忽得其手書。北京諸神父皆歡忭不可言狀。此書于十一月中（陽曆）始達北京。時已近歲終。諸神父即設法遣同會會員一人，往偕之來京。繼思之，遣外國人往，不獨無繼於事，且恐有害。故棄前謀，而別遣一新收學生。生名約翰肥的南德。(John Ferdinand) 年少心細。德行端優。新選入會，尚未受業。託以此事，不致無功。又選熟悉該地情形之信徒一人，伴之同往。命

用各種方法，俾鄂本篤及其同行者，能俱來京。若無論如何，不能得地方官允許，或並脫走亦有所不能。則暫留肅州以伴之。速致書於會中諸友，俾在朝廷中，或可希望朋友援助，使得離去邊城也。

當此隆冬，肅州尤寒。地距北京，有四月路程。此際起身，似非其時。惟神父利瑪竇不欲再事遲延，使鄂本篤困守肅州。時間太久，恐鄂或疑北京無耶穌會士也。利瑪竇此舉適當。若使各起行稍遲數日，則將不能見鄂於生時矣。利瑪竇親致書於鄂，詳言來北京之最妥方法。又他耶穌會士二人，亦致書，詳言鄂所最欲知之北京傳教事業。

鄂本篤困守肅州時，受回教徒之搔擾凌虐，較在途間尤甚。肅州食物價昂，不得已，乃將所攜大塊玉石，以半價出售。得黃金一千二百的冉克脫。此數大半，用以還債。餘則用以維持同伴生活，幾於全年之久。鴨兒看同起行之商隊及隊長，至是亦抵肅州。鄂以先到，不得不示歡迎。招待全隊，所費不貲。囊中已空。不得不借債以維持同伴。更難堪者，鄂被舉為七十二大使之一

。不得不再購玉石數塊。以作貢品。鄂將所購玉石，埋藏地下一百磅。以防回敎徒竊取。若無此物，則斷不能同行往北京。故不得不愼也。

約翰肥的南德(四十三)於是年十二月十一日，(陽曆)離北京。途間亦遭阨運。在陝西省城西安府(Singhan)時，所傭僕役，竊其路費一半而逃。又經二閱月之長途跋涉，困倦勞苦，始於一千六百零七年，(明萬曆三十五年)三月杪，(陽曆)抵肅州。

(四十三)約翰肥的南德乃支那人莊馬利(譯音)之基督敎名。莊生於一千五百八十一年。(明萬曆九年。)一千六百十年，(萬曆十年)始入耶穌會。一千六百零六年，(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離北京向肅州。

約翰肥的南德見鄂時，鄂病篤幾死。未見之前一夕，鄂得夢，翌日，北京之耶穌會將有使人來肅。因使亞美尼亞人亦撒克往市場購物，施之貧民。同時祈禱天主，不使夢中所見者，失望也。亦撒克尙在市場購物時，有人告以約翰肥的南德自北京抵此，且指示之。肥的南德隨亦撒克歸寓。入室，操葡萄牙語問候。鄂在床聞之，知北京會友之使人已至。取諸信函，兩手捧而高舉

之。悲喜交集，涕墮如綆。唱頌聖歌大歸休息之章，（Nunc dimittis servum tuum Domine）以誌謝感。自知受託之事已成功，旅行目的已達矣。開讀諸人之函，全夜謹抱之於懷，不忍釋手。與肥的南德交談互問。其欣喜之狀，僅可以想知，而難以筆述也。

約翰肥的南德極力慰藉之，護養之。希望不久體力可以復原，同至北京也。然此時體力虧耗殆盡。肅州無良醫妙藥。除約翰肥的南德親自調製之歐洲菜食外，別無他法，可以救之。飲食不宜，病勢加重。肥的南德抵肅州後十一日，鄂竟病死。然頗疑其為回教徒所毒也。

此時回教徒時時遣人窺探，以便奪取死者遺產。奪取最為蠻橫。損失諸物中，最可惜者，為此次旅行日記。記載各地詳情，無可追補。其日記亦載同行回教徒借取錢財數目。其人恐以後向之索取，故公然出此暴行，燬滅日記，以圖取消欠賬。其人欲依回教禮法，葬鄂屍骸。肥的南德拒之，而自葬之於適當地點，俾以後可以重尋之也。(四十四)亦撒克及肥的南德二人，無祈禱書在身側

，故送棺車時，一心誦念珠禱而已。

(四十四)晚近英國人斯坦英(Stein)在肅州時，記云，「鄂本篤既抵肅州，正思目的已達，而不意羈留十六閱月之久。顛倒困頓，竟至病死於一千六百零七年。余此次旅行，每經鄂昔日所過諸地，如臘和兒，配夏窪，帕米爾，撒里庫兒，葉爾光，和闐時，未嘗不追想鄂本篤，及其堅忍不拔氣概。余今旅行，得安抵鄂昔日喪命之地。是以不得不感余命運之佳也。北京耶蘇會諸神父，遣人援之。抵此後數日，鄂竟棄此塵世而長逝。青年中國信徒約翰肥的南德葬其遺骸於何處，余在此訪之，毫不得要領。余望肅州天主教堂，以後建造禮堂時，須設法使在堂中祈禱人，時記念鄂本篤也。」(見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p. 292.)

鄂本篤人品高尚。於此章之末，不可不有數語以紀念之也。鄂本篤葡萄牙人，聰慧敏捷。初入耶穌會自願派遣往莫臥兒帝國傳教，能竭其力，誘導回教徒，印度人，及各色信徒。甚得其人之愛戴。盡職於教會多年。雖非僧侶，而以天才及學識，俱爲優美之故，大爲會衆所讚賞。莫臥兒皇帝亦愛其才而與之交。皇帝遣使至臥亞，(Goa)鄂本篤亦得參與使者之列。

皇帝心欲拓土於葡領印度。鄂本篤謹愼勸戒，告以皇帝兵力之强，故葡人始

未與戰，戰禍幸而得免。

死前無幾時，鄂自肅州致書於北京會友，切不可信任回教徒，並力戒以後旅行，不可由彼所經之道，蓋危險而無功也。

臨終，悔恨多年未得懺悔及求免罪之機緣曰，『余將死矣，而無此慰心之事。巍巍乎天主之德也！一生未嘗使有何要事，擾亂吾之良心也！』

商販陋風，遇有死者，則同行諸人，分其遺產。鄂既卒，同行回教徒縛其僕亦撒克，脅之以死，使呼摩訶末之名。肥的南德上稟甘州總督，請求釋放亦撒克。總督批示肅州地方長官，秉公辦理，釋放其稟人之叔，（肥的南德詭稱亦撒克爲其叔）也。及還付死者財產。長官初意，左袒肥的南德。後有薩拉森人四十名，連合行賄。長官忽變態度。欲鞭肥的南德。下之獄中三日。肥的南德不以遭挫而灰心。旅費用罄，乃典質衣服，進行訴訟。爲此羈留其地凡五月。肥的南德不知波斯語，而亦撒克亦不閑葡萄牙語或拉丁文。故二人雖相處，而心事無由得達。及詣堂對質，肥的南德誦頌聖歌，亦撒克誦鄂本篤之名數次，及葡

會話矣。

葡牙語數字。堂上無人能解彼二人所言。判官以爲彼二人所言，乃廣東土語，彼二人因能互解也。閱二月，肥的南德學得波斯語，乃略能與亞美尼亞人回教徒抗議，謂二人面貌大不相同。一爲薩拉森人而一則爲支那人也。肥的南德答謂其母爲中國人，故面貌類中國人也。一日在堂上，判官之前，肥的南德謂亦撒克心中最惡回敎。若果信奉其敎，則必不食猪肉也。因自袖中，取出豬肉一塊，交給亦撒克。二人共食之。回敎徒見之，皆大嫌惡。旁觀者見之，則視爲玩戲。判官見之，乃大覺悟。薩拉森人覩此，皆以訴訟無必勝希望，漸漸退去。出堂時，皆唾罵亦撒克，謂爲中國妄人所騙矣。在途間時，亦撒克及鄂本篤皆以不欲見惡於回敎徒，故始終未嘗食猪肉，卽偶食之，亦必避之也。判官覩此情形，乃判決肥的南德勝訟。命將鄂本篤遺產，悉還付之。鄂之遺產，已無多存。所餘者，僅埋藏地中之玉石而已。將玉石售出，還付欠賬。並預備往北京之旅費也。羈留肅州數月，用度浩繁。負債累

累。此時仍未償清。不得已，乃以剩留之玉石數塊，押借黃金二十錠，始得起程。既抵北京，諸會友見之，悲喜交集。悲者悲鄂本篤之死，喜者喜亞美尼亞人亦撒克尙得生存也。諸會友對此探險，至爲惓懷，無日不翹望喜音。鄂本篤前已有書致諸友，極言全途中，僅亦撒克能盡忠相助。故諸會友待之一若會中兄弟。

肥的南德携回北京遺物，有繪於金色紙上十字架一付。爲鄂本篤全途間，在回教徒人羣中，僅敢携帶者也。又喀什噶爾，和闐，察理斯三國王詔書，今亦存於北京會內。又鄂在途中，接神父哲羅姆沙勿略等信札，臥亞總主教梅內賽斯（Alexius Menezes）之書札，以及沙勿略致北京教會會員書札，皆並存於北京會中。沙勿略致北京會友之函 尙謂契丹國距北京必不甚遠，二國邊疆，或相接也。

亞美尼亞人亦撒克留居北京一月。於此時間，常與神父利瑪竇述其途中所見。利據其言，及鄂本篤遺留日記數篇，而作此三章之紀行。亦撒克後由驛道

至澳門，備受其處會友之榮遇。由澳門航海歸印度。至新加坡海峽，(Straits of Sincapura) 船爲海盜所擄。盡失所有，窮極爲奴。嘛喇甲 (Malacca) 之葡萄牙人贖回之。遣歸印度西部。聞其妻已死，乃留寓東印度察吾兒城 (Ciaul)，不回莫臥兒國。當利瑪竇作此記時，聞尚生存。(四十五)

(四十五)杜雅力克所記亦撒克事　與此略有不同，據彼之記載，亦撒克乃乘荷蘭船由澳門至嘛喇甲。船長聞其所述探險事蹟，大奇之。乃爲之作全記，而遣歸嘛喇甲。耶蘇會神父送之至柯枝，(Cochin)(在印度西海岸)又至臥亞。得遇神父平海羅。(Father Pinheiro) 鄂本篤起程時，平神父駐臘和兒，嘗爲之餞行。印度州民贈給亦撒克一百帕道斯。(pardaos)(幣名)亦與平海羅同歸甘琶逸港。(Cambay) 察吾兒(chawul—Ciaul)爲孔甘省(Konkan)海港。在今孟買 (Bombay) 南三十五英里。十六世紀時，爲重要商埠。

第一百六十五節。俄羅斯之再通中國。　明末西歐葡萄牙義大利荷蘭皆已通中國。東歐俄羅斯亦于同時由陸道至中國，似亦不可不記也。元時俄羅斯人在中國者甚多。據元史所載『文宗天曆元年，置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總烏魯斯軍士，隸樞密院。立營于大都北。二年西一三三一改爲宣忠烏魯斯扈衞親

軍都指揮使司。同年，十二月，以河間路清池南皮縣牧地賜烏魯斯駐冬。一其衆能成結軍隊。人數之多，可想而知矣。明初俄羅斯與中國之交通，亦全斷絕。至西曆一千五百六十七年，（明穆宗隆慶元年）始再有可薩克人彼得羅甫（Petroff）及雅理歇甫（Yallysheff）由陸道重至北京。適隆慶皇帝初登極，而二人皆未携禮物。故未得瞻仰龍顏。後歸亦無紀行書遺留也。（見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 441;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 59.）西曆一千五百八十一年，（明神宗萬曆九年）俄國勇將葉爾馬克（Yermak）伐也里的石河（Irtysh）畔韃靼庫春汗，（Kuchun Khan）克其都城錫比爾。（Sibir）其城距今托博爾斯克城（Tobolsk）十六俄里。（verst）然當時俄國人之亞洲地理知識，僅至也里的石河而止。至一千六百十八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俄皇邁克爾梯多羅維樞（Michael Theodorovich）在位時，托博爾斯克城長官遣可薩克人斐德林（Ivashoko Petlin）及曼多福（Ondrushka Mandoff）二人踏查俄比河（Obi）上流諸地及契丹國。（Kitai）斐德林歸後，有詳細記載。原

文存聖彼德堡皇家圖書館。一千八百十八年(清嘉慶二三年)斯白斯奇(Speasky)將全文登揭於西伯利亞雜誌。(Sibirsky Vestnik)英人巴德雷(John F. Baddeley)譯成英文載在中國俄國蒙古三國交涉檔案(*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中。余以其為近代中俄第一次交通。故特將其全文譯揭如下。

託博爾斯克長官進斐德林之蒙古中國探險記表。

臣庫拉金(Ivashko Kurakin)及臣布里金(Ivashko Bulighin)謹鞠躬敬呈全俄皇帝邁克爾梯多羅維樞。(Mikhail Theodo rovich)本年一六一九(即明萬曆四十七年)臣等已遣本地可薩克騎兵博波輿(Khinka Baboshin)上書陛下。奏明有託姆斯克(Tomsk)地方可薩克人斐德林及曼多福者，遠自中國及阿爾丁可汗(Altin Khan)處，歸回託博爾斯克。與之同來者有喇嘛國(Laba=Lama Kingdom)阿爾丁可汗(Altin Tsar)及吉利吉思(Kirghiz)諸國之朝貢大使。臣等已於七月六日遣尼科諾甫(Burnash Nikonoff)率領該喇嘛國阿爾丁可汗及吉利吉思諸國之使者，朝覲陛下。尼科諾甫等未動身前，臣已遣斐德林與吉乞爾(Piatunko Kizil)二

人携帶中國大明皇帝（Tsar Taibun）與阿爾丁可汗之國書先行矣。阿爾丁可汗國書已譯成俄文，附帶圖一幅。斐德林曼多福往中國等地遊記亦併呈上。阿爾丁可汗國書爲喇嘛達爾罕（Tarkhan）所携來。中國皇帝國書託博爾斯克地方無人能譯也。

一千六百十九年，明萬曆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斐德林在窩爾加河（Volga）左岸索爾多海（Soldoghei）地方呈報如下：

去年一六一八親王庫拉金遣斐德林曼多福二人護送阿爾丁可汗使者(一)回國。并命探訪中國情形。彼等乃於春季聖尼古拉斯（St. Nicholas）祭日自託姆斯克起行。泝託姆河（Tom）(二)至吉利吉思，行十日。沿途無停阻。吉利吉思王名乃默。（Neniei）臣服俄皇。乃默爲供食物馬匹。後行半日，過吉利吉思抵蒙古國。國王爲阿爾丁可汗。在其處稍勾留。可汗爲供馬匹食物。後辭別再啟行，過阿爾丁可汗國境。閱五星期而至施羅蒙古國。（Shiro-Mongol）國王爲女主曼乞喀。（Manchika）曼乞喀亦令其國人供給食物馬匹。次啓行，四日而過

施羅蒙古國，抵中國邊境。見有長城，世界馳名。城高十五薩森，（Sazhens）悉以石構成。次沿長城，行十日。沿途有城市村落，皆歸曼乞喀管理。十日中，未見有他人也。次抵關口。關門有大砲。砲彈皆大如人頭。守門兵有三千人。阿爾丁可汗國人多携馬來此貿易。唯中國人僅允許少數可汗國人經過長城也。總計由託姆河起身至關口，需時凡十二星期。中間休息日數，尚不在內。由關口啟行，經過城市數處而抵中國大城(三)（Great Chinese City）(四)即北京需時凡十日。抵北京為聖西門(五)（St. Simeon）祭日。彼等被導至大使寓所。休息四日後，有書記官率領扈從二百餘人，騎驢來寓。賞燒酒為飲。并言奉大明皇帝命來此問斐德林等為何來中國。斐答以奉俄皇邁克爾梯多羅維樞之命，來探訪中國并覲見皇帝。書記官言無貢物不能見皇帝。言次給斐以國書一封。書即今此託博爾斯克(六)政府呈上之書也。聖母祭日後十日，斐等離中國。同年三聖（Trinity）祭日歸回至託姆斯克。

（一）俄國人每年祭奠聖尼古拉斯二次。一為五月九日，移葬巴利（Bari）之日。一為十二月

六日，死之日也。

(二)因從屠壘內脫(Tumenet)之勸說也。

(三)西門祭日爲陽曆九月一日。

(四)想即鴻臚寺。

(五)臚似爲小馬之誤。

(六)此年此祭在夏初。俄歷此年爲西歐歷一千六百十八年九月一日，至一千六百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圖書館藏有明萬曆皇帝之國書。其譯文如下。

「中國皇帝萬曆諭俄羅斯國二使者曰，爾可往來通商。爾爲大國，而中國亦不小也。可將吾兩國路途上障礙掃除，俾得往來便利。爾可將俄國寶物携來此，朕亦將我國絲綢贈給爾等。使汝等歸回也。下次來時，可偕爾國王之使人同來。爾若有國書，朕亦給爾國書也。爾有書來，朕甚歡迎。貴國與中國相去萬里　言語不便。故朕不能遣使往爾國。朕今給爾此書，使爾曉諭朕意。我國皇帝不離本國，亦不許其臣民商人等．遠離本國也。」

又有一書，据云爲萬曆之子朱漢第（Djubandi）譯音。即光宗或給俄國人者也。斯巴塔雷（Spathary）攷證此書爲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所書成，而光宗卽位於一千六百二十年。年代不符。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清順治六年滿清已入關。故有謂此書爲清朝所給者。其譯文如下。

「吾父在位時，大俄國皇帝之商民嘗來我國通商。朕今卽位，竟無商人來此。吾父在時，大皇帝之民來此者，皆得覩天日。朕今卽位，而商民人等無往來也。以後若有來此者，朕甚歡迎。必加惠遠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爾今貢稟角兩付。朕賞還汝綢緞七百匹。並給爾國皇帝玉杯三十二隻。爾進貢珍貴物品，朕亦加倍賞賜爾也。朕已令衛士三千人，護送來使三人出國境一日程也（七）」

（七）此書僅据英文直譯。中國皇帝諭旨原文未必如此。由漢文譯俄文，由俄文譯英文。今此更由英文譯成漢文。展轉翻譯，違失原義必多也。

裴德林等此行又宜注意者，卽裴等至阿爾丁可汗廷後，阿爾丁使西藏喇嘛達

爾罕（Tarkhan）伴至中國北京。達爾罕歸自北京後，阿爾丁又使之伴俄國使者至莫斯科。一千六百十九年（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六日達爾罕離託博爾斯克。至諾甫哥羅德城（Nizhni Novgolod）被地方官留難，不得前進。乃求地方官轉呈俄皇書曰：「喇嘛國（西藏）全國上下遣余爲使，來莫斯科，瞻仰俄國大皇帝適克爾梯多羅雜樞之天顏。阿爾丁可汗亦命余爲代表，携帶物品，進獻陛下。不意中途被留，不許前進。羈延多日，悶鬱生病。伏乞降諭地方官，即日釋放。俾得早日至莫斯科得見陛下也。」是年十二月十日俄皇諭令地方官送達爾罕至俄京。途間一月，至莫斯科。經詢問後，達爾罕謂彼及從人皆非阿爾丁可汗之臣民。彼等受蒙古國呼圖克圖之命爲宗教上之首領。呼圖克圖爲蒙古之宗教元首。左右鄰國之君主，無有與之爭權，或舉兵相侵者。達爾罕初至阿爾丁可汗廷經商。阿爾丁遣之爲交聘俄國大臣。另遣其自己臣民開脫拔克樹（Ketebakshu）及阿爾古（Algu）二人爲副使。喇嘛覲見呼圖克圖時，伏地三叩首。次起，前進數步，再跪地。呼圖克圖加手摩頂。若見中國皇帝或

他國君主，喇嘛皆不行跪禮。皇帝反向喇嘛行跪。喇嘛加手摩帝之頂，一如呼圖克圖摩喇嘛之頂者。喇嘛信有最高上帝，創造天地。並信仰呼圖克圖。當上帝創造天地時，同時並創造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永遠不死。唯遇有必須與上帝會話時，則其靈魂昇天往上帝處，而將軀體留之地上。他人將屍體焚燒。上帝不久再使之投胎復生。復生時，呼圖克圖自天上帶下上帝之像。此像卽喇嘛等所焚香祈禱之像也。

喇嘛覲見俄皇前，俄國大臣等詳細討論入覲禮節。後卒定如喇嘛見呼圖克圖之禮。俄皇允許喇嘛達爾罕以口親其手，而俄皇亦以手摩喇嘛之頂也。阿爾丁可汗致俄皇之國書內容，可於俄皇致阿爾丁可汗書中知之。此書亦見於巴代雷(J. F. Baddeley)之中俄蒙三國交涉案中。玆不贅述。

裴德林紀程。

西紀一千六百十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八月，俄皇邁克爾梯多羅維樞(Mikhail Theodorovich)遣西伯利亞託姆斯克(Tomsk)地方可薩克人宜萬裴德林(Ivan Petlin)

探訪中國與俄比大河（Obi）及他國情形。幸得上帝之助，及託俄皇之威稜，裴德林竟得至中國，俄比河流及其他國，以及遊牧部落。帶歸中國一圖，與一報告。茲特呈上其報告如下。

自託姆斯克城起行至吉利吉思（Kirghiz）兩河，需時十二日。由吉利吉思至阿拔甘河（Abakan）騎行六日。由阿拔甘行九日至金乞納克河。（Kimchinak）由金乞納克行三日抵一大湖。昔日裴脫洛甫（Ivan Petroff）嘗報告此湖有天然寶石。（八）此湖面積甚大。須騎行十二日始可環繞一周。有四河流入此湖。一河自東而來，一河自南而來，一河自西而來，一河自北而來。湖水永無漲落。又自東北方面亦有一河，流入此湖。河名曰那開斯（九）。（Nakess）阿爾丁可汗廷幕在北面河之上流。由此湖至其地，須行十五日。路在萬山之中，崎嶇萬狀。自阿爾丁可汗至各烏魯斯（uluses）五日行。有一烏魯斯曰阿爾古塔布斯。（Algutabuz）台吉（taisba）託爾莫輿（Tormoshin）即此部之主人也。自託爾莫輿部至哲庫爾庫胥部（Chekurkush）五日行。此部爲台吉喀拉庫拉（Karakula）

所轄。自喀拉庫拉部至索爾杜斯部（Soldus）五日行。索爾杜斯部歸札薩克圖汗（Chasakti Tsar）治理。由札薩克圖汗至畢穌脫部（Bisut）五日行。畢穌脫部爲車臣汗（Kichen-Chechen-Tsetsen）所治理。自車臣汗部至岱爾乞京部（Ilchighin）五日行。此部爲台吉塔什哲萊克洋（Taschigcherekhiayn）所轄。自哲來克洋部五日行抵拜吐忒部。（Betut=Beshut）爲台吉哲庫爾（Chekur）所轄。由哲庫爾部行四日至吉林克部（Ghirink=Ghirint）四日行。沿途無水。吉林克部爲台吉車臣納顏（Chichin Noyan）管轄。由車臣部至塔拉圖默德部（Talatumet=Tulan-tumet）四日行。此部爲台吉台古塔同（Taikutatun）所轄。自台古塔同部行三日至魚爾楚清部。（Yurchuchin）此部歸白書梯汗（Beshukti）管轄。自白書梯汗部行二日抵黃蒙古人部落。部名麥爾果清，（Mulgochin）部長爲女主馬爾齊可敦（Malchi-Katun）及其子阿珠爾塔圖。（Archultatu）未抵蒙古境前二日，路經山峽中。石壁陡立，狀甚可怖。出峽入蒙古境（十）。峽口有蒙古城市二處，皆以石建成。二市總名曰白興（Bayishin）。一市即庫庫和托又名歸化城

爲塔拉(Tala)台吉駐所。第二市爲按巴(Onba)台吉駐所。蒙古境內第三市曰洛賓斯克，(Lobinskoi)亦用石建築。此市爲蒙古汗后馬爾齊可教所駐。后管理蒙古全部各城邑。凡入支那境者，皆須來此領護照。抵支那邊境時，示關吏以王后護照則得入境，否則不許入也(十一)

(八)此湖即科布多境內之烏布薩淖爾。Ubsa-nor 裴脫洛甫既有此報告，莫斯科俄皇書特令庫拉金親王(Prince Kurakin)使探此湖究近西伯利亞何地，俾得採取寶石，以裕國庫。庫拉金令託姆斯克長官博巴利金(Bobarikin)遣人探訪。以後結果如何，史無明文。

(九)眞名應爲帖斯河。(Tess)

(十)裴德林所行之路，似即隋時沙鉢略可汗南遷之道。白與似即白道川附近之地。(見隋書突厥傳)

(十一)此王后卽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韃靼傳之三娘子。后婚三次。俺答死，后之子及孫即位而實權皆操之后。受明封爲忠順夫人。不犯明邊者二十年。

蒙古國疆域甚廣。由布哈拉直至於海。蒙古境內各城市皆四方形。四角有高樓。城脚有粗石。城上有磚。城門爲弓月形。(十二)與俄國各都市相同。城門上有高樓。樓內有大鐘，爲靑銅鑄成。重二十普得。樓頂蓋瓦。蒙古境內房屋，

皆用磚建築。多四方形。圍牆高大。中間爲庭院。院內有磚亭不甚高。廳內屋頂四壁，皆繪畫華麗，顏色艷研。有各種花形。入內見之，使人依戀不欲離去。蒙古境內有大喇嘛廟二所。皆爲磚建成。其形如楔。各廟皆有門在東南兩面之間。廟頂上無十字架。屋頂上有不知名各種石刻獸像。各廟中皆無魚的拖。(yudito)不知何物（十三）廟極壯麗。他處所未聞未見。升階進門，有女佛像三座。像頗大，高二薩生(sazhens)半。自首至足，皆裹以金葉。佛像皆坐石獸身上。獸身高一薩生，各獸皆有。獸身塗以各種顏色。佛像手中持碗。碗內有粥。像前有牛油臘燭，燃燒不熄。右面立有男佛八尊。左面立有女佛八尊，皆處女也。自首至足，皆飾以金。女佛手皆伸出，狀如鞠躬。猶如蒙古人在佛像前鞠躬者。廟前面三像之外，又有裸體佛像二尊，立於石刻獸身上。繪塑甚精，視之如眞人。使人不能分辨究爲眞人抑爲泥土搆成也。（十四）像前小燭，細如草，燃無焰。廟內人用二大喇叭唱喚。喇叭長一薩生半。人聞喇叭唱喚，及鼓鳴，則皆跪地，合掌祈禱。次又開掌匍匐地上半小時。放聲

祈禱。祈禱時聲甚可怖，不可入內。廟中有不可言諭之奇事。廟頂皆蓋以波形瓦。

（十二）二十普得合英量七百二十磅。

（十三）合十七英尺六寸。

（十四）合十英尺六寸。

蒙古出產各種雜穀如稷，小麥，黑麥，大麥，燕麥，以及其他各種不知名之穀類，無不有之。其地亦有饅頭，潔白而良。水菓菜蔬亦有。又有各種園圃，如蘋果，櫻桃，瓜，西瓜，南瓜，檸檬，黃瓜，葱，蒜，以及各種菜蔬。蒙古男子皆汚穢，唯婦女則頗清潔。自有服制，絲絨皆備。男女肩上皆有頸練，繞掛袍上。靴履亦自有樣式。蒙古地產良馬，騾亦甚多。耕地用犁，亦如託博爾斯克之犍韃人。唯犁溝長而狹。自各種穀中，蒸溜酒精。不產蛇麻。蒙古境內無寶石，黃金，及珍珠。多銀。銀皆來自中國。

其國有呼圖克圖。（Khutukhta）呼圖克圖者猶如吾國之教務大總管（Patriarch）

也。唯彼有呼圖克圖二人。其一今年二十，其次今年三十。皆無鬚髯。各寺中有二人特別座位。二人入寺升座，韃靼人皆依其俗向之鞠躬行禮。昔裴脫洛甫謂呼圖克圖死，葬地五年而復蘇。荒誕已甚。人既死如何能復生乎？教中長老，彼人稱之為喇嘛。(Laba) 喇嘛十歲時落髮。自生時即不知婦女之生育。鬚髯皆剃去，或摘去。不衣褲。每日隨便食肉。袍皆花綾製成，各色皆有。帽為黃色。其人嘗與吾言『昔時吾人宗教與爾國相同。爾為黑色長老派，而吾為白色長老派。以後不知如何吾國宗派竟與爾國分離也。』

由蒙古國至布哈拉須經過三國。其一突厥國。國王曰玉那汗。(Yuna Khan) 都城以石構成，國甚富裕。次為唐古忒國。(Tangut) 國王曰蘇爾長清。(Su-Ichanchin) 都城亦以石造成。物產甚豐。第三曰鐵國，(Iron) 都城曰沙爾(Shar)(十五)王名帖木兒。(Temir) 國甚富裕。距布哈拉不遠。支那國之鑽石皆來(十六)自鐵國。三國皆在南方。黑蒙古(Black Mongols)之他面直至於海，為黃蒙古。有已成定居民族者，有仍保存其遊牧生活者。自蒙古馬爾奇可教 (Malchika-

tan）城至中國邊境，須騎行二日。邊城向南行。至布哈拉須行二月。布哈拉王曰俄白多爾。(Obdor) 其城以木建成。國大而富。由蒙古東行四月抵大海。邊城以磚建成。邊城上有樓。各樓相距約一箭之遠。向東吾嘗見有百樓。向西亦有樓，唯未數之也。吾嘗問支那人爲何造此長城，東起於海，西至布哈拉，城上又建許多之樓耶？其人答謂蒙古與中國分爲二國。中間爲邊境。邊界沿長城，東起海，西至布哈拉。城上之樓爲眺望及舉燔之用。若有敵人至境寇邊，則登樓舉火。環境人民望見烽火，可來聚城上抵拒敵人也。

（十五）錢國即明初薩馬兒罕國。國都沙爾，即碣石城 Kash 又名 Kesh 又名Shehr-i-Sebz。末名華言綠城也。城內園圃衆多，舉目青葱，故有是名。

（十六）黃蒙古黑蒙古地位，頗無定說。有謂喀爾喀 Khalkha 之西，三音諾顏部及色楞格河上游諸地爲黃蒙古。亦有謂在山西直隸之北，長城以北，大漠以南之中間地者。依裴德林之說，黃蒙古似在青海附近。又有謂黑蒙古在河套鄂爾多斯附近，而黃蒙古在黑蒙古與青海之間者。明代史家稱蒙古東南部烏梁海爲黃蒙古。裴德林此處所謂直至於海，乃指青海也。

沿長城一帶居民，皆爲黑蒙古人。過邊界即入中國境。其城市居民亦皆中國、

人。過長城至施羅喀爾喀。(Shiro-Kalga)即張家口城有五門。(十七)中國大明皇帝(Ts-arTabun)遣來官一人，專可稽查馬爾奇可敦女王所發之書札護照。除由此一處可以入中國境外，他處別無關口矣。(十八)各國人皆騎行至施羅喀爾喀以入中國。過邊界，近長城即施羅喀爾喀。城牆皆以石搆成。城中長官曰守備，(Sh-ubim)皇帝喀大明(Tsar Katarbun)遣來者也。城市華麗，戶口殷盛。城樓與莫斯科城高相仿。樓窗內有大礮，門口亦有之。礮皆甚短。小軍械亦甚多。門口，樓上，牆上，皆有衞兵。太陽西落時，衞兵放礮三響，聲震全城。次擊鼓。次又放礮三響。黎明六點鐘，始啓城門，亦放礮三響。

(十七)原文爲樓下有五門。(five gateways under One tower)句義不明。tower 爲城門樓。城門樓下不當有五門。故茲將 tower 改譯爲城，則或近於情理矣。

(十八)此處文義晦澁。照句譯之而已。帕雷狄斯謂施羅喀爾喀或非張家口，而實爲殺虎口附近重要寨壘施拉和洞。(Shira-hoton)裴德林似由此處進入中國地界者也。

所有店鋪，悉以石建成。各色繪畫，光彩奪目。戶扉亦俱有各色繪畫。除布

及各種寶石以外，各種貨物皆有。鵝絨，花紋緞，絹布，繡金緞，皆甚多。各種花糖，丁香，肉桂，大茴香，蘋果，瓜，西瓜，南瓜，黃瓜，大蒜，蘿蔔，葱，大頭菜，白菜，芹菜，蕁菜，罌粟，葡萄，杏仁，大黃，以及其他各種水果菜蔬，應有盡有。市中各種店鋪皆有。店內俱滿貯貨物。飯館酒樓，亦所在有之。酒類甚多。酒館內醉酒者及妓女甚多。石牢獄亦甚多。偷物者絞。白晝搶刼者刺死或斬首。假造文書者，斷其腕。

自施羅喀爾喀至中國施羅城，(Shiro) 騎行一日。此城城牆，亦石所搆成。騎行一日可繞城一匝。城上有樓十二座，樓窗及門戶，備小銃甚多。衛兵日夜立於城堞及樓上，守備森嚴。城門洞五所，高而闊。門以鐵板造成。板上鐵釘密布。門內有大炮多尊，石炮彈甚多。由此門至對門，須步行半日。城中長官曰桑清，(San Chin) 亦受喀大明 (Kartabun) 皇帝之命而來者也。城內商務甚盛。各種貨物，水果，菜蔬，以及其他各種食物，無不有之。清晨，市內人衆擁擠，幾於不能步行。使節館舍，皆以石搆成。位於城外。井以灰

色石砌成，井口覆以青銅板。此城較施羅喀爾喀爲繁盛優美。市街有華麗裝飾。市長署內立有哨兵，手持斧戟。其鼓與俄國所用之桶，形式相類。市長乘清出門時，侍衛在旁，持黃絹傘遮蓋之。

自施羅市(Shira)騎行三日，抵雅爾城。(十九)(Yar)騎行一日半，可繞城一周。城上有樓多所。有四門。城樓上及門洞口有大礮小銃多尊。礮彈大於人頭。城門口衛兵甚多，警戒甚嚴。門皆堅而高，護以鐵板。板上鐵釘滿布。市街行人擁擠，肩背相摩。貨物山集。水果菜蔬及其他食物甚豐。城內盡皆人居及店鋪，無尺寸隙地。市長爲平比(Bimbi)又名賓白里(Bimbli)及福昌(Fu-chan)皆譯音二王。驛站與俄國相同。市街上氣味如秦皮汁。

(十九)有謂雅爾城爲宣化府者，亦有謂爲大同府者。宣化，距張家口三十五俄里。

由雅爾至泰穆益(Taimui)亦作台梯Taiti或唐梯Tanti騎行三日。市有石城。大而高。士人云，騎行二日，可繞城一周。有五城門。門皆寬廣高大，以鐵造成。官署店鋪，皆以石排建。商務較前言數城尤盛。貨物水果，及菜蔬無不豐裕。城中

酒館茶肆甚多。酒與甜酒，以及其他各種飲料，無不具備。城門口及城樓上大礮小銃甚多，守衛森嚴，一如以前所過諸市。城中長官爲陶萬（Toivan）陶達（Teuda）一作蕭達 Tunda 又作唐達達 Tandada 及董尼亞（Tunia）三人。三人出門時，有護兵二十人持杖前行。頂上張黃緞傘。城中戶口亦較上方所言諸城爲多。精選貨物，器具，各種水果，菜蔬，米等，莫不有之。

自秦穆益城騎行二日至白城。（White City）亦爲石所建成。其城全部白如雪，故號爲白城也。城牆高大。行三日可繞城一周。城門有三。皆極寬闊。門上有樓。門皆鐵板造成。板面甚光滑，黑釘密佈。城樓上及城門口有大礮多尊。（二十）礮彈每顆重兩普得。（Pood）其他火器亦甚多。防衛森嚴。亦如以前各市。由此門至彼門，各街上店鋪相接。街道皆鋪灰色石板。店舖民居，皆以石或磚建築。店鋪前面，有木製屏風，漆以各種顏色。鋪頂上面有磚建房屋。店鋪房舍及亭榭頂上，皆蓋以石片及波形瓦。房舍亭榭頂下，皆飾以各種鮮明彩色。牆壁上有花紙。紙甚厚。紙之下面又帖有綢絹。寺廟內有各種偶像

。皆以泥塑成。自頂至足，全身塗以黃金。與在蒙古各處所見者相同。其形狀醜惡，見之可怖。無論何人，皆可入寺內參觀也。

(二十)合七十二磅。

在白城時吾嘗見人聚集而建寺者。三人並肩而行。行時兩人持棍擊木鐸。第三人肩負一像，亦擊木鐸。所負之像大而闊。像身上無刻文，而繪畫則可注意也。在此城又見鸚鵡，孔雀，倭人，及捕鷹人手持鷹。此城寶物，較他處尤多。水果菜蔬，亦較他處富裕。城中長官為陶萬(Toivan)及蘇蘭(Sulan)二人。長官出署，入寺，祈禱或出門遊玩時，輒有侍衛二十人持戈戟，三十人持棒前行。持棒者高呼開道曰，「訶！訶！」意欲使人避道讓官過也。城中有大酒肆四家。

自白城騎行二日抵大中國城。(Great China) 即北京 大明皇帝(Tsar Taibun)之居也。城市甚大。城牆白如雪。城為四方形。步行四日，可繞城一周。城角及城門上，皆有高樓。偉壯華麗。漆以各色花紋。樓上各礮眼，備有大礮。每

門有衞兵二十人。大中國城內，白城（White City）非上方之白城。或指紫禁城。之中，爲磁鐵城，（Magnet City）不知何解。似即御城。大明皇帝處其中。以君臨全中國。自外城牆步行至紫禁城約需半日。市街道路，皆石板鋪墊。街傍店鋪房屋，或爲石，或爲磚。店內百貨俱全。御城附近街道，皆以灰色石板鋪成。店鋪裏面有磚房。店門前有招牌，漆以各顏色。御城中即皇宮。建築雄壯，裝飾華麗。亭榭頂上，皆塗以黃金。

余來時，未帶禮物，故其國大臣不能介紹余朝見大明皇帝。居此城時，亦無他機會見帝也。外交大臣（Secretary of the Posolski Prikaz）詔余曰，「吾中國風俗，凡無禮物者，不得朝見大明皇帝。貴國白皇帝（White Tsar）今此第一次遠遣使者觀光吾國。稍獻微物，即可入覲。吾國皇帝之意，并不在此區區物品。惟禮應如此耳。凡外國使者來吾國贈獻，吾皇還贈至少亦有相等價值或更多數倍也。賞賜以後，即遣送使者回國也。大明皇帝今可給爾國皇帝國書一封。爾可帶上。不另派使者至爾莫斯科維國（Muscovite）主也。貴國

皇帝有寶甚衆，吾國皇帝亦有寶甚衆也。吾皇有夜光璧一枚，日夜放光如日，名稱曰撒拉。(sara)俄國語自然光石也。又有一石曰益爾德尼(二十一)。(Jrdeniat)投入水中。則水自石面四處奔避也。」

(二十一)蒙古語額爾德尼，Erdeni猶云寶貝也。鄂爾坤河畔，有名大刹曰額爾德尼昭(Erd-eni-tsu)，亦因其地內有金銀故也。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西藏人稱曰靈博哲。(rinboche)爲達賴喇嘛之靈魂父。(spiritual father)然中國人竟倒置之，使位次於達賴也。

大明皇帝所居之城，位於平原上。四周有河環之。河名御何，(Yuho)流入黃海。(Chernnoe Sea)黃海距大中國城即北京七日程。貨物皆以小船載至中國城。蓋大船不得至城邊也。大明皇帝將載來中國城之貨物分給於各城。百貨復由中國各城運至蒙古國，阿爾丁可汗國，(Altin Tsar)黑額魯特部，(Black Kalmucks)以及其他各國。又運至鐵王國，(Iron King)布哈拉附近沙爾哥羅德城。(Shar-Gorod)又自邊境將貨物運出鄂爾多斯(Ortus)而至呼圖克圖(Khutukhtu)及喇嘛(Lama)諸國。中國人，蠻子人，(Manchins)及呼圖克

圖國人皆携帶各種貨物，自中國黃蒙古及馬爾奇喀圖(Malchikatu)(二十二)，諸地，來至邊境，互易有無。貨物中有絨，緞，綫花，銀豹，雪豹，俄國黑紗。(Zendenmi) 中國人買馬携歸中國。更由中國都城運至蠻子國(Mantsi)各地。蠻子者猶吾人稱呼尼姆齊人(二十三)(Niemtsi)也。貨幣爲銀。銀鑄成錠。每錠有値五十盧布者，有値五盧布者，有値三盧布者，有値二盧布者。又有値一格立甫尼克(grivnik)者。吾人稱通用貨幣爲盧布，而彼人稱之曰兩(lian)也。

(二十二)雪豹，喀爾麥克人(Kalmuck)(即額魯特)稱曰 Irbizi, irbiz 阿爾泰山特產也。

(二十三)俄國人稱日耳曼人爲尼姆齊人，義猶啞吧也。日耳曼人不知俄語，故俄國呼之以是名。十七世紀時，俄人稱英人荷蘭亦以是名。參觀上方第八十三節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傳揑迷斯注。

中國男女皆淸潔。其人衣服，類俄國婦女夏季所衣之輕便服。兩袖寬大。內服半衫，亦如俄國式。中國商人軍隊甚衆。軍人知用火器。常與黃蒙古人爭戰。蒙古人爭戰時用弓矢。中國人不好戰爭。善經商業。戰輒敗衄。稍前不

久，當吾等未入中國時，蒙古人忽襲入中國境，奪取二城而去。(二十四)

(二十四)據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紀，萬曆四十六年，清兵克撫順城，四十七年，清兵克開原。裴德林所言之二城，必卽指此。此可證明裴德林實於一千六百十八年(萬曆四十六年)或稍後抵中國也

吾等訪問其國外交長官俄比河 (Ob) 情形。彼答不知。唯每年有蠻子船，自海上載運貨物來至中國。不知其來此究爲經營商業乎？探訪俄比河乎？在中國都城，不聞有船沉之事。然在海中則時聞有蠻子船沉覆事也。蠻子人(二十五)遠自黑海，自東面南面來入中國。尼姆齊人如何來此，吾等不知，亦從未得聞也。

(二十五)此處蠻子，乃指荷蘭人及葡萄牙人。黑字(Chermnoe)必爲俄語紅(Chernoe)字之誤。二字極相類也。

吾等在張家口時，嘗自佈利雅忒(Buriat)蒙人，韃靼人，庫胥丹人，(Kushtan)探訪俄比河情形如下。

喀拉塔拉(Karatala)大河兩旁，即喀爾喀(Khalkha)諸部之遊牧地。河之上流即阿爾丁可汗部落遊牧之地。此河是否流入俄比河，不可得知。其源在何處，口在何處，皆不得知。是否在東北兩方自黑海(Chernnoe sea)流出流入，亦不可知。喀拉塔拉河上有石城鎮二處。皆布里雅忒人遊牧及耕種之處。其上流爲其族人遊牧之地。自此大河之對岸蠻子人載運貨物，來與吾人交易。薩彥人(Sayans)運來鹿皮，粲皮，貂皮，海狸，花綾，絹布，絨，黑紗等物。歸回時，亦由此河。布里雅忒農人又言，河之下流，嘗有大船二艘。高而白。爲彼從來所未見未聞，(二十六)遇風沉沒。此船以前是否航向中國，或往他國，俱不可知。唯中國則近此河也。

(二十六)此處所言之喀拉塔拉河道極爲紛亂。霍渥脫，(Howorth)愛理雅斯，(Ney Elias 萊納忒(Renat)博塔寧(Potanin)，諸氏地圖，皆載色楞格河(Selenga)之枝流塔爾吉爾爲喀拉塔拉。色楞格河流入貝加爾湖。其對面有安格拉河(Angara Talghir)自湖中流出入烟尼塞河(Yenesei)。然不入俄比河也。此處布里雅忒人之報告，先指色楞格河，次指黑龍

江。然極混亂也。

此節記明末俄人已通中國，然以後中國人似全不知也。清康熙時嘗與俄羅斯人戰於雅克薩尼布楚勝之。故當時有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書中開端即云，『羅刹者，鄂羅斯國人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自古不通中國。』康熙時，中國人對俄羅斯之地理歷史知識，可以知矣。

第一百六十六節。英吉利之通中國。　英國人之至中國，後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然以後在中國商業上及政治上，皆佔莫大優勢。較之任何國爲重要也。時至今日，中國之命運，幾操之英國人手掌中。故其初來時之事蹟，於此篇之末，不可不記。入清以後之交涉，乃近代中歐外交史事，不在本書範圍以內也。

一千六百三十六年，明崇禎八年十二月，六日，英王查理一世投資一萬鎊爲東印度公司股東。同月，十二日，任命威德爾(Weddell)爲公司主任，蒙忒內(Mountney)爲總經理。授以軍法全權。威及蒙二人於翌年四月十四日，離英國。同行者有羅賓孫，(Thomas Robinson)精通葡語。蒙德(Peter Mundy)

掌司日記。二人皆以商人名義，加入旅行隊中。是年十月七號，抵臥亞。葡萄牙總督待之甚冷。當威在臥亞時，葡人與荷蘭人戰於港外。荷人佔優勢。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正月，十七日，威德爾離臥亞，至交阯，亞珍，（Achin）滿剌甲等地，設立貨棧。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率三艦一艇，抵澳門港外三里遙之脫里哥山（二）（Trigo）澳門葡總督一因懼以後商業或為英人所奪，二恐英船多隻，駛入澳門易啓中國人之猜疑。而葡人是時在澳門並無堅固基礎。欲維持中國人之好感。故於英船抵港日起，百端設法，防阻英人通商。威無奈，乃於七月二十三日，率大小船六隻離澳門至太白。（Taipa）先遣安尼（Anne）艦探測廣州進口水道。直至距省城十五英里之第一柵。（First Bar）大隊在珠江口停泊以待之。七月二十二日，安尼艦歸航至太白。威德爾忍待一星期始率隊進至波格。（Bogue）沿途風勢不順，而航又逆流。兼水道生疏。故行駛甚遲。至八月六日，始至川皮（Chuenpi）八日，至安能河。（Anunghoi）十日之中，僅行四十八英里。途中最大阻礙，即中國官吏不許前進也。

（一）即珠江入海口東面之橫琴島。

當威德爾艦隊寄椗太白時，中國官吏卽注意之，有（二）自廣東城(Canton)來之大吏。登龍(Dragon)字艦，探訪吾等之意嚮及需要。二星期後，七月十五日，又有官吏四人來艦，盤查人數．軍械，貨物，及貿易資本數目。四官中有一人來自廣東。直至離太白時，中國官吏並未宣言不許彼等在澳門通商。八月一日，威德爾離太白後，航至「九島」。有中國官舟相訪。請威卽在九島停泊。威不聽，於夜間仍拔錨前航。至八月四日，有中國艦隊四十艘，駛近威船，請英船停進。英人從之。八月六日，中國軍官使人來諭，不得航向廣東。威氏亦從之。然此時僅至川皮。風浪甚大。威請許駛進以避風浪。中國官答謂須有廣東省城上官命令允許，方得前進。威不從其言。八日，強駛至阿能河安穩處下椗。威艦隊四周之中國兵艦及陸上礮台，皆見預備甚忙之狀。英人登陸購買食品。岸上人皆拒之。威懸掛白旗，而中國人迄無回答。因之英人皆大疑懼，以爲中國人將來襲擊。威乃下令戒備。中國人望見英艦扯

下聖佐治（Saint George）旗，而高懸國王之旗，知英人有備戰之意。乃又遣人來艦，請待六日，以候省中長官之命令。威氏從之。

（二）即廣州城。葡人最初稱之爲廣東城。以後他國人亦皆相沿用之。

三日後，八月十二日，龍艦之小艇，奉命上航，測量河底深淺。駛近阿能河礮台時，礮台中人向小艇放礮三響。唯未命中。威氏大怒。復懸出戰旗備戰，此時潮漲，海水沥進。英艦四艘，乘之駛近礮台。放礮攻之。中國人亦還礮拒之。然礮力甚弱，遠不如英人所發者之準速。攻擊半小時，礮台中之中國兵即棄寨逃走。英人登岸，扯下中國旗而懸之牆上。高懸英國國王之旗。礮台中有中國人委棄之小礮四十尊。重皆約四五百斤。英人取其三十五尊，置艦中，作戰利品。當日及次日，捕獲中國帆船二隻，漁艇一隻。英人用中國文作書一函，致廣東長官，使漁人送之。書中詳言攻礮台理由，出於不得已。彼等所希望者，僅極願與中國人敦友誼，及在中國能自由通商耳。

二日後，至八月十五日，葡人奴萊梯（Pablo Norretti）自廣東城來。言甚溫和

。幾若兩國間無戰事者。奴氏帶來廣東城長官敕文，刺探英人來此之意旨及需求。奴氏並告威德爾若能將所擄獲之礮及他物，悉還置礮台中，則彼可稟告中國總兵。英人若能納稅於中國，如葡萄牙人所爲者，則彼可斷定英國人必能滿意而返也。次日，奴氏携約翰蒙忒內(John Mountney)及羅濱孫(Thomas Robinson)二人同去。

奴萊梯在澳門聲名狼藉。以後欺騙威德爾及蒙羅二人。而此時其言甚甘。威氏倚望甚殷也。十九日，蒙羅二人自中國方面歸回，報告中國總兵，接待彼二人，禮貌甚隆渥。

八月二十一日，奴萊梯復來至英人處，帶來中國「海道」(Haitao)及總兵之回書。奴氏譯成葡文，交威氏。書中言葡人在澳門不許英人通商。然若英人肯納相當稅則，亦可允許在中國境內自由貿易。並擇海口三處作英船停泊之所。並派奴萊梯爲中媒人，帶領商人二三名，至廣東購買貨物。又訴請放回所捕獲之船隻，及礮台中之礮。威德爾得書，甚滿足。乃放還礮船。二十

四日，奴萊梯回廣東。同行者有商隊長那唐蒙忒內，(Nathaniell Mountney)及約翰蒙忒內與羅濱孫三人。攜帶二萬二千里爾，(reals of eight)及日本銀二小箱。此中有一萬爲餽送官吏之用，其餘則用購貨物也。

葡京立斯本藏有當時中國官府之確實公文譯本。中有「倘爾輩膽大妄爲，敢毀一草一木者，吾決令吾兵將爾等殺盡，不留片板，可以得回也。追悔無及，罪不在赦。」諸語。

明朝斯時國力消耗，已將滅亡。然皇帝上諭口吻，則依然剛强也。然此不過一種官樣文章。威德爾不知漢文，不知其眞意。卽至本年十月，尙不知究何用意。故根據奴萊梯之口說，以爲十分可恃。遣人探測所指許之寄椗所三處。查得全不完備。不合停船之用。八月二十九日，天氣忽變。颶風將作。威請駛入港中以避之。中國官不許。次日不待允許，駛入二里許，至虎島。(Tiger Island)停泊至九月十日而止。九月六日，威德爾接得澳門總督及澳門議會來書，言英人來廣東貿易，妨害葡人利益。故請其速離開中國海岸。威

氏接書後，決意置之不理。英人來此方貿易，無須喀斯的爾(三)(Castile)王之允許，更無須其遠方微臣之允許也。威爾德此時仍以奴萊梯之言爲可信，故希望甚高。九月七日，奴萊梯帶交在廣東之蒙武內等三人一萬二千里耳。九月八日，羅濱孫帶來糖一千担，取去二萬八千里耳。九月十日潮退。夜間二點時，有火船三艘，駛近英船，圖行縱火。幸發覺較早。英船皆急解纜，避去危險。火勢熊熊。近英船時，火炮火箭等物，向英船投擲。皆未命中。蓋亦有天意保護也。

(三)西班牙舊名。葡萄牙是時臣服西班牙。

威氏至此，乃大失所望。尤對於遣往廣東城之三商人，在中國人手中，至爲焦慮。威德爾嘗充水師艦長，在波斯灣忽里模子與葡人海戰。經驗豐富。故不畏船艦有何危險。然三商人在廣東城中，實使之坐臥不安也。又聞廣東葡人唆使中國人仇視英人，更爲惶恐也。無奈，乃駛回阿能河(Anungboi)與各船長官會商，可否歸回澳門。久不決。在阿能河候兩星期，仍不得三商人回

音。乃決加中國人以痛擊，使之優待三商人及英船也。

九月十八日，威德爾下令備戰。次日預備帆船三隻爲火船。捕獲帆船二隻焚之。上岸縱火。焚毀小市一處。鹵獲猪三十頭，送至船上。威所率艦隊，共十六艘皆離岸。二日後至九月二十一日，蒙武內自廣東城來信，言商人甚受窘。每日懼被械捕。送來之錢，亦被刼掠。威氏乃揮軍登陸，佔據阿能河礮台。次日焚大帆船一艘，穴置火藥三桶於砲台下，將礮台內部全破壞之。

九月，二十四日，中國官吏又來書，請威德爾再候十日，將可得所欲也。威氏以爲詭計。又聞將有大艦隊自福建駛來以攻英艦。威乃率艦駛出。二十六日，下椗伶仃洋。二十七日，駛向澳門。至距岸四哩之地下椗。致書澳門長官抗議。書言曾受臥亞總督允許，又蒙澳門官府相助，不知何故，駛至廣東時，而葡人竟助中國人造火船，欲焚英艦，又唆使中國人拘留商人。要求葡人釋放三英商，及交還所購貨物，並賠償此次旅行所受損失。澳門葡總督回書駁斥，謂所言皆毫無根據，葡人不能代爲負責也。時有人勸威德爾不須用

抗議，而用謙讓禮貌，請求葡人，用其勢力說中國人，使釋放三商人，及交還銀錢貨物於英人。威德爾疑葡人不可恃，不欲登岸，置身虎穴中。故遲緩多日，至十月九日，威乃卒從此議。致書葡人。葡總督許之。唯要求威德爾於三商人及銀錢貨物釋放交還後，須率艦隊和平離開中國海面，不得妄傷他人，並須承認永遠不再來中國海面。二日後，葡人允許威德爾在澳門市內作有限制之貿易。

十月十六日，有葡人數名來至廣東與中國官吏協商。十八日中葡兩方非正式會議。議決使英商永遠不許再來廣東，並使出資二萬八千里耳，(reals of eight)爲補償此次在廣東購貨之讓與權。二十日，中國官傳言，謂所補償者，僅爲二千八百兩（四千二百五十里耳）即足矣。商人堅決抗議，不肯交出此數。最後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商人交給總兵所有帶來之錢財及貨物。總兵先與那唐蒙忒內訂約，中國允許英人爲無限制之自由貿易及居住，而英人亦須每年交納中國皇帝銀二萬兩（三萬里爾），鐵礮四尊，手銃五十枝。三商人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離廣

東往澳門，會合英國艦隊。

十二月二十日，英艦迦大麟(Catherine)駛回英國。滿載貨物。途經亞珍(Achin)及拔忒喀爾(Bhatkal)兩地。其餘船隻，皆留在印度及亞珍兩地貿易。

總計在廣東及澳門兩地所買之貨物，爲

糖 12,086 担，

冰糖 500 担，

青生薑 800 担，

Loose Gould $30\frac{1}{2}$?(價值4,333里耳)

綢緞料 24 箱

中國藥材 100 担

Campeach Wood 9,600 根

磁器 53 箱

金鍊 74 個

丁香　88 箱

貨價總共值六萬里耳。所有貨物，大半皆在廣東省城購得。在澳門購得者僅一部份而已。威德爾報告公司云，「吾等尚有八萬里耳，未得用出。」一英人此次航行，與當初所希望者，相去甚遠。不得不謂之失敗。然威德爾謂以後在中國通商，定可獲利。欲達此目的，須先將海南島佔領歸英國屬下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威德爾率領龍(Dragon)及日(Sunne)二艦離澳門。距初抵此埠時，已六閱月矣。有葡人一百四十名，託龍艦帶私貨甚多。詭言懼途中爲荷蘭人所刦，故不載葡國之舟，而載之英船也。威德爾見其貨良且多，歸國後，亦可廉取之，以贈大人先生。故允許其私帶，而澳門葡總督不知也。二艦過新加坡時，遇荷蘭船，以計得脫。次年，一六三八一月，十六日，抵麻剌加。(Malacca)二月三號，抵亞珍。由此港威德爾率領龍艦航向印度。日艦則滿載貨物後，由此直航英國。以三月三日離亞珍，至十二月十五日抵杜威港。(Dover)計由本國航出時，所行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一里。由外航回時，

所行一萬八千九百二十三里。共凡三萬六千二百零四里。

以上所記爲英國國王所組織之公司第一次來中國貿易之情形。完全失敗。以後全無結果也。其失敗之原由，一由葡人嫉忌，直接或間接加妨害於後來之競爭者。唆使中國人與英國人爲難。二由中國官吏貪婪，需索太甚。三由英國人於所求不遂，卽行擄掠，激起中國人之惡感也。

中國人行閉關主義。葡萄牙人以有相當條件，故得入中國之旁門。威德爾初欲用葡人之側門而遭拒。不得已乃至博格(Bogue)叩關求貿易。中國官命之待候，而彼亦聽從。待至被攻擊，乃不得已而反攻。其曲蓋在中國人矣。

(參觀 H.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p. 51; H.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I., pp. 14—30; Hakluyt's *Peter Mundy's" Travels*, vol. III, pp. 158, 489.)

第一百六十七節。明王太后致羅馬教皇詔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曾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王，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閫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

皇太后瑪利亞，

中宮皇后亞納及

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三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涓埃答

報。每思恭詣

聖父座前，親領聖誨。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

聖父向

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時，特賜罪罰全赦，原望

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

天主，保祐我國中興太平。俾我

大明第十八代帝，

太祖第十二世孫，

主君等悉知欽

眞主耶穌，更冀

聖父多遣

耶穌會士來，廣傳

聖敎。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取宜，今有

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卽令回國，致言我之差

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卽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

，臺前致儀行禮。伏望

聖慈，鑒玆愚悃，特諭。

永歷四年，十月，十一日（二）

（一）此書及下一節之書，皆錄自東方雜誌第八卷五號。有原書撮影。高勞有詳考。茲特節錄如下。明桂王由榔稱號永歷。淸順治四年，即永歷元年。王太后湖廣人。明桂王常瀛之繼室

，由榔之嫡母也。其太監龐天壽以天主教理，陳說於太后。太后既奉天主教，令由榔生母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禮於司鐸瞿紗微。由榔亦於祭臺前行跪叩禮。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煊。由榔不許其受洗。曾重病，乃許之受洗。後病適愈，太后乃遣使至澳門，求司鐸行彌撒大祭。使者至澳門。澳門礮臺鳴礮致敬。教中修士，排隊迎之。於是至天主堂述太后之意，並呈所齎禮物。以大蟠龍銀香爐一對，鏤花銀瓶，（內貯珍貴香料。）二對，鏤花銀燭奴二對，獻於祭臺上。另贈三銀瓶於耶穌會三會長。遂於陽歷十月三十一日舉大禮彌撒。禮畢，澳門葡總督設盛筵欵使者。並贈火鎗百枝，以佐其行。順治七年，即永歷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后欲遣使至羅馬見教皇，為明祈福。司禮太監龐天壽願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許。天壽遂薦神父卜彌格充使。齎書二通。一為太后肅教皇箋，一為太后致耶穌會總統書。龐天壽另有奉教皇書。囑卜彌格附呈。卜彌格偕二隨員往。至澳門以事被阻，留一年始解纜西渡。至印度臥亞，又被阻。上陸西行，經波斯敘利亞等地，入地中海。二年後，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市。途中屢被留難。及至羅馬而教皇因諾曾十世薨，新教皇亞歷山七世（一六五五至一六六七）即位。驗明使節，並接印度及澳門主教等來函。知確係奉使而來。乃蒙教皇召見。呈上太后肅箋，及龐天壽書。教皇覆書即由卜彌格携回中國。抵中國時，約當順治十二年十三年之間。初，卜彌格離中國後，未數月，而由榔已由梧州

奔南甯。太后亦於次年卒於田州，葬於南甯。敎皇覆書[illegible]達由榔與否，不可得知。太后肅敎皇箋，致耶穌會總統書，及龐天壽奉敎皇書，均存羅馬耶穌會藏書樓。

甯肅慈聖皇太后即王太后。烈納（Helene）敎名也。因諾曾爵西名，Inoncent，當時羅馬敎皇之名。即位於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淸順治元年）卒於一千六百五十五年。（順治十二年）瞿紗微西名，Andre Xavier Koffler日耳曼人。生於一千六百零三年。（明萬曆三十一年）一千六百二十七年，進耶穌會。一千六百四十七年，來中國傳敎。一千六百五十一年，（順治八年）在廣西爲淸兵所害。皇太后瑪利亞(Maria)由榔之生母馬氏也。王太后卒，馬氏稱昭聖仁壽皇太后。中宮皇后亞納（Anna）即由榔之妃王氏。吳人。康熙四年，由榔死於雲南。馬氏王氏同送至北京，賜養別室。或云死於道上。皇太子當定（Constantine）即由榔子慈烜。由榔妃王氏所出。康熙四年，父子同爲吳三桂所害。卜彌格西名 Michael Boym。波蘭人。生於一千六百十二年。（明萬曆四十年）一千六百二十九年進耶穌會。一千六百五十年，（淸順治七年）至中國傳敎。一千六百五十九年，（順治十六年）歿於廣西。聖伯多祿即 St. Peter（今譯作彼得）聖保祿即 St. Paul（今譯作保羅）爲耶穌二大弟子。伯多祿爲第一代敎皇。二人在羅馬同日殉身。爲天主敎之大功臣。故敎中極尊敬之。

第一百六十八節。明龐天壽上羅馬敎皇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

水陸軍務，提調漢士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衞營，兼
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Achilleus Chris-
tao）膝伏 因諾曾爵，
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眞主，聖父座前，切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
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
耶穌會士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
聖水，始知
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
天主庇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
聖座，瞻禮
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
之誠，爲國難未靖，特煩
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來代告

教皇聖父，在於

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

天主慈炤我大明。保祐國家，立際昇平。俾我

聖天子乃

大明第十八代帝，

太祖第十二世孫。

主臣欽崇

天主耶穌，則我中華全福也。當今

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

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

中宮皇后，聖名亞納，

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

聖教，並有諭言致

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懇祈
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
耶穌會士，來我
中國，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
聖教，不致虛度塵刧。仰徼
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維
慈鑒。不宣。
永曆四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一)
(東方雜誌第八卷，五號，有原書攝影。)

(一)龐天壽明莊烈帝時內監。當時已信仰天主教。北京陷後，南渡。唐王聿鍵以爲司禮太監。順治三年，即唐王聿鍵稱號隆武之元年，聿鍵封桂王常瀛之次子由榔爲桂王。天壽爲使者。八月，唐王聿鍵爲清兵所獲。天壽遂與明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謀以桂王由榔稱號於肇慶。後恃功驕恣。順治九年，孫可望刼遷桂王由榔於安隆所。天壽諂事可望。與吉翔表裏爲奸。搆陷大學士吳貞毓。順治十一年，孫可望刼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

人。天壽等欲追由榔禪位可望。會李定國誅可望。天壽乃詔事定國以避禍。順治十四年，死於雲南。亞基樓斐利斯當（Achilles Christan）天壽敎名也。

第一百六十九節。王太后致耶穌會總統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勅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予處宮中，遠聞天主之敎，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瞿紗微，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敎，領聖水，閱三年矣。今祈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眞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再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敎。待太平之後，卽著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情事。卽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勅。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見東方文庫考古學零簡）

第一百七十節。今代契丹支那兩名之並用。 中古時代契丹之名，雖經葡萄牙人鄂本篤（Benedict Goes）之探查，確定爲卽支那之別稱，然此名至今尙未

消滅也，俄羅斯，波斯，希臘，土耳其及中央亞細亞諸地，自昔由陸道通中國者，仍沿用契丹之名。西歐諸國，則悉用支那之名也。汗八里之名，至明末，回教諸國，尚用之。唯今代中央亞細亞諸地人民，稱北京爲何名，余無確考也。

（七）附錄　支那名號考。

第一百七十一節。支那名號見於古代各種文字。

（一）見於古代印度梵文。　西曆紀元前三百二十年至三百十五年間，印度栴陀羅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時，其臣某，嘗著孜鐵利亞（*Kautiliya*）一書。書中載有支那（Cina）之名。又記西曆紀元前第四世紀（周顯王慎靚王赧王之時。秦孝公惠文王昭王初年之時。）中國絲已販運至印度矣。又印度瑪奴大憲章（*Laws of Manu*）及摩訶巴刺塔（Mahabharat）書，皆載有支那斯（Chinas）之名。

（二）見於希伯來文（Hebrew）耶蘇教聖經舊約中以賽亞篇。（*Book of Isaiah*）此篇記載，有「試觀其人，來自遠方，來自北與來自西，又來自西尼姆

國。(Sininn)『Behold, these shall come far; and lo, these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West; and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西尼姆即秦尼之轉音也。

(三)見於康居國文。(Sogdia) 晚近英國攷古家斯且英氏(Sir Aurel Stein)自中央亞細亞携歸歐洲康居國文遺書，爲耶穌降生以前之物。法國高梯我(M.Robert Gauthiot)查得其中有秦斯坦(Cynstn)之名，指中國而言云。(見 *T'oung Pao*,1913,p. 428; Yule, *Cathay* p,215; Note I)

(四)見於羅馬拉丁文。 羅馬書言支那者，較之以上三種文字爲後。其最先之書言支那者，爲愛利脫利亞洋海紀事。(*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著者姓名已失傳。此書約成於西曆紀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間。漢章帝世書中載有秦國，(Thin)其大都城號曰秦尼(Thinae)云。

(五)見於希臘文。 西曆一百五十年之際，漢桓帝世希臘地理家雷拖美(Ptolemy)之地理書著成。書中有秦尼國(Sinae)與賽里斯國(Seres)之名。西曆五百三十年時梁武帝時，希臘僧人科斯麻士(Cosmas)之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

(*Topographia Christiana Universal*) 著成。書中稱中國爲秦尼策國，(Tzintza) 又爲秦尼斯達國。(Tzinista)

(六)見於亞美尼亞文。　西曆四百四十年時，(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元年) 亞美尼亞史家摩西 (Moses of Chorene) 之史記著成。書中載有哲那斯坦國。(Jenasdan)「國境皆爲平原，居西提亞 (Scythia) 之東。世界最東之國也。開化文明，人民富裕。性情溫和，不但可爲平和之友，(Friends of peace) 亦實生命之友也。(Friends of life) 地產絲。」

(七)見於叙利亞文。　陝西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中之叙利亞文，稱中國爲秦那斯坦，(Zhinastan) 長安爲克姆丹。(Khumdan)

(八)見於阿剌伯文。　中世紀阿剌伯之著作家，皆稱中國爲秦。(Cyn 或 Sin 或 Thin)。

(九)見於波斯文。　波斯詩聖費杜西 (Firdusi) 生於西曆九百三十一年，(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二年) 卒於一千零二十年。(宋眞宗天禧四年) 著有沙那美 (Shahnameh) 一書，譯

言帝記也。其文全爲詩歌體裁。記古代波斯諸王事略，至薩賓朝（Sasan）末帝，伊嗣候三世（Yezdijerd）爲止。伊嗣候三世於西曆六百四十一年時，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國爲阿剌伯人所奪。事見唐書費杜西詩中，記載古代中國與波斯交涉甚多。其稱中國皆爲支那。（China）

（十）見於中國史書。中國本國史書中，支那之名，或相同之音，亦數見之。皆譯自印度文者也。最初爲釋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玄奘法師入迦濕彌羅國情形。其言曰，「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也。王遣母弟將軍，車馬來迎。入石門，已歷諸伽藍，禮拜。到一寺宿，寺名護瑟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僧從摩訶脂那國來，欲學經印度，觀禮聖迹。師禀未聞其人。既爲法來，有無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爲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懈怠，沈沒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經行禪誦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禮敬逾肅。」……

……又玄奘自著之大唐西域記卷第五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

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樂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於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杭縣丁謙大唐西域記地理攷證由此二語，斷定支那爲隋之轉音。丁氏不知隋以前，已有支那之名號，故有此誤也。）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羣凶殘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方，欽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宄。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又卷第九載「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輪

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衆生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 和上嬰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特來赴會。」……」又卷第十，載「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也？」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是致。」曰「我大君聖德遠給，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又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天竺國傳載「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我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又宋史卷四百九十，天竺國傳載「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

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沈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

摩訶脂那。摩訶至那，摩訶震旦，皆梵文 Mahachinasthana 之譯音。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皆一音之轉。晚近日本人亦倣效西人，稱中國爲支那。(China) 在初日人不過於四音之中，任取其一。我國自有留日學生，乘以東人書籍流入以來，乃專用支那，而他三名則廢矣。

第一百七十二節。支那名號原音各說之爭論。

(一)德國李希脫和芬男爵之說。　李希脫和芬男爵 (Freiher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謂古代安南國東京在漢時，隸中國版圖，稱日南郡 (Jih-nan) 耶穌紀元初年時，中國與外國海上交通，悉由此處。漢桓帝延禧九年，大

秦王安敦(Mark Aurel)之使者，亦由日南登岸而至長安。可見日南當時港口商務之盛。故支那(China)之原音，爲日南二字。英國亨利玉爾賛成其說。(參觀 Richthofen, *China* I, 504—510, *Trans. of the Berlin Geographical Soc. for* 1876 又玉爾氏 *Proceedings of R. Geog. Society* Nov. 1882) 法國拉克伯里(M. Terrien de Lacouperie) 反對其說。其所據之理由如下：(一)漢時日南郡不在今安南東京，而遠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讀音，當如尼脫南姆，(Nit-nam) 不應拚作 Jih-nan。今代安南人讀日南二字之音，如諾南姆，(Nhut-nam) 廣東人讀音如押南姆。(Yat-nam) 故日南之說，毫無根據也。

(二)法國拉克伯里之說　拉克伯里既反對李希脫和芬日南之說，而自又提出新說。謂古代滇國地土廣大，國勢富强。居中國南方。耶穌降生以前，中國與西南二方諸國之貿易，皆爲此國人所獨攬。張騫自大夏歸後，言天竺國商人至中國販運四川貨物，往大夏交易。由印度往四川，必經雲南滇國

。又滇國海上交通，當由紅河而至交阯國。交阯即拖雷美（Ptolemy）地理書之喀第喀拉港也。故西方諸國所盛傳之秦國，（Chin, Sin, Sinae, Thinae）乃由滇國轉音而來。滇字古代中國人讀音如今之岑字，（Tsen）安南人讀滇字如陳字（Chen）北京人則讀作天字音。（Tien）英國賈兒斯（Prof. Giles）謂拉氏之說，與李希脫和芬之說相等，皆不過憶想之辭，毫無根據。吾以為拉氏之說，與中國史書所載滇國，全不合也。（參觀 Yule, *Cathay*, 4－5）

（三）法國鮑梯氏之說。鮑梯氏（M. Pauthier）謂梵語之支那，實由于古代秦國而來。秦國于耶穌降生前一千年時，已建國于陝西。上古西方諸國之得聞支那，卽由此國。鮑梯之說，最為有理。贊成者亦衆。英國亨利玉爾先贊成其說，後又棄之，而信李希脫和芬日南之說。英國賈兒斯（Giles）則攻擊前二說，而獨信此說。謂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亞洲諸國所用之秦（Sin, Chin）等，或由于秦國。其國起自西曆紀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十年。今 China 字上末尾之 a 字，則由葡萄牙人所加者。法國伯希

和教授 (Prof P. Pelliot) 亦不以前二說爲然，而深信此說。(見 *Bul. Ecole Franc. Ext. Orient*, IV 1904, pp. 144,) 一千九百十一年時，德國雅各比教授 (Prof Herman Jacobi) 著論文反對此說。謂耶穌紀元前三百餘年，印度栴陀羅笈多王 (King Candragupta) 在位時，其臣某著有攷鐵利亞 (Kautiliya) 一書。書中載支那 (Cina) 產絲，其絲貨有販至印度之語。秦朝開始於耶穌前二百四十七年，而攷鐵利亞書之作，已在耶穌前三百餘年。故支那原音爲秦之說，不攻已破矣。(見 *Sitzungsberichte der Kaniglichen Preu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L iV, 1911, 1S. 961, *Kultur-, Sprache-, und Literarhistorisches aus dem Kautiliya von* Hermann Jacobi) 吾則贊成支那即秦之說。雅各比之反對論文，蓋未深悉中國史也。吾請得申吾所說如下：

第一百七十三節。秦國威名傳布西方之各種機會。

(一)中華自黃帝開國以來，即與西方有交通。漢以前，中國史書簡略，與西域之交通，雖無詳史，然尚有事實，見於漢以前之書中，足以證明吾說

也。各種事實，皆已見第一册上古時代中外交通。茲不贅述。

(二)秦之建國，與穆公之霸業。　西人讀中國史者，皆僅知有秦始皇帝滅六國，統一全境之事。故誤以爲始皇以前無秦也。雅各比謂秦朝開始於耶穌生前二百四十七年。竊查此年，即始皇即位之年也。英國賈兒斯謂秦朝起自西曆紀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年。查耶穌生前二百五十六年，周赧王入秦，盡獻其地於秦昭王，尋崩，周亾。西曆紀元前二百七年，即秦二世三年，趙高弑二世，立子嬰，秦亾之年也。賈兒斯又僅以周亾之年，爲秦開國之年，早于雅各比之數，僅十年而已。雅賈二人，皆忘秦之建國，始于周平王時代，在耶穌降生前七百餘年。至秦穆公時，秦已强大。穆公即位於西曆前六百五十九年，在位三十九年，掌西北之霸權，爲五霸之一。左傳襄公十四年，載晉范宣子數戎子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徙晉南鄙，爲晉之附庸。是爲姜姓之戎。又昭公九年，載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爲陸渾

之戎。陸渾本瓜州地名。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杜林以爲古瓜州地。乾隆重修肅州新志安西上冊云，古瓜州城在今安西衛城西八十里，遺址尚存，春秋傳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即此。元史地理志，瓜州，夏亡州廢。至元十四年復立。二十八年，徙居民於肅州，但名存而已。明史地理志云，瓜州洪武初廢。晉惠公之在秦，約在西歷紀元前六百五十年頃。是時秦人之勢力，已遠出今嘉峪關外，故得擄掠其人民回國都。惠公見而憐之，歸晉時，誘使俱歸，賜之南鄙之田，永作附庸焉。西方諸國，記載支那之名，以印度攷鐵利亞(Kautiliya)書爲最早。然已後於秦穆公約三百五十年矣。左傳載秦穆公霸西戎。西戎邊界，雖無記載。秦穆公之勢力圈，或竟達於今喀什噶爾，帕米爾高原，亦未可知也。苟如是，則秦之名，傳於印度，又何難哉。晚近英國攷古家斯日英氏(Sir Aurel Stein)在和闐及附近諸地，掘出古代遺物甚衆。漢唐之物，皆有之。漢以前之中國物件，毫無所有。謂可以證明(一)中國人種西來說之謬誤，全無根據也。(二)漢以前，中國

與西域，無交通也。（參觀 A. Stein, *Ancient Khotan*; Rose, *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斯旦英氏第一說，吾意亦以爲然。中國人種，確爲本土原有，而非自西方遷來者。斯旦英氏第二說，謂漢以前，中國與西域無交通。吾恐氏所查者，未必卽足以證明其說也。漢以前之交通，或由於沙漠北道，經今哈密，吐魯蕃，阿克蘇，喀什噶爾等地，而再至西方也。藉使秦穆公之時，秦之勢力，未及於拍米爾高原，僅至安西敦煌附近而止，秦國之威名，由商販而播至印度，中央亞細亞，亦甚易也。

（三）四川雲南二地之合併於秦。　四川古代本有巴蜀國。據戰國策所載，秦惠文王時，秦人欺蜀國以將贈送金牛於蜀，使蜀人鑿通山道。旣通，秦兵掩至，遂滅巴蜀。史記秦本紀載惠文王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四年，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文王卽位於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崩於西歷前三百零六年。皆在印度汝鐵利亞書（Kautiliya）著成年代之前也。

據史記大宛傳載張騫自西域歸告云，「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

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史記大宛傳此節，已明言印度與中國，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昆明爲今雲南省城。其西可千餘里，有滇越國。以今代地理考之，當在大理府。當時蜀賈已有販運貨物至其地者。印度人或卽在滇越國與蜀賈交易，而吏轉運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也。此商道何時開通，史無詳言。以理推之，當必甚早。在秦時已然矣。前漢書卷九十五，西

南夷傳已載，「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傍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前漢書此節明言秦時，中國與雲南已有交通。當時巴蜀地方，與昆明滇越貿易之盛，可以概見。總之，史記漢書皆言從古卽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觸印度之商賈也。秦國在先而甚長久，其名在商賈口中，已成習慣，不易改變。漢初，武帝之前，爲時甚短，且諸帝皆不勤遠略，以守成爲務。其威名尤不易遠播。故秦之名，亦可由巴蜀，滇越而至印度也。

(四)秦之民族與立國性質。今代人種學家皆言中國民族，在上古時代，爲多數小民族結合而成。此語吾人可承認之爲不誤。在春秋戰國時，其

證據尤爲彰明。戰國時，司馬遷所稱冠帶之國有七，而秦雜西戎風俗。故孝公之時，東方諸侯盟會，皆擯不與共。中國西北民族，爲戎爲羌。秦國當時王族及少數國民，與山東諸國同種，其餘大多數皆羌戎之族也。其言語，風俗，習慣，皆與西戎相同。言語相同，則交通便利。秦國地位，又處西北，與西域交通，自必繁也。秦自穆公以後，專事力征經營。魯仲連所謂秦者，不顧仁義，而專尙首功之國也。穆公之時，以不得志於山東，乃專事西戎。其對於西戎之征伐，以記載不詳，多無可攷。一國或民族最足使他國他族畏懼震慴，易播名者，莫過强力武功也。秦在西北，與諸戎既有言語之便利，而復加以累朝之武功勳烈，其名之得播至西方，不亦宜乎。秦在中國古代，猶之馬其頓之於希臘南方諸國。專以强暴武力爲務。又類晚近帝政時代之俄羅斯對於當今列國也。俄羅斯原以莫斯科民族，(Moscovites)專事征伐，累朝拓土，遂成龐大之帝國。國內有無數被征服之民族。其文明程度，皆高過於莫斯科民族。又稱大俄羅斯種。帝政時代，

所以得統一強大之名者：（一）以上有能君賢相，在朝者皆才能出衆之人；（二）恃有強大陸軍，可以拒外，可以對內，壓服國內各人也。去此二者，俄羅斯可即分崩離析。世界大戰既啟，強大陸軍，被摧於德。可恃軍隊，多爲俘擄。朝中能人，以戰時困難，多下野引退。尼古拉斯二世皇帝，優柔不斷，因之而國遂亂，淪於不可收拾之狀。中國古代之秦，亦正如今之俄國。秦以西戎勇武民族，累朝征伐。至始皇而將所有文明國，悉征服之。不問其能同化與否也。秦之所恃者，亦正如俄國。君能相賢，強大陸軍爲之羽翼也。能君既死，陸軍敗於鉅陸，多爲項羽所屠，而秦遂亡矣。雖然，秦與俄羅斯，皆嘗以武力留名於靑史矣。秦在中國史上，開統一之局，播威名於極西。俄羅斯國疆宇廣拓，爲世界最。羅馬諾夫（Romanoff）朝代爲斯拉夫人種求得極大之殖民地。崇德報功，斯拉夫人當永不忘前朝也。馬期頓以武力將希臘文明，布至恒河畔與中央亞細亞，間接而至太平洋濱。武力亦誠爲國家所不可忽者也。

(五)大月氏民族之西徙。 西歷紀元前，第三世紀時，中國西北有兩民族，互爭雄長。一爲匈奴，一爲大月氏。匈奴疆宇：在今陝西山西北部，包含內外蒙古。大月氏在今甘肅西北，敦煌祁連間。匈奴先屬于月氏。西歷紀元前第三世紀之末，(秦末漢初)匈奴第一次擊敗月氏。至紀元前一百七十七年，(漢文帝即位之第三年)匈奴又擊敗月氏，驅之西徙。紀元前一百六十五年，(文帝之十五年)月氏民族抵龜茲國。(Kucha)後至伊黎河流域，烏孫所領之泰克斯，(Tekes)康格斯(Konges)二地。月氏擊敗烏孫而至熱海。(Issikkul)是時月氏分爲大小二部。小月氏乃其餘衆，爲匈奴所敗後，不能去，保南山，與羌人西藏人混雜。大月氏於西歷紀元前一百六十三年，(漢文帝十七年)擊敗塞種，(Sakas)取喀什噶爾城。後匈奴救烏孫，又擊敗月氏。月氏乃南徙，驅塞種而南。過大宛，(Ferghana)西擊大夏(Bactria)而臣之。其都藍市城，在嬀水(Oxus)南。西歷前一百二十年，(漢武帝元狩三年)月氏滅希臘王朝。(亞歷山德部將賽流柯斯 Seleucos Nicator所建者)同年，又擊滅塞種沙頭梅格斯(Soter Magas)王國。塞種人奔

印度西北境。留於身毒(Sindh)及彭甲伯（Pendjab）二地，後同化於月氏種。據德國雷葛格(Herr von Le Coq)之研究，塞種爲伊蘭族（Iranian）之一枝。稍後，月氏又征服迦濕迷羅（Kashmir）及印度。後漸衰，至西歷紀元後第五世紀時，東晉劉宋之際嚈噠(Ephthalites = White Huns)滅之。大月氏民族在中央亞細亞歷史上，演重要職分。據德國栢林大學教授麥樓(Prof. F. W. K. Müller) 新近中央亞細亞發掘之文字考之，大月氏民族或爲印度日耳曼系（Indo—Germanic）之種也。今印度婆羅門人及歐洲全部皆此種之支派。佛敎即由月氏人輸入中國者也。(參觀Yule, *Cathay* I p. 35-36) 大月氏自甘肅西徙時，漢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漢也。秦自穆公之時，月氏所居之地，已在範圍以內，臣屬於秦。西徙之時，必以爲中國皇帝仍秦之後裔。西方康居國(Sogdia）等之稱中國爲秦斯坦，（Cynstn） 必自月氏人得之。後世希臘人，羅馬人之秦國，(Thin) 或秦尼國，（Sinae） 或爲月氏人所報知，亦或爲印度人所轉知也。春秋戰國時，秦與西方交通極繁。至漢初乃完全斷絕。至

武帝時，重興交通。開闢張掖，詡爲豐功。博望鑿空，傳爲美談。殊不知張掖酒泉秦時本爲屬地。無功可詡。張騫西使，不過沿自古以來西行之道而走，無空可鑿，亦無美足談也。漢初，中國與西域交通，完全斷絕，亦猶元明之際，歐洲與中國交通斷絕。明史言意大利從古未通中國也。匈奴滅月氏，遮隔中國與中央亞細亞之交通，亦猶明初帖木兒在中央亞細亞，阻絕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也。

第一百七十四節。東西兩大秦。吾既證明支那原音，確爲「秦」字之轉音。請更言東西兩大秦之說也。玄奘大唐西域記已載至那者，前王之國號。惜乎，其未明言前王之名，使吾人知究爲何王也。西域記卷十二，揭盤陁國條內，梵語至那提婆瞿呾羅，(China-deva gotra)玄奘譯之曰，唐言漢日天種也。玄奘之唐之漢，皆不過就當時普通行用之名，而作譯耳。其實則應譯作秦日天種也。唯秦帝運最短。始皇作爲，又多不理於衆口。人諱言之，漢有天下四百載，時代長遠，習慣沿稱已久矣。前已言摩訶脂那，或摩訶至那，或摩呵

震旦，皆梵語 Mahachinasthana 之譯音。梵語摩訶 Maha 者，大之義也。例如摩訶拉甲（Maharajah），大王也。摩訶雅拿（Mahayana），大乘教學也。末音『斯旦那』，（stana）猶言國境也。故梵語摩訶至那（Mahachinasthana）之完全漢譯，即大秦國也。中國正史上，大秦之名，初見於後漢書。所記甚不明瞭。稱大秦者，中國人乎？抑他人乎？中國之人，固自古以來，未有自稱爲大秦者。法顯玄奘等高僧紀行書中，皆稱其本國爲漢土也。史記大宛列傳記貳師將軍圍宛城時『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漢武帝時，大宛等國，仍稱中國爲秦人之鐵證也。魏書大秦傳記載較之漢書，甚爲明瞭。言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吾人自魏書，得知稱大秦者，非中國人，乃外域之人也。魏書亦未記載外域究爲何國。以理度之，或即印度人與受印度文明薰浴之人也。印度文明在甚古時代，已傳至中央亞細亞。巴里黑城（Balkh）有小王舍城（little Rajahgriha）之稱號。巴里黑城漢時爲大夏之國都。希臘人稱之爲拔克脫利亞，（Bactria）魏書之拔底延

，唐書之縛底野皆其譯音也。甘英西使，路必經拔底延。參觀第一冊第二十二節拖雷美地理書之記載。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國之名。同時舌人亦稱中國為摩訶至那也。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載『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漢書有秦海，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四章，亦稱中國附近之海為秦海。(Sea of Chin) 兩兩相對，誠歷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